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十一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桦 主编

第十一卷

民国篇目录(下)

第五章 全国抗战的胜利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
一、卢沟桥事变	(1)
1. 卢沟桥畔的枪声	(3)
2. 南苑血战	(10)
3. 北平沦陷	(13)
4. 天津抗战	(14)
二、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17)
三、“八·一三”淞沪抗战	(18)
1. 闸北、杨树浦争夺战	(20)
2. 中华战鹰	(21)
3. 张华浜、吴淞、川沙口反击战	(25)
4. 北站、江湾、罗店阵地战	(28)
5. 八百壮士殊死报国	(32)
6. 上海沦陷	(35)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37)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战略防御	(39)
一、太原会战	(39)
内长城一线关隘狙击战	(39)
娘子关血战	(44)
忻口战役	(47)
太原保卫战	(52)
二、南京保卫战	(54)
1. 江阴狙击战	(56)
2. 广(德)泗(安)战役	(59)
3. 南京守城战	(62)
三、徐州会战	(67)
1. 淮河、临沂狙击战	(69)
2. 济宁、汶上反击战和滕县保卫战	(73)
3. 台儿庄大捷	(77)
4. 徐州突围	(82)
四、武汉会战	(87)
1. 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保卫战	(90)
2. 大别山地区防御作战	(92)
3. 鄂赣边地区激战	(98)
五、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104)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105)
1. 阳明堡战斗	(105)
2. 七亘村战斗	(107)
3. 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	(110)
4. 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13)

七、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119)
八、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首届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120)
1.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0)
2. 中间集团的抗日主张	(122)
3.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	(123)
第三节 武汉沦陷后的中国抗战	(126)
一、抗战相持局面的出现	(126)
1.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126)
2. 远东慕尼黑阴谋	(128)
3.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29)
二、国统区的社会经济	(133)
1. 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	(133)
2. 垄断资本的迅速膨胀	(135)
3. 民族工业的衰落	(137)
4. 农村经济的凋敝	(139)
三、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	(140)
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142)
1.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	(142)
2. 第一次长沙会战	(143)
3. 桂南会战和 1939 年冬季攻势	(151)
4. 枣宜会战	(152)
(1) 襄东战役	(155)
(2) 襄西战役	(159)

5. 第二次长沙会战	(160)
6. 第三次长沙会战	(165)
五、蒋介石集团制造反共磨擦	(173)
1. 第一次反共高潮	(173)
2.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174)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182)
1.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182)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83)
七、敌后抗战的深入发展	(185)
1. 百团大战	(185)
2.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188)
(1)合围与反合围	(190)
(2)“清剿”与反“清剿”	(191)
(3)撤退与反击	(192)
3.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	(193)
4. 敌后战场的胜利	(195)
八、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96)
九、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198)
1. 大生产运动	(199)
2. 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200)
3. 整风运动	(202)
第四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205)
一、中国国际地位的加强	(205)

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宣战	(205)
2. 《联合国共同宣言》和中国战区的成立	(207)
3. 中国远征军入缅支援盟军作战	(209)
(1) 同古血战	(211)
(2) 仁安羌大捷	(214)
(3) 远征军撤退	(215)
(4) 缅北反攻	(220)
(5) 滇西反攻	(226)
4.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定	(229)
二、中国战场的反攻作战	(232)
1. 豫湘桂战役	(232)
(1) 豫中战役	(233)
(2) 长衡战役	(240)
(5) 桂柳战役	(248)
2. 中国战区的反攻	(252)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折	(255)
四、两个中国的命运的斗争	(257)
1. 中共七大	(257)
2. 国民党六大	(259)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	(261)
1.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	(261)
2.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	(263)
3. 日本投降	(264)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

第一节 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的斗争	(266)
一、战后时局	(266)
1. 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266)
2.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两面政策	(268)
3.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270)
4. 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	(271)
二、重庆谈判	(273)
三、解放区局部反击战的胜利	(276)
1. 上党战役	(276)
2. 绥远战役	(281)
四、“一二·一”惨案	(287)
五、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289)
六、政治协商会议	(291)
七、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准备	(294)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294)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	(294)
四平保卫战	(296)
第二节 内战的全面爆发	(301)
一、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政策	(301)
1.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	(301)
2. 内战的全面爆发	(303)
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防御	(305)
1. 中原突围	(305)

2. 定陶战役	(314)
3. 鲁南战役	(322)
4. 莱芜战役	(327)
5. 孟良崮战役	(333)
第三节 国统区的社会危机	(340)
一、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宪政	(340)
1.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340)
2.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	(342)
二、国统区的政治危机	(343)
1. 《中美商约》	(343)
2.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345)
三、国民党的经济危机	(348)
第四节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351)
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	(351)
二、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	(352)
1.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352)
2. 十二月会议	(354)
3.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356)
第五节 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	(356)
一、辽沈战役	(356)
1. 战役第一阶段	
——攻克锦州,解放长春	(364)
2. 战役第二阶段	
——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	(367)
3. 战役第三阶段	

——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369)
二、淮海战役	(371)
1. 第一阶段	
——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375)
2. 第二阶段	
——合围杜聿明集团	(378)
3. 第三阶段	
——全歼杜聿明集团	(383)
三、平津战役	(385)
1. 战役第一阶段	
——对傅作义集团“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394)
2. 战役第二阶段	
——各个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国民党军	(397)
3. 战役第三阶段	
——和平解放北平	(399)
四、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401)
第六节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	(403)

民国篇

下

第五章

全国抗战的胜利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一、卢沟桥事变

日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不断向南进逼,于 1933 年先后攻占山海关、承德及长城各口,并逐步蚕食,大举进关。至 1935 年,日军侵占了河北、察哈尔省大部地区,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古还策动成立了所谓“蒙汉国自治政府”。1936 年 4 月,日本军部制定了《华北指导方案》;8 月 7 日,召开了“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讨论通过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

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基准。”企图将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具体目标是首先攻占华北,与东北、内蒙联成一片,作为其在华的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达到吞并全中国的战略目的。

日本政府在侵略方针指导下,疯狂扩军备战,不断增加军费预算和军队数量,大力改善武器装备。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具体的侵华作战计划,并规定了对华作战初期的目的是占领华北和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压制长江水域。随后,日军不断从国内和东北抽调大批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力量;在古北口修筑炮兵阵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随时准备入关支援作战。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也按作战要求配备,将其精锐第4混成旅团主力驻屯天津以及北平至榆关铁路沿线,并进行军事演习,不断向中国驻军挑衅。1936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丰台事件”,以1个大队的兵力占领了丰台这个北平西南的咽喉要地。1937年5、6月,日军先后在承德、天津和大连召开军事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叫嚣:3个月内解决中国。之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并认为“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至此,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如弦上之箭,进入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

此时,驻守平、津一带的是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为宋哲元,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5个独立旅,总兵力约10万人。友邻第53军驻保定、石家庄地区,第37军驻邢台、邯郸地区。面对日军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紧急局面,第29军自6月

起加强了对北平市、郊的巡逻和防卫,在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也增加了兵力并实行了夜间警戒。6月26日起,对北平实行了夜间特别警戒,并指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卢沟桥和宛平县城是第29军特别重视的守备地区,由第37师第219团第3营驻守(自1936年春起一直驻防该地),营长为金振中。该营为加强步兵营,辖4个步兵连,配属重机枪连和轻、重迫击炮连各1个,计1400余人。金振中向冯治安表示:“本着师长的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维护目前局势。但若日军强攻时,必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全国同胞。”针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金振中不断加强对官兵的爱国教育,并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战的决心和斗志。

此时,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西南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日军虎视眈眈,志在必夺。

卢沟桥畔的枪声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冒雨在卢沟桥东北侧龙王庙一带组织演习,并紧张地构筑工事,还到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守军拒绝。日军异常恼火,相持10余小时后退回丰台。针对如此紧张气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第219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金振中营全体官兵早已愤慨万分,一致表示日军若要采取行动,一定誓死抵抗。金振中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各连作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阵地前100米

内即准射击。

7月7日上午,丰台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演习,蓄意挑衅。下午,第8中队近600人,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进至龙王庙附近,声称要进行夜间演习,并加紧抢修工事。日军的种种迹象,引起守军和宛平县政府的密切注意。天黑前,宛平警察局即将东门关闭,不准人员出入。暮色降临后,清水节郎指挥日军开始夜间演习。22时40分,宛平城东北日军演习地区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伪称1名士兵失踪,硬要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严正拒绝。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和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当即与冀察当局交涉,声称:“仿佛听到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使演习部队失踪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搜索失兵。”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答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经我方同意即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们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心怀鬼胎的日军极为不满,公开威胁:如不同意,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随即通知冯治安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要求严密戒备,准备应战。

此后,日军又说失踪士兵已归队,要求双方一起调查失踪原因。正当中日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时,丰台增援的日军第3大队主力赶到,又无理要求守军撤出宛平城西门外,让日军进入东门,遭到吉星文的严辞拒绝。

8日2时,日军副联队长森田彻前往加强指挥。金振中在得知日军增援时,即抽调第10连申仲明排到铁路桥头协助李毅岑排防守。4时50分,大队长一木清直率第3大队主力成

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铁路桥扑来。申仲明站在桥头,阻止日军继续前进,日军突然开枪射击,申仲明不幸中弹牺牲。申仲明是地下共产党员,长期在士兵中宣传抗日主张,为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申仲明的鲜血激怒了守桥官兵,在李毅岑指挥下,为捍卫民族尊严和祖国领土,打响了保卫卢沟桥的战斗。守军2个排的兵力,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毫不畏惧,挺身而出,6挺机枪和60余支步枪一齐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当日军冲入阵地后,勇士们抡起大刀,与日军展开了肉搏。经15分钟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日军重围,官兵们奋勇搏杀,除4人外均战死在桥头阵地上。日军虽占领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侧,但在东河堤上丢下了100余具尸体,大队长一木清直也被击毙。

与此同时,日军一部兵力向宛平东门发起了进攻,并以炮火轰击城墙。

卢沟桥畔的枪声响起后,秦德纯、冯治安和第38师师长张自忠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向守军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也及时致电:“扑灭当面之敌。”全军将士复仇火焰更加高涨。英勇的守军官兵冒着炮火,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广大官兵含垢忍辱已非一日,郁积胸中的怒火无缘发泄,战斗中个个奋勇当先。宛平城内军民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时,各种枪支急速齐射,日军伤亡惨重,多次进攻被击退。战斗持续1个多小时,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7时30分,日军华北驻屯军对天津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支援的命令,并令在秦皇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马上返回北

平,决心扩大战事。9时30分,森田再度下令攻打宛平城。守军官兵严阵以待,日军枪声一起,当即以猛烈射击予以回击。13时,牟田赶到前线亲自指挥。15时50分,河边也赶到丰台督战。

进攻之日军遭守军顽强抗击,多次进攻未能得逞,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遂不断玩弄花招。16时,送信提出谈判;17时,又向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牟田见威吓不成,遂准备再次诉诸武力。18时05分,日军集中炮兵对宛平城实施火力突击,持续3个小时,将城内大部房屋摧毁,无辜居民惨遭祸殃。守军官兵抱定至死不退让一寸土地的决心,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集中兵力在9辆坦克引导下向宛平发起了冲击。守军不惧危险,用步枪、手榴弹近战歼敌,将日军的进攻击退。这时,何基沣率西苑驻军迅速开进八宝山附近,准备向大井村等地疾进,以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顿感形势不妙(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天津援军在通州被阻),遂停止进攻,退缩待援。

当夜,吉星文亲率突击队,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掩护下,沿永定河两岸向铁路桥接近。近24时,突击队秘密逼近铁路桥,出其不意地冲入日军阵地,实施两面夹击。战士们的大刀带着复仇的寒光,在日军中闪烁开花。日军猝不及防,有的成了刀下之鬼,有的跪地求饶,“皇军”昔日的威风,被勇士们闪亮的大刀一扫而光。一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挥舞着大刀,连续砍杀日军13人,生擒1人,直至壮烈牺牲。突击队用原始的大刀,以伤亡大部的代价,将日军1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附近。这罕见的悲壮场面,连日军指挥官也吓得咋舌。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率部冲锋在前,吉星文死

拉硬拖才将他劝住,后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共产党代表专程到医院慰问,并赠送了“抗日先锋”银盾一枚。

9日凌晨,守军收复了失地,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消除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日军被迫撤回丰台。守军变被动为主动,军心为之大振。宛平军民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准备给日军以更大的打击。第29军官兵为抗日救国作出了榜样,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激动和振奋。一位作家当即赋诗赞颂第29军:

“怒吼吧,卢沟桥!
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
忍辱负重已非一日,
祈望和平亦非一朝,
……
如今已有廿九军的崛起,
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
……
让我们大家持着枪和刀,
……
把数十年来的仇恨一齐报。
……”

第29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颂和传唱。在之后的各个抗日战场上,扬起了《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卢沟桥的枪声，使中华民族如愤怒的雄狮般猛醒过来，咆哮着投入了抗击日军的斗争。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誓为贵军后盾。”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当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全力援助第29军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乃至海外侨胞，纷纷投入了抗日御侮的斗争洪流。

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守土应具备必死决战之决心，以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以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南京政府着手筹划全面抗战事宜。

9日晨，收复失地的胜利振奋着第29军官兵，他们准备直捣丰台，尔后一鼓作气歼灭平津地区之日军。但就在凌晨3

时,冀察当局本着南京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指示,为防止事态扩大,竟同意与日方谈判,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日军在缓兵之计掩护下,做好了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冀察当局则屡次受骗,仍做着和平之梦,使卢沟桥战事逐渐陷入被动局面。

11日,日军决定从东北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中抽调2个师团入关。16日,又增派4个师团、2个旅团到华北。17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同时,日本政府已在国内动员40万军队,决心以武力灭亡中国。至16日,日军在华北地区已集中5个师团,兵力超过10万人。

面对日军步步进逼的态势,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中,召集各界人士举行了庐山会议。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对卢沟桥事变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最高司令部,香月清司任司令官,积极筹划发动新的进攻。19日,日军劫持塘沽码头设备。20日,日军炮轰宛平、长辛店;在炮火掩护下,步骑兵及坦克、铁甲战车两度向宛平城猛冲,企图夺占该地。守城官兵在吉星文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将其击退,胜利地保卫了宛平城和卢沟桥。此时,增援日军6000余人到达天津。22日,日军飞机50余架飞抵天津。23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另有8

个师团计 16 万人正在来华途中。25 日,日军对平、津等地达成了包围态势。

19 日,宋哲元回到北平,由于其对日军抱有幻想,竟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示和平诚意,既不肯完全对日妥协,又没有决心抵抗日军,处于十分矛盾的心理。他制定了“以守为守”的作战方针,又一次贻误了平津地区的有利战机。同样,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同时,也对日本抱有幻想,电令驻日使节晤见日本外相,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但答复却是:“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在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平津局势加快趋向恶化,战火迅速蔓延开来。

南苑血战

7 月 22 日,蒋介石派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与宋哲元会晤。宋对蒋是否真正抗日始终持怀疑态度,会见熊后,宋了解了蒋介石准备抗日的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补充第 29 军子弹 300 万发,并令河南高炮部队一部调至保定,归宋指挥。这样,促进和坚定了宋哲元守土抗日的决心。24 日,宋哲元召集将领们商定了抗日作战计划;25 日,下令中止中日谈判,并按计划部署备战。

宋哲元的行动,使日军大为不安。经多方侦察,日军弄清了宋已转向抗日,不战而夺取平津的如意算盘看来难以实现。但日军并不惊慌,因其作战部署已基本完成,准备大打出手了。

26 日,日军华北驻屯军向第 29 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

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的第 37 师于 27 日正午前退至长辛店，北平城内及西苑之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如不按此办理，日军则要“独立之行动”。宋哲元眼看日军进攻迫在眉睫，除奋起抵抗外，别无它途，遂下令退回通牒，严正拒绝。秦德纯还向日军提出了口头抗议，限其立即退出北平，并怒斥：“吾人可在枪炮上见面！”

27 日，日军向平津地区发起了全线进攻。第 29 军被迫奋起抗击，战火很快燃遍了平津一带。宋哲元通令全军奋勇抗敌，并向全国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

27 日深夜，日军开始向南苑发起进攻。南苑是进入北平的咽喉要地。第 29 军军部大部已由南苑移驻北平城内，南苑方向指挥官为赵登禹，与骑兵师师长郑大章共同负责南苑地区防务。该地区守军为特务旅 2 个团、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骑兵第 9 师 1 个团、第 37 师炮兵团和 1 个歩兵团及第 38 师一部兵力，共 7000 余人。副军长佟麟阁及军直属队部分人员尚未撤回北平城内，此时也在该处。

午夜前后，南苑地区四处不时传来枪声，日军开始试探性进攻。28 日晨，日军第 20 师团主力和河边旅团机械化部队共 1 万余人，在数十架飞机和 40 门大炮支援下，从东、南两个方向同时向南苑发起了进攻，并以空降兵一部在南苑机场实施了空降，配合地面进攻部队行动；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守军遭日军狂轰滥炸后，各部已失去了联系，佟、赵只得在各自的阵地上指挥作战。赵登禹持刀督战，指挥官兵抗击日军进攻，并不时发起反击。由于地形平坦，无险依托，守军暴露在日军空、地火力之下。激战中，赵登禹多处

负伤,始终坚持指挥战斗。情急之中,传来军部命令:南苑各部立即撤回北平。由于失去统一指挥,守军各部纷纷北撤,混乱不堪。佟麟阁当即决定到大红门附近组织掩护和收容,随即率部利用青纱帐分散北撤,很快到达了大红门。佟麟阁指挥卫队维持秩序,令军官按级负责指挥,并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掩护大部队经大红门至红庙间便道撤退,自己亲自到掩护阵地组织指挥。

赵登禹率领一部兵力进至大红门附近玉河桥时,遭日军一部伏击,左臂中弹,血流如注。他毫不理会,坚持指挥部队冲杀、突围。不久,赵登禹又一次中弹,正中要害,以身殉国,时年48岁。

至13时,南苑部队基本都已撤回北平,佟麟阁才与几名卫兵一起向城内隐蔽行进。因青纱帐内不便观察,行进中与一股日军遭遇,随即展开了对射。佟麟阁不幸腿部中弹,稍加包扎后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下转移。此时,日军飞机在这一带轰炸撤退的守军,佟麟阁不幸又被弹皮击中多处,壮烈殉国,年仅46岁。

面对日军的陆空联合进攻,首当其冲的是军事训练团,官生们奋力抗击从团河向北攻击前进的日军,击退了其数次进攻。激战半天,该团虽伤亡严重,但阵地无一寸丢失,官生们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使日军无法前进一步。午后,日军以铁甲战车作掩护,向南苑西北角猛攻,切断了南苑与北平的联系。军事训练团未及撤退的一部兵力陷入了腹背受击的困境。待在友邻处得知撤退命令后,即分路实施了突围。战斗中,军事训练团损失惨重,牺牲官生1000余人。

第38师驻南苑的一部兵力始终未接到撤退命令，顽强坚持战斗。至20时，日军包围圈越来越紧缩，该部官兵毫不畏惧，浴血苦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至此，日军攻占了南苑。

北平沦陷

7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第5、第6、第10师团准备由国内向中国输送。28日，南苑仍在浴血鏖战，宋哲元愈感处境艰难，进退维谷。下午，宋召集北平军政首脑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从南苑溃退进入城内的郑大章仓皇闯进会场，惊慌失措地报告：南苑官兵伤亡惨重，难以坚持，北平大有被围之势。宋哲元遂决定前往保定，尔后再作打算，并要求张自忠留在北平与日军周旋。张自忠临危受命，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宋当即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当晚，宋等出西直门赴保定。临别，张自忠沉痛地对秦德纯说：“你与宋先生成了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郑重劝勉：“这是战争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谅解的一日，望你好自为之。”遂挥泪告别。

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负责对日和平交涉，已成舆论指责的焦点。当他驻留北平的消息传出后，人们不明真相，误以为是他逼走宋哲元，甘心当汉奸。一时舆论大哗，谣传纷起，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甚至一些不知内情的部下也大为愤怒。张自忠奉命行事，却要代人受过，有口难辨，内心十分苦闷。为了大局，张自忠决心“跳火坑”，作出自我牺牲，以争取时间。

28日晚，张自忠通知驻守北郊和通县的第39旅旅长阮

玄武,集合部队,恢复常态,避免日军刁难。29日晨,张自忠指定六七人随他留在北平,令其余人员回原部队准备撤退。29日凌晨,第29军撤离北平,卢沟桥、长辛店等地也无人防守了,北平及郊区一带人心惶惶。30日4时,日军网罗江朝宗等汉奸成立了伪北平市维持会。

30日,张自忠接到保定转来的蒋介石的命令:只要继续谈判,迟滞日军,所有条件都可以接受,一切由中央政府负责。张自忠即派潘毓桂、陈觉生等与日方交涉谈判。岂知这些民族败类站在日军的立场上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张自忠异常气愤,断然拒绝。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张自忠尽己所能,对南苑败退而尚未撤走的部队指示了具体办法,同时发动群众安排伤员和阵亡的官兵,并派人接济、安置留在北平的眷属。

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并到处捕杀群众,留守卢沟桥、宛平城的保安队被全部杀害。驻留的阮玄武是个贪生怕死之徒,30日即向日军保证:39旅绝无抗战意图;还恬不知耻地主动要求解除武装。31日上午,第39旅6000余人公开向日军投降。

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尔后秘密住进德国医院。19日,北平政委会解体。9月7日,张自忠化装后在美国商人帮助下,秘密离开北平到达天津;10日拂晓,乘英国商船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天津抗战

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驻军有河边旅团

第2联队、独立炮兵联队等,其空军大部也集中在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加紧了进攻天津的准备,并控制了海、陆交通。天津市内及郊区守军为第38师手枪团、独立第26旅2个团、天津保安队3个中队和警察等部,计5000余人,因日军一部已增援北平方向,故在数量上与日军相比尚处优势。但守军与北平已失去联系,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等预感战事迫在眉睫,是主动出击还是就地固守,反复权衡未能定夺。7月27日,李文田召集会议商讨备战事宜,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出击,先机制敌,攻其不备,方有可能迅速将驻守日军歼灭。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为副总指挥,并定于28日1时发起进攻。随后,各部迅速进行了部署。

28日1时,天津抗战的枪声响起,守军以突然的行动积极出击,初战顺利。保安队队长宁殿武率第1中队包围了东站,向驻守的400余日军发起突然袭击。经2小时激战,歼日军一部,大部退守附近一仓库顽抗。独立第26旅一部兵力在旅长李致远指挥下,对天津总站实施偷袭,迅速夺占总站,并乘胜攻占北宁铁路总局。与此同时,东局子机场的战斗也打响。官兵们每人携带一水壶汽油和一盒火柴,迅速向机场逼近。这时,日军一辆汽车驶出机场,战斗即在机场大门口展开。待官兵们冲进机场,日军飞行员有的已发动飞机准备起飞。官兵们以迅猛的动作扑向尚停在机场上的飞机,迅速将汽油洒向机身,但由于火柴被汗水透湿,仅1架飞机被点燃起火。官兵们随即开枪射击,有的将手榴弹投向飞机,有的抡起大刀乱砍;有的甚至抓住发动的飞机不放,直至飞离地面才松手掉下来;还有的奋不顾身地用手撕下着火的碎片,尔后冲向别的飞

机引火。顷刻之间,机场烟火冲天,10余架飞机接连起火;起飞的日机则像一群无头苍蝇般在机场上空来回乱飞;守卫机场的日军则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负隅顽抗。天亮后,官兵们暴露在毫无依托的机场上,遭到驻守日军和飞机火力的交叉射击,伤亡较大,被迫撤退。

28日2时,第38师手枪团团长沙光远率部猛扑海光寺日军兵营。官兵们冒着日军猛烈火力,前赴后继,连续发起冲击,凌晨攻占了外围的东停车场。日军龟缩在工事坚固的兵营内顽抗,并在9架飞机支持下多次发起反击,经反复争夺,双方形成对峙。

29日2时,日军经调整部署后,分四路向市区大举进攻。守军奋勇抗击,并包围了日租界,经多次冲杀,突入日租界后又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日军将警官都推上了前沿,日侨也组成“义勇队”,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准备作困兽之斗。黎明后,李文田等发表通电:“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天津人民冒着枪林弹雨,不顾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纷纷前去慰问守军,各型车辆甚至公共汽车都自动赶来运送部队和弹药、给养等。

日军在迭遭打击的情况下,香月清司急令第20师团高木支队增援天津,关东军也令原定向承德机动的部队转进天津。29日14时,日军飞机对市区保安队总部、市政府、警察总部、车站及南开大学等地实施了重点轰炸。其中,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遭到严重破坏,轰炸后又有日军数百人乘车冲进校园,放火焚烧,致使校园内房倒屋塌,瓦砾成山,成为一座废墟。市区许多街道及商店、房屋均遭重大破

坏。守军死伤严重,战斗力锐减,且由于联络不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天津抗战中,宋哲元曾致电蒋介石,请求增援,遭蒋托词拒绝。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再次要求增援,却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李文田等在守军力量不支的情况下,决定于29日15时后全线撤退。

面对日军疯狂进攻,保安队部分官兵拒绝撤退,坚持战斗。攻占公大第7厂水塔的保安队官兵,坚守制高点,高呼:“至死不退却!”“为战友们报仇!”继续英勇奋战。至30日中午,幸存的4名战士弹尽援绝,陷于日军重围。4名壮士毅然告别死难战友,托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临危不惧地走下水塔,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刺死6名日军后,3名壮士英勇献身;1名壮士被俘,至死不降,慷慨就义。

7月30日,天津沦陷,广大人民群众遭到了日军的残酷镇压和蹂躏。但是,人民的抗日烽火却没有熄灭,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与日军展开顽强不息的斗争。

二、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通电政府请缨开赴华北前线抗日。全国其他党派团体纷纷紧急呼吁政府组织全国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

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第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第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介石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庐山谈话，表明国民政府确立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三、“八·一三”淞沪抗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其繁荣的经济、林立集中的金融企业和发达的海陆交通，使之成为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利益的集中地。优良的港口和京沪、沪杭铁路贯通其间，又使上海成为通往内地的枢纽和首都南京的门户。

早在“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租界一带驻有重兵，并设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且有大批军舰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游弋。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日本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码头等处，均暗中构筑了永备工事，在公大纱厂等地还修建了机场和军用仓库。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扩大侵略战争的同时，日本政府于7月11日决定动员15个师团的兵力，筹集55亿日元的经费，策划准备挑起上海战事，企图

通过南北两面施加军事压力,逼使南京政府屈服,以达到其3个月内灭亡中国之野心。此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包括陆军、海军陆战队、日侨“义勇队”等,共约1.5万人;海军第3舰队军舰约30艘,泊于吴淞口外和浏河口附近及黄浦江内;另有2艘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一部泊于舟山群岛附近海面;海军陆战队另有飞机200余架。

7月24日,日海军陆战队谎称1名士兵失踪,借口制造摩擦。8月6日,日军下令撤退在上海的日侨;7日,将长江下游的军舰调集上海附近;9日17时30分,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滕要藏驾车强行闯入守军虹桥机场,保安队哨兵喝令停车,日军开枪将哨兵打死;保安队被迫还击,日军官兵被击毙。随后,日军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撤走驻上海的部队和拆除工事,遭严正拒绝。之后,日军动员驻沪部队,并集中30余艘军舰汇集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动进攻。

因受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此时上海仅驻有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等。眼看上海战端将起,南京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8月11日,蒋介石密令驻防京沪线的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率第5军开赴上海布防,并令在西安的该军第36师火速南进,准备保卫上海。当夜,张治中作了紧急部署:上海现有部队主力固守真如、闸北、江湾、市区中心及吴淞各要点,一部在南市、龙华、沪西等地警戒;第87师主力铁路输送后在大场、江湾以北地区展开,准备对杨树浦地区之日军发起进攻,一部协同保安总团固守吴淞,并控制罗店、浏河;第88师铁路输送后,在真如、大场地区展开,准备向闸北地区之

日军发起进攻；独立第20旅主力进至南翔附近待命；第87师第527团为总预备队，配置在南翔附近；军指挥所于12日上午由苏州进至南翔。12日16时，张治中指示第39军军长刘和鼎，指挥第56师、江苏保安第2、第4团，负责浏河至江阴的江防。

淞沪会战，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闸北、杨树浦争夺战

8月13日拂晓前，张治中完成了上海地区的作战部署，随即请示蒋介石，准备向日军发起进攻。蒋复电：“希等待命令，并避免小部队之冲突。”9时，日军数千人由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指挥，在舰炮火力支援下，率先发起了进攻，主力指向通衢车站至八字桥一线，企图切断大场与闸北的联系，包围守军于北站；当即遭第88、第87师抗击，遂退据原地，固守待援。当夜，蒋介石决定组织反击，令京沪警备司令部改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准备于14日拂晓发起进攻；令张发奎为第8集团军总司令，担任杭州湾北岸地区守备；第18军迅速向吴县输送；空军准备出动协同作战；海军即刻封锁江阴江面。

张治中受命后，迅速进行作战准备。尚未行动，蒋介石又改变决心，于15、16日接连下令：“仅作进攻准备，不得妄动！”因而，各部队仅有零星小战斗。

15日，日本政府从国内派遣2个师团的兵力到上海，并任命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17日，张治中令所部发起进攻，由于日军工事坚固，在炮兵和舰

炮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张部进攻未奏效。18日,蒋介石又令:“暂停进攻。”19日起,张治中指挥所部再度发起进攻,并以刚到的第36师加入战斗,重点指向汇山码头,直插黄浦江边,企图将日军割裂,尔后席卷歼灭之。20日24时,第36师第216团向汇山码头发起进攻,分两路齐头并进,团长胡家骥在第一线指挥,全团官兵以英勇无畏的气慨,沿途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胡家骥身先士卒,冲在队伍最前面,多处负伤仍坚持指挥,突破日军多次阻击,直逼汇山码头。日军一部争先恐后向外白渡桥逃窜,并向桥南英租界的英军投降。第216团乘胜追击,向汇山码头发起猛攻。因火力较弱,无法摧毁码头坚固的大铁门,情急之中,胡家骥率先爬上铁门,官兵们相继跟上,遭日军据点内猛烈火力的扫射,官兵多人壮烈牺牲,进攻受挫。第216团苦战无援,且联络中断,被迫退守唐山路附近地区。至22日,又撤回引翔乡,双方形成对峙。战斗中,第216团官兵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以劣势装备歼灭日军400余人,自身伤亡570余人。第9集团军由于进攻面过宽、兵力分散,而日军工事坚固、防守顽强、火力猛烈,至22日,进展甚微,与日军形成对峙。23日,日军分别在张华浜、吴淞、川沙口等地登陆,致使第9集团军腹背受击。24日夜,第9集团军全线转入防御。

中华战鹰

淞沪会战前,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飞机250余架,主力集中在江西南昌青云谱。8月4日,第5大队调往扬州、句容。13日夜,蒋介石与第5大队直通电话下令:“在长江中

的日本 50 艘军舰和轮船,正向东逃跑。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若已停在黄浦江里的,则不准轰炸。”飞行员们听到出击命令,个个情绪激昂。大队长丁纪徐当即令中队长刘粹刚率机 18 架各带一枚 500 磅炸弹执行任务。由于国民党行政院内汉奸告密,日军得到情报后匆忙将长江内的舰船乘夜撤离。当第 5 大队飞机超过江阴要塞沿江向东搜索前进时,一直没有发现目标。失望之际,发现吴淞口东之白龙港口有日舰 1 艘,刘粹刚立即下令成战斗队形,接着连续俯冲投弹。副中队长梁鸿云所投炸弹首先命中日舰尾部,之后,各机陆续投弹,日舰顷刻间被炸得无影无踪。

14 日,第 4 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与日机在杭州上空进行了激烈空战,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该大队原驻河南周家口,会战一开始,高志航即单独驾机飞往南京请缨杀敌。空军总指挥周至柔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令第 4 大队转杭州笕桥机场待命。高志航以“十万火急”电报将命令转达属下第 21 中队中队长李桂丹,第 4 大队立即起飞赴杭州。此时,日海军“空中王牌”木更津航空队 100 余架飞机连续在江、浙两省频繁实施轰炸。高志航只身先到杭州笕桥,刚下飞机即听到空袭警报,从台湾出发的木更津航空队即将到来。日机来袭前几分钟,正当高志航心急如焚之际,第 21、第 23 中队相继着陆。当时,南京航委会的命令是不抵抗,待命。高志航则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家仇国恨,更待何时!即令再次起飞,迎击来袭日机。此时,日机 8 架进入了杭州上空,准备实施轰炸。高志航率先截击,首先开炮,正是冤家路窄,正好将日军带队长机击落。接着,李桂丹又击落 1 架日机。各中队、分队四面出

击,经1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6架,2架受伤后逃窜。第4大队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木更津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事后得知,木更津航空队队长因此次失利而自杀身亡。辉煌战果,轰动全国;6:0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战后,蒋介石下令嘉奖,并决定8月14日定为国民党军空军节。

15日,木更津航空队集中兵力再次袭击杭州,第4大队当即起飞迎战。高志航等在仅休息一两个小时、体力消耗极大的困难情况下,顽强拼搏,英勇杀敌,又一次大获全胜,创造了参战飞行员都有击落日机的纪录,其中分队长乐以琴击落日机4架。战后,杭州市长周象贤率政府官员和大批群众前往祝贺,并赠送了大批慰问品;南京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通令嘉奖,并宣布凡参战的飞行员8月份薪水一律发双饷。空中英雄高志航及第4大队成了举国上下人人皆知的抗日楷模。

当时,国民党空军有“四大金钢”: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而日本空军则有号称“四大天王”的4名骄子。在淞沪会战中,“四大金钢”先后将“四大天王”击落,其中3名击毙,1名被俘。被俘“天王”原系杭州笕桥航校的日籍教官,中国飞行员中不少是他的学生,被俘后,飞行员们都以师生之礼相待,使他十分感动。他对中国空军很佩服,曾说:“日飞行员发誓时都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他还主动帮助出谋献策。他说:“你们可以炸‘出云号’航空母舰,但必须牺牲一人一机,把中国飞机涂改国徽,我把信号交待与你们,发出信号,航空网即开放,人机即向烟筒窜进,与舰同归于尽,才能完成任务。哪一位愿去,请举手!”老学员们都举起手来,

争相愿意前去炸舰。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认为中国必胜,日本必亡。他说:“好吧,你们把证章都交给我,摸到谁,谁去。”结果“四大金钢”之一的乐以琴的证章被摸中,毅然担当了此项有去无回的重任。乐以琴驾起带满炸弹的飞机,临近“出云号”时即发出了信号,日舰果然丝毫没有怀疑。乐以琴瞬间即以人机直入母舰尾部烟筒,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出云号”受重伤后狼狈逃窜,空军英雄乐以琴大义凛然,为国捐躯。

杭州空战后,日军又调来佐世保航空队参战。国民党空军频频出击,与日机殊死搏斗。第2大队第11中队分队长沈崇海,是清华大学毕业后报考空军的,在第3期轰炸科毕业时考核成绩名列第一;接受任务后率机6架出击,飞临长江口时发现日舰,正待突击,突然座机发生故障,当即决定驾机撞毁日舰,并令后座任云阁跳伞。但任坚决表示要与沈同生死,于是沈崇海加大马力推下机头,穿过日军高炮火网,带着1枚800磅炸弹俯冲而下,与日舰同归于尽,谱写了一曲视死如归、英勇抗日的壮歌。

8月中旬,第24中队受命出动6架飞机,各带1枚500磅炸弹,轰炸天通庵日军司令部。该中队立即进行战斗准备,见习官闫海文尚未被列入出动名单,他含泪请战,分队长王倬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作为2号僚机随队出击。到达目标上空时,飞行员们冒着日军密集的高炮火力沉着应战,炸弹大部分命中目标。正准备返航,闫海文的座机突然被日军高炮火力击中,机翼被打掉一个,闫被迫跳伞,却落在了日军阵地天通庵公墓内。日军发现目标并从四面包围过来,闫海文着陆后就地卧倒,伪装已死。待日军将到身边时,突然翻身而起,迅速抽

出2支自卫手枪,左右开弓连续射击,当场击毙日军7人,尔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太阳穴。

沈崇海、乐以琴、闫海文的壮烈牺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无比崇敬,就是日军也倍加敬仰。闫海文牺牲后的第2天,日军向川大将在汇山码头向海军陆战队训话时说:“过去在日俄战争时,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现在已被中国的沈崇海、闫海文夺去了,这值得我们钦佩。对这个英雄,我现在命令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军礼进行礼葬!”随即指派1艘军舰,在闫海文的遗体上覆盖中、日两国国旗,驶往黄海礼葬。

8月下旬,日军登陆兵力不断增加。国民党空军多次袭击了登陆日军及日舰。第5大队18架飞机从扬州起飞,各挂延期引信炸弹12枚及配备轻、重机枪各1挺,于拂晓时飞临上海。日军正在登陆,各机降低高度,乘日军立足未稳,发起突然袭击,毙伤其1000余人,第5大队无一伤亡。24日,第4大队20架飞机从杭州起飞,在张华浜、蕴藻浜上空实施轰炸、扫射,进攻日军遭重大伤亡。

张华浜、吴淞、川沙口反击战

8月23日,日军第3、第11师团和重藤支队分别在张华浜、川沙口附近实施登陆,尔后并肩向西南方向突进,企图包围歼灭上海西北地区的守军主力,进而攻占上海。

张治中与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商讨后,决定巩固阵地,以一部兵力抗击进攻之敌,主力控制为预备队,另以一部兵力乘登陆之日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

张华浜地区 23日3时,日军第3师团先遣部队在舰炮

火力支援下,在张华浜车站东侧江岸登陆。守军警察大队一部兵力虽经抗击,未能阻止日军扩张。天亮后,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并不断扩张和攻击前进。17时,第87师第261旅率1个团增援,据守北泗塘河西岸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25日1时,第87师指挥第108旅发起反击,将日军压缩在陈家宅、丁家巷、华家巷一线,双方呈胶着状态。29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地区又增兵5000余人,并于20时发起了进攻。激战至9月5日,守军退守狄家港、横浜、虬江桥地区。当夜,日军第3师团1个支队在虬江码头登陆。第61师1个团阻击登陆日军的发展进攻,连续战斗至9日,因遭日军海、空火力猛烈突击,伤亡较大,22时转移至沈家行、徐家宅东侧一线。11日,张治中得知左邻第15集团军当面之日军已进至杨家行西侧及罗店地区,使第9集团军成了孤立突出态势,遂决定当晚开始向蕴藻浜南岸阵地撤退,至13时转移完毕。至此,张华浜地区和上海公共租界地区均被日军占领。

吴淞地区 8月23日,日军为配合第3师团先遣部队登陆,以一部兵力在吴淞镇南侧实施了登陆。第87师1个团经激战后,一部固守吴淞镇,一部退守同济大学。24日,第98师向吴淞、宝山实施反击,傍晚将日军压缩到江边,歼其300余人,解了吴淞镇之围;另一部向宝山城立足未稳之日军实施反击,激战1小时,收复宝山,将日军300余人大部歼灭。27日19时,第6师第17旅发起反击,并以第18旅占领北泗塘河西岸阵地阻击日军渡河。第17旅激战至9月1日18时,伤亡大部,被迫撤退。2日晨,日军攻占吴淞炮台。3日,日军第11师团天谷支队在吴淞北侧、沙龙口登陆。5日拂晓,日军在30

余辆坦克配合下,沿军工路向第6师阵地猛攻;7时20分,日军第11师团浅阁支队向第17旅左翼实施突击。第6师腹背受击,于17时撤至煤油浜及其以南阵地继续坚守。6日,日军第9师团及第3师团后续部队先后在吴淞炮台附近登陆,该地区已有近2个师团的兵力。

宝山、月浦、罗店方向 8月23日拂晓,日军第11师团先遣部队在川沙口登陆。该处仅有第27师的少量骑兵负责警戒,日军未遇抵抗即顺利登岸。午后,日军3000余人在石洞口登陆,随后向宝山、月浦方向攻击前进;川沙口登陆之日军则向浏河进犯,并占领了罗店。张治中、陈诚当即指挥部队实施反击。第11师进至罗店西南,不顾日机轰炸,立即向罗店发起攻击,歼灭日军100余人,收复罗店。26日晨,第98师经英勇奋战,收复了狮子林。27、28日,双方在罗店地区反复争夺,守军遭日军航空兵、炮兵猛烈火力突击,损失较大。9月1日9时,日军第11师团浅间支队在火力支援下,向狮子林阵地发起猛攻,于14时重占狮子林。3至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不断发展进攻。此时,宝山县城守军为第98师第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青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该营孤军奋战,陷入了日军的重围。日军飞机、舰炮连续向宝山城实施了猛烈突击,并以战车掩护步兵发起了多次冲击。守城军民在姚子青指挥下,同仇敌忾,顽强抗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5日晚,姚子青致电师部:“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日军久攻不克,6日向城内发射了大量硫磺弹,顿时烟火四起,全城房屋尽被大火烧毁,姚子青营身处危城仍拼力奋战。之后,日军用重炮轰毁城墙,冲入城内,姚子青

率部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巷战,直至全营壮烈殉国,宝山城失陷。

10日7时,月浦东北地区日军兵力又增加2000余人。第98师顽强奋战,将日军击退,但自身伤亡严重。至12日,日军各登陆场连成一片,正面已达40公里,纵深9公里。守军的顽强抗击和积极反击,使日军2个师团的兵力陷于苦战,伤亡达4000余人,进展十分迟缓,不得不向东京求援,请求继续增加兵力。

北站、江湾、罗店阵地战

9月12日,登陆之日军已进至江湾、庙行、颜家角一线。在此之前,第3战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于9月6日制定了第2期战役计划,决心为保卫上海,巩固南京,达到多个围歼登陆之敌的目的;不能达成时,则依情况逐次在后方占领阵地,乘敌陆、海军不能协同之际,一举而歼灭之;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求决战。

北站、江湾方向 11日,第9、第15集团军在与日军直接接触下,乘夜暗撤至北站、江湾、新镇地区既设阵地。12日,日军第9师团及第3师团主力在地、空火力掩护下,沿宝浏公路发起了进攻。守军顽强坚守,与日军死打硬拼,阻止了其发展。第36师第212团坚守江湾地区,其中复旦大学是阵地的突出部,群众和学生奋力支援,官兵热血沸腾,信心倍增,誓死与阵地共存亡。日军多次向复旦大学图书馆阵地进攻,均被击退。一次,日军在炮火准备后,以3辆坦克掩护步兵发起了冲击。恰逢该处的战防炮损坏送后方抢修,紧急之际,只见一名高个

子战士挺身而出,并对近旁的几名战士说:“赶快把手榴弹都集中起来,捆在我的腰上。”高个子将绑腿布拆下,把所有的手榴弹都捆在了自己腰间,尔后爬出堑壕,越过铁丝网,向日军先头坦克滚爬而去。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日军坦克在火光浓烟中当即斜瘫着横在了路边,随后的坦克见势不妙,调头就跑,日军步兵也紧接着纷纷逃窜,日军进攻又一次被打退。由于战斗中伤亡很大,这位高个子战士已无人知道姓名,只知是位副班长,成了中华民族奋勇抗日的无名英雄。

14日,第3战区调整了部署,第1、第4、第66、第73军及第32师编成第19集团军,薛岳任总司令,归左翼军指挥,部署在蕴藻浜北岸至罗店、月浦地区。15日,日军突进至杨木桥附近,守军第1军损失严重,第66军教导旅和第159师先后参战,顽强抗击日军进攻。至17日,经反复争夺,将日军击退。20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21日,张治中调任,朱绍良接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27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增援的第101师团在吴淞附近登陆后也加入了战斗。至10月1日,日军突入太平桥、殷家角守军阵地,一部进至中心阁、南金六房地区,威胁了刘家行、罗店的侧后安全。双方在陆家桥、刘家行附近苦战。2日,日军发起全线进攻,左翼军顽强抗击,虽遏止了日军的攻势,但自身伤亡颇大。

罗店、浏河方向 9月13日起,日军第11师团主力沿宝罗公路及其两侧发起连续进攻。守军第14师、第66军教导旅、第18军等部顽强苦战,伤亡较大,至18日,第66军主力接防梅宅以南阵地;19、20日,新到的第4军接替了部分防守阵地。第66、第4军虽系新锐援军,但由于是正面填补漏洞,

接连遭重大伤亡仍无济于战局。22日,第4军遭日军猛攻,被迫退守樊家桥、金家宅地区。26至30日,日军第11师团连续发起进攻,企图策应刘家行方向向南突进,均被守军击退。10月1日,守军撤至蕴藻浜南岸及广福、施相公庙一带阵地。3日起,双方形成对峙。

6日,日军第13师团在宝山附近登陆;13日,主力在江家宅、陈家行正面实施了强渡。与此同时,守军也不断增援兵力,第19、第26师及第20、第48军、第7军1个师先后到达战区。第20军第133、第134师在10月初到达上海后,在蕴藻浜地区与日军连续激战7昼8夜,尸如山积,来不及掩埋,只好堆在前面充当胸墙据枪射击,抗击日军的进攻。各团都有共产党员,除英勇作战外,还积极宣传,动员民众,慰劳伤病员等。

14日,鉴于蕴藻浜地区兵力增多,第1、第48、第70军及第171师编为第21集团军,廖磊为总司令,隶属中央军,担负蕴藻浜南岸防御任务。经连日激战,至18日,第21集团军全力死守,与日军相持于陈宅、西塘桥、陈家行地区。其间,增援的第16、第52、第53师到达战区。

20日,陈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准备组织实施反突击,企图击破渡过蕴藻浜之日军,并进而恢复刘家行、罗店原阵地。陈诚迅速进行了部署,建立了多路攻击军。21日19时,炮兵开始火力急袭;20时,各路攻击军实施反击。由于均采取正面硬顶的战术,加之各部准备仓猝,缺乏夜战经验及防毒、渡河等器材,且新到的部队不熟悉地形,因而反突击中有些部队迷失方向,引起混乱,有的甚至自相冲突,一夜反突击仅前进1

公里,即被日军阻止。22日,日军在昼间发起攻击,并施放烟幕;第1路攻击军误以为是毒气,顿时混乱不堪,日军乘势猛冲,夺回阵地,进而又攻占了北侯宅、赵宅等地。23日,陈诚眼见部队伤亡严重,且陷于混乱,遂令各部撤回庙行、大场等地,继续防守,反突击失利。

25日,日军集中火力对守军阵地实施猛烈突击,随后发起冲击,攻占了洛河桥宅、小石桥、朗公庙等地。当夜,第3战区组织中央军和左翼军各一部实施反击,也未成功。26日4时,日军突破大场以北中央军防守阵地,并以炮火向大场西南守军阵地实施突击;尔后,步兵在30余辆坦克引导下发起冲击。守军不支,大场失守。午后,日军分三路向南突进。入夜,中央军退守苏州河南岸阵地;左翼军退守江桥镇、唐家桥一线阵地。28日,日军前进至苏州河北岸。31日拂晓,日军在强大火力和烟幕掩护下强渡苏州河,并在陈家渡、吴家渡南岸抢占了渡场。守军虽组织了反冲击,但进展甚微。11月1日,广福当面之日军第13师团也发起了强渡进攻。当晚,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奉命兼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赴青浦指挥苏州河南岸防御作战。2日,蒋介石再次调整了部署,取消了中央军,统归右翼军指挥。4日,日军一部在周家桥强渡苏州河,被第3师击退。

根据情报,日军1个师团准备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但蒋介石为保住上海,3日仍命令抽调部队构筑徐家汇、虹桥机场、翟诸镇至纪王庙间预备阵地。5日起,日军飞机频繁对苏州河南岸守军阵地实施轰炸,双方还进行了激烈的炮战。7日,日军一部突破守军部分阵地,进至八字桥、施家衙一线。至8日,

双方形成对峙。

八百壮士殊死报国

10月26日大场失守后,江湾、闸北守军陷于日军的两面包围。第3战区令第88师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留部分兵力在闸北牵制日军。第524团团副谢晋元自告奋勇担当重任,当即被委任为团长,指挥1个加强营(第1营为主,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迫击炮排,计410余人),对外仍用团的番号,于当晚转移至“四行”仓库(大陆、金城、盐业和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坚守。谢晋元对官兵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四行仓库,是苏州河北侧的一幢6层楼的坚固高大建筑,长120米,宽15米。谢晋元率部占领仓库后,迅速部署了兵力、火力,大门用仓库内成堆满袋的小麦、大豆等堵死,所有的窗户都用麻袋装土堵住并留有射击孔,于27日黎明前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

27日5时,日军由东向西蜂拥而来,如入无人之境,接近四行仓库时,尚不知该处还有守军。谢晋元一声令下,全楼火器突然射击,日军尚未搞清方向,即被毙伤200余人。待后续部队到达后,日军集中兵力、火力向四行仓库发起了进攻。谢部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击退。10时,日军发起第二次猛攻,以火力封锁大楼东南角,以重兵包围西北角。谢晋元令停止射击,待日军前进至墙跟时,楼内集束手榴

弹纷纷投出,落地开花,日军死伤惨重,激战至12时,再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13时,日军在大楼的西北角纵火,将附近民房烧着,并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在滚滚浓烟之中,谢晋元指挥官兵一面阻击日军,一面利用仓库内的灭火器材扑灭烟火。至17时,大火被扑灭,日军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停止了进攻。经整日激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谢部仅阵亡2人,伤4人。当晚,1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驻军送进一张纸条,问及四行仓库守军实力,谢晋元不假思索地答复:800人。之后,“八百壮士”的英名传遍了整个中国和全世界。

28日7时,日军飞机在四行仓库上空盘旋侦察并企图投弹。大楼顶部守军的高射机枪一阵猛打,日机未敢低飞和俯冲,狼狈逃窜。8时,日军发起了第四次进攻。谢部为节省弹药,待日军接近时才掷手榴弹,打退了日军的进攻。17时,日军第五次进攻也被击退。谢部坚守两昼夜而粒米未进。上海救亡团体通过英租界驻军协助,将食品装进布袋,用绳子抛向大楼墙跟,守军在楼底层挖墙洞抢运食品,虽阵亡3人,但全体官兵倍受鼓舞。当晚,谢晋元和第1营营长杨瑞符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号召:爱国军人要抱定必死之决心,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并要求大家留下简短遗书通知家中,写好后集中起来设法送出去,以表示不惜牺牲之决心。

29日,日军已将苏州河以北地区全部占领,但位于苏州河北侧的四行仓库仍巍然屹立,谢晋元还率部粉碎了日军的第六次进攻。22时,女童子军队员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冲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献给守军。谢晋元激动不已,含泪对她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止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

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并下令立即升旗。30日4时,人们看到了庄严的国旗已在四行仓库楼顶上迎风飘扬。日军一发现,即疯狂地发起了第七次进攻,并以机枪火力向中国国旗猛烈扫射。谢晋元边指挥战斗边大声喊道:“兄弟们!我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消灭敌人!”此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及中外人士在苏州河南岸的许多大楼上观战,并挥动帽子、手巾,向守军呼喊、致意;有的还把观察到的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等用大黑板写上,向守军报告敌情。谢部官兵更感使命之重大,楼顶上的官兵激动万分之际,向隔河群众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

日军进攻持续至14时,抛尸数百,却寸步难进,日机多批终日在空中盘旋,被守军高射机枪的猛烈火力击退5次,始终未敢俯冲投弹。日海军还派出2艘小艇,满载陆战队士兵,由黄浦江驶入狭窄的苏州河,企图封锁守军与英租界间的交通线。租界内群众及时给英驻军报信,后在英军交涉下,日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快快而退。战斗结束后,许多中外记者到四行仓库采访,“八百壮士”众志成城、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引起了极大轰动,受到国内、国际的普遍关注和尊敬。当时,有人编了一首《八百壮士之歌》,守军与群众隔河高歌、同声合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飘扬!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我们的行动有力,我们的志气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那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

亡！中国不会亡！”

根据蒋介石命令，谢晋元率部于30日24时开始撤离四行仓库，向英租界转移。日军发觉谢部企图后，以探照灯和机枪火力封锁守军必经的西藏路，并全力对四行仓库实施火力压制。谢部仅遭微弱伤亡，于31日2时全部安全突围，撤到苏州河以南。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达四昼夜，全体官兵同仇敌忾、顽强奋战，粉碎了日军优势兵力火力的连续七次围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击毙日军200余人，伤数百人，击毁装甲战车2辆；谢部仅伤亡37人，胜利地完成了使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忠勇无畏、不屈不挠、英勇抗日的举世称颂的壮歌。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不幸被日伪收买的暴徒刺杀殒命。28日，蒋介石发出通电：“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并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抗战胜利后，为纪念民族英雄谢晋元的不朽功勋，上海胶州路被命名为“晋元路”。

上海沦陷

11月初，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及第3战区长官部对日军在杭州湾北岸可能登陆的企图，未能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并适时谋求对策，而将作战重心放在了苏州河南岸的防御。杭州湾北岸之独山、全公亭、金山卫、漕泾镇至柘林80余公里地段的海岸防御，原部署兵力为右翼军的第62、第63师和独立第

45 旅,却在 11 月 3 日前将主力调进了上海附近,该处仅留第 63 师第 373 团防守。日军为迅速解决淞沪战事,并进而攻占南京,遂由国内和华北急调部队,准备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企图迂回松江、青浦,截断京、沪、杭间联系,配合正面部队包围、歼灭淞沪地区守军,迅速攻占上海,尔后向南京发展进攻。

4 日夜,日军第 6、第 18 师团及国崎支队海运接近杭州湾。5 日拂晓,以浓雾作掩护,用小汽艇、橡皮船等秘密进至全公亭、金山卫、金山咀、漕泾镇等处沙滩;天明雾散后,日机数十架轮番向上述地区守军岸滩阵地实施了火力突击,舰炮火力也不断泻向海岸阵地。守军兵力薄弱,日军仅遭小规模零星抗击,乘隙顺利登陆。第 3 战区得知日军侧后登陆的情况后,急令第 62 师、第 186 旅折返柘林,独立第 45 旅也向南桥急进,并令第 79、第 107、第 11 师等部增援,但为时已晚。援军在开进途中,遭日军空、地火力拦击,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赶到,已难以挽回危局。5 日黄昏,登陆日军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守军未抵抗即撤退,日军迅速在米市渡、得胜港等处顺利渡过了黄浦江。至 8 日,登陆日军进逼松江城郊;一部兵力在 20 架飞机支援下,向枫泾镇发起了猛攻,切断了苏嘉路。9 日,松江城失陷,直接威胁上海守军的侧后安全。至此,日军已达成了迂回包围上海守军的企图。

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成功后,上海正面部队同时发起了强大攻势。守军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地位,军心十分动摇。8 日 21 时,第 3 战区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了撤退命令,规定当夜开始行动。各部队毫无准备时间,以至集团军以下各级司令部连命令、计划都来不及拟定和下达,又是在与日军直接

接触的情况之下,于9日开始仓猝向西撤退。9日1时,苏州河南岸的右翼军左翼部队(原中央军)首先向青浦、白鹤港之线撤退;右翼军也随之西撤。日军当即在优势航空兵支援下,以第9、第11、第13师团沿京沪铁、公路跟踪追击,并以海军沿长江实施超越追击。

南翔经昆山、吴县至无锡一带系水网稻田地区,河流纵横交错,除公路外,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西撤的国民党军均沿京沪公路争先恐后抢道开进,公路上拥挤不堪,车辆堵塞,加上日军航空兵的不断袭击,各级指挥官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控制。此时,日军又编组了几个小规模挺进部队,渗透至南翔至昆山公路附近袭扰,致使西撤的国民党军更趋混乱,溃退中死伤、逃亡不计其数。12日,上海失陷,更使尔后的正面战场抗战呈现了危机严重的不利局面。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初期投入兵力较多,也是伤亡较大的一次战役。日军先后增兵,共动用了10个师团,战车300余辆,舰艇13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3艘,占其总数的一半),飞机200余架,总兵力达22万余人,作战中伤亡6万余人。国民党军先后动用56个师、7个旅,海军2个舰队,飞机200余架,总兵力达60余万人,作战中伤亡达25万余人。

四、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将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险境。国

共两党在民族危亡面前由武装对抗逐步走向了合作抗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代。七·七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在通电中明确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项政治纲领和四项政治诺言。三项政治纲领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四项政治诺言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的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宣布两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及蒋介石对宣言发表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建立。从此,全国出现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战初期,团结抗战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释放了一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政治犯,如救国会七君子等,同意八路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如西安、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办事处,发行报刊。1938年春,新四军在相关城市也设立了十多个办事处。1937年8月9日,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战时军律》、《惩治汉奸条例》等,作出一些有利抗战的规定。人民群众抗日的政治热情日益高涨。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战略防御

一、太原会战

内长城一线关隘狙击战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四面环山,东有恒山、太行山为屏障,北有大同、雁门关及内长城各关隘,地势险要,是华北天然堡垒。东进可控制河北,南下则可逐鹿中原。省会太原,位于汾河东岸,是正太、同蒲线之交会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重镇。固守山西这个北战场之战略要地,可利用其居高临下之势,对侵入华北平原的日军侧后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确

保京津地区的稳定,解除侧后之威胁,图谋进一步南侵,准备首先控制山西太原地区。

日军占领张家口等地后,一面向绥远、包头方向进攻,一面为控制整个华北,将进攻锋芒指向太原,企图首先夺占太原及整个山西,尔后席卷中原,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1937年9月,日军先后占领大同、石家庄后,以第20师团主力和第14师团,分由井陉及横口车站指向娘子关;以第5师团及第9、第21、第32旅团共约5万余人,由灵邱、平型关分别指向原平,采取分进合击的手段进攻太原,企图击破国民党守军,控制整个华北战场。此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后,以独立混成第1旅团进占威远堡,经左云北上进攻绥远;混成第15旅团沿同蒲线南下,指向太原。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由宣化、涿鹿南下,占领了察南要地阳原、蔚县,准备向广灵攻击前进。

国民党军为确保太原及山西省,以第2战区(阎锡山部)主力第2、第6、第7集团军等部,防守娘子关及内长城一线各要点,采取纵深疏散配置,多线设防,节节抗击日军的进攻,以争取时间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同时,调第14集团军(卫立煌部),星夜向太原以北地区集中,准备在忻口附近地区歼灭南犯之日军;由汤恩伯指挥第17军及第73师,部署在晋察交界的广灵地区,阻击日军西进;军委会为确保山西天然堡垒,令陈栖霞率空军4个中队北上支援作战,并确定朱德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归第2战区指挥。

9月12日,蔚县日军第9旅团向广灵正面之安头山、洗马庄守军第73师防御阵地发起了进攻,并以一部兵力进袭涞

源;阳原日军第21旅团向广灵西之火烧岭守军第84师阵地发起进攻;另以第41联队向广灵侧翼之尹家店实施迂回,企图切断守军退路。第73、第84、第21师在汤恩伯指挥下,奋力迎战进攻之日军,因守军伤亡过大,上述阵地于13日先后被日军突破;14日,广灵失守,守军退至广灵西南松树山、乱岭山及内长城各关隘一线继续防守。15日,汤恩伯奉命调往第1战区,阎锡山令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接替广灵方向作战指挥,并及时调整了部署:右翼为第33、第17军,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指挥;左翼为第61、第34、第35、第19军,由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第71、第72师为预备队。各防守部队在灵丘南之方山地、恒山、汶云口、北楼口、狼山谷、茹越口、广武、阳方口、利民堡一线占领阵地,预备队位于繁峙、代县地区。

日军占领广灵后,迅速派出部队向灵丘、浑源实施追击。第73师在广灵以南地区与日军激战数日,节节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自身伤亡惨重。涞源日军向西增援,协同广灵以南日军夹击守军,守军腹背受击,处境艰难。20日,灵丘失守,守军向平型关一带转移。与此同时,日军第21联队于17日占领浑源。

平型关为内长城南端之重要关隘,灵丘至大营公路从此通过,日军由灵丘向雁门关进攻,此处是必经之路,守军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的进攻。21日,第73师占领了平型关南马跑泉至东跑池南侧一线,第17军占领了东跑池至西河口西北高地一线,第15军占领了大坪村至北楼口一线。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0旅团主力3个大队及炮兵部队共5000余

人,沿灵丘至大营公路西进,其先头部队到达平型关时,守军奋起抗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23日拂晓,日军主力到达,向公路两侧守军阵地发起猛攻,并以战车数十辆沿公路实施进攻。此时,公路两侧守军仅有独立第8旅的2个连,经一夜苦战,因后援不继而全部牺牲。日军继续攻击前进,遭接防部队第17军、第73师等部阻击,于24日午后将日军击退,并恢复了东、西跑池及附近高地,守军伤亡也很严重。与此同时,阎锡山令傅作义率预备队增援,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地区作战。

日军第21联队为配合主力进攻,于21日从浑源南下,企图由龙嘴村、大坪村直捣大营,切断平型关守军之退路。该部日军在龙嘴村附近遭第15军阻击,经两日激战,未能得逞,遂增援正面作战。24日,傅作义率2个旅到达平型关。日军增兵5000余人,分别向东、西跑池、1886.4高地、团城口、讲堂村等地发起猛攻,激战终日,守军屡挫日军攻势,因伤亡过大,1886.4高地及东、西跑池被日军占领。傅作义计划由第71师、独立第8旅于25日拂晓发起反击,但日军在团城口方向攻势甚猛,将守军第17军击退,且攻占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要点,准备反击的部队被迫组织防御,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右翼部队击退,并夺回部分阵地,第61军军长陈长捷率第72师乘机进入交战,守军发起反击,夺回鹞子涧一带阵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西跑池之深沟内。

此时,第18集团军第115师奉命向平型关日军侧后之东河南、蔡家峪发起进攻,于25日在平型关以东小寨村伏击日军第5师团后续梯队及辎重队,全歼其1000余人,摧毁其汽

车 80 余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切断了平型关地区日军与后方的联系,使该部日军陷入了被包围的困境。

同蒲线上日军第 15 旅团攻占怀仁后,为协同第 5 师团作战,经应县向内长城一线发起了攻击。由于雁门关地势险要,守军戒备较严,遂转兵向茹越口攻击。茹越口位于交通要冲,但守军兵力薄弱,一旦失守,则平型关守军之后路将被切断。第 2 战区急令:第 6、第 18 集团军及预备队迅速击破进攻平型关之日军;第 7 集团军第 34 军抗击茹越口地区日军;其余各部坚守阵地,待主力转移后实施反攻。

27 日,平型关地区日军以增援的飞机、重炮和坦克向公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突击,随后,步兵向迷回村一带发起进攻;察哈尔派遣兵团南下部队也派出 1 个支队经浑源向守军左翼实施迂回攻击,双方展开了全线激战。28 日,守军正面反击部队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并夺回数个高地。但第 71 师 1 个团因孤军深入,反被日军包围,除数十人突围外,团长程继贤以下均壮烈牺牲。29 日,日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战斗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炽化程度。守军坚守阵地,奋勇拼搏,日军虽多次增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守军也损失惨重,难以将被包围在东、西跑池地区之日军全歼。

茹越口方向日军于 27 日发起猛攻,守军独立第 203 旅 1 个团伤亡惨重。第 34 军于当晚出击,企图歼灭该部日军,未获成功。28 日,日军以猛烈炮火配合步兵强攻,守军顽强抵抗,大部伤亡,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余部退守繁峙以西铁角岭。日军跟踪追击,第 34 军奋力与日军展开血战;阎锡山又令预备队 3 个团投入作战,仍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29 日,铁角岭

失守，繁峙也于当夜被日军占领。平型关地区守军后路被日军切断，形势十分危急。30日拂晓，第2战区下令放弃平型关，守军向五台山区之神堂堡、车厂、楼圪梁、峪口、代县、雁门关至阳方口一线转移。

日军第5师团与第15旅团在繁峙会合，尔后于10月1日猛攻代县；守军立足未稳，再次南撤，代县失守。

绥远当面之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于9月25日南下，先后击退平鲁、井坪镇守军；28日攻占朔县；30日越过阳方口，尔后指向晋北交通要地宁武。至此，第2战区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

娘子关血战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因第5师团等部在忻口地区遭守军顽强抗击，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华北方面军遂令第20师团及第108、第109师团各一部渡过滹沱河，沿正太线向太原实施进攻。此时，国民党军自放弃石家庄后，晋东防务空虚，第2战区主力在忻口地区作战，也难以顾及晋东方向。蒋介石遂令第1战区第14集团军、第3军入晋，沿正太线之井陉至娘子关一线设防，扼守晋东地区，并指定由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统一指挥。

10月11日，日军进至井陉以东地区。12日，日军2000余人乘守军立足未稳，向井陉及其以北贾庄发起了进攻；另一部900余人向守军第17师阵地实施正面进攻。战至傍晚，日军相继攻占长生口、大小龙窝，指向阳关；井陉也被日军占领。阎锡山急令原定增援晋北的第1军团（孙连仲部）回援娘子关。

13 日晨,日军一部抵达核桃园;另一部日军 1000 余人向阳关发起猛攻,守军仅有第 14 军团的 1 个营,在优势日军进攻下,阳关于午后失守。第 17 师坚守娘子关以东要点雪花山,并以一部兵力向长生口方向反击,迟滞日军的进攻,先后收复刘家沟、长生口等地;后遭日军反攻,雪花山守军疏忽大意、失职麻痹,日军很快占领了雪花山。第 17 师主力组织反击,遭重大伤亡,被迫退守乏驴岭。14 日,第 1 军团到达娘子关附近,并立即向阳关方向发起反击。第 27 师以一部兵力指向核桃园,另一部向旧关发起进攻,歼灭日军 400 余人。当晚,日军 600 余人向关沟守军第 30 师发起进攻,守军以 2 个团出击,经 3 小时激战,歼灭日军 200 余人,余部仓皇溃逃。与此同时,阎锡山令第 129 师主力赶赴阳泉,配合娘子关地区作战。15 日,阎又下令:由孙连仲指挥娘子关方向作战,并限 16 日解决旧关附近之日军。当晚,第 3 军、第 27 师组成敢死队,发起突然勇猛的冲杀,将由旧关进至关沟的日军 1500 余人大部歼灭;入夜后,向旧关增援之日军 600 余人,又被歼灭大部。孙连仲决定 16 日拂晓发起全线攻击,以第 3 军为主攻,向旧关方向实施突击;第 27 师主力向大小龙窝出击,切断日军退路,一部兵力肃清关沟日军残部,配合第 3 军作战。16 日拂晓,守军发起进攻时,恰遇日军组织反击,双方经激战,守军肃清了关沟残余日军;旧关地区日军虽被包围,但利用有利地形顽抗,并得到了空中猛烈火力的支援,第 3 军进攻受挫。傍晚,日军发起反攻,阳关西南高地第 27 师阵地被突破;增援的第 14 军团教导团伤亡惨重。17 日,守军继续发起进攻,日军也大举反攻,经多次近战肉搏,双方伤亡均严重。守军一部在进攻中切断了核

桃园至旧关的通路。19日,向乏驴岭进攻之日军不断增加兵力,第17师虽经顽强抵抗,阵地终于失守。旧关至核桃园一带日军遭守军连日猛攻,伤亡惨重,残部1000余人退守旧关附近高地。

与此同时,日军第20师团奉命“攻占阳泉平定”,决定兵分两路,右路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地区攻击前进,左路沿测鱼镇、石门口大道迂回娘子关守军侧后。此时,增援晋东的第18集团军第129师已到达阳泉,进至马山村、七亘村一带,掩护娘子关守军的侧后安全。

21、22日,从正面进攻娘子关的日军得到增援后,在地空火力支援下发起了猛烈攻击,守军阵地多处被突破。此时,第1军团在娘子关地区已苦战8昼夜,兵力仅有6000余人;孙连仲请求增援,阎锡山即令川军第122、第124师增援,战至26日,双方在娘子关地区形成对峙。

23日,日军第20师团左路到达南障城,尔后大部南下测鱼镇方向,一部300余人进至刘家栅、固栏村附近。24日,测鱼镇方向日军3000余人在七亘村附近遭第129师第386旅一部阻击;日军一部向马山村进攻,刚到该处的川军一部被迫撤退。守军令第3军由固栏村后撤,日军进至该地区的300余人乘机窜入十家路、乱安村,向固驿镇守军翼侧发起了进攻;第3军及第122师一部当即实施夹击,歼其一部。25日,日军左路到达固驿镇附近。26日,日军向平定方向发起进攻,该处守军为第122师。因守军兵力薄弱,为防退路被切断,孙连仲决定以一部兵力坚守娘子关,主力转移至巨城镇、移穰镇地区,并以第122师一部推进至石门口,准备发起反击。由于娘

子关守军兵力过少,当日即被日军攻占。

27日,日军左路继续西进,先头进抵桥头村;右路于当夜向第17师发起攻击,并占领巨城镇;另一部日军进逼移穰镇,并迅速攻占该镇。28日,日军向乱柳村、上庄等地发起猛攻,守军多处阵地被突破;另一部日军向石门口进攻,守军伤亡惨重,退守西郊。蒋介石为解晋东之危,令第1战区立即向石家庄、娘子关方向实施迂回攻击。但日军攻势猛烈,继续西进。29日,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在寿阳以东组织防御,因失去联络,第1军团所部的5000余人陷入了独立苦战。日军接连发起猛攻,当日占领平定。30日,日军在阳泉以南向第14军团发起围攻,守军伤亡惨重,向西撤退,日军很快攻占阳泉。31日,蒋介石急调汤恩伯率部参加晋东作战。汤恩伯率第13军由涉县、昔阳向平定前进。11月1日,晋东守军在寿阳以东地区继续组织防守。阎锡山眼看战局处于不利地位,日军的步步逼进已威胁了晋北守军的侧后安全,遂令卫立煌率忻口地区部队向太原以北青龙镇地区转移,协助傅作义部固守太原。2日,日军攻占寿阳;第31旅也进入昔阳,向榆次急进。4日,日军攻占榆次县城,直接威胁了太原的安全。

忻口战役

太原会战初期,日军在攻占山西地区内长城一线关隘后,准备向太原发展进攻。1937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当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5师团担任攻占太原的任务,并令在保定地区的第9旅团2个大队铁运至大同归建;为统一晋北作

战行动,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多旅团统归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此时,日军在晋北的兵力计有3个师团7万余人及火炮250门和战车150辆。

国民党统帅部“为挽回危机,着眼于山西要地之确保,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于10月2日命令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4个师1个旅,由石家庄经正太线运往太原,增援晋北。第2战区决定在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崞县、原平、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家庄、1482高地迄阳方口既设阵地,两翼依托五台山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其兵力部署:以第18集团军(欠第120师)、第73、第101师及新编第2师为右翼集团军,由朱德总司令指挥,在五台山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欠第47师)、第9、第15、第17、第19、第34军及第196旅为中央集团军,由卫立煌总司令指挥,在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之线组织防御,以一部兵力占领中解村、阳明堡之线;以第68、第71、第120师及独立第7旅为左翼集团军,由杨爱源总司令指挥,在黑峪村至阳方口之线组织防守;以第34军(欠第196旅)、第35、第61军、第66师及独立第2、第3旅为预备集团军,由傅作义总司令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一带,以策应各方向作战。

10月1日,日军混成第2旅团1000余人,由繁峙向阳明堡发起了进攻,经与守军第19军一部激战后,突入阳明堡。2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崞县发起进攻。4日,日军混成第15旅团由崞县以西向原平镇实施迂回攻击。此时,从五台山向忻

口转移的晋绥军尚未到达,由平汉线抽调的卫立煌部也尚未赶到,形势十分危急。第2战区为达成主力有充裕时间集结忻口以与日军决战之目的,遂下令:“死守崞县、原平,以待后援部队到达。”

5、6日,日军集中炮火对崞县实施了猛烈突击,守军大部阵地被摧毁,第19军第407团伤亡惨重。7日,围攻崞县之日军已达5000余人,并有飞机20余架、重炮30余门支援作战,其地空火力经6小时狂轰滥炸后,北城墙被毁,守军伤亡极为惨重,第410团伤亡殆尽,日军乘机突入城内。东、西城守军奋勇夹击,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和巷战。当夜,守军官兵仍全力拼杀,第19军军长王靖国亲临第一线率部阻击,但日军增援部队却越来越多。8日凌晨,眼看局势已无法挽回,王靖国遂率部突围撤离,崞县被日军攻占。

原平镇也遭日军猛攻,守军为第196旅,虽兵力薄弱,但全体官兵士气旺盛,协同奋战,誓与阵地共存亡。6日,日军以飞机、战车掩护,以优势兵力向原平镇猛扑,守军拼死抵抗,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双方伤亡均严重,战斗极为惨烈。连续血战至11日下午,守军官兵仅剩300余人,仍据守镇东北角,旅长姜玉贞亲自督战,经2小时巷战和近战肉搏,直至全旅官兵伤亡殆尽,原平方失守。姜玉贞在突围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因流血过多,不幸以身殉国。

与此同时,由阳方口南下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向宁武守军独立第7旅发起了进攻。激战数日,最后独立第7旅旅长马延守亲率卫兵加入战斗,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宁武于6日失守,守军退守轩岗一带。

崞县、原平的相继失守,使忻口面临了日军的直接攻击。忻口位于同蒲线要点忻县之北,东靠五台山,西依宁武山脉,是太原的北大门。12日,第2战区一线三路集团军已到达忻口附近并占领了阵地;阎锡山又令傅作义率预备集团军之第35、第61军及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加入中央集团军;并调整了作战部署,将中央集团军分为3个兵团,第15、第17、第33军等部为右翼兵团,由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9、第19、第35、第61军等部为中央兵团,由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4军及第66、第71、第85师等部为左翼兵团,由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忻口地区作战。

13日晨,日军5000余人在30余架飞机和大批火炮、战车掩护下,向忻口地区发起了猛烈进攻,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南怀化防御阵地。至中午,守军中央兵团南怀化地区大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日军突破。卫立煌急令第21、第10、第72师各一部协同夹击进攻之日军,激战至当夜,将突入南怀化之日军全部包围并歼灭;同时,决定次日以第14、第7集团军分别由大白水、忻口附近实施反击。14日,日军增援3000余人后,再次向南怀化发起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向侧翼实施迂回攻击。经激战,南怀化阵地再次被日军突破;右翼第15军与日军激战至傍晚,将日军2000余人压迫至灵山脚下;左翼第10师收复旧练庄,日军则攻占了翼侧之大白水,双方形成对峙。因南怀化阵地是防线的关键,卫立煌令第21师及独立第5、第2旅于15日再次向该地发起反击;并以1个旅的兵力由方家庄向该处侧后实施攻击;另以第54师

一部兵力协同作战。反击中,中央兵团指挥官郝梦龄率7个旅的兵力从正面发起攻击,连克几个高地。16日5时,郝梦龄和第54师师长刘家麟急往独立第5旅阵地,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地段时,不幸中弹,双双壮烈殉国。在反击进入关键阶段时,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率部发起冲击,与日军展开激战,也不幸中弹阵亡。由于指挥中断,攻势当即受挫。且右翼日军增兵至4000余人,并向灵山主峰发起了攻击,激战至傍晚,被守军击退;左翼方向也激战终日,双方对峙,均无进展。

与此同时,守军左、右翼集团军在五台山、宁武山区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击日军后方。第18集团军根据“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的命令,以一部兵力进出于繁峙、代县,另以一部兵力及骑兵出没于崞县、朔县一带。14日,第120师与独立第7旅协同作战,收复宁武;15日,第18集团军一部在广灵、灵丘间击溃日军步骑兵200余人,击毁其汽车30余辆,并收复广灵。第18集团军的敌后游击作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忻口正面守军主力的作战,给日军造成了重大威胁。因兵力有限,且日军援兵不断增加,而中央兵团经连日血战,损失惨重,已感兵力不足,遂于17日起转为守势。卫立煌请求增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潼关的第22集团军驰援晋北;阎锡山也令龙泉关之第94师第59旅归卫立煌指挥。

19日,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守军左翼;中央兵团与日军争夺官村以南高地,激战中双方伤亡均很大。当夜,第120师乘夜暗袭击了日军阳明堡前进机场,摧毁其飞机20架,使日军在其后的数日内失去了空中火力支援。20、21日,日军继续向官村一带进攻,其猛烈炮火将守军工事大部摧毁,一部兵力

突入官村,形势十分严重。守军调兵增援,经奋勇拼杀,于21日午后将日军击退。22日,守军实施局部反击,但进展不大。当日,阎锡山令杨爱源返回太原,筹划晋南防务,左翼集团军也归卫立煌指挥。

24日拂晓,守军左、中、右阵地各以一部兵力出击;此时,日军又得到1个支队增援,也向守军发起了攻击,双方激战后均无进展。26日,日军一部向守军左翼猛攻,午后突破了第83师盟膳村阵地;另一部日军向守军右翼灵山、南郭阵地发起攻击,夺占了东、西荣华阵地。27日,正面攻击之日军增兵至2000余人,采用坑道作业法向守军中央兵团阵地逼近;守军各部队也以对壕作业法及小部队出击不断打击日军。28日晨,日军向中央兵团第215旅阵地实施强攻,守军奋勇抗击,击毙日军200余人。29日,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第83师顽强拼搏,歼灭日军2000余人,自身伤亡也极为严重,经连日激战,该师兵力已不足1个团。之后,双方形成对峙。11月1日,因晋东方向战局不利,晋北守军侧后受到威胁,第2战区遂令忻口地区部队向太原以北之菜水塢、青龙镇、天门关地区撤退。2日晚,卫立煌率部向指定地区转移。

忻口战役,历时1月有余,计毙伤日军2万余人,大挫日军士气,达到了争取时间和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之目的。

太原保卫战

太原城防由傅作义负责指挥,其部署:第35军和第73师一部分别防守东、西城,并以一部兵力配置在外围;新编第3团防守北城;独立第1旅配置在西城,第213旅配置在南城;

新编第8、第9团为预备队。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致电卫立煌,令其指挥孙连仲部和汤恩伯部,利用太原附近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夹击并歼灭进攻太原之日军。此时,晋东守军因接连败退,仅孙连仲部等少部人员到达太原;而晋北部队撤退时,又遭日军追击及空中火力打击,仓猝行动,未能占领青龙镇、天门关一线阵地,4日已退至太原城北郊。战场情况对守军大为不利。

5日,日军第5师团攻占阳曲城。6日,日军先头已抵达太原北郊,主力随后即在城东、北两面展开并发起攻击,开始与配置在城外的守军接火,其地空火力也开始向城内实施突击。由于忻口守军连日作战,损失惨重,战斗力大减,急需休整待补,第2战区为保存实力,遂令其向晋南撤退。7日,日军第20师团也抵达太原附近地区,与第5师团会合,且此时城西汾河上各外桥梁已均被日军占领,太原城已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

8日,日军集中2个师团的主力,从东、北两个方向向太原城发起了猛攻;日机30余架也实施了轮番轰炸,北城楼很快被毁,全城烟火遮天。9时许,东北、西北城角被日军猛烈炮火轰塌,东、北两面城墙也被轰开10余处缺口,日军步兵随后向城内猛冲。守军扼守阵地,誓死抗击,以密集火力封锁各缺口,并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战斗异常惨烈,经反复争夺和激烈巷战,歼灭突入城内之日军大部,守军伤亡也极为惨重。入夜后,日军向城内实施了空降增援,并迅速将西城和南城守军击溃。傅作义鉴于战局已无法挽回,遂下令突围退却。守军各部由大南门突破日军包围,向晋南撤退。太原遂告失守。

二、南京保卫战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津浦、京沪、京芜铁路在此衔接,公路四通八达,水路以长江为主,溯江而上可直达武汉、重庆,顺江而下则直通上海。南京城三面环山,北临长江,地势险要,历来是军事要地。外围有乌龙山、栖霞山、汤山、青龙山、方山、牛首山等,构成一道弧形的天然屏障;城廓有幕府山、紫金山、雨花台等制高点,可控制交通要道;市区城墙坚固,又有护城河环绕,市内地形略有起伏,有8座小山可作防卫依托,便于据险防守。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直接威胁了上海守军的侧后安全。8日,上海守军在日军夹击下,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为迫使南京政府投降,决定乘机发起追击,分兵两路向南京方向实施进攻。北路为日军主力,沿太湖北岸走廊、京沪铁路西进;南路沿太湖南侧之京杭公路实施进攻,并以一部兵力直插芜湖,以阻止国民党军西撤,企图围歼国民党军主力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两路日军计8个师团、2个旅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由松井石根大将统一指挥。北路为上海派遣军,由第3、第9、第11、第13、第16师团和重藤支队(旅团)编成,松井石根直接指挥;南路为第6、第8、第114师团和国崎支队,由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中将指挥。

国民党军为阻击日军的进攻,决定以一部兵力扼守福山、苏州、嘉兴、乍浦一线(“国防第一线”)既设阵地,不得已则退

守江阴、无锡一线(“国防第二线”);以第10集团军退守杭州,第7军主力退守长兴附近;计划调川军6个师到宁国、广德附近集中,尔后对南路日军实施攻击,企图将其压迫至钱塘江附近而歼灭之。与此同时,计划以第7战区一部兵力在安吉、孝丰地区攻击日军翼侧;以第3战区部分兵力在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山地实施防御,并破坏交通,迟滞日军进攻,策应南京的防卫作战。

至11月12日,太湖北侧地区为左翼军,陈诚为总司令,辖第15、第19、第21集团军;太湖南侧地区为右翼军,张发奎为总司令,辖第8、第10、第23集团军。此时,南京守军仅有教导总队、第36、第88师和宪兵2个团、炮兵第8团等部,共6万余人,且不少是在上海激战后撤到南京整顿补充未完的部队。11月20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连同陆续从上海退回南京的第87师,第2军团之第41、第48师、第74、第66、第83军等部,南京守军总兵力达11万余人。其主要部署:南京及其近郊为第36、第87、第88师、教导总队和宪兵部队守备,其中第88师在水西门、中华门至武定门及雨花台一线;第36师在玄武门、红山、幕府山、挹江门一线,并与幕府山要塞、狮子山要塞协同作战;教导总队在光华门、中山门至太平门、紫金山、麒麟门及天堡城之线,并以一部兵力坚守乌龙山要塞;第87师在通济门、光华门一带;宪兵部队在定淮门至汉中门清凉山地区。南京外围阵地为第2军团和第74、第66、第83军等部守备,其中第2军团在栖霞山、乌龙山地区,担负协助乌龙山要塞炮台严密封锁长江和阻击沿铁路

两侧进攻之日军的任务；第 74 军在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组织防御；第 66 军在淳化镇至凤牛山一线，并向句容派出警戒部队；第 83 军在凤牛山至龙潭一线，并向下蜀派出警戒部队。战役经过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江阴狙击战

11 月 13 日，北路日军发起了进攻。第 3、第 9 师团沿京沪线西进；第 11、第 13 师团向太仓、常熟方向攻击前进；第 16 师团及重藤支队向支塘、福山、兴隆镇进攻，企图切断京沪公路。与此同时，日海军一部溯江而上，配合地面进攻部队行动。13 日晚，国民党左翼军撤至福山、苏州之线阵地。15 日起，双方激战于常熟、兴隆镇、福山及沿江一带地区。19 日，日军以猛烈炮火和频繁轰炸突击守军，并以第 3 师团一部渡过阳澄湖袭击苏州，集中兵力以第 13、第 16 师团和重藤支队向常熟、福山等地实施进攻。守军不敌，遂向无锡、江阴一线撤退。24 日，日军第 9、第 11、第 16 师团以多路进攻直扑无锡；并以秋山支队乘汽艇横渡太湖，突破守军第 50 军在太湖西岸的防御阵地，向常州迂回，以对无锡形成合围之势。无锡守军见势不战而退。27 日，日军进占无锡。国民党左翼军除一部退往常州外，主力向浙、赣、皖边区撤退。日军兵分三路继续攻击前进。其右路为第 11、第 13 师团，向江阴方向实施进攻，遭守军第 103、第 112 师及江阴要塞守备部队的顽强抗击。中路为第 16 师团，在句容以东地区击退了守军反击，于 12 月 5 日攻占句容，6 日抵达汤山以东地区，与守军第 66 师展开了激战。左路为第 9 师团，11 月 29 日攻占常州后继续向西进击，12 月 2

日攻占金坛,6日占领天王寺,并突破守军第51师防御阵地,进至淳化镇附近地区。此阶段,江阴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地处上海、南京之间,与北岸之靖江相望。此处江面狭窄,仅宽2公里,南岸山陵起伏,地势险要,是长江的“大门”。早在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即封闭了长江江阴下游的长山港江面,沉没了28艘装满石头的军舰和大型商船,组成了第一道长江封锁线,以阻日舰上驶。江阴要塞则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组成了东山、西山、黄山、肖山、鹅山等8个炮台,计部署各种火炮37门,其中有当时最先进的88毫米高平两用半自动火炮和150毫米加农炮,另有2个守备营和工兵、通信各1个连。要塞司令许康,经常教育官兵,并以“一定要与江阴要塞共存亡”的口号激励部属,决心誓死守卫长江“大门”。此时,第103、第112师奉命防守江阴地区,第103师在要塞以东一线;第112师以1个旅和师直属队坚守江阴县城,主力在要塞以西及以南地区,并与第103师相衔接。江北天生港地区由第111师防守,与江阴形成了犄角之势。守军斗志旺盛,严阵以待,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日军。卫戍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军总司令刘兴坐镇江阴,统一指挥作战。

11月27日,日军第13师团向江阴地区发起了进攻,以炮火向黄山炮台实施了猛烈突击。黄山炮台即行还击,东山、西山炮台也同时射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激战中,日军还使用了瓦斯弹,由于守军炮台均在狭小的高地上,加上江风吹送,未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第103、第112师防守部队以火力杀伤地面进攻之日军,并展开了近战肉搏,经反复争

夺,将进攻日军击退;入夜后,双方形成对峙。深夜,第103师组成敢死队主动出击,利用夜暗和有利地形,秘密接近日军,以集束手榴弹炸毁其战车7辆。28日,日军未敢冒然发起进攻,仅以密集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从黎明一直持续到中午。29日,长江下游的日舰向江阴要塞实施了炮击,要塞守军以炮火还击,击沉日舰3艘,伤其1艘。与此同时,地面进攻之日军也发起了多次攻击,守军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双方各有部分伤亡。激战中,第112师师长霍守义负伤,遂由第334旅旅长马万珍代理指挥,并根据上级命令,决定夜间组织突围。22时,第112师开始向西突围,绕过江阴城北,沿公路向西行进,在南闸镇以西地区遭日军火力封锁后被打散,之后大部西撤,一部撤到江北。

30日,日军再次发起了进攻,第103师各部坚守阵地,顽强抗击,并多次组织反击,有的阵地失而复得,双方死伤惨重。12月1日,日军陆、海、空三军联合向江阴地区猛扑,日机80余架向守军阵地实施了轮番连续轰炸,一时炸弹倾泻,火光连天,守军大部阵地和工事被摧毁;而要塞部分国防工程和地下工事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有的已找不到钥匙,有的则长期锈蚀而打不开锁,以至未能利用;加上双方对峙,多为近战,使要塞重炮无以发挥优势,而日军水陆并进,攻击愈烈。情急之中,第103师师长何知重将全师兵力悉数投入激战,先后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官兵伤亡已极为严重。入夜后,第103师奉命突围,向镇江方向转移。行至江阴城边,方知第112师早已撤离,致使第103师腹背受击,更增大了伤亡。22时,第103师撤至江阴城西钱家村附近时,遭少部日军伏击,第613团团长

罗熠斌及许多官兵不幸阵亡。第 103 师当即以一部兵力绕至日军翼侧,爬上屋顶,以手榴弹实施突袭,将日军数处火力点消灭,主力遂迅速向西急进。

江阴阻击战,历时 5 昼夜,第 103、第 112 师及要塞守备部队顽强抗击了优势日军的进攻,虽自身伤亡惨重,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并给其以重大杀伤。战斗中,江阴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主动组成了运输队、担架队,冒着日军猛烈的空地火力,抢运粮食、弹药,抢救、输送伤员,更激发了守军官兵的斗志和为民族奋勇献身的精神。

广(德)泗(安)战役

南路日军第 10 军于 11 月 13 日攻占了平湖,19 日占领嘉兴,尔后以一部兵力在沪杭线上对杭州展开了进攻态势,主力则沿太湖南侧向西急进。国民党军为巩固吴兴(今湖州),急令第 21 集团军第 7 军先头部队占领升仙镇、大钱镇一线阵地,抗击日军的进攻。

早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五天,川军刘湘部即通电全国“请缨抗日”。之后,刘湘被任命为第 7 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为陈诚,辖第 23、第 29、第 30 集团军。11 月中旬,第 23 集团军奉命进至南京东南之溧水、溧阳地区集结待命。尔后,根据最高统帅部命令,第 23 集团军布防于广德、泗安一线,以确保南京、芜湖的翼侧安全,并掩护上海守军的撤退,前线指挥官为陈诚。11 月 23 日,第 23 集团军展开了部署:第 144 师在长兴以北、太湖西岸的夹浦、金村一线组织防御;第 146 师设防于长兴南侧之新塘、李家巷、吕仙镇一线;第 148 师设防于长

兴西南之虹星桥、林城一线;独立第 14 旅设防于吕仙镇以北至林城一线;独立第 13 旅设防于梅溪北岸至中泗安一线;第 145 师设防于长兴通广德间公路之要点泗安及其附近地区;第 147 师为预备队,集结于白岩、煤山、合溪地区。各师、旅迅速进至指定地区,连夜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日军。

24 日,日军突破第 7 军防守阵地,进而攻占吴兴、长兴等地。尔后,日军第 18 师团主力分兵向泗安、广德攻击前进。26 日上午,日军先头 2 个骑兵连向第 23 集团军一线防御阵地急驰而来,守军当即以密集火力实施射击,日军骑兵仓皇逃窜。随后,日军第 18 师团主力在 20 余架飞机及坦克、炮兵支援下,向第 145、第 146、第 148 师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守军官兵沉着应战,顽强坚守阵地,战至暮色降临,日军被迫退却。27 日黎明,日军以 10 余架飞机向守军阵地实施了狂轰滥炸,尔后步兵分多路向守军发起了进攻,装甲部队也随后蜂拥而进。守军炮兵及机步枪、手榴弹一齐怒吼,弹如雨下,震耳欲聋,打得日军血肉横飞,遗尸遍野,不得不仓皇后撤。第 146 师在日军进攻路线两侧预先埋伏了近 2 个团的兵力,此时分别在第 875 团团长沙寅九和第 876 团团长沙国安指挥下,对溃退之日军一部实施了两面夹击,激战数小时,日军在遭重大伤亡后方在其飞机掩护下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日军装甲部队也陷入了第 144 师第 432 旅预设的伏击阵地,道路两侧的火炮、机枪集中射击,一阵猛打,将预先喷洒煤油的稻草打燃,顿时火势熊熊,烟尘弥漫。日军坦克、炮车等被打得晕头转向,不顾一切地穿过火海逃窜。经激烈战斗,俘日军官兵 6 人,击毁其坦克 3 辆、装甲战车 9 辆、炮车 4 辆,缴获火炮 4 门及大量枪支、弹

药等物资。午后,汽艇和木船数十只满载日军横渡太湖,向守军第144师防地驶来。待日军艇船近岸时,守军的排子枪集火齐射,师长郭勋祺亲临第一线指挥;另一部日军乘汽艇由芦苇深处向守军翼侧实施突袭,几经肉搏,双方伤亡惨重,郭勋祺腿部负伤仍坚持指挥,终将日军击退。第145师防守阵地兵力薄弱,一线展开了2个团的兵力,遭到日军在飞机支援下的6000余人的猛攻,守军伤亡惨重,中泗安、下泗安被日军占领。入夜后,增援的第146师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以一部兵力乘夜暗袭击了泗安地区的日军,官兵以大刀、手榴弹开路,奋勇冲杀,一举歼灭日军骑兵40余人。

28日凌晨,第23集团军除以部分兵力扼守阵地外,主力向中、下泗安地区实施了反击。日军在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作困兽之斗;飞机20余架也迅速临空实施轮番扫射和轰炸,企图掩护该地区日军冲出重围。激战至中午,日军第18师团增派兵力解围;至16时,日军冲破包围,分三路向东南溃逃。中、下泗安即为守军收复。

29日拂晓,日军第18师团在飞机和坦克、火炮掩护下,集中主力再次向泗安方向发起了进攻。第145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至14时,上、中、下泗安相继失守,师长饶国华指挥所部退至界牌一线继续坚守。

30日黎明,日军第18师团发起全线进攻,主要方向指向了界牌。饶国华沉着指挥,并写下遗嘱,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日军主力沿公路向广德方向攻击前进,守军伤亡越来越大。饶国华率部坚守广德东门外地区,眼看日军攻势凶猛,潮涌般冲来,遂大呼:“小小日本,将来必灭亡!”怒目而视,拔出手枪自

戕成仁。守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向西退却。日军随即攻占了广德。

与此同时,日军第 144 师团于 11 月 28 日攻占宜兴;12 月 2 日占溧阳,4 日占溧水。尔后兵分两路,一路会合第 9 师团向淳化镇进攻,另一路指向秣陵镇。第 6、第 18 师团于 11 月 30 日在广德会合。之后,第 18 师团于 12 月 7 日占领宣城,10 日攻占芜湖,从而切断了南京守军的退路;第 6 师团于 4 日攻占郎溪,5 日夺占水阳镇,随后绕道丹阳湖,于 9 日攻占当涂,10 日渡过长江攻取和县,并一举突破守军乌江镇地区防线,向浦口急进。至 12 月 6 日,进攻南京的各路日军,已进抵栖霞山、汤山、淳化镇、秣陵镇附近,对南京守军构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南京守城战

12 月 7 日起,日军对南京外围防线发起了攻击。淳化镇、牛首山一带为第 74 军防守,第 51 师占领方山至淳化镇一线阵地,第 58 师占领牛首山,军部在通济门外一村庄内。部队进入阵地后,发现许多国防工事用土埋着,有的上锁后已打不开。7 日上午,守军正在抢修工事,闻报日军经句容正向西急进。16 时,日军先头与第 51 师警戒部队开始接火。8 日拂晓,日军在地空火力掩护下,向淳化镇守军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第 58 师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国民党空军及苏联空军志愿大队迅即起飞,向来犯日机发起反击,击落日机 2 架。守军官兵精神为之振奋,激战至黄昏,阵地巍然不动。9 日 8 时,日军集中主力,地空联合又一次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向方山迂

回,威胁淳化镇的翼侧。经连续激战,守军伤亡惨重,淳化镇、牛首山阵地均被日军突破,第74军遂奉命转移。

与此同时,栖霞山、汤山、秣陵镇等地也均遭日军猛烈攻击。南京外围经2昼夜激战,日军先后占领了栖霞山、汤山、淳化镇、秣陵镇等要点,守军被迫退守乌龙山、麒麟门、大胜关一线。

12月6日晚,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将领训话: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地,如今首都已是一座围城,保卫首都的重任交给唐生智将军,大家服从唐将军,正像服从我一样。我走后,也会调动部队前来策应。万一有什么不幸,大家也将成为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唐生智也表示:愿与诸将共负守城之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7日5时45分,蒋介石等飞离南京去庐山。天亮后,日机即飞临南京上空实施了轰炸。8日,南京守军完成了城防部署:第88师在雨花台、中华门一线;第71军第87师在光华门、通济门地区;教导总队坚守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地区;第2军团坚守杨坊山、乌龙山一线及乌龙山要塞;第78军第36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下关一线;第83军第156师在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外围部队撤退;第74军第51、第58师撤回后防守河定桥之线;第103、第112师向南京急进;第66军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待命。

9日,南京守城战全面开始。7时起,日军飞机60余架在城内外实施了反复轰炸。日机还向城内投撒了松井石根致唐生智的《投降劝告书》,向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于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唐生智对此置之不理,令各部严阵以待,誓与阵地共存亡;并指令第78军军长宋希濂指挥第36师负责沿

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

教导总队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充足的主力部队,兵力达3万余人,总队长为桂永清,参谋长为邱清泉。教导总队在南京驻防和训练达4年多,阵地坚固,地形熟悉,官兵士气旺盛,当时被称为蒋介石的“铁卫队”。紫金山最高处为第一峰,次高峰为第二峰,东麓小高地为老虎洞。老虎洞地区战斗在8日午后即已打响,日军集中炮火猛轰老虎洞,随后步兵发起了冲击。防守老虎洞地区的是教导总队第3旅第5团罗雨丰营,该营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打击进攻之日军,给其以重大杀伤,日军被迫退回原阵地。9日拂晓,日军以地空火力向守军阵地实施了猛烈突击,并发射了燃烧弹和烟幕弹,守军阵地顿时烟火冲天,日军随即发起了冲击。罗雨丰营顽强抗击,并在团主力侧击支援下,再次将进攻之日军击退。下午,日军利用有利风向,再次发射了大量燃烧弹和烟幕弹,并发起了猛攻,罗雨丰不幸殉职,全营大部伤亡,老虎洞遂失守。

与此同时,从9日拂晓开始,日军从三个方向向南京发起了全线攻击。一部日军2000余人在10余辆坦克引导下,进至光华门外,并占领了大校场通光营房。此时,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所属一部官兵,情急之际,守军迅速关闭了城门,并将沙袋垒积至半城墙高,以堵截日军的冲击。日军将火炮推进至高桥门附近,集中火力向城门轰击,城门很快被毁,并有日军100余人冲入。守军当即集中火力射击,将突入之日军消灭,并以火炮向日军坦克射击,击毁其1辆,日军被迫后退。待第87师增援部队到达后,迅即发起反击,将大校场之日军驱

逐。

10日,日军主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之线同时发起猛攻。日军第9师团工兵分队在火力掩护下,以炸药爆破开路,先后两次突破光华门,100余日军敢死队一举冲入了城内。守军适时发起反击,将日军敢死队全部歼灭,迅速恢复了阵地。通济门守军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顽强抗击了优势日军的进攻,后在第156师增援下,将进攻之日军击退。入夜后,第156师挑选敢死队员数十名,由城墙上用绳索悬吊下去,用汽油和手榴弹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少部日军悉数焚毙,并乘胜袭击了占领通光营房的一部日军,将其驱逐,后在追击作战中,敢死队的勇士们全部壮烈牺牲。

另一部日军分两路在坦克引导下,向教导总队防守阵地发起了攻击。守军首先以防坦克炮连奋勇迎击,击毁日军坦克2辆,迟滞了日军的攻势。午后,日军一部在3辆坦克引导下,向光华门猛冲。教导总队第2团、军士营和防坦克炮1个连发起了反击,在正面抗击的第87师掩护下,将进攻之日军击退,并俘其3人。15时,日军敢死队在密集炮火掩护下推进至护城河一线;22时,日军10余人冲入光华门城门洞内。半夜,光华门守军将大量汽油撒向城门洞附近,并当即投下火种,将城门洞内日军全部烧毙。

11日,日军集中精锐猛攻中华门地区。中华门外守军第88师一部被迫向城内撤退,日军紧追不舍,由于守军混乱不堪,云梯和城门关闭不及,日军300余人一并抢入城内。罗卓英亲临第一线指挥,在中华门一带展开了激烈巷战,终将入城日军全部击毙。此时,东线日军向紫金山发起了猛攻,教导总

队奋勇抗击,浴血苦战,使日军难以前进一步。另一部日军迂回大胜关、江心洲地区,袭击第74军翼侧,战斗异常激烈。14时,第88师主力防守的雨花台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顽强抗击,固守主阵地。

11日中午,唐生智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转达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并要唐迅速赶到浦口,以接其撤离。唐生智表示:不能马上离开南京,撤退问题必须部署。22时,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接到蒋介石命令:“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

12日拂晓起,日军以地空密集火力向各城门实施突击,多处被毁,坚固城墙也被炸得砖石乱飞,有的地方被炸得城墙洞开,城内外已能通视。另有30余架日机在南京上空盘旋,炸弹和传单同时抛下来,敦促守军将领投降。12时后,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雨花台主阵地,第88师伤亡惨重。日军以重炮轰击中华门,并以部分炮兵向城内射击,尔后步兵发起冲击,一举突入中华门,另一部突入光华门;日军第16师团猛攻教导总队防守阵地,迅速攻占了紫金山,继又突破中山门,进入城内;日军第13师团一部突破第2军团第41、第48师防守阵地,尔后向乌龙山要塞发起了猛攻。被打乱了建制的守军官兵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迎着枪声上,以大无畏的精神阻击日军的长驱直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与此同时,日海军舰队已驶抵乌龙山江面,并清除了水雷及其他障碍物;在当涂渡江的国崎支队已攻下和县,正向浦口急进。

17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及师长以上将领开会,宣布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并对突围计划以及集

结地点作了指示；同时，令第 36 师负责掩护卫戍司令长官部渡江北撤。将领们默不作声，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唐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

入夜后，紫金山满山都在燃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也都是火光冲天，南京城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守军乘夜暗组织撤退，除第 83 军按指定路线绕栖霞山经句容向皖南突围外，其余各部除部分兵力誓不撤离、坚持巷战外，均拥向下关，觅船过江，争渡逃命。因江边船只少，有的取门板制木筏，行至江中即被急流倾覆吞没；有的船只因超载而沉没；有的甚至为争渡鸣枪，自相残杀，造成了江边更为混乱的局面。

13 日晚，日军攻占南京。尔后，日军大肆烧杀淫掠，开始了持续 3 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被俘的国民党守军和无辜居民被屠杀达 35 万人，全市房屋 1/3 被化为灰烬。这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和仇恨。

三、徐州会战

1938 年 1 月 18 日至 6 月 9 日，中国国民党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徐州位于淮北平原，是津浦线和陇海线的枢纽和苏、鲁、豫、皖四省之要冲，大运河穿经市郊，公路四通八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徐州，北可威胁济南，南可进逼南京，沿陇海线西进则可利用中州平坦地形直扑

平汉线,进而夺取郑州、武汉等地。徐州四面山丘群立,有子房山、香山、白云山、云龙山、凤凰山、卧牛山、霸王山、义安山、九里山等,为天然屏障,利于组织环形防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之后,又相继占领了杭州、滁县、济南等地,其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日军为打通津浦线,使南北联成一片,实现迅速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先后集中华中、华北等地日军主力8个师团、5个旅团,约24万人,以南京、济南为据点,准备实施南北对进,夹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同时,继续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和谈”,斡旋“和平”,诱压蒋介石投降。

1938年初,日军华中方面军从滁县北上,企图打通津浦线,配合华北方面军攻占徐州、合肥地区;之后,华北方面军从济南南下,以主力围歼徐州地区国民党守军,以一部兵力在兰封(今兰考)东北直插陇海线,占领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切断徐州守军退路。华北方面军各部由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辖第1军(第14师团)、第2军(第5、第10、第16、第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第4、第5旅;华中方面军(2月中旬改为华中派遣军)所部由司令官畑俊六指挥,辖第3、第9、第13师团和第6师团坂井支队、第101师团佐藤支队及第11师团一部。

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军一面调集部队控制武汉及豫皖边区,一面抽调兵力至鲁中及淮南地区,企图牵制日军主力于津浦线,以迟滞日军西进向武汉发展进攻。为确保徐州,以一部兵力在津浦线南段和北段抗击日军进攻;一部兵力在徐州东北临沂地区担任牵制任务;集中主力于徐州附近和淮北

平原实施机动作战,以粉碎日军的进攻。徐州地区为国民党军第5战区,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辖12个集团军,约65万人(会战中得到大量增援,总兵力约70个师100万人)。具体部署:第11、第21集团军和第51军共10个师,在合肥、明光(今嘉山)、蚌埠地区,担负津浦线南段防御任务;第2、第3、第22集团军共14个师,在巨野、滕县、台儿庄地区,担负津浦线北段防御任务;第3军团和从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在临沂地区担负阻击青岛日军南下的任务;第24、第27集团军分别在苏北和巢湖以南地区担负牵制任务;第20、第27军团等部在徐州外围及淮北平原准备实施机动作战。

淮河、临沂狙击战

日军占领南京后,以一部兵力固守南京、芜湖地区;以第3、第9、第11师团分别在南京、镇江等地渡过长江,从中路向北进犯;以坂井支队和第11师团一部,分别从裕溪口、扬州向合肥和邵伯、天长方向进攻,保障中路主力的翼侧安全。1938年1月8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明光,进至池河东岸。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组织防御。25日起,日军在地空火力掩护下,冒雪强渡池河,向西攻击前进,连陷梁山、五里墩、燃灯寺、桑家涧、红心铺等地。第11集团军退守临淮关和凤阳以西地区。2月1日,日军攻占临淮关。第5战区急调第51军驰援,与日军在淮河两岸展开了激战,双方均出动了飞机支援。3日,日军占领蚌埠,并准备强渡淮河。8日晚,占领蚌埠的日军第13师团所属500余人,在地空火力掩护下,乘坐橡皮艇、木筏等强渡淮河,向守军阵地发起了进攻,被第51

军第 113 师全部歼灭。9 日,日军 600 余人再次强渡淮河,并在地空火力支援下发起了猛攻。守军伤亡惨重,第 51 军退守涡河、浍河一线,第 11 集团军退守炉桥、洛河一线。10 日,临淮关之日军渡过淮河,守军第 114 师在前板子、王庄阵地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几经血战,第 114 师伤亡惨重,阵地失守。12 日,渡过淮河之日军迂回至曹老集以东 10 公里之王庄,第 114 师向浍河、淝河北岸和沫河口之线退却。13 日,张自忠率第 27 军团(第 59 军)增援抵达淮河流域,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了第 51 军防务。与此同时,第 21 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一线。守军迅速调整了部署:第 27 军团、第 51 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抗击日军进攻;以第 21 集团军第 48 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以第 11 集团军、第 21 集团军第 7 军准备对进攻之日军实施侧后袭击。11 日,第 11 集团军第 138 师主力向上窑地区发起反击,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歼其 100 余人,日军 300 余人向考城逃窜,一部据守上窑顽抗。12 日,第 135 师一部收复武店、考城,并将上窑逃窜之日军大部歼灭。与此同时,第 131 师一部联合当地红枪会,在凤阳、怀远一带实施了分散游击,一度攻入怀远古西门。16 日,第 7 军向池河、定远日军翼侧发起反击,一度攻入桑家涧,日军第 13 师团主力不得不向考城、上窑、池河、定远方向回援。第 27 军团配合第 7 军行动,乘势向火神庙、新桥方向发起反击,日军被迫退向曹老集;第 27 军团分路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一线推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日军因腹背受击,无力进攻,遂全线退回淮河南岸;第 27 军团将淮河以北原阵地全部收复。尔后,第 27 军团北调滕县,淮河北岸仍由第

51 军防守,第 11、第 21 集团军也撤至淮河北岸。两军在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堡一线形成对峙。至此,南路日军进攻受挫,其南北夹击的计划被粉碎。

北路日军占领济南后,第 10 师团沿津浦线南下;左翼第 5 师团沿胶济线东进,攻占潍县、青岛后,转而南下,企图夺取鲁南重镇临沂,从东路包抄徐州。2 月 21 日,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及伪军一部共 2 万余人向临沂突进,沿途遭守军第 3 军团(第 40 军)和青岛撤退之海军陆战队及保安队、游击队等节节抗击。日军相继攻占诸城、莒县、沂水,3 月 5 日进至临沂以北汤头、白塔、尤家庄一线。10 日,日军约 9000 人在 10 余架飞机、30 余门重炮和 20 余辆战车掩护下,向临沂发起了攻击。第 3 军团实际兵力仅 5 个团,加上海军陆战队,防守临沂,在日军优势火力突击下,伤亡惨重。第 5 战区急令第 27 军团驰援,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亲赴临沂指挥作战。12 日,张自忠率第 27 军团抵达临沂北郊沂河西岸;14 日拂晓以主力强渡沂河,向白塔、沙岭、徐太平、亭子头方向攻击前进。第 27 军团第 180 师在亭子头遭日军顽强抵抗;第 38 师一部攻克白塔、汤佛崖,遭日军 600 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的拼死反击,被迫退回沂河西岸。与此同时,第 3 军团也从正面向日军发起反击。15 日,第 3 军团攻克东西沙庄、郑家寨、黄家墩、柳行头以南一线,并以骑兵从右翼向贾家庄、汤头一线迂回。第 180 师经激战,攻占亭子头,日军向东、西水湖崖撤退;第 38 师再渡沂河,攻占沙岭。下午,日军 1000 余人在数十辆战车配合下实施了猖狂反攻,第 180 师沉着应战,第 27 军团的一部兵力实施迂回侧击,该部日军向左家官庄撤退。与此同时,另一部日

军 800 余人及 10 余门火炮,在飞机掩护下,在车庄、塔桥附近强渡沂河,向茶叶山、李官庄攻击前进,企图截断第 27 军团的后路;第 38 师遂撤回沂河西岸迎击该部日军。16 日,日军第 5 师团调集 4000 余人,在 10 余架飞机支援下,由汤佛崖渡河,向石家屯东南至大安子、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一线猛攻;第 38 师顽强抗击,虽伤亡严重,始终坚守住了阵地。日军拼力向崖头、刘家湖、茶叶山等地发起连续攻击,守军工事大部被日军密集炮火摧毁,至 17 日晨,日军攻占了上述地区。张自忠急令 2 个旅增援,在反击中多次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阵地几度易手,终将上述阵地夺回,该部日军大部被歼。第 27 军团乘胜全线出击,打得日军横尸遍野,残部溃逃至汤头、白塔一线继续顽抗。与此同时,第 3 军团也发起了攻势,激战一昼夜,先后攻占尤家庄、傅家庄、东西水湖崖、沙岭一线,日军被迫退守李家五湖、傅家池、草坡一带。18 日起,第 27、第 3 军团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草坡地区之日军,经 3 昼夜血战,先后攻占李家五湖、犂沂庄、车庄、前湖崖等地,日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此战,计歼灭日军 2 个联队之大部约 3000 人,其中第 11 联队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及牟田中佐等被击毙,残部大部向莒县逃窜,一部在汤头固守待援。第 27、第 3 军团计伤亡 3000 余人。当第 27、第 3 军团准备围歼汤头日军时,第 5 战区令第 27 军团即调费县,转兵泗水、滕县方向,临沂地区仅留 1 个旅的兵力。20 日夜,第 27 军团主力西撤。而与此同时,日军增援部队 3000 余人会同汤头固守的 1000 余人,向第 3 军团发起了反攻,炮火异常猛烈且昼夜不停。第 3 军团孤军奋战,陷于被动地位,亭子头、东庄屯阵地被

突破,遂退至桃园、石埠岭、黄山一线阵地固守。此时,第3军团由于伤亡惨重,兵力仅有2000余人,临沂再度告急。23日,已到达费县附近的第27军团又奉命回援,24日晨到达临沂附近,尔后在韦家屯、桃园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25日夜,第38师袭击了桃园、三官庙,一举攻克桃园。26日,日军4000余人渡过沂河西进,另一部约1个联队进至临沂西15公里的义堂集一带,准备夹击临沂城。张自忠急派主力于临沂城西北之王家岔河、八里屯、小岭、古城一线布防。激战3日,第27军团将士们前仆后继,英勇作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虽有优势地空火力的支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因台儿庄方向军情吃紧,日军第5师团奉命抽调2个步兵联队和1个野炮联队驰援台儿庄,临沂附近地区之日军于29日夜间退守义堂集、艾山一线,等待援军,双方形成对峙。

临沂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第5师团与津浦线北段的第10师团会合于台儿庄的预定计划,使冒险突进至台儿庄的濑谷旅团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济宁、汶上反击战和滕县保卫战

1月上旬,由济南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占领兖州、济宁、郳县一线后,沿津浦线骄横疯狂地继续向南突进。2月7日,李宗仁为迟滞日军南下速度,等待援军并争取时间在徐州附近完成防御部署,令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代行总司令职权(时前因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已伏法),准备率部向济宁、汶上地区实施反击。此时,第3集团军驻守曹县、成武、定陶、金乡、嘉祥地区,自韩伏法后,该部群情激奋,士气旺盛,求

战心切。

济宁、汶上为日军第39联队,其中济宁3000余人,战车10余辆,火炮20余门;汶上500余人,火炮6门。12日夜,第3集团军之第81师由开河镇渡过运河,深夜时从东、南、西北三面向汶上实施了偷袭,其中西北方向迅速突入城内,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济宁日军派出800余人增援,在汶上南之辛店遭第81师一部阻击。14日,增援日军已达1000余人,汶上城内之日军固守顽抗,日机数架向进攻部队实施了反复轰炸。经2昼夜激战,双方伤亡均很大,至17日晨,日军2000余人由泰安、兖州、宁阳驰援汶上。第81师经连续苦战,虽歼灭日军800余人,但自身伤亡已达2000余人,遂奉命向开河镇运河一线撤退。

在第81师出击的同时,第55军、第22师向济宁发起了攻击。12日晚,第22师以1个旅的兵力在济宁西北大长沟强渡运河,13日晨攻入济宁北关。13日中午,第55军从河长口向济宁发起攻击,其中2个团逼近了济宁南围子门。14日,第22师2个团先后登城突入城内,血战终日,因伤亡过大,且弹药不足,被迫撤至城外。15日,日军1500余人及20余辆战车、8门火炮,分别由泰安、宁阳、兖州增援济宁,直奔大长沟,企图截断国民党军退路。第22师当即以2个团的兵力分别在戴五屯、二十里堡迎击日援军。第22师攻击部队一部突入济宁,激战至傍晚,伤亡500余人,因腹背受击,遂乘夜暗撤至肖王庄附近。16日凌晨,日援军向大长沟急进,遭第22师2个团的夹击,第20师1个团及炮兵2个连也及时支援,将日援军击溃,其200余日军占据前薛家顽抗。17日晨,第55军2

个团向济宁南关和西关发起猛攻。下午,济宁日军 800 余人及坦克 10 余辆发起反击,在八里屯与第 22 师 1 个团激战;与此同时,第 22 师主力在二十里堡、前薛家地区与日军激战,歼日军数百人,击毁其装甲战车 5 辆。当夜,第 22 师主力撤回运河西岸,1 个团固守东岸朱庄。18 日,日军 1000 余人在坦克、火炮支援下,向朱庄发起进攻,日军飞机也向守军实施了轰炸。19 日,由于日军主力实施了全面反攻,且国民党军伤亡严重,孙桐萱即下令全线撤退。第 55 军主力撤至运河西岸唐家口、河长口、傅庄地区,一部据守安居镇、西正桥、小流店一线负责警戒;第 22 师撤至嘉祥。当日,日军向第 55 军发起反击,攻占安居镇、唐家口、傅庄等地。24 日,日军突破第 20 师新桃河、李花村阵地。25 日,日军攻占嘉祥;第 3 集团军主力撤至万福河南岸。

第 3 集团军此次反击作战,计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击毁其装甲战车 5 辆,缴获战车 3 辆、火炮 4 门,自身虽伤亡近 4000 人,但一雪前耻,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和斗志,咬住了日军第 10 师团 1 个旅团的大部兵力,有效地支援和配合了津浦线正面的作战。

为配合第 3 集团军的反击作战,第 22 集团军于 2 月 4 日起,对两下店、泗水、曲阜、邹县等地日军发起了牵制性进攻。因武器装备陈旧低劣,未获大的战果,遂撤至两下店以南地区占领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在济宁作战结束后,向邹县方向实施了增援,先后调动第 106 师团 1 个旅团,配合濰谷旅团沿津浦线继续南下。3 月 14 日拂晓,日军第 33 旅团率步、炮兵各 4 个半大队及装甲战车、辎重部队约 3 万人,在飞机掩

护下,兵分四路向界河方向发起了进攻。一路日军 3000 余人由龙山、普阳山间向界河突进,包围了守军第 127 师;一路日军 3000 余人攻占了守军第 124 师大小山、季寨阵地,从西向界河突进;界河正面一路日军 3000 余人攻占了守军第 41 军黄家山阵地;另一路日军 3000 余人经过龙山,直扑滕县。15 日,日军连克界河、龙山,向滕县以北之北沙河守军第 122 师一部发起猛攻。与此同时,日军一部进抵滕县附近。第 41 军军长孙震急令第 122 师以主力坚守滕县,等待汤恩伯部第 20 军团的增援。此时,滕县守军仅有 2 个营的兵力,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急令第 366 旅由太平邑赶赴滕县增援,但该旅在城头村附近与数千日军遭遇,激战中被截为数段,仅 1 个营进入滕县。16 日晨,日军 5000 余人逼近滕县东郊,随后以 8 门重炮向滕县东关实施了猛烈射击,日机也临空向城内投弹;接着,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滕县发起了进攻,守军奋勇抵抗,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但自身伤亡严重。当夜,第 122 师将北沙河的 2 个营调回滕县。孙震鉴于滕县守军兵力薄弱,多次致电军委会,请调第 20 军团第 4 师增援,以解滕县之围。第 4 师 1 个团于增援途中,在滕县南关受阻。17 日凌晨,日军增加坦克数十辆和重炮 8 门,从滕县城东、城南同时发起攻击,东城墙被摧毁数处,南城墙也被打开一个约 5 米宽的缺口;守军在堵塞缺口时,遭到重大伤亡。王铭章亲临第一线指挥,各旅、团长分头率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军情紧急之际,王铭章致电孙震:“决以死力据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下午,南城墙缺口不断扩大,日军在地空火力掩护下冲入城内 10 余次,均被守军击退。尔后,日军集中炮火倾力猛轰,城南火光冲天,日

军数百人攻占了西、南两门。守军誓死抵抗,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巷战。王铭章在西城督战,身先士卒,腰部中弹后仍接连击毙日军3人,后壮烈殉国。第122师参谋长赵渭滨、第124师参谋长邹绍孟、团长王麟等均于城破之时,在第一线督部血战,以身殉国。18日凌晨,滕县被日军攻占,除第124师副师长税梯青率数百人由北门突围撤离外,守军2000余人均为国捐躯。滕县虽失守,但王铭章率部坚守2昼夜,不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更为重要的是为第20军团和第2集团军两部在台儿庄一线部署作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是山东省南部的一个重镇,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和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线,南接陇海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徐州会战中期,日军为实现南北夹击、夺占徐州的战略目的,以北路日军一部向台儿庄地区发起了进攻。日军如控制台儿庄,则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线西进,尔后向徐州发展进攻;又可北上策应北路主力的作战行动;并可切断国民党军第27、第3军团等部的退路。因此,日军视台儿庄为“钉子”,志在必夺。

日军第10师团濑谷旅团一部兵力在进攻滕县时,其主力已于3月17日攻占临城;18日又兵分两路,直扑韩庄、峄县。此时,第5战区第20军团(汤恩伯部)奉命从河南归德和安徽亳县驰援滕县、临城,由于路途遥远,仅有先头部队到达滕、临、峄地区。日军恃其地空火力和机械化部队的优势,猖狂发起进攻,迅速夺占了枣庄、韩庄、峄县。防守峄县的第20军团

1 个团伤亡惨重,团长不幸阵亡。日军攻占韩庄后,以步兵 400 余人及坦克 10 余辆,企图渡过运河,直捣徐州。此时,第 20 军团第 2 师已在韩庄附近之运河南岸抢修工事,组织防御,遂与日军展开了隔河激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濑谷旅团主力即刻调整了部署,沿铁路支线向台儿庄方向攻击前进。此时,第 2 集团军(孙连仲部)主力已赶赴台儿庄,其中第 31 师及 1 个炮兵营已先期进至台儿庄组织防御;第 20 军团也已渡过运河,进至峰县东北之兰陵、向城地区集结,准备侧击枣庄、峰县地区日军,企图将该地区之日军压迫至微山湖畔歼灭之。

3 月 23 日,峰县日军 1000 余人,在 8 辆坦克和 10 门重炮掩护下,向台儿庄发起了进攻。守军第 31 师及第 27 师一部坚守阵地,顽强抗击,将进攻之日军大部歼灭,残部 300 余人撤至北洛固守待援。24 日,日军 2000 余人在地空火力和坦克掩护下,再次向台儿庄发起猛攻,并有一部日军突入镇内。第 31 师以 1 个旅的兵力在镇内与突入之日军展开了巷战;另以 1 个团的兵力主动出击,袭击了进攻日军的翼侧,经激战,将进攻日军击溃,并收复刘家湖。下午,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其猛烈炮火将台儿庄北门轰破,紧接着日军 300 余人冲入镇内;第 31 师严阵以待,集中火力射击,将突入日军全部歼灭。

25 日黎明,第 20 军团指挥第 52、第 85 军向峰县、枣庄地区发起反击。第 52 军将日军派往临沂增援的 1 个旅团包围在枣庄东南之郭里集附近地区,经激战,歼其一部,击溃其大部。第 85 军第 4 师对枣庄之日军发起三面围攻,并迅速突入城西,歼灭日军一部,焚毁其战车 8 辆;日军 1 个联队占领中兴煤矿公司大楼固守待援。与此同时,日军加强了对台儿庄的攻

击,其猛烈炮火将北门、西北门寨墙摧毁,200余人突入镇内占据碉堡固守。至26日,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已达3000余人,并增加了坦克和重炮。此时,第5战区野战重炮团、战防炮营和铁甲车1个中队先后增援进入台儿庄,大大增强了守军的火力。27日,日军一部在9辆装甲战车掩护下猛攻台儿庄,一举突破了北门并占领了东北角地区。激战中,守军炮兵大显神威,击毁日军战车6辆。28日,双方在台儿庄、刘家湖附近激战。日军地空火力实施了连续突击,台儿庄车站、煤厂等地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第2集团军部队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打退了其数次进攻。当晚,日军300余人由城西突入西北角,与在该处顽抗的一部日军会合后,继续向镇内突击;遭守军炮火袭击,第31师一部当即又发起反击,战至深夜,将突入之日军大部歼灭,一部日军退入大庙固守。

27日,第5战区命令第20军团:放弃峰县、枣庄攻击计划,一部监视当面日军,主力南下,首先歼灭台儿庄附近之日军。但由于汤恩伯犹豫观望,未遵令行动,遂于29日又下令:第85军对峰县之日军实施佯攻,阻其南下;第52军于30日速向泥沟、北洛前进,以一部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日军。汤恩伯遂依令行动。

29日,台儿庄地区激战进入了白炽化。第31师编组了一支7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文昌阁发起了反击,将据守的日军一部悉数聚歼;第27师向台儿庄北侧发起反击,连克邵庄、园上、孟庄,歼灭日军一部,击毁其坦克2辆;第30师主动出击,向南洛、三里庄突进,截断了日军退路,并重创了日军增援部队。日军旅团长濑谷急令1个联队驰援

台儿庄,并亲赴前线督战。待援军到达后,日军迅速组织了反攻,夺占了台儿庄东半部,与第31师形成了对峙。

30日上午,第31师一部在副师长康洁如率领下,向台儿庄西北角固守之日军发起反击,近战肉搏数小时,第31师伤亡300余人,被迫退回原阵地;日军仍固守西北角及东南半部顽抗。与此同时,第27师也被迫退回运河南岸。日军一部企图从顿庄闸附近渡河,由西攻击台儿庄,被守军击退。当晚,第52军占领台儿庄以北之林庄,猛攻日军侧后。日军腹背受击,遂将兵力转向东侧,向第52军发起反击。经一昼夜激战,至31日下午,第52军攻占关城店、小集等据点和獐山、天柱山,主力已逼近南洛、北洛。至此,日军濑谷旅团已陷入第5战区部队的包围之中。

当第20军团、第2集团军准备发动攻势围歼日军濑谷旅团时,由临沂增援的第5师团主力于4月1日进至兰陵镇,并从东面侧击第52军。第52军遂以一部兵力阻击日援军,主力则迂回攻击坂本旅团翼侧。坂本急于解濑谷之危,除以1000余人在洪山镇附近组织防御外,主力向台儿庄突进,也陷入了包围圈。

4月1日夜,第27师以800余人攀寨墙突入台儿庄东北角,向日军发起突袭。日军仓皇应战,死伤惨重,攻击部队占领了东北角部分地区及东门以北的几座碉堡。2日夜,第31师以250人组成奋勇队,对台儿庄西北角之日军发起突袭,毙伤日军甚众,并夺回西北角阵地。双方在镇内展开激烈拼搏,由于坂本旅团主力的增援,激战中第2集团军伤亡严重,死伤达7000余人,台儿庄大部阵地被日军占领。

此时,第3集团军第55军已渡过微山湖,尔后由南阳桥一带越过运河,收复了两下店、界河,切断了日军退路。李宗仁决定迅速围歼日军濑谷、坂本2个旅团,并于2日下达了总攻命令。具体部署:第20军团以一部兵力消灭洪山镇以北之日军,主力于3日向台儿庄附近之日军左翼侧后实施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日军捕捉并歼灭;第2集团军于3日全线发起反攻,消灭台儿庄及其附近之日军;第3集团军第55军为堵击集团,迅速南下,合围枣庄、临城地区。3日,各部队发起围攻。第52军勇猛突击,于4日肃清了兰陵、洪山镇地区日军,5日南下抵达台儿庄东北10公里的底阁、腰裹徐一线,并向日军发起了猛攻;第85军由大良壁东进,4日在陈瓦房附近重创坂本旅团一部,5日追击该部日军至台儿庄东北15公里的潭庄附近;第75军于3日在岔河镇击溃日军一部后,5日向台儿庄东北7公里的东庄发起了攻击。

日军为挽回败局,以重炮数十门和战车数十辆向第75、第85军实施了猛烈突击。围攻部队经浴血奋战,一部兵力突入台儿庄正面之张楼,尔后从侧后袭击日军,日军在腹背受击的情况下,顿时乱了阵脚。此时,在台儿庄内的第31师乘机全线出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官兵们奋力冲击、砍杀,逐段肃清了庄内之日军。第30、第27师也突过运河,向日军发起攻击;第110师渡河后夺回黄村、赵村,尔后以一部兵力北进,向獐山发起进攻,以图切断日军退路。6日,第30师攻占南洛;第27师向台儿庄以东之日军发起攻击,该部日军遭重大伤亡后,残部向西北逃窜;第31师在庄内大举反击,濑谷旅团伤亡惨重,残部乘夜暗向峄县溃逃。7日,坂本旅团继续在

台儿庄内顽抗,在围攻部队夹击下,伤亡惨重,眼看退路被切断,无力应战,当夜烧毁弹药,尔后拼死突出台儿庄向北溃逃。此时,第55军已在临城、枣庄北侧地区切断了津浦线;溃退之日军撤至峄县、郭里集、枣庄附近地区后,被迫占领有利地形固守待援。8日起,双方形成对峙,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大捷,计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其1万余人,击毁其战车、重炮各10余门,缴获坦克和战车120余辆、火炮70余门、汽车100余辆、枪支1万余支和大批作战物资;国民党军伤亡也达2万余人。

徐州突围

日军在台儿庄地区惨遭失败,同时也查明了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集结了重兵集团。为迅速消灭第5战区主力,日军统帅部于4月7日下达了新的作战计划,令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协同作战,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徐州;并指派以作战部长桥本群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赴济南督导和协调作战行动。

此时,蒋介石一方面为台儿庄的局部胜利而陶醉,另一方面也十分担心华北和华中日军会合后可能直趋武汉,深恐主力被各个击破,感到第5战区久战疲惫,势难持久。为坚守徐州,遂急调第46、第60军增援,使徐州及其附近地区部队达64个师、3个旅,兵力共60余万人;同时,又将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等部部署于豫东之归德(今商丘)、兰封(今兰考)一带,以巩固第5战区的后方。

为将国民党军第5战区主力吸引在徐州,日军统帅部利

用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急于扩大战果的求胜心理,令第2军第5、第10师团在鲁南对第20军团、第2集团军实施抑留作战。此时,日军濑谷、坂本2个旅团自台儿庄战败以后,其残部占据枣庄、峄县、税郭、向城一带固守。第20军团和第2集团军不断发起攻势,因武器装备质量低劣,攻击进展不大,自身伤亡较大。4月8日起,日军先后以第16、第11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5旅团增援第5、第10师团方向;至16日,日军开始转守为攻。日军第9旅团指挥第5师团之第41、第42联队,向临沂发起了进攻。18日,临沂城西北角被日军炮火轰塌数处;尔后,其步兵在战车掩护下突入城内,遭第27军团伏击,日军伤亡惨重。19日,日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围攻临沂城,守军第38师和第40军撤出城外,仅留保安队和少量守军。日军一部由西关突入城内,并袭击了北关守军;日军相继突入城内,兵力已达2000余人,并攻占了西关、北关和北半城,尔后向东关发起攻击。当夜,守军弃东关撤离,临沂遂失守。日军第9旅团主力继续南下,于24日攻占郯城、码头镇,向邳县方向突进;在北劳沟、前后狼子湖附近遭第27军团和第46军的强大抵抗,其中第46军是援军新锐,战斗力较强。28日至5月1日,第27军团和第46军实施了连续反击,经3昼夜激战,给日军第9旅团以重大杀伤。日军急调1个联队增援,第9旅团得到加强后,于10日发起反攻,11日攻占北劳沟;第46军不待日军站稳脚跟,当即也发起反击,经英勇奋战,将第9旅团大部歼灭,残部2000余人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台儿庄方向也展开了激战。4月16日,日军第10师团之长濑旅团抵达枣庄。18日,长濑、濑谷、坂本3个旅

团分路南下并发起进攻。长濞旅团突破第20军团阵地,迫使第20军团主力退守吴家山、四流井、马寨、大小官庄一线;坂本旅团突破第20军团之桃园、平山口阵地,于19日突进至向城,尔后会同该地日军一部继续南下,向洪山镇以东地区攻击前进,威胁了第20军团之侧后。与此同时,长濞旅团向第20军团兰陵镇附近阵地发起了进攻;第20军团遭日军东、西两面夹击,加上临沂已失守,遂向洪山镇东南地区撤退,固守四户镇、大小良壁、前城一线。22日,长濞旅团向台儿庄东侧攻击前进,遭第60军阻击。此时,日军1个大队向陈瓦房发起攻击,守军1个营奋起抵抗,该营500余人在激战中全部阵亡;邢家楼、五圣亮地区守军1个旅也遭日军围攻,守军浴血苦战,旅长陈钟书头部中弹殉国。几路日军在台儿庄以东地区连续苦战6昼夜,终未能突入台儿庄,遂转用兵力向禹王山发起了攻击。27日起,第60军在军长卢汉指挥下,坚守禹王山、李家圩、火石埠、西黄石山、戴庄一线阵地,苦战20天,以伤亡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阻止了日军长濞旅团的进攻,歼其近5000人。

4月22日,日军坂本旅团突破第20军团小良壁阵地;第20军团主力退守邳县以北连防山、东黄石山、艾山一线。遂后,坂本旅团南下发展进攻,在泥沟陷入第5战区部队的夹击,双方展开了激战。第5战区先后调第92、第2军增援,遏止了坂本旅团的攻势,该旅团伤亡惨重。濞谷旅团于19日起向台儿庄正面发起了进攻,在第2集团军、第75军及第110师打击下,被阻于獐山、天柱山一线。至30日,濞谷旅团推进至台儿庄西北关城店、张楼附近。日军第16师团第19旅团率

1 个步兵联队和 1 个炮兵大队,于 29 日增援濉谷旅团,向台儿庄西侧发起进攻,在白山西、金陵寺遭第 2 集团军顽强抗击,遂转取守势。至 5 月上旬,双方在韩庄至邳县运河北岸一线形成对峙。至此,日军滞留第 5 战区主力于徐州附近的目的已达成,遂调整部署,准备南北夹击徐州。

4 月下旬,华中派遣军第 6 师团坂井支队率 4 个步兵大队、2 个炮兵大队,渡江攻占了和县,30 日又攻占巢县;5 月 11 日,以水、陆两路奔袭合肥,13 日中午开始攻城,至 14 日晨,突破第 26 集团军防守,攻占合肥。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第 101 师团佐藤支队率 5 个步兵大队和 1 个炮兵大队由东台出发,于 4 月 26 日攻占盐城;5 月 7 日占领阜宁,尔后与守军第 89 军隔旧河形成对峙,直接威胁了第 20 军团的侧后安全。5 月初,南路日军主力第 9、第 13 师团以一部兵力由津浦线向北佯攻,主力则沿涡河两岸及北淝河向蒙城攻击前进,并攻占龙元、张八营等地。8 日,日军 1 个联军在坦克、重炮掩护下,向蒙城发起猛攻,遭守军 1 个团的奋力抗击;9 日,日军由南门突入城内,激战中,守军大部伤亡,蒙城于当夜失守。10 日,日军第 9 师团突破第 31 军阵地,到达板桥集附近后,以一部兵力向宿县佯攻,主力与第 13 师团齐头并进,向徐州西南之永城、百善一线攻击前进。永城为徐州外围要点,东联徐州,北可控制陇海线。第 5 战区急调第 95 师 1 个团赴永城;并令第 68 军向永城前进,以侧击日军;第 77 军向青町与蒙城间攻击前进,切断日军退路。12 日晨,第 95 师 1 个团抵达永城时,日军已先期包围了永城,而守军仅为地方保安队数百人,在日军围攻之下,永城迅即失守。尔后,日军第 13 师团由永城继续北

上,突袭黄口,并炸毁了汪阁东侧铁路桥,切断了陇海线;第9师团由百善北进,于16日向徐州西南20余公里之肖县发起了进攻;第3师团主力已于15日进至宿县以南大营集地区,遂会合第9师团进攻宿县。

5月9日,华北方面军第16师团由济宁向第3集团军发起攻击,12日突破万福河南岸守军阵地,继而向金乡、鱼台发展进攻。金乡、鱼台守军为第74师各1个团的兵力。14日晚,日军在地空火力支援下攻占鱼台;15日午后又攻占金乡。与此同时,第16师团机械化部队奔袭丰县,西城墙被炮火摧毁,日军一部蜂涌而入,守军顽强奋战,将日军击退。17日,日军集中兵力再攻丰县,突破城防后,1000余人迅速冲入城内,守军第74军1个团的兵力奋力拼搏,与日军展开了巷战,其中1个营伤亡殆尽,主力被迫突围撤离。

北路另一部日军第14师团在酒井旅团配合下,于5月11日夜在濮县附近渡过黄河,接连攻占鄆城、鄆城、菏泽、曹县,直取兰封,切断了第5战区与友邻的联系。

徐州正面,日军第10师团将台儿庄以西地区的作战任务交由第114师团担负,于15日率主力渡过微山湖;16日向沛县发起进攻,遭第40军顽强抗击,进攻受阻。日军第16师团一部由丰县策应,对沛县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18日夜,第40军放弃沛县,向柘城撤退。19日,日军先头距徐州已仅6公里,并不断向城内实施炮击;第5、第114师团也分别向郯城、台儿庄之线守军实施连续进攻。至此,日军南、北数路已完成了对徐州的合围。

5月15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5战

区命令徐州附近部队由日军兵力薄弱的西南方向分五路向豫、鄂、皖地区突围；并令张自忠指挥第 59 军和第 21、第 27、第 139 师，分别占领徐州附近之郝寨、夹河寨、肖县、凤凰山、霸王山等地，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日军进攻，掩护主力撤退。至 18 日，日军先后攻占上述守军阵地，守军在不断给日军以杀伤后主动撤离。徐州守军第 68 军经顽强抵抗后，也于 19 日撤出，日军乘机攻占徐州。尔后，日军立即挥兵西进，跟踪追击。26 日，日军占领归德；6 月 1 日占睢宁；3 日占杞县；4 日占兰封；6 日占开封。9 日，国民党军河南守军奉蒋介石命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形成泛滥区；日军被迫退至开封、杞县、永城以东地区。徐州会战遂告结束。

四、武汉会战

1938 年 6 月 2 日至 10 月 27 日，中国国民党军在以武汉为中心及其周围的豫、鄂、皖、赣四省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武汉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居长江与汉水之交，扼平汉线与粤汉线的交接点，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已迁都重庆，但武汉曾是短期的临时首都，军事统帅部也仍在武汉，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

武汉所在的江汉平原，东有大别山，南有幕阜山（大幕山），两山形成武汉东侧之门户；北有大洪、桐柏等山地，西与大巴山脉相邻，腹地广阔。武汉周围湖沼密布，港汊纵横，还有

鄱阳湖和洞庭湖作为天然屏障。这众多的山山水水,构成了武汉地区的险要地形,既利于据险扼守,又便于持久作战,而不利机械化部队的作战行动。

1938年初,日军制定了以攻占武汉为目标的作战计划。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徐州会战中,又决定利用有利态势,以徐州地区的作战兵力向西沿陇海线转攻郑州,横切中原,夺取武汉。后因黄河决堤而进攻受阻,遂改变计划,决定兵分两路,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西进,对武汉实施南北合击,企图于8月底前攻占武汉,席卷皖、豫粮产区,并掌握津浦、平汉两交通线,进而扫荡中国西南地区。

进攻武汉之日军为华中派遣军第2、第11军,由总司令畑俊六统一指挥,计9个师团、3个旅团、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3个团及炮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飞机300余架,舰艇120余艘,共约25万人(作战过程中,经多次补充和增援,总兵力达12个师团40万人)。其部署:第2军由东久迩宫指挥,辖第3、第10、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等部,集结于合肥、正阳关地区,准备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从北面向武汉地区进攻;第11军由冈村宁次指挥,辖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师团和台湾旅团(波田支队)、第116师团石原支队及海军陆战队等部,集结于芜湖、南京等地区,准备沿长江两岸西进,从南面向武汉地区实施进攻。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

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西、皖西、豫西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作战意图是“消耗敌人之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之目的。”1938年6月5日,军委会又召开会议,决定以重兵保卫武汉,并拟定了庞大的作战计划。决心以武汉三镇为核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和湘、赣地区为广阔的外围战场,利用长江两岸有利地形和鄱阳湖、幕阜山、大别山等天然屏障,持久作战,节节抗击日军的进攻,不断歼灭和消耗其有生力量。计划会战初期使用5个集团军约30个师,尔后随战役发展逐步增加至14个集团军129个师,总兵力达100万余人,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预期可与敌人的主力作战4—5个月,予敌以最大的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具体部署:以第5、第9战区为主要作战集团,第1、第3战区及海、空军配合作战。第5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负责长江以北、大别山地区防务,辖第3、第4兵团和第21、第26、第27集团军;各集团军分别占领正阳关、六安、舒城、桐城、太湖一线,担任大别山东麓的防御任务;第3兵团由孙连仲指挥,主力集结于商城、麻城、信阳、潢川等地区,担任大别山北麓的防守和机动作战任务;第4兵团由李品仙指挥,在黄梅、广济、浠水、黄陂等地区,担任长江北岸的防守和机动作战任务。第9战区(会战初期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由陈诚指挥,负责武汉以东、长江以南地区的防务,辖第1、第2兵团,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第1兵团由薛岳指挥,占领鄱阳湖以西的九江、德安地区,阻击日军西进;第2兵团由张发奎指挥,集结于九江以西的马头镇、鄂城、武昌、咸宁地区,担负防守和机动作战任务;江防军及海军等部,扼守

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等要点,阻击日军溯江西进;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并占领道士店、葛店、贺胜桥、新沟地区,组成环形防御。飞机 100 余架调集汉口、南昌待命,并由苏联空军志愿队协同作战,随时准备担负支援地面作战和轰炸日军机场、日舰等任务。另以第 1、第 3 战区部分兵力配合作战,牵制和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武汉会战的经过主要由以下几个地区的作战组成:

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保卫战

5 月 29 日,日军大本营发布了进攻武汉命令,随后第 6 师团分途向合肥集中,驻台湾的波田支队由舰艇输送溯江西进,计划两军在皖西南要地安庆(时为安徽省会)会合。6 月 2 日,日军第 6 师团坂井支队自合肥南下,于 8 日占领舒城。10 日,波田支队逼近安庆。11 日,波田支队不等第 6 师团到达,先期向安庆发起了进攻,企图在飞机掩护下,从枞阳镇、大王庙登陆,被守军击退。12 日,波田支队另选登陆地点,由安庆南北两岸同时发起攻击,占领了安庆机场并突入城内。守军第 146 师及保安队奋起抵抗,伤亡较大;第 27 集团军主力受无为方向日军牵制而未能及时增援,安庆遂告失守。日军攻占安庆后,迅速组建了补给基地,为进攻武汉建立了桥头堡。

日军第 6 师团于 13 日占领桐城,得悉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遂以坂井支队向大别山右翼要地潜山、太湖方向进击。15 日,进攻之日军遭潜山地区守军第 26、第 27 集团军抗击,经 3 日激战,由于守军装备、素质均较差,且防御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作战消极,日军于 18 日攻占潜山,使长江下游南京至武汉

间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告急。此后，第6师团沿长江北岸与大别山以南狭长地带继续西进。27日，日军第6师团攻占太湖。期间，第3、第13师团等部分别由怀远、蒙城南下，先后占领淮南、寿县、正阳关、庐江等地，控制了江北一些重要地区。

在马当江面，国民党海军为阻止日舰西进，设置了人工暗礁30余处，沉船29艘，并布放了1600余枚水雷。24日，日舰8艘输送陆战队800余人在东流登陆，一举攻占香山、黄山、香口等地，尔后乘胜指向马当。马当要塞地位十分重要，但守军仅配置了1个营的兵力，加上溃退至该地的第53师少部，兵力计500余人，在遭日军炮兵猛烈突击后，伤亡惨重，很快处于危急状态。26日拂晓，日军由娘娘庙、中山矶实施登陆并发起进攻；江防军总司令刘兴和第16军军长李仙珩急电第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当，但该师迟迟未动。当日下午，马当被日军攻占；守军顽强死守，牺牲殆尽。27日，武汉卫戍区总司令罗卓英令李仙珩率第16、第53、第167师向马当实施反击。28日，反击部队收复香山、香口等地，并由东、西夹击马当之日军。但日军占领马当后，即分兵向彭泽等地发展进攻，于29日攻占了彭泽，致使湖口也紧接着告急。30日，第9战区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归第34军团军团长王东厚指挥，第26师迅速赶赴湖口接替了第77师防务。王东厚令所部主力向彭泽实施反击，但日军行动迅速，以一部兵力水运指向湖口，并于7月3日开始登陆进攻。第26师尚未接防完毕即与日军交上了火，奉命回援的第77师也为日军所牵制，使第26师陷入了孤军作战。该师虽系保安

队临时编成,新兵多,武器装备陈旧且残缺不全,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与日军展开了苦战,经2昼夜激战,全师官兵伤亡大部,湖口终于5日失守。由于马当、湖口接连失守,九江即成了日军攻击的目标。

23日,日军波田支队冒雨水运进抵姑塘;守军第11师奋力抗击,击沉日军汽艇10余艘;双方经3小时激战,日军登陆成功。张发奎急令第15、第118师增援,未能成功。24日,波田支队与第106师团会攻九江,并于25日晨发起总攻。守军第8军处境已极为困难;增援的第4军赶到后,因受命控制力量以防不测,也未能投入作战。25日夜,日军突入九江城内,经激烈巷战,守军败退,日军于26日晚攻占九江。与此同时,长江对岸之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日军已打开了国民党守军主阵地的大门。

大别山地区防御作战

7月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华中派遣军作战序列,并调整了部署,以第11军担任主攻,第2军实施助攻,第3舰队和航空兵团支援地面作战;沿长江流域和大别山东麓西进,企图对武汉构成南北夹击之势。11日,国民党军在判明日军企图后,决心集中兵力于“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持久,”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4个月;并调整了部署:以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担负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并伺机侧击西进之日军,屏障南昌;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正面防御;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8个师担负大

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及大别山之间设防，抗击日军西进。

早在6月22日，李宗仁判断日军进攻武汉只能沿长江西进，建议“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长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以将孤军突出之日军精锐第6师团一举全歼，重演一次台儿庄大捷。他反对处处设防、逐次使用兵力的被动做法，认为这样做既分散了正面防守的兵力，又削弱了翼侧打击的力量，不仅可能失去歼敌战机，还可能被日军各个击破。军委会也同意李的看法。但24日获悉日军分四路向第5战区防区进犯的准确情况，而面对日军的多路进攻，第5战区势必分头迎击，此时国民党军主力则大部集中在第9战区，况且第5战区兵力也远非徐州会战后期雄厚，已很难抽出较多的机动力量，要歼灭日军第6师团已不具备充足的实力了。

此时，南路沿江地区守军为4个军12个师，李品仙指挥主力控制了黄梅、宿松、太湖、潜山一线西北山地，准备侧击西进之日军；以第68军在宿松、黄梅地区实施正面防御并扼守沿江要点；以第84军配置在广济地区。7月26日，日军第3师团猛攻如常，守军伤亡惨重，阵地很快失守。8月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攻占宿松，与第3师团北进之一部会合后，进逼黄梅。刘汝明率第68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第5战区急令第7、第26、第86军等部立即向广济一带集中。日军在受守军的钳制及江河湖沼的迟滞后，逐渐陷于困境。

3日，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在第4兵团指挥部召

集了师以上将领会议,决定向黄梅地区实施反击,并侧击太湖、潜山等地日军。各部于6日开始行动,但战至17日仍无大的进展。军委会遂决定再次发起反攻,顿挫日军锐势,以第68、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调第31、第7、第10军及第29集团军一部从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侧击日军。日军第6师团在遭连续反击后,由于兵力薄弱,且顾虑后方补给线被切断,被迫集中兵力,收缩战线,并放弃了经太湖、宿松等地的补给线,改为经小池口由长江水路实施补给。26日,第119师收复潜山、太湖;28、29日,第68、第84军猛攻黄梅附近之日军,并一度逼近黄梅。日军据险死守,并于30日以主力实施了反突击;经反复争夺,第68、第84军久战不支,当晚向广济及其西北山地转移。日军尾随发起追击,至9月6日,先后突破守军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因预备队兵力薄弱,仅能抽出2个团的兵力增援,已无法挽回败局,当晚,各部奉命退出广济。

广济的失守,严重威胁了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的又一重要门户,是外围沿江最大也是最坚固的要塞,另有富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同扼制长江航道;北岸有黄梅、广济,南岸有瑞昌、阳新,且均有重兵防守,掩护了两个要塞的侧后。“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5、9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为我国最坚之要塞。”因而,日海军虽横行江中,但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富两要塞时,尚不敢轻举妄动。但此时广济失守,田家镇之侧后即已暴露。

16日,日军攻占武穴。18日,第6师团及第3师团一部共

1.5万余人从广济一带南下,准备对田家镇实施迂回攻击。17日,军委会将田家镇守军第2军划归第5战区指挥;第5战区即令第7、第26、第86军等部不断侧击南下日军,胶着缠战直至9月下旬。28日,由武穴西进之日军4000余人乘田家镇守军主力2个师北上阻击南下日军主力之际,一举突入要塞阵地,并得到70余架飞机和100余门火炮的支援,于29日晚攻占了田家镇要塞。守军被迫退至浠水、罗田一线。至此,武汉地区守军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军委会遂放弃了死守武汉的作战计划,将卫戍部队分别加强第5、第9战区。日军第6师团等部攻占田家镇后,因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已无力发展进攻,遂驻留整顿待补。

向大别山北麓及正面进攻之日军第2军,8月22日从合肥等地西进,企图直取信阳,尔后沿平汉线南下,达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孙连仲奉命率13个师及1个旅约10万兵力进抵商城,准备迎击来犯之日军。23日,日军先头200余人进至六安城东之十里铺附近,遭守军第51军第114师堵击后,退往金桥。28日,日军第2军发起全线进攻,其中攻击六安的第一线兵力即达3000余人。30日,第51军撤离六安,占领淠河以西阵地。日军随后强行渡河,并施放了毒气,致使守军第116师1个排的官兵中毒阵亡。日军除继续渡河外,留置一部兵力掩护主力西进。第77军及第51军主力主动出击,与日军后续部队纠缠了半月之久。

大别山北麓之公路,东起六安、合肥,西至潢川、信阳,其间富金山至峡口地段最为险峻。第5战区为阻击日军西进,将精锐部队第71军(宋希濂部)3个师配置于峡口以东、叶家集

以西地区,以富金山天然堡垒为主阵地;同时,以第2集团军第30军2个师在翼侧配合宋部作战。但第5战区更关注日军第6师团动向,误认为长江北岸地区日军主力仍在黄梅、广济方向,时值该地区战事正酣,而第5战区兵力又不服分配,遂另调信阳地区的第59军(张自忠部)在潢川一带设防。

27日,日军第10、第13师团由合肥出发,进攻目标首先指向潢川、商城,企图一举切断平汉线,取捷径直逼武汉东北方向。富金山守军阵地正好卡住了日军的去路。9月1日,第13师团先头进至石门口、富金山一线,与守军第71军接火。3日,宋希濂指挥第88师一部由富金山北侧向东出击,协同正面第36师的反击,稳定了防守阵地。5日拂晓,日军猛攻富金山、石门口守军主阵地;至6日午后,富金山守军阵地已三面受击,部分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第36师师长陈瑞河亲率预备队发起反击,将进攻之日军击退。至11日,日军待主力赶到后向富金山发起猛烈围攻,第36师与第51师阵地接合部被日军突破,陈瑞河再次率部实施反击,但此时该师仅有800余人,已力不从心,黄昏后富金山主阵地被日军占领。

日军第10、第13、第16师团在富金山被阻10天,被击毙4000余人;第71军等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计阵亡2618人,伤1.2万余人。宋部原应调至后方整补,但由于第5战区兵力单薄,战况紧急,仍奉命进至大别山正面、商城以南的沙窝一带组织防守。16日,日军攻占商城。第16师团准备南下;第30、第77军奉命转移至商城以西及以南山地占领阵地。

当日军受阻于富金山时,第10师团濂谷支队已逼近固始;另一部日军3000余人由正阳关溯淮西进,与濂谷支队遥

相呼应。固始守军第 71 军 1 个团的兵力节节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于 6 日攻占固始。尔后,日军主力西犯潢川,张自忠指挥第 59 军全力抵抗,在潢川及其附近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日军以密集炮火向城内实施突击并施放了毒气,守城官兵不少中毒后仍拼死苦战。第 59 军坚守潢川 11 昼夜,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于 18 日自行撤离。潢川遂被日军占领;20 日,光山也失守。此战,连日军也承认:“我军在潢川方向遭到中国军队坚强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27 日起,第 16 师团与增援的第 13 师团先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接应广济一带的第 6 师团,并准备向武汉方向发展进攻。第 2 集团军及第 71 军等部分别在打船店和小果岭等地,顽强抗击了日军的频繁进攻;日军进展迟缓,月余之久仅前进 200 公里,且死伤达 1.5 万余人。第 2 集团军和第 71 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至 10 月 10 日,第 71 军 3 个师仅余 4 个团的兵力;第 30 军战斗人员已不足 3000 人,其中第 30 师仅剩 160 余人。13 日,第 10 军接替了第 30 军防线,但在日军的连续进攻下,也陷入了困难境地。22、24 日,日军第 13、第 16 师团先后突破第 30、第 71、第 10 军阵地,进入湖北省境内,占领了宋埠、麻城等地,准备协同第 6、第 10 师团向武汉实施包围。

日军第 10 师团占领潢川后继续西犯,9 月 17 日与胡宗南部第 1 军在竹杆铺接战。22 日,第 10 师团主力攻占罗山;一部兵力进入五里店时遭胡部反击,被迫退回罗山待援。10 月 2 日,第 3 师团进至罗山,配合第 10 师团向信阳发起进攻,企图歼灭胡部。11 日,第 10 师团主力在信阳西南之柳林镇附

近遭胡宗南部和孙连仲部夹击,死伤 2000 余人。胡部也伤亡严重,于 12 日放弃信阳,平汉线被日军切断。

信阳为平汉线重镇,北为河南平原,南为丘陵地带,其南侧 42 公里处即为著名的“三关”险地,武胜关居中,东为九里关,西为平靖关,三关成犄角之势;关隘以西为桐柏山,以东为大别山,仅有平汉线两侧为狭窄的平坦通道。日军第 2 军为消灭第 5 战区主力,令第 3 师团确保信阳及其附近地区,以第 10 师团主力向武汉西北之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企图与第 6、第 13、第 16 师团配合,合围平汉线以东的第 5 战区部队。10 月 24 日,日军攻占了应山,26 日又进占安陆。由于胡宗南部已退往信阳西北地区,平汉线正面已很空虚。罗卓英、刘汝明等部在“三关”一线与日军展开了反复争夺,有效地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速度,掩护了平汉线以东部队的撤退。28 日,日军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给来不及西撤的守军造成了混乱和部分损失。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且分散,第 5 战区主力终于分散西撤,进入了桐柏山和大洪山区,大别山区则由第 21 集团军等部继续开展游击作战。

鄂赣边地区激战

早在 7 月 25 日,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判断日军于“九江得手后,当以舰队溯江西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昌,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尔后,陈诚即在九江附近集中了 20 多个师,“但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制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即致电请求

蒋介石,是否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26日,蒋表示:“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

8月5日,第9战区拟定了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配置于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九江至南昌),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集结在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伺机在外线侧击突进之日军;万不得已时,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将主力转移至武汉外围夹击日军而聚歼之。具体部署:第1兵团担任南浔路地区侧击西进日军之任务;第2兵团在九江、瑞昌一带以积极的作战行动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浔路以西的翼侧安全。之后,中日双方展开了南浔战役。

日军于7月26日攻占九江后,第106师团即沿南浔路南下,向狮子山、张家山守军阵地猛扑而来。8月1日,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受命指挥南浔路作战,率第4、第8、第70军迎战南下日军。6日,第106师团遭第70军沉重打击,在金官桥地区首次进攻受挫,其中1名联队长被击毙。8日,又遭第8军第3师顽强抗击,进攻再次受挫,第145联队大部被歼,其中2名大队长被击毙。第106师团屡遭挫折,至8月中旬,中、小队长伤亡过半,士气大挫,战斗力锐减。

日军第11军见正面进攻受挫,遂调第101师团从东侧助攻。19、20日,第101师团在鄱阳湖西岸之星子登陆,企图侧击德安、隘口,截断南浔路正面守军与后方的联系。当即遭第25军第53师顽强抗击,由于守军兵力薄弱,星子、玉筋山先后失守,于23日退守庐山东侧之东孤岭。第9集团军以第66军迅速去隘口、黄埔塘一线设防,配合第25军遏止了日军的攻势。

24日,瑞昌方向日军第9师团丸山支队向南浔路西侧岷山阵地发起了突然袭击。守军第30集团军战斗力较弱,接连丢失鲤鱼山、笔架山、新塘浦等要地,附近有利地形也被日军占领。9月1日晚,第74军第58师急赴马回岭以西阻击日军,也未获成功。南浔路正面守军由于侧后受到威胁,且有被切断与后方联系的危险,遂令第51、第58、第90师夹击进攻之日军;第9战区也急调第18军沿瑞昌至武宁公路向西增援,配合夹击部队作战。但第58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丸山支队于3日攻占了马回岭,后由第106师团一部接守。马回岭的失守,使南浔路正面守军被迫忍痛放弃了坚守月余的阵地,转移至德安以北的乌石门地区,重新稳定了防线。

与此同时,日军第101师团在攻占玉筋山后,向章恕桥方向发展进攻,与牛屎墩附近日军配合钳击东孤岭守军。5日深夜,日军攻占了东孤岭,但伤亡惨重,其中1名联队长被击毙。东孤岭是南浔路右翼阵地的要点,也是西孤岭的屏障。日军攻占东孤岭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主动地位,而使西孤岭和隘口守军陷入了被动。第190师坚守西孤岭,苦战8天,击退了日军20余次连续进攻,并遭到日军6次毒气袭击,在翼侧的烂泥塘、鸡笼山等阵地失守而陷入三面被围的险恶形势下,仍顽强坚守阵地。12日晚,日军攻占西孤岭,隘口告急。第29军第40、第79师坚守隘口阵地,顽强抗击了日军的进攻。27日,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被守军炮火击伤,锐气大挫,被迫停止了进攻。

日军第11军眼看南浔路作战进展迟缓,于20日令第

106 师团除留一部兵力在马回岭负责警戒外,以主力实施迂回作战,企图突破五分岭,迅速突进至德安西南地区,从侧后攻击德安地区守军,以扭转战局。第 106 师团悄然行动,于 29 日进至河家山;10 月 2 日抵达万家岭时,遭第 4 军、第 91 师两部东、西夹击,其后方补给线也被切断。薛岳急调德安方向第 58 师、驻永修之第 139 师、驻乐化之第 187 师增援万家岭地区,激战至 4 日,无大的进展。薛岳决心以全力歼灭日军第 106 师团主力,遂又抽调第 51、第 66、第 142 军驰援。6 日晚,援军先后到达后发起了总攻。第 66 军攻克石头岭;第 74 军猛攻长岭、张古山等地。双方激烈争夺,近战肉搏,虽死伤累累,仍未有决定性进展。蒋介石急电薛岳,要求在 10 日前歼灭万家岭地区被围之日军。9 日,薛岳令各师选派敢死队,合力发起猛攻。当晚,围攻部队占领了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残余日军依托田步苏、箭炉苏要点阵地死守待援。当夜,经激烈战斗,第 4、第 66 军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并俘其 30 余人。

日军第 11 军得悉第 106 师团主力已陷入绝境后,于 8 日派飞机空投了弹药、粮秣,并对围攻部队实施了狂轰滥炸;在箬溪附近的第 27 师团也奉命派铃木支队向东南急进,救援第 106 师团。12 日,由于围攻部队伤亡过大,薛岳令各部转入防守。17 日,铃木支队逼退了甘木兰一带守军,与第 106 师团残部会合,使其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

万家岭地区血战,一举歼灭日军 4 个联队,计击毙日军 3000 余人,伤其 5000 余人,但未将该敌悉数歼灭。

与此同时,日军第 101 师团为牵制万家岭地区围攻部队,

7日起也以全力向第29军阵地发起了多次猛攻。守军经月余激战,伤亡甚重,于9日放弃了隘口。随后,第101师团会同第106师团残部继续南进,第27师团则由西北向德安进逼。27日下午,日军突入德安城,守军第139师与日军展开了巷战。28日,日军攻占德安。为避免背水作战,薛岳令各部撤至修水南岸,与日军形成了隔河对峙。

在南浔战役发起的同时,日军向瑞昌及其以西地区发起了进攻。8月8日,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江面扫雷。11日,波田支队第1联队在港口登陆,并占领了望夫山、平顶山。守军第3集团军第22师之第64旅等部全力反击,将日军压缩在港口。12日下午,日军再次攻占了丁家山、马鞍山、望夫山等地;第22师退守吴家垅、蜈蚣山一线。此时,第52军第2师已进至瑞昌西北之大脑上、笔架山、拱山岩地区,配合第3集团军作战。15日,日军在大树下登陆,守军退守朱庄。22日,日军第9、第106师团各一部及波田支队向西攻击前进,于24日攻占瑞昌。第3集团军经连续作战,已损失大部,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遂调后方整补;第30集团军奉命进至瑞昌以西及西南地区组织防守。24日,日军丸山支队由瑞昌向马回岭方向进犯,由于第30集团军作战不力,日军迅速突破了岷山阵地,给南浔路作战造成了被动局面。26、27日,日军先后攻占笔架山、鲤鱼山;第52军主力前来增援,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夺回大路口一带山地。31日,第52军乘日军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郭山发起反击,一举歼灭日军3000余人,遏止了日军的攻势。

9月7日起,日军第9师团经稍作整补后,沿江向西北方向进犯,企图北上码头镇,夺占富池口要塞。守军坚守阵地,在瑞昌至码头镇、瑞昌至武宁和瑞昌至阳新三条公路附近与日军展开了激战。14日,日军攻占码头镇;21日,又攻占朱婆山。23日,富池口要塞守军第18师师长李芳郴临阵心怯,不顾张发奎坚守阵地的命令和下级军官坚决反对,丢下部队星夜潜逃。24日,日军攻占了富池口要塞。10月4日,日军飞机70余架、舰艇20余艘及大量炮兵,向半壁山阵地实施了猛烈突击,尔后以步兵700余人实施登陆强攻;守军第193师2个营的兵力经顽强抗击,大部阵亡,仅数十人突围生还。由于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的失守,江面封锁力量已极大削弱,日舰长驱直入,陆战队随处登陆,使守军防不胜防。17日,日军以火力猛烈突击石灰窑阵地,第6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18、19日,阳新、黄石港相继被日军占领。

日军攻占阳新后,企图迅速攻占武汉,围歼武汉周围的第9战区部队。遂分路攻击前进,一路指向武昌方向,于20日控制了大冶,22日进占鄂城,24日占领葛店;26日黎明,波田支队突入武昌。另一路为主力,指向咸宁、贺胜桥、通山方向,企图切断粤汉线,包围武汉附近之守军。

在此之前的9月29日,当田家镇要塞失守后,蒋介石即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10月中旬开始部署撤退事宜;21日广州失陷后,即加速了撤退的部署。24日,守军开始全线撤退。在此之前,武汉市区的群众已提前疏散,党政机关、大学及许多重要的工业设施等也已迁往四川等地,仅留1个旅的兵

力作象征性的防守。第9战区主力向湘北、鄂西等地转移,撤至岳阳、通城以南之新墙河南岸及修水一线。至27日,日军相继进占武汉三镇,武汉会战遂告结束。

五、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两地建立伪政权,1937年12月14日,在华北日军操纵下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临时政府设议政、行政、司法3个委员会及行政、治安、文教、法制、灾区救济等部,汉奸汤尔和、王克敏、董康、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参加政府。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的沦陷区及平津两市。在华北北部和内蒙古地区,日军于1937年9月在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于品卿任主席;10月中,在大同建立伪晋北自治政府,夏恭任主席;10月底,在归绥(当时改名厚和)建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蒙好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政务院长;11月下旬,建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3个伪政权。1939年9月,联合委员会改组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穆楚克栋鲁普任主席,李守信、夏恭、于品卿任副主席。在华中地区,1938年3月28日,由日军操纵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温宗尧等参与政府。辖苏、皖、浙三省的沦陷区及上海、南京两市。对伪政权,中国政府绝不承认。当华北伪政权出现时,国民政府就于1937年12月20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伪政权的傀儡性质,郑重宣布否认任何伪组织。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阳明堡战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部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日本侵略军,先后在平型关、冯家沟、黑石头沟、雁门关等战斗中,歼灭日军一部,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军占领忻口一带阵地,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太原,进行太原保卫战,请求八路军在晋北敌后开展积极作战,打击日军,支援忻口作战。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于10月10日从太原附近向代县、崞县东部挺进,寻机打击日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太原保卫战。

日军在进攻中遭到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打击后,用飞机从代县西南阳明堡机场起飞,进行空中支援,轰炸忻口地区的国民党军阵地。第769团进到达县、崞县东部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进攻日军忻口后方。第769团于10月16日进到达县西南部阳明堡南部滹沱河左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在这里,该团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滹沱河右岸起飞,飞往忻口、太原,轰炸国民党军。该团立即进行调查和观察,发现日军的机场在滹沱河右岸,阳明堡西南地区,崞县、代县、阳明堡都驻有日军,机场驻有日军警卫部队约200人,并有地勤人员一部,有飞机24架。日军警卫部队的部署:部队集结在机场的北面,飞机集中排放在警卫部队的东南部。日军机场没有坚固工事,只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日军警卫部队没有遭到过国民

党军大的打击,对八路军的进攻也没有准备,警戒松懈。

第 769 团决心利用日军机场警卫部队兵力小,工事不坚,警戒疏忽的有利时机,突然袭击机场,捣毁日军飞机,支援国民党军忻口作战。该团的部署是:以第 3 营为突击队,担负袭击机场,击毁飞机的任务;以第 1 营袭扰崞县,牵制日军;以第 2 营(欠第 7 连)为预备队,和团指挥所进到苏龙口北部地区,以第 8 连进到王董堡,破坏日军交通,保证主力营侧后的安全;以团属迫击炮连位于滹沱河畔,支援第 3 营进攻机场。为了保证作战的胜利,参战部队的指挥员,进到战场进行勘察和调查,研究了如何以步兵武器打飞机问题,并准备了破坏飞机的工具和燃烧手榴弹。参战部队,还进行了政治动员,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和胜利信心。

第 769 团参战部队于 10 月 19 日黄昏后开始行动,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前进。第 3 营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偷渡滹沱河,迅速完成进攻准备;以第 9 连从机场东侧,插到阳明堡附近地区,准备打击可能从阳明堡出动增援的日军;以第 10、第 11 连和机枪连组成进攻机场的突击队,第 11 连从机场东面进攻,击毁日军飞机,第 10 连从机场西面进攻,攻击日军警卫部队,掩护第 11 连作战;以第 12 连为预备队,集结在小寨村西北部地区,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进攻准备完成后,各连迅速行动。第 10、第 11 连利用敌人警戒疏忽的机会,秘密地从东、西面隐蔽地接近机场。第 11 连顺利从东面进入机场,并接近到距飞机 30 米时,敌人也没有发觉。第 10 连从西面进入机场后,向敌警戒部队接近中,被敌人发觉,展开战斗。第 3 营部队立即向日军展开进攻。第 10 连部队迅速将日军警

戒部队围困在工事内,使日军不能抢救飞机,保证第11连破坏飞机。第11连部队向日军及飞机发动猛攻,用机枪火力和燃烧手榴弹等猛攻飞机,使日军飞机迅速起火燃烧。日军警戒部队遭到八路军打击后,见飞机起火燃烧时,不断向八路军发动反击,企图挽救败局。八路军部队顽强抗击日军的反击,以保证完全击毁日军飞机。此时,驻阳明堡的日军,出动增援机场。第3营根据作战任务已经胜利完成的情况,主动有序地撤出战斗。

此次战斗,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部队,经1小时激战,毙伤日军100余人,击毁击伤日军飞机24架。八路军伤亡30余人。

七亘村战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进抵山西、河北、河南省的交界地区,打击日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向山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第5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进攻忻口,直指太原,以第20、第109师团从北平—汉口铁路转向正定—太原铁路进攻。八路军第129师向进攻娘子关的日军的侧后挺进,进到平定东部地区寻找战机,打击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阻击日军的进攻。第129师从10月22日至24日先后在娘子关东部的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进攻日军,获得胜利。为了阻击和打击从井陉沿正太铁路进攻山西的日军第20师团部队,第129师主力进到平定东部的七亘村地区。随后,第129师主力部队在七亘村地区连续进行了两次伏击作战。

10月25日,第129师第386旅第772团进到平定东部的川口、孔氏村、王德寨地区,准备阻击日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必于次日经七亘村地区西进,即令第386旅第772团第3营及特务连1个排进到七亘村南侧山地区设伏,打击可能由河北省井陘县测鱼镇西进的日军。第3营进到七亘村地区后,勘察地形,选择伏击地域,派出侦察搜集日军的动向情报。当日,第3营得到情报:日军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正向平定进攻。该部的后方辎重部队约1000余人进到测鱼镇宿营。测鱼镇的日军将于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前进。该营决心利用七亘村地区的有利地形,伏击日军,夺取日军的辎重,切断日军第20师团的交通线,牵制日军向山西的进攻。该营的作战部署是:以第11连埋伏在七亘村南部大道南侧;以第12连及特务连1个排埋伏在第11连右侧至甲南峪地区;以第9、第10连作为预备队,位于七亘村南侧的高地,随时准备加入战斗,并派侦察员在东石门地区继续监视测鱼镇日军的动向。各伏击部队于26日拂晓前进入伏击区。

26日拂晓,日军辎重部队从测鱼镇出动,在日军200余人掩护下向平定前进。9时,日军先头掩护部队约100余人已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区,后尾掩护部队约100余人还在东石门地区,辎重部队进到伏击区。八路军预伏部队乘机突然发动攻击,居高临下用猛烈火力打击日军。第11、第12连部队在火力掩护下,向日军发动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日军遭到八路军机枪和手榴弹等火力的打击后,在八路军的冲杀下,顿时混乱,向东石门方向逃跑。逃跑日军在甲南峪地区遭到特务连1个排及第9、第10连的打击。战至11时,日军除一部逃

回测鱼镇外,大部被歼灭。这次战斗,毙日军 300 余人,缴获骡马 300 余匹和军用物资一大批。八路军伤亡 10 余人。

日军退回测鱼镇后,于 27 日派部队到七亘村附近收拾遗弃物资和尸体,同时准备新的行动。第 129 师首长判断日军先头部队急需补充粮食子弹,又别无道路可绕行;同时日军可能根据“兵无常势”的一般作战原则,认为八路军不可能在七亘村再设伏,因此,在七亘村再次设伏,只要注意隐蔽伪装,还会歼灭日军,遂令原设伏部队再次在七亘村埋伏。28 日晨,第 386 旅第 772 团第 3 营及特务连 1 个排在七亘村作如下伏击部署:第 9、第 10 连埋伏于改道庙至七亘村的大道南侧;以第 11、第 12 连及特务连 1 个排位于七亘村南侧的高地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作战,仍以侦察部队在东石门地区观察测鱼镇日军的活动。

28 日晨,日军辎重部队在 100 余骑兵和 300 余步兵的掩护下,再次向七亘村前进。11 时,日军担任先头掩护任务的骑兵 100 余人,进入伏击区,进行严密搜索。但由于预伏部队伪装巧妙,隐蔽良好,日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伏击部队。当日军先头部队通过主要伏击区,进到改道庙,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区后,八路军预伏部队突然向日军发动猛烈攻击,用火力猛烈扫射日军并发起冲锋。日军因有上次挨打的教训,遂组织顽抗。预伏部队与日军发动反复冲杀,战至黄昏,歼灭日军一部。日军一部辎重部队在先头骑兵部队的掩护下逃向平定方向,另一部辎重部队在后尾掩护部队的掩护下逃回测鱼镇。第 3 营于 29 日拂晓向西转移。这次战斗,八路军第 129 师部队毙日军 100 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八路军伤亡 20 余人。

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八路军第 129 师部队共毙伤日军 400 余人，缴获骡子近 400 匹及军用物资一大批。八路军伤亡共 30 余人。

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着华北各主要交通线长驱直入。国民党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华北各主要城镇相继沦陷。在此危急情况下，八路军从陕西的韩城和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战场。1937 年 10 月下旬，日军会攻太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太原，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奉命从晋东北南下，留下师独立团、骑兵营和总部特务团 2 个连约 2000 人，在晋察冀边陲地区，开辟和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经过 1 个多月的战斗，八路军收复了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易县等 10 余座县城，开辟了平绥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正太铁路以北、同蒲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11 月初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下辖 4 个军分区。各军分区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各组建一个支队，共 12 个大队（团），各县游击队普遍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八路军在冀晋腹地积极开展游击战，给日军以不断打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严重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北平（今北京）、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战略要地和平汉、平绥、同蒲、正太铁路等主要交通线，使日军如坐针毡。

日军为了保证南下作战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在攻占太原后，调集 2 万余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八

路,于1937年11月24日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攻,企图乘八路军立足未稳之机,消灭晋察冀部队主力,一举摧毁新生的抗日根据地。其部署是:一路为关东军步兵、骑兵1500余人,由怀来、涿鹿出发经桃花堡向蔚县进犯;一路为关东军步兵、骑兵1500余人,由天镇、阳原出发,向蔚县进犯;一路为酒井旅团步兵、骑兵1400余人,由应县出发,分两路进犯浑源、广灵;一路为日军第14师团第15联队等部共3000余人,由易县、保定出动,在飞机和1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分两路进犯涞源,尔后分兵进犯灵丘、阜平;一路为日军第14师团一部1700余人,由完县、新乐出动,乘汽车分两路进犯曲阳、行唐;一路为日军第1总队、第5师团第21联队2000余人,由石家庄、获鹿、井陉出动,在10架飞机掩护下,分3路向平山、灵寿进犯;一路为日军第2总队、第109师团共1700余人,由平定、寿阳出动进犯盂县;一路为铃木旅团和第109师团一部共1500余人,由代县、忻县出动,分别进犯繁峙、灵丘、定襄。

晋察冀军区根据敌情,决心采取以游击队袭击、疲惫和消耗日军,集中主力寻机歼敌,以打破日军围攻的方针进行反围攻作战。晋察冀军区根据侦察和分析认为:日军的八路围攻兵力中,其怀来、涿鹿;天镇、阳原;易县、保定;石家庄、获鹿、井陉这四路是进攻的重点,其中易县、保定这一路对八路军实施中间突破,尔后会同其他各路实施南北夹击,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为此,晋察冀军区确定,猛打中间,先打北线,后打南线。具体部署是:第1军分区主力位于灵丘、涞源、广灵、蔚县间;第2军分区部队位于五台地区;第3军分区部队位于阜平地

区;第4军分区位于上社镇、建屏(洪子店)地区;第115师第344旅位于东冶镇、杨兴镇地区,各部队集结待机,作好战斗准备。

11月24日,日军各路部队先后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进攻。是日,从怀来、涿鹿出动的日军,经桃花堡向蔚县进犯。26日,天镇、阳原日军也向蔚县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易县、保定日军分路向涞源进犯。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一部,配合民兵、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广泛地活动在进攻之敌的四周,杀伤和疲惫敌人,灵活巧妙地袭击敌人的后尾部队,使敌人进一步处于我包围之中。在外线活动的游击队断敌交通,袭击敌据点,积极开展游击战。内线外线互相配合,打击、迟滞日军行动,为主力部队歼敌创造条件。主力部队则避敌锋芒,隐蔽行动,待机歼敌。

从保定、易县西犯涞源,实施中间突破的日军,沿途不断遭到民兵、游击队的袭扰。11月26日,日军在大龙华宿营。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主力部队为给中间突破之敌以沉重打击,于当夜向日军发动进攻,一举歼灭日军200余人,其余日军向易县逃窜。

应县日军1000余人进占浑源后,继续东犯广灵,11月27日进至乱岭关地区,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截击日军,歼灭日军200余人。

怀来、涿鹿及天镇、阳原日军占领蔚县后,分兵向涞源、广灵进犯。由蔚县向涞源进犯的日军,在北口村被第1军分区部队击退,被歼灭200余人,残敌向蔚县败退。由蔚县向广灵进犯的日军,进占广灵后,遭到当地军民的袭扰,被迫于12月

11日向蔚县收缩。

12月中旬,各路日军相继进入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占领蔚县、广灵、浑源、定襄、行唐、灵寿等县城。12月13日,从定县向曲阳进犯的日军,在高门地区,受到第3军分区一部及民兵游击队的阻击,被歼一部,使会攻曲阳的企图破产。

12月14日,第2军分区一部乘代县、忻县日军向繁峙、五台地区进犯,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一举攻占该镇,歼日军100余人,残敌向代县、忻口镇逃窜。

12月15日,为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第115师第344旅一部和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小寨和清城镇伏击日军,歼灭日军300余人。随后,袭击了进占平山等地的日军。

12月21日,平山、井陉日军1000余人,向温塘进犯,第344旅伏击由井陉出动之敌,第4军分区伏击从平山出动之敌,经激战歼灭日军4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为策应晋察冀军区反围攻作战,冀中人民自卫军袭击了定县和新乐车站;八路军第120、第129师各一部,分别在大同至太原和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袭击日军运输队,破坏其铁路交通。经过28天的战斗,晋察冀军区共歼日军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余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12月22日起,进犯晋察冀边区的各路日军除占据浑源、蔚县、行唐、平山等县城外,其余先后从根据地撤退。至此,日军的“八路围攻”被粉碎。

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9师等部,于1938年4月在山西省东南部地区,反击日伪军大规模围攻的一次作战。

1938年2月中旬,侵入山西的日军配合其津浦铁路的作战行动并相机进攻陕西省的潼关、西安和西北部,以4个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向晋西、晋南地区发动进攻。到3月上旬,日军先后侵占临汾、风陵渡、黎城、长治等重要城镇,打通了同蒲铁路南段和邯(郸)长(治)公路,进入了晋东南地区和吕梁山区,并进逼晋西黄河各渡口,企图进犯陕北。八路军第129师奉命向正太路东段并陞地区之日军展开进攻,以牵制向晋西进攻之敌,尔后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由正太路向南转移,打击侵入晋东南地区的日军,进一步牵制向晋西进攻之敌;同时,策应第115师主力和第120师在晋西和晋西北的作战行动。此时,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和第5支队也奉命从正太路以北转移至晋东南地区。第129师进入晋东南后,在邯长公路以北的襄垣、武乡、辽县(今左权县)地区积极进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并于3月16日至31日,在邯长公路上先后进行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策应了晋西、晋西北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严重地威胁了日军的后方安全。为了保障后方安全,日军决定于4月初,向晋东南地区发动大举进攻,企图将八路军第129师等部和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围歼于武乡、辽县、榆社地区。

日军集中第108师团和第16、第20、第109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在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下,分九路以“分进合击”的手段,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等部进攻。主攻方向由屯留、长治指向武乡、辽县。具体部署是:第1路以第108师第117联队为主,配属步兵1个大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一部,由屯留经鹿亭、沁县向武乡进攻;第2路以第

108 师团第 105 联队为主,配属步兵 1 个大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部,由长治、潞城经襄垣向辽县进攻;第 3 路以第 20 师团第 77 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由洪洞经安泽向沁源、沁县进攻;第 4 路以第 109 师团 1 个联队和骑兵、炮兵各一部,由太谷、祁县经子洪镇向沁县进攻;第 5 路以第 109 师团步兵 2 个大队和骑兵、炮兵一部,由榆次经长凝、阔郊、马坊向榆社进攻;第 6 路以第 16 师团 1 个步兵联队和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部,由平定、昔阳经和顺向辽县进攻;第 7 路以第 16 师团 1 个步兵大队,由元氏、赞皇向九龙关方向进攻;第 8 路以第 16 师团步兵 1000 余人,由邢台经营头向浆水镇方向进攻;第 9 路以第 16 师团 2 个步兵大队,由涉县经麻田镇、芹泉镇向辽县方向进攻。八路军总部为了粉碎日军的进攻,巩固扩大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决心以一部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在内线,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日军以钳制各路敌人,待日军到处扑空,被疲惫消耗到一定程度时,以主力部队抓住日军主要一路,在运动中歼灭之。具体部署是:第 129 师第 386 旅和第 385 旅第 769 团及第 115 师第 344 旅第 689 团,由辽县以南转移到日军合围线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第 129 师直属团、各游击支队和第 115 师第 344 旅主力、决死队第 1 纵队,以及配合八路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等部在内线作战。其中第 129 师教导团、独立团、汪乃贵支队和第 115 师第 5 支队以及平定、昔阳等县游击队,于昔阳县、和顺、辽县之间,以游击战节节抵御,阻击袭扰由平定、昔阳向和顺、辽县进攻之日军,并掩护师的后方梯队;第 129 师独立支队于榆次以东道坪、阔郊、马坊一带,阻击袭扰由榆次

向榆社进攻之日军;第129师游击支队和冀西地方游击队于元氏、赞皇以西,阻击袭扰向九龙关方向进攻之日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邢台、浆水地方游击队于邢台以西之营头一带,阻击袭扰由邢台向营头、浆水镇进攻之日军;第129师独立游击支队于邯长路东关阳和涉县西北地区,协同国民党骑兵第4师阻击袭扰由涉县经麻田、芹泉镇向辽县进攻之日军;第115师第344旅(欠第689团)和总部特务团于沁县附近打击由屯留进犯沁县之日军,并随时准备机动,策应决死队第1纵队阻击沁源向沁县进攻之日军并抓住时机与决死队第1纵队一起向屯留西北日军主力第108师团侧后出击,使西日军回窜,为转入外线和第129师主力歼灭日军创造有利战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于沁源西南,协同国民党第17军阻击由洪洞向沁源、沁县进犯之日军;配属八路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第3军于襄垣、虢亭一线,节节阻击由屯留和长治、潞城向沁县、武乡、辽县进攻之日军;国民党军第94师和第169师于太谷以南之子洪镇一带,节节阻击由太谷、祁县向沁县进攻之日军。为钳制日军,策应晋东南反围攻,第120师部分主力和晋察冀军区部分主力向平汉、同蒲铁路行动。

1938年4月4日,日军开始围攻。八路军总部按预定部署令第129师主力由辽县以南地区转移到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隐蔽待机。留在内线作战的部队,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阻击、袭扰日军。战至11日,由榆次出动的第109师团2个大队,被八路军第129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道坪、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第109师团1个联队攻占子洪镇后,被防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94师、第169师和当地八路军

地方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动的第20师团1个联队,在突破国民党军第17军防线进占安泽、沁源后,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国民党军第17军一部包围于沁源。由长治、屯留出动的第108师团2个联队,打破了国民党军第3军的防御,向南侵占沁县、武乡、襄垣和辽县。由元氏、赞皇出动的第16师团1个大队,被八路军第129师游击支队和当地游击队阻滞于赞皇以西地区。由邢台出动的第16师团1000余人,被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等部阻滞于营头、浆水以东。由涉县出动的第16师团2个大队,被国民党军骑兵第14师阻滞于麻田地区。由平定、昔阳向和顺、辽县进攻的第108师团1个联队,在八路军第129师各游击支队和地方武装的阻击、侧击之下,到14日才进到辽县、芹泉地区。至此,各路日军在晋东南抗日军民的顽强抗击下,除屯留、长治、平定出动的3路外,其余6路分别被阻于马坊、东西团城,沁源、麻田、浆水以东、九龙关以东地区。而侵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腹地沁县地区的日军第108师团部队,由于遭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当地游击队的打击,加之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陷入了饥饿、疲惫、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日军第108师团已被削弱,其他各路进攻的日军均被阻滞的情况下,八路军主力转回内线歼敌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八路军总部即令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转入内线,在武乡以北地区隐蔽集结,寻机歼灭进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主要一路。4月12日,沁县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向东进犯,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沿途遭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344旅一部的阻击袭扰。14日,第117联队

进占武乡。15日,第117联队及配属的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共3000余人,继续北犯榆社。扑空后,因受到八路军第129师张谢大队和当地游击队的袭扰,急忙回窜武乡,黄昏后,又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逃窜。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果断决定:部队迅速发起追击,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具体部署是:第772团和第689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追击;第771团(欠1个营)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第769团为后续梯队,沿武乡、襄垣大道跟踪追击。4月15日22时,各部队分别由东西黄岩、东西胡家埡出发,向敌人迅猛追击。16日7时,八路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截住东撤日军的大部,随即向日军发起猛烈袭击。将其截为数段,压缩在狭窄的河谷里。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为解救其被困部队,以1000余人回援,向八路军左翼部队发起猛攻。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仅1个连在此阻击敌人。他们与10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日军的猛扑。战至14时,日军1000余人从辽县经蟠龙镇赶来增援。17时,又有1000余人从辽县增援。此时,被困于河谷的日军已经被歼,第129师首长遂令部队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共歼灭日军2200余人。长乐村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决死队、地方游击队和国民党军立即转入追击。第129师令第5支队和汪乃贵支队由下庄西进,围攻辽县日军。辽县日军在八路军围攻下,弃城北窜。沁县日军,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当地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亦于4月19日弃城南逃。至25日,八路军等部收复榆社、武乡、沁源、辽县、和顺、襄垣、沁县、安泽、屯留、

壶关、潞城、黎城、长子、平顺等 10 余座县城,使长治日军陷入孤立。27 日,固守长治的日军向南撤退,在高平以北的张店、张度岭和高平以西的町店,又连遭八路军第 344 旅和决死队第 1 纵队的截击,被歼 1000 余人。至此,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此役,历时 23 天,共歼灭日军 4000 余人,收复县城 18 座,从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并为八路军从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1937 年至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报告、演说、著作,对有关抗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探讨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及持久战的战略阶段划分,持久战的战术原则和必然结局,并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中国抗战必胜。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在抗战中得到充分印证。

1938 年 9 月 29 至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

全会,总结抗战初期工作,确立新阶段的方针政策。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通过了几个党内组织建设法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六中全会阐明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维护和确立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取得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推动抗战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八、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首届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举行了四次会议,先后听取了叶楚伦、汪精卫、王宠惠、何应钦、孔祥熙分别作的关于党务、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方面的报告。大会宣言表达了抗战的决心,指出:“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决议案。大会决定国民党设立总裁制度,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训练全国青年“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

决定组织成立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大会制定和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概括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基本政治主张的重要文件。纲领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七个部分。规定以三民主义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的准绳,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外交上,主张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联合一切反日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和取消一切伪组织以及其对内外之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政治训练,援助、指导各地抗日民众武装,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政治上,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组织国民参政会,在三民主义及法令范围之内,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的许多条文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共同之处,与战前相比表明国民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和进步,成为抗战初期各党派基本赞同和认可的政治基础,因而,它有利于人民进行抗战和争取民主,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与中共的全面抗战纲领又有原则区别,它通篇贯穿着一党专政的精神,企图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纳入国民党设置的轨道,剥夺人民抗日的自由,后来,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愈益严重,纲领中许多条款成为一纸空文。

中间集团的抗日主张

抗战前期,除国共两党外,全国较有影响的党派有“三党三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党派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抗日、民主、团结。他们要求抗日,反对妥协投降;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改造政治机构,召集临时的民意机关,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建立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第3天,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号召给人民自由,组织全民武装抗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七七事变后致电国民政府,提出了八大政治主张,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抗战。1938年3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主张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要求在野党派政治地位合法化,指出中共及其边区和军队是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并提出目前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上的大改革。中华职业教育社“七七”后一改不闻政治的传统,黄炎培等主张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宣布其组织以“救国为职志,以全民抗战为途径”。乡村建设派邹平、乡村建设学院成员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政治主张,他们组织成员参加了国共在山东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国致公党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派员回国,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同时,抗战初期,各民主党派程度不同地犯有一个共同错误,即过分依靠和信赖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过高估计国民党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的决心和程度,对国民党政策附和过多,对其独裁专制动摇妥协的一面认

识和批评不足。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更是附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国家社会党鼓吹国家社会主义,提倡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主张对现有制度加以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张君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攻击共产党自有军队自有特区,目标为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党派合作的障碍,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的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介石先生手中,取消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提倡“政党休战”,共同抗日,1938年9月,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拥护政府抗战,促进民主政治。1937年7月31日,章乃器刚出狱就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声称拥护各党派合作抗战,反对“标新立异”即反对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作政治号召。1937年10月30日,陈铭枢等发表宣言,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示公诚拥护国民政府。更有甚者,民主党派中有人鼓吹国民党外的党派“自愿解散组织”,或不解散组织而“诚意支持国民党抗战主张,拥护政府抗战政策”,如此中国就“只有法律问题,没有党派问题”。1938年,张君勱、左舜生曾致信蒋介石、汪精卫,分别表示:“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这些在抗战前期是一个普遍的倾向。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7月6日至8月15日,

首届首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200名参政员中出席者136名,加上出席的政府官员和中外记者共达千余人,是一次空前之盛会。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社会民主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均有代表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出席大会并致词,政府五院及行政院各部委负责人作了工作报告,这次大会推举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参议长。通过的提案中比较重要的有:《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实行民主政治案》、《设立省县参议会案》等。大会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拥护政府抗战,争取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首次大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日寇侵略之势正猛,首都南京已经沦陷,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既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一个表现,又是民族精神凝聚的一个象征,同时也给全国各党派人民提供一个发表政见,争取民主活动的重要场所。9月26日,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及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公布。以后还颁布了《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省市县临时参议会陆续成立。

武汉、广州失守后,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首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低谷阶段,日军侵略之势达到顶峰。坚持团结与持久抗战,惩办汉奸、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民主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持久抗战案》、《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严惩汉奸傀儡案》、《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等提案。大会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持久抗战建国的既定

方针，旨在防止妥协投降逆流的泛滥。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政治咨询机构，是战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对政府之施政方针具有建议权、讨论权、询问权。其职能最终受国防最高会议制约。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有听取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但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紧急命令权”除外。国民参政员的产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国民党推举或选任。各党派团体之参政员不由各党派自推，而由国防最高会议选任。并且是以“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名义而不是党派的名义出席。

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抗战建国纲领》规定设立的，它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许诺改善政治机构，建立民意机构的具体措施。它是自清末资政院、各省之咨议局废置以来中国民意机构的重现，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有一定地位和作用，是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独裁政治仅有的一点举动。在抗战初期，它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它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实质。

第三节 武汉沦陷后的中国抗战

一、抗战相持局面的出现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战争初期,日本自诩自身武力的强大,对中国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策略,妄想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方针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日趋壮大,使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改变了战争初期的侵华策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过去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提出了“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的意见。1938年11月3日,首相近卫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所谓

“合作”、“提携”等幌子下对中国进行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立,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主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近卫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侵华策略已发生转变,表明日本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前提,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与日妥协,达到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在此前提下,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它包括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尤其是把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它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的区域作为“当前的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而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按此要求,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的兵力新部署基本完成,在中国派遣军隶属下的4个战略集团中,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性集团负责确保已占领的华北地区的治安。

以上事实表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的侵华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改变“速战速决”方针,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以主要力量确保占领区域的“安全”,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进攻。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性和动摇性,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远东慕尼黑阴谋

武汉失陷后,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性。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己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促使日本北攻苏联,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8年9月,英、法统治集团为唆使德、意法西斯进攻苏联,在德国的慕尼黑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的协定,即为慕尼黑协定。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英美等国认为此时是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其军政要员纷纷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游说,利用各种形式大造中日两国可以议和的妥协舆论。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下,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来寻求与日本的妥协。

1939年4月,日本利用中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杀一名汉奸的事件,于同年6月封锁了天津英租界。7月15日,英、日两国就此事在日本东京开始谈判,并于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主要策划者。1940年4月,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一齐约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政

府及时对日媾和,否则,中国“将来万一无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

1940年6月,德军入侵法国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线,对华实行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锁了滇越铁路;7月15日,在日本的压力下,英国也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战时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被切断。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在欧洲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影响下,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殖民利益,而奉行了牺牲中国、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实际上是慕尼黑阴谋在远东地区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困难。对此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而自己则“借收渔人之利”,揭露了国内外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念。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938年武汉陷落后,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域日益扩大,包括东北三省在内,面积已达250万平方公里,大于其本土面积的9倍。为巩固被占领地域,日军从各方面强化了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它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具体来说,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确定“以华制华”的方针,建立各级伪政权。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是1932年3月在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广大地区,然而却无法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迫其投降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对此,国小、兵少、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为其战争服务,“冀图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因而制定了“以华制华”的战略方针。随着这一方针的推行,日军在其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加紧了各级殖民统治机构的建立。先后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炮制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拼凑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到1940年3月更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与此同时,各地方政权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从而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

军事上,组建伪军组织,实行“治安强化”政策。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作战区域的日益扩大,兵力不敷的矛盾日渐突出,于是大力拼凑伪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组建和收编伪军的工作也加紧进行。战争中后期,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使伪军的数量大增。据《解放日报》1943年公布的数字该年伪军总数已达62万人之多。名目繁多的伪军组建后,在日军的驱使下参与扫荡、清乡等“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抗日力量,维护殖民统治。

经济上,实施“以战养战”,强化殖民掠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陷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中而无力自拔。长期战争极大地消耗了资源贫乏的日本。因此,为维持长期而稳

定的军需供应,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因而强化了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这种掠夺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矿业。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外,又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这两个经济组织,完全垄断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到日、伪投降时,其资本在东北的工业中高达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租赁”和“收买”等多种形式。其中,1938年以前日本侵略者掠夺的方式,在华北是采用“军管理”,在华中是采用“委托经营”。后几种形式,则主要是日本侵略者通过强制加以实行的。1938年11月,日本在北平和上海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负责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经济掠夺。前者垄断了华北的煤、铁、电力、交通等主要部门,到1941年已发展到64个附属公司。后者控制了华中地区的铁、煤、盐、水、电等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到1944年,也已拥有了16个附属公司。以上两大国策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了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殖民掠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极大地强化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农业。土地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首要目标。在东北,为适应日本国策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共向东北移民达到23万,掠夺的土地超过22万公顷。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秋已激增至67万余人。大批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涌入中国,掠夺了中国农民的大片土地,

使无数的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统制”政策,以后发展成为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在关内,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掠夺和征收更是嚣张。如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700吨,造成众多地区粮荒不断。沦陷区的劳动力也成为日本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据资料显示,截至1944年,东北地区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至死的占总数的20%。1942年以前,华北地区被劫去的壮丁劳动力接近600万人。致使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金融业。日本在金融方面对中国掠夺和控制的罪行同样是罄竹难书。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在东北设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大量伪钞。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关内先后新设20余家银行。其中较大的有设于张家口的“蒙疆银行”、北平的“中国准备联合银行”、南京的“中央储备银行”、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日本通过这些银行发行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钞票,一方面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同时欲取代法币在沦陷区的信誉,夺得金融垄断地位。

思想文化上,摧残中华民族文化,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控制思想文化,作为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摧残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正如日军所言:“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动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按此要求,日军在东北曾下令关闭所有的学校,收

缴并焚烧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书籍,迫害各级教员。在关内,七七事变后,在中国的 18 所高等学校中,遭受日军破坏者即达 9 所,至于迫害、屠杀师生的案例更多。日军在摧残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同时,通过日、伪政权,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王道主义”、“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建设东亚共荣圈”等反动谬论;删去中小学教材中一切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内容,极力宣传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以及所谓以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文化”;此外,还规定日语为必修课、改组大学、设立新民学校等等,系统地进行奴化教育,达到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目的。日本在沦陷区所实行的种种殖民统治政策,激起沦陷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抗与斗争。

二、国统区的社会经济

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 年 3 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作为战时财政经济的方针政策共有 8 条。这 8 条的核心是:其一、以军事为中心;其二、实行计划经济。按此方针政策,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建国”的财政经济措施。

在工矿业方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以利长期持久的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的内迁。到 1940 年底,共内迁

工厂 639 家,其中民营厂家 452 家。这些企业主要有机械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电器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从而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发展,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云、贵、川等省,工业基础十分落后。战前重庆的机器工业只有 10 余家,到 1940 年已发展到 133 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在大后方也新建了一批厂矿。到 1943 年底,共建电力厂 159 个、炼钢厂 8 个、机器厂 5 个、电器制造厂 10 余个、煤矿 10 余家。这一时期,国统区民营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到 1941 年,大后方新建的民营工厂已达 1300 余家。这些国营和民营厂矿的建立,促进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与壮大的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持久抗战准备了物质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格局。

在农业方面。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农业问题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据此,1938 年国民党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农业促进委员会,并在各省、县设立农业推广站,以改良农作物和防治病虫害,维持军粮民食之供应。1940 年又在农村部下设置垦务总局,在西南、西北成立垦区管理局 13 处。到 1945 年,共移徙屯垦军民 7 万余人,开荒 44 万多亩。此外,在畜牧、棉花、蚕丝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良与发展。

在交通运输方面。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开辟航运”任务,国

民政府专门组建了交通部。从 1937 年至 1945 年,新建了湘桂、黔桂、宝天等长短 7 条铁路线,总长 1000 多公里。公路主要完成了 3 条线路,即重庆至兰州、重庆至昆明、泸州至昆明,总长 2800 余公里。同时,打通了滇缅国际公路全线,以后又打通了中印公路。到 1943 年,西南 5 省的通车里程达到 17000 多公里。水运路线主要是扩展长江、嘉陵江等航线,到 1943 年,航线超过 12000 多公里。

在财政金融方面。主要采取了增税、举债、增发纸币以及经济统制等措施,这对增强国民政府的经济力量,增加财政收入,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垄断资本的迅速膨胀

1935 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币制改革”,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已取得了金融垄断地位,并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开始了初步的垄断活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利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推行经济统制政策、使四大家族垄断资本迅速膨胀。

金融方面。1937 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为总处常务理事。由于国民政府规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因此极大加强了“四行”的权力。1940 年 8 月,财政部赋予“四行”对一般银行的统制权。1942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至此,四大家族利用国家权力加强和提高了他们在金融中的垄

断地位。

商业方面。四大家族商业垄断活动开始于战前。抗战开始后,商业垄断的规模急剧增大,四大家族通过“官”式和“商”式两种公开的组织垄断商业。前者主要有1937年9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后隶属于财政部并易名为“贸易委员会”。此外还有“资源委员会”、“专卖事业管理局”等。所谓“商”式的组织,就是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开办的各种商业公司,如孔家的庆记纱号,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等等。

工业方面。战前,四大家族在全国官营民营工厂的资本总额中,只占10%强。抗战开始后,四大家族乘民族工业之危,利用政治军事压力,设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对工矿业实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吞并。尤其是《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颁布后,四大家族对民营工业的掠夺更是登峰造极。例如“条例”规定:凡是国民党经济部所指定的企业或物品,由地方政府分别管理;对战时所必需的矿业、军事工业和电气工业等各企业,由国民党政府分别收归官办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对生活日用品的企业或物品,经济部得随时经营;对所用原料是军用必需品的或生产非必需品而缺乏原料的工厂,经济部得令其停业;被指定的企业或物品,其生产者不得歇业、停业或停工等等。从而加强了垄断资本在官营工业中的地位。从1943年国民党经济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后方共有工厂3758家,其中官营656家,民营3102家,但前者占资本总额的69%,后者只占31%。尤其是在某些工业部门里,四大家族的垄断地位更加突出。据资料显示:1942年国统区有炼铁

厂 114 家,其中官营 16 家,民营 98 家,但前者占资本总额的 84%,占动力设备的 80.6%。除官营工业外,四大家族还拥有众多商办形式的工业。例如孔记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 年 7 月成立时,资本额为 1200 万元,到 1943 年则激增至 12 亿元。此类商办工业和官营工业狼狈为奸,更加强化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

农业方面。抗战时期,四大家族同样加紧了对农业的控制和垄断,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统治机构——农产调整委员会。不仅直接控制了农村的经济作物,而且将粮食的生产与征购也纳入了自己的管辖。尤为严重的是,四大家族直接占有土地,并在农村放高利贷,使四大家族成为中国农村最大的地主和高利贷主,垄断了农村的经济。

总之,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势力,已经从金融业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使其垄断资本迅速膨胀。

民族工业的衰落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沿海工业的内迁,技术力量、资金、人口的大量涌入,客观上促使内地工业取得了短暂的发展。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和捐税政策,使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昙花一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设立的工厂规模越来越小,资金日益减少。据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从设立工厂的数量看,1942 年是后方工业发展最快的一年,共设立厂家 1138 家。但是,如果按折算成 1936 年的币值资本额来看,实缴资本额最多是 1939 年;若按

各厂平均资本额来看,最多的是1938年。其主要原因是这两年开办的工厂绝大部分是由沿海迁入内地,规模较大,资金较多。此后新设的工厂数量虽多,但是规模都较小,其中包括很多是使用3~5人的手工工场,其二,旧厂的出兑、合并、减产或被官僚资本侵吞等现象日益增多。以国统区的工业中心重庆而言,1943年全市871家工厂中,停产停工者达270余家。重庆三家最大的纱厂,即裕华、豫丰、申新原有纱锭10.4万枚,到1942年减少到7.8万枚。重庆共有钢铁业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1943年炼铁厂停炉者14家,4家勉强维持。炼钢厂已有1家停顿,其余3家勉强开炉。

国统区民族工业的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策,在于官僚资本的掠夺和吞并。具体来说有以下因素:第一、国民党的经济统治政策使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利用抗战的“非常时期”,实行统购统销,后方的一切工矿事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在四大家族管制机关的严密控制之下。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捐税政策使民族工业备受摧残。抗战时期国统区民族工业所负担的捐税名目繁多。至于关卡林立、借故勒索更是比比皆是。第三、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也使民族工业倍受冲击。抗战初期,法币的发行量尽管已开始膨胀,尚属一般的通货膨胀。从1942年起,通货膨胀进入了恶性阶段。通货膨胀促使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银行利息高于产业利润。而商业利润又高于银行利息,最后使投机商业利润又高于正当的商业利润,导致产业资本本身也倒流到商业投机中去,变成了“以商养工”、“以商代工”这种奇异的现象。这种现象对于仍在进行工业生产的民族工业来

说,增加了其资金周转的困难,使企业难于维护同样规模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民族工业的发展处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悲惨境地。

农村经济的凋敝

抗日战争爆发后,适应战时军事发展的需要,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3月颁布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这对于调整农村租佃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动员人民参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日趋腐败、搜刮和掠夺,国统区的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首先,土地高度集中。以四川为例,1940年全省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而且土地愈肥沃的地区,集中程度就越高。土地高度集中,使农村的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也日趋加强。

其次,农民租税负担沉重。这主要表现在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征借上。从1941年7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将田赋改为征实,其做法是以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产麦及杂粮地区得征等价小麦及杂粮。1942年又增加了一倍左右。它表明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自己发行的正在日益贬值的法币,从而将通货膨胀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从1942年起,国民党当局又采取了定价征购粮食的办法。其中粮食的价款分三种办法支付,一是搭发粮食库券,二是搭配法币储蓄券,三是搭付关金储蓄券。这些搭配办法,使农民在交售粮食后只能得到一小部分法币和需要2~3年才能还本付息或用来抵缴田赋的证券。这些证券随着货币日益贬值而很

快形同废纸。从1944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又改征购为征借,并废除了粮食库券,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次,国民党的专卖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也使农村经济倍受打击。陕西关中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棉产区之一,由于国民党当局低价收购棉花,导致棉花产量急剧减少,1936年产棉110万担,1942年仅产30万担,到1943年更减少到20万担。其它经济作物也是如此。

最后,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强拉壮丁以服兵役,造成农村劳动力迅速减少。为逃避兵役,农民大量逃亡,致使农村土地荒芜。

此外,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高利贷政策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导致各种农作物产品的减产。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三、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调整,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党内的汪精卫集团,是亲日投降派。抗战开始后,汪精卫就患“恐日病”,极力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认为中国处于“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之中”,根本没有力量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本“和平”(即妥协投降)。随后,以他为中心,包括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陶希圣(国民党参政员、艺文研究会研究总干事)、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积极开展所谓“和平运动”,鼓吹对日妥协投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

明发表后,汪精卫认为“和平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派其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大学教授)等人到上海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影佐祯昭会谈,达成《日华协议记录》。主要内容是: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驻扎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侨在中国境内杂居、经营自由;承认日本对中国经济有优先权,并提供“特殊方便”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中国应补偿日侨的损失等。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汪精卫的卖身契。此外,还制定了汪精卫叛逃的计划。

12月19日,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及其主要同伙周佛海、陈璧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妻)、陶希圣、曾仲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等离重庆叛逃河内。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也追随汪由成都逃往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宣称愿和中国“具有卓识人士合作”。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发出一封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长电,公开拥护近卫声明的“三原则”,并声称:“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叛国的“艳电”。1939年4月中旬,汪精卫等人在日本保护下,离开河内到上海,5月底,汪精卫等人赴东京,与日本首相会谈,就以汪精卫为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达成了谅解。8月底,汪精卫等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宣布修改国民党总纲废除总裁制,成立伪中央领导机关,汪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2月30日汪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导演下,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在南京粉墨登场,正式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

四、国民党 在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

为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作战经验,确定中日相持阶段的军事方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作了辩解;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和军事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整军的重要任务,并根据战场态势重新调整了战区。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挥方针》,按此方针,国民党正面战场继续抗击日军。从1939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正面战场同日军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作战。

南昌会战 1939年3月17日,日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安全,而向南昌、武宁等地发动了进攻。23日,日军强渡修水,24日猛攻南昌,27日南昌陷落。为此,中国守军调整战略,殊死抵抗,从4月21日起反攻南昌,收复了南昌外圈的一些地区,并一度攻克南昌车站和飞机场。但日军在空军和炮火支援下固守南昌,并不断反扑。中

国军队伤亡很大,第三十二集团军所属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殉国。5月19日中国军队奉命停止攻击。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初,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20余天的会战。5月7日,日军攻陷随县、枣阳,12日攻占桐柏。15日中国军队发动反攻,16日收复桐柏,19日收复枣阳,23日攻克随县。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000余人,恢复了已失阵地,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日军的目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中国国民党军在长沙以及湘北、赣北、鄂南广大地区组织了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把战争中心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准备加紧“扫荡”;同时,拟定了攻占长沙、衡阳、宜昌、西安等重要城镇的作战计划,企图压迫蒋介石投降,促成汪精卫登台,以求早日结束战争。驻武汉地区的第11军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9月初即制定了湘赣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9月中旬开始“奔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捕捉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以便打通粤汉线,陈兵湘西,配合鄂中日军夺取宜昌。第11军加紧调集兵力,准备由湘北、赣北、鄂南地区发起

攻势,兵分三路进攻长沙,企图首先夺占长沙,尔后向西南发展进攻以夺占衡阳,并规定9月底占领长沙。9月13日,第11军指挥所转移至咸宁,并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上村、奈良支队,以及飞机100余架,大量舰艇和海军陆战队一部,计10万余人,准备发动进攻。具体部署:湘北为主攻方向,以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在岳阳东南地区集结,上村支队及陆战队一部,在大云山及其以南地区集结,准备沿粤汉线南下,向长沙方向实施进攻;赣北为助攻方向,以第101、第106师团在奉新、靖安一带集结,西进平江、岳阳,配合主攻方向进攻长沙;鄂南为助攻方向,以第33师团在通城、大沙坪地区集结,策应主攻方向南下,并协同赣北方向压迫国民党军退出幕阜山区。

湖南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区守军为国民党军第9战区,辖52个师,兵力雄厚,为各战区之首。会战中,会战兵力达35个师,24万人,由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一指挥。此时,第9战区在洞庭湖东岸之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日军南下进攻长沙,第9战区在长沙以北依托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构了多道防线。早在4月,军委会对湘北作战即确定了“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汨罗江之线)时,我军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狠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设伏置于长沙附近及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的计划和方针。9月上旬,第9战区获悉日军在湘北、鄂南调动、集结兵力时,即命令各部队“先于现在位

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各部遂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并对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线进行了破坏,连乡村小路也动员群众挖窄,稻田都翻土放水,进行坚壁清野。具体部署:湘北地区,以第15集团军之第52、第37军及第2、第195师、第48军第59师等部组织防守;第25师前出至新墙河以北地区,准备攻击临湘、岳阳地区之日军;第70军为预备队;其余部队在湘潭以南地区构筑预备阵地。赣北地区,以第32、第49、第58军主力及第60军、新编第3军各一部和第78军组织防守;第60军第183师、第72军第14师分别前出至庙前和德安以西地区,准备攻击永修、德安及德安至马回岭一线日军;第74、第73军为预备队。鄂南地区,以第79军及第134、第197师组织防守;第8军第3师、第20军第133师分别前出至通山和南林桥以北地区,准备攻击阳新、大冶和南林桥至咸宁公路地区之日军。

9月14日,日军为隐蔽主攻方向的行动企图,以第106师团及第101师团一部,首先向会埠守军第184师阵地发起了进攻,第一次长沙会战遂正式开始。

18日,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上村支队共5万余人,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湘北地区发起了进攻。9时,首先以部分兵力向新墙河以北守军第52军阵地发起猛攻。至19时,双方在下燕安、大桥岭等地展开了连续激战。守军顽强抵抗,几经争夺,多处阵地失而复得。日军不断增兵,并发起连续进攻。战至22日,守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草鞋岭、马家院等地,退守新墙河以南地区。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在猛烈炮火掩

护下,在七步塘附近强渡新墙河。守军乘日军徒涉至河中央时,一声令下,前沿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打得日军死伤累累,其中1名联队长被击毙,余部狼狈溃退。随后,日军出动10余架飞机,向守军阵地实施了报复性的猛烈轰炸,许多工事被摧毁,守军虽遭伤亡,仍坚守阵地。尔后,日军再次组织强渡,守军奋起抗击,日军先后8次强渡均被击退。最后,日军利用顺风之机,施放了大量毒气,守军因中毒身亡甚多,日军遂渡过了新墙河。

与此同时,奈良支队在杨林街等处也组织了强渡,企图绕过新墙河、汨罗江守军防线,从翼侧压迫守军至洞庭湖畔实施围歼。守军第195师为挫败日军企图,在师长覃异之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24日晨,第195师奉命撤离阵地。

日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以上村支队在舰艇配合下,沿洞庭湖东岸登陆,从翼侧向守军发起了突然袭击。23日晨,上村支队在烟幕掩护下,于汨罗江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由于守军疏于戒备,日军上岸后,守军第59师才发觉,双方遂展开了激战。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并施放了毒气,迅速攻占了牛形山、六姓山。当日下午,日军攻占了营田,严重地威胁了第一线守军的翼侧,新墙河防线守军已处于日军的夹击之中。24日起,第15集团军主力被迫撤至汨罗江南岸第二防线。25日,军委会电令第9战区:“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袭敌侧后,敌如进攻长沙时,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第9战区遂迅速向长沙以东地区集结兵力。

25日,日军便衣100余人伪装成难民窜至新市,企图里

应外合,配合主力抢渡汨罗江。在其接应下,日军迅速渡河并攻占了新市,在汨罗江南岸开辟了前进阵地。26日,日军大批飞机对守军实施了轮番轰炸,其步兵在空中火力掩护下,向汨罗江南岸守军发起了猛攻。守军顽强抵抗,激战终日,挫败了日军多次进攻,双方均遭重大伤亡。

26日,军委会决定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战,遂电令第9战区:“准以6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据此,薛兵制定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区分了狙击部队和伏击部队,并于27日调整了部署。

27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分两路南下,其中一路1000余人到达了福临铺。守军第195师以一部兵力组织防守,主力在福临铺大路东侧有利地形设伏,并以小分队出没于丛林山岗之间,诱迫日军深入。28日,该路日军进入第195师主力设伏地区,守军突然开火,一举击毙日军500余人,随后双方在福临铺地区展开了激战。日军以猛烈炮火突击第195师阵地,尔后全力发起冲击。第195师且战且退,待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撤至上桥市附近继续组织防守。30日,日军向上桥市发起了进攻,再次遭到第195师伏击,一举歼灭日军700余人。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突破了守军阵地,越过捞刀河,向长沙以北30余公里的永安猛扑,遭第25师顽强抗击。

28日,日军奈良支队沿汨罗江东进,未遇抵抗即迅速占领了平江。30日,奈良支队与第33师在三眼桥会合,在之后的进攻中,遭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等部顽强抗击,进展甚微。

至10月1日,日军由于屡遭伏击,伤亡惨重,被迫停止了进攻,并计划准备撤退。当日,军委会决定将第9战区分分为2个战区,湘江以东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为薛岳;湘江以西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2日,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获悉日军准备退却的情报后,当即命令所部准备实施追击,并决定以汨罗江南岸为第一目标。下午,上杉市日军6000余人在第195师夹击下,死伤惨重,余部向福临铺溃退。3日,第195、第25师向福临铺、金井方向实施追击,日军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至4日,第15集团军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安定镇、长乐、新市、汨罗、营田等地。此时,第33师团及奈良支队也不敢恋战,分路实施退却。

根据日军全线退却的战场态势,薛岳下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并要求“主力力行超越追击”。同时,令敌后部队破坏交通,阻击日军退却。

5日,冈村宁次下令全线退却。第9战区追击部队由于惧怕日军佯退,未敢超越,只是尾追,故日军退却十分顺利。6日,第6师团、奈良支队分别撤至新墙河、南江桥。8日,第195师到达新墙河南岸,占领了鹿角、荣家湾、新墙、杨林街等地。至10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在新墙河一线形成对峙。

赣北方向:双方相持于靖安、奉新、高安以东地区。守军为第1、第9集团军,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早在5月16日,军委会明确了赣北方向的作战方针:“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诱敌深入而侧击之。”

日军第 101、第 106 师团为配合湘北主攻方向作战,于 9 月 14 日首先发起进攻后,第 106 师团主力于 15 日突破了守军第 184 师会埠附近阵地,尔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向西攻击前进,16 日占领上富镇,与守军第 183 师接火;另一路转而南下,16 日突破守军第 184 师水口甘阵地,18 日占领了高安北部的村前街、斜桥、祥符观等地,形成了对高安的三面包围,并企图协同会埠一线日军,包围守军第 60、第 58 军。第 60 军被迫向宜丰方向转移;第 58 军且战且退,当晚渡过锦江,西撤向凌江口方向转移,尔后与第 60 军形成了新的防线,粉碎了日军的包围企图。

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逼近高安,并发起攻击。守军第 32 军顽强抵抗后,19 日撤离高安,日军遂进占该地。由于高安地位重要,第 9 战区曾指示:“高安万不可放弃。”此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指示罗卓英要以攻为守,“予敌以重大打击,恢复高安”。罗卓英遂组织准备反击。19 日晚,第 51 师收复村前街;21 日,第 139 师一部乘夜暗渡过锦江,击退了高安附近石鼓岭等地之日军;22 日拂晓,第 141、第 139 师猛攻高安城,因守军在撤退时已破坏了城墙,此时日军防守无以依托,经反复冲杀,日军败退,高安于 8 时许收复。尔后,攻击部队向北发起追击,第 141 师一部进至黄坡桥;23 日进至祥符观等地,恢复了原阵地。

经会埠向西突进的日军第 106 师团主力于 23 日攻占了上富。第 183 师及第 15 师一部遭日军毒气袭击,伤亡甚重,被迫后撤。日军继续西进,企图与通城南下的第 33 师团配合,围攻第 27、第 30 集团军。日军一部突破第 15 师防御后,占领了

横桥、甘坊。守军迅速调集兵力,向甘坊一带发起了反击。25至27日,第184师由南指向甘坊,第15师在甘坊以西与日军激战,第183师在甘坊西北之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争夺,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与此同时,第57师发起反击后,夺回上富,切断了日军退路;第72军进抵甘坊西北之黄沙街。至此,第60军及第57、第15师等部已将甘坊、横桥一带日军包围。被围日军拼死抵抗,并决意西进。30日,日军在飞机和炮兵掩护下,向第15师与第183师接合部发起突击,因第183师作战不力,阵地被日军击破。10月1日,日军全力向西突进,于3日先后攻占大谷街、石街。此时,守军已收复了横桥、甘坊,并切断了日军退路,且第32军及第15师已在大谷街、石街以西地区组成了新的防线,日军第106师团被迫停止了攻势。

5日,薛岳电令罗卓英及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和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部歼灭日军第106师团。6日,第1、第30集团军准备发起围攻时,日军已开始退却,遂实施追击。日军第106师团实施了分路退却,主力于12日撤至武宁,另几路分别撤至靖安、奉新,退回了原阵地。

鄂南方向:日军第33师团为配合湘北、赣北作战,于9月21日在鄂南发起了攻势,企图避开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守军,从东侧配合湘北主力夹击平江地区的第15集团军。此时,第9战区在鄂南驻守的部队为3个军。日军第33师团首先向140师半山、官田、土幻、大园沙堆阵地发起进攻,于22日占领麦市西北之高冲、塘湖市、鲤港等地。23日,日军以主力围攻麦市;第140师伤亡甚重,撤离麦市,尔后协同第143师在

麦市以南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27日,日军不断增兵并继续南下,以一部兵力向第20军福石岭阵地发起攻击,主力则经过该地占领了龙门厂。29日,第9战区令第20、第70军围歼进入龙门厂地区之日军,以稳定湘北战局。30日,守军集中兵力对龙门厂地区日军发起围攻,第133师一举收复龙门厂,双方伤亡均很严重。日军决意南下,冲出包围,并攻占了古芳湾、长寿街、嘉义市等地。第20、第79军步步进逼,跟踪追击该部日军。

此时,占领平江的日军奈良支队一部进占三眼桥,接应第33师团,两部于30日会合。经连续作战,日军伤亡惨重,于10月2日起开始后撤,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分路退向通城。10日,第133师收复麦市。至此,双方恢复原阵地对峙。

至14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第1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此次会战,历时1个月,国民党军有效地粉碎了日军作战企图,计毙伤日军3万余人,自身伤亡4万余人。

桂南会战和1939年冬季攻势

桂南会战 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中越国际交通线,于1939年11月15日在钦州湾强行登陆,24日占领南宁,不久又攻占了龙州、镇南关,切断了中越国际交通大动脉。12月4日,日军又攻占了军事要地——昆仑关,西南震动。对此,中国军队集中了第四战区的原有部队和其它战区的驰援部队,以昆仑关为攻取目标,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昆仑关几度易手。1940年2月24日,中国军队再度夺回昆仑关。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对日军攻坚作

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中国军队继续在桂南发动攻击,10月28日收复了龙州,30日攻克南宁,11月30日,终将日军逐出桂南。

1939年冬季攻势 1939年10月,中国军队第二期整训完成,部队的作战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消耗日军,检验斗志,国民党各战区对日军发起了冬季攻势。12月1日,第一战区在豫中向陇海路及其附近实施战略攻击,曾切断这一带的铁路、公路交通,并一度攻入开封、泌阳。第二战区发动晋南攻势,克复黎城、涉县、潞城。12月16日,第三战区向日军盘踞的长江下游发动攻击,并一度攻入杭州、余杭城内。1940年1月1日,第四战区对进犯粤北之敌实施打击,连克众多县城,取得粤北大捷。12月12日,第五战区部队在鄂北向平汉路南段之敌发起进攻。第六战区也发动了湘西攻势,并一度占领岳阳车站。12月18日,第八战区在绥西发动攻势,破坏了平绥铁路,收复了五原,并一度攻入包头,第九战区发动了鄂南、赣北攻势。与此同时,冀察战区、苏鲁战区也就近对日军发动了攻击。“冬季攻势”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也是唯一一次积极的带有进攻性的作战。

枣宜会战

1940年5月1日至6日24日,中国国民党军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枣阳、宜昌分别位于武汉西北和以西地区,襄河(汉水)则位于两城之间。枣阳、宜昌地区,尤其是宜昌,其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由于襄河东、西地区地势平坦,襄樊防线一旦失守,则襄河不保,宜昌之门也将洞开,并将直接威胁重庆。

日军自1938年10月底占领武汉后,其第11军即配置于九江、岳州、钟祥、信阳地区,以拱卫武汉。1939年3月,日军攻占了南昌,构成了武汉中心地区的东南屏障。4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势作战,尤其是第5战区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平汉线南段频频出击和袭扰,并以第21集团军在鄂豫皖边区实施游击作战;同时,第31集团军主力由湘北移驻枣阳,加强了第5战区的实力,使武汉地区日军侧后受到威胁,牵制了其南下长沙和北上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行动。而在国民党军发起的“冬季攻势”作战中,日军又遭到了沉重打击。鉴于国民党军主力仍在其周围,战略形势对其形成了不利态势,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党军对武汉的威胁,第11军于1940年4月中旬起,集中第3、第13、第39师团及第6、第40师团各1个支队,计10万余人,在钟祥、随州、信阳地区集结,另从关东军抽调第4师团向武汉地区增援,准备发动进攻,企图首先歼灭襄河以东地区国民党军第5战区主力,尔后渡过襄河,向宜昌发展进攻,叩击重庆的大门,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配合其他地区的进攻行动,达成诱使蒋介石接受丧国和平条件之目的。

第5战区在4月初获悉了日军军舰在上海与汉口间频繁往返,武汉地区日军明显增多的情报。4月13日至14日,第5战区召开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商讨对策,认为:“敌似将以主力由襄花路方面攻击,企图歼灭襄河以东地区野战军,并相机攻沙(市)宜(昌)。”第5战区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确定了

作战指导方针：“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扰袭敌主力，相机先发制敌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敌决战。”随后，战区集中主力，准备以 38 个师的兵力，由司令长官李宗仁统一指挥，在北起豫南，经樊城、宜城、荆门至当阳一线东侧地区抗击日军的进攻。具体部署：襄樊防线分为左、中、右 3 个集团军，配置于第一线，右集团军由总司令张自忠指挥，辖第 33 集团军第 55、第 59、第 77 军和第 29 集团军第 44、第 67 军共 12 个师，主要担负北起襄阳、宜城交界的小河镇，南至钟祥东南的石牌镇约 150 余公里的襄河西岸守备任务，主力配置在襄河以东之大洪山、汪家店、普冲门地区，准备迎击进攻之日军，总司令部设在钟祥西北的快活铺；左集团军由总司令孙连仲指挥，辖第 2 集团军第 30、第 68 军共 5 个师，以及游击队一部，担负任明港、小林店、无河口一带守备任务，准备迎击信阳方向日军之进攻；中央集团军由总司令黄琪翔指挥，辖第 11 集团军第 45、第 88 军共 4 个师及第 1 游击纵队，担负高城镇、随州以西及均川一带守备任务，以及大洪山、桐柏山地区的游击作战任务；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指挥第 26、第 75、第 94 军和第 128 师共 10 个师，以及第 6、第 7 游击纵队，担负荆门、沙市、宜昌地区守备任务；机动兵团由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辖第 31 集团军第 13、第 85 军共 5 个师，配置于叶县、确山地区，担负侧击西犯日军之任务；战区预备队由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指挥，辖第 41 军共 2 个师，配置在襄阳附近地区；另有大别山游击军，由总司令李品仙指挥，辖第 21 集团军及鄂豫皖边区游击队，担负对沿江日军据点和平汉线南段的游击作战任务。

枣宜会战分为襄东战役和襄西战役两个大的阶段。

襄东战役

5月1日,日军第11军率第3、第13、第39师团,由园部和一郎统一指挥,分别从信阳、随州、钟祥三个地区分5路西进,采取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法,向襄东地区发起了全面进攻,企图包围歼灭第5战区主力于唐河、白河之间地区。其中信阳地区为第3师团及第40师团1个支队,分为两路,一路由长台关经明港指向泌阳、唐河;另一路由信阳直扑桐柏。随州地区为第39师团及第6师团1个支队,也分为两路,一路由随州指向枣阳;另一路由随州向北指向吴家店。钟祥地区为第13师团,由钟祥直扑双沟。

日军第3师团发起进攻后,先后占领了明港、狮子桥、小林店等地,尔后向泌阳、唐河方向发展进攻,突破守军左集团军阵地后,于5日攻占泌阳;7日占领唐河后向枣阳方向攻击前进。左集团军在机动兵团增援下,分路向日军侧后尾随袭击,并发起反击,于8日收复唐河,尔后向枣阳方向实施追击。

日军第13师团发起进攻后,沿襄河北上,在40余架飞机、20余辆战车及炮兵、骑兵各一部配合下,向守军右集团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并在第3师团协同下,对唐河流域守军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右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抗击日军进攻,主力撤至长寿店地区。3日,右集团军与日军在普冲门、长寿店地区展开了激战,终未能顶住日军的攻势,长寿店失守。5日,日军占领流水沟。6日,张自忠留书副总司令冯治安,决定亲自过河督战。当夜,张自忠率总部特务营和第74师2个团的兵力,

在宜城官庄及窑湾一带东渡襄河,向北急进,于7日凌晨进抵安舜营以北的郑家湾地区。当日,日军攻占田家集;8日又占领枣阳以西之张家集。另一部日军攻占双沟,并于8日进占新野。

日军第39师团及第6师团1个支队,为等待他路日军从两翼完成包抄,4日开始向守军中央集团军发起进攻。5日,日军占领高城、均川等地;守军退守环潭、唐县及高城以北地区。唐县守军为第174师,中央集团军主力撤至枣阳附近阵地。日军随后向唐县发起猛攻,并以战车从两翼向枣阳实施迂回包围;守军第173师陷入了多面受击的困境,遂放弃了枣阳。日军很快攻占了隋阳店、吴家店,并于8日进占枣阳。左集团军主力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

9日,第5战区主力在外线包围了突入枣阳之日军;该部日军被迫向东南方向突围。10日,张自忠率第38、第74师主力尾追退却日军;第180师也向双沟方向实施了追击;第179师、骑兵第9师等部在马家集、田家集一带切断了交通线;第29、第37师也将京(山)钟(祥)和祥梓南北地区交通切断。与此同时,日军主力会合于枣阳以西的唐河、白河畔,以为对守军的合围已经达成,却不知第5战区主力早已跳出包围圈,从内线转到了外线。日军经10天的连续进攻,结果扑了个空。相反,第5战区主力则已形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态势,日军在两翼的兵力也已被迫向其中央地区压迫,而其大部兵力则已被包围在襄东平原上了。

当日,军委会电令第5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第5战区随即展开了全线反击,具

体部署：以左、中、右 3 个集团军分别由北、西、南三面夹击日军，并将机动兵团加入左、右集团军。日军遭突然打击，伤亡惨重，于 11 日向枣阳以南地区收缩。第 5 战区部队收复了唐河、泌阳，并将日军第 3 师团围困在枣阳附近地区。

张自忠为堵截日军南逃，率部突进至黄龙挡、高家集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战。11 日，张部第 38、第 74 师在塔山以北及黄龙挡附近与日军第 13 师团主力遭遇，经激战，一举毙其 700 余人，日军向东溃退。第 38、第 74 师及骑兵第 9 师奋力发起追击，在璩家湾附近截击日军 2000 余人，激战半日，予以大量杀伤。13 日，第 92 军收复明港，第 84 军收复唐县。同日，张部在耿家集和梅家高庙附近截击日军 3000 余人，毙伤其一部。与此同时，日军第 39 师团主力 5000 余人经峪山东侧南下；张自忠为截击该部日军，令所部分左、右两路奋起追击，张自忠亲率右路第 74 师主力和骑兵第 9 师，左路为第 38、第 179 师。14 日，第 31 集团军及第 30 军攻占枣阳以北之湖阳镇，第 68 军收复长台关。同日，张部到达方家集，随即与日军第 39 师团主力展开了激战。日军以地、空火力实施了猛烈突击，尔后其步兵发起了冲击，张部伤亡较大；日军向南瓜店方向突进，直接威胁了襄阳、宜城。此时，军委会电令第 5 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要，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

张自忠率特务营和第 74 师主力急驰南瓜店方向堵击日军，15 日拂晓发现溃退之日军先头已越过方家集。张自忠率部猛击日军翼侧，将其斩为两截。日军被迫停止南退，集中 5000 余人南北夹击方家集。张自忠率部迎战，尽力拖住该部

日军,并令所部第38、第180师迅速向方家集地区靠拢,从外线实施反包围,以歼该部日军。16日,第31集团军及第30军收复枣阳。日军更急切打通退路南逃,待其援军到达后,在6架飞机及20余门山炮的火力掩护下,分两路拼全力向南瓜店地区发起了疯狂进攻。张自忠率部沉着应战,官兵士气旺盛、视死如归,与日军展开了血刃格斗,多次阵地失而复得。激战至16日中午,张自忠身边仅存1000余人,如此刻西渡过河或东移退至大洪山区,完全可以脱险。部下多次劝退,张自忠厉声怒喝:“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张自忠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严令第38、第180师加速驰援,并致电附近的第11集团军请求增援,但未见答复。战至14时,张部官兵仅剩数百人,日军则已逼近张部指挥所和特务营阵地。经激烈冲杀和反复争夺,除总部非战斗人员和苏联顾问等撤离战场外,第74师2个团和特务营及指挥所人员几乎伤亡殆尽。当日军在火力支持下迅速突进,包围圈越来越小时,张自忠屹然不动,始终在杏仁山麓指挥和督战,左肩负伤时仍神色自若;后胸部又中弹负重伤,自始至终不下火线。至16时,张部伤亡殆尽,仅剩随从副官数人。张自忠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自有办法。”张自忠因伤势过重,为防落入敌手,遂拔枪自杀,壮烈殉国。待所部援军第38师赶到,一代抗日名将张自忠已战死沙场。张部遭此重大损失后,攻势顿挫,日军左翼压力大减,遂乘机于17日转兵向北突进。21日,日军再次攻占枣阳。第33集团军遂向北往唐河、白河两岸转移,襄东战役遂告结束。

襄西战役

日军在襄东地区扑空并遭重大损失后,以第4师团接替了平汉线及襄东地区守备,第3、第13、第39师团则在枣阳至钟祥地区集结并进行了短期休整,准备向襄河以西的宜昌地区进攻,实施第2期作战。5月31日晚,稍作休整后的第3、第39师团分则从襄阳东南地区和王家集一带偷渡襄河,向襄樊地区守军发起了进攻。

军委会急令第41军:“死守襄樊,以待第30军孙连仲部之抵达。”6月1日,日军攻占襄阳,尔后分路沿南漳、遂安道和宜城、荆门、当阳之线,向宜昌方向实施进攻。2日,军委会电令第41军向襄阳发起反击。同时,将第5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由李宗仁指挥,辖第2、第22、第31集团军等部;右兵团由陈诚指挥,辖第33、第29集团军、江防军等部。

3日,日军攻占南漳、宜城。第41军发起反击,以主力在南漳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其第122师乘机收复了襄阳。与此同时,第77军也向日军发起了反击。4日,第124师收复南漳。此时,日军第1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组成南路军,在旧口、沙祥附近强渡襄河,尔后分路沿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西进,企图与北路军会合,围歼襄西地区守军于宜昌以东地区。此时,国民党军为适应战场局势,重新划定了战区,以长江两岸为第6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之。

至6日,日军先后攻占荆门、十里铺、十回桥等地。9日,日军突破了右兵团防守阵地;当夜,守军转移至当阳、古老背一线,其后又退守宜昌外围阵地。

10日,日军第11军决定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并下达了攻击命令。宜昌守军为第18军,在日军地空联合进攻下,殊死抵抗,顽强坚守两昼夜,由于伤亡过重,于12日撤至宜昌以西阵地。日军随后即占领了宜昌。

当北路日军第3、第39师团从襄阳南下时,第2、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先后收复了襄阳、宜城,进至荆门、当阳以北地区后,即向日军发起了反击。17日,日军奉命撤出宜昌;第18军随后又进占宜昌。之后,日军又回兵宜昌,经激战,第18军再次撤离,日军遂于24日重占宜昌。其后,日军主力集结于当阳及襄河一带;国民党军则据守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州、信阳一线之以北地区,双方形成对峙,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国民党军经顽强奋战,计毙伤日军2.5万余人,俘其53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军第9战区部队与日军第11军始终在新墙河一线对峙。1941年春,日军企图利用上高战役牵制赣北国民党军主力,尔后乘机西进,突进至长沙翼侧,配合湘北日军南下攻占长沙。但由于日军在上高战役中失利,致使上述企图未能实现。此时,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在夏秋之际发起攻势。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旧第11军司令官)参加了上述“计划”的拟定,到任后即积极筹划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由于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影响,日军在“南进”还是“北进”问题上犹豫不决,第11军的作战计划被暂时搁置。之后,日军大本营一方面加强了对

苏作战的准备,增兵中国东北;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企图促蒋投降,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遂批准了第11军的作战计划,并明确:要“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要求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9战区主力,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一周年(9月27日)时攻占长沙。8月21日,第11军令各部秘密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集中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早渊、荒木、江藤、平野4个支队,以及飞机180余架、舰艇30余艘、汽艇200余艘和海军陆战队1个大队,共近15万人。阿南惟畿吸取了上次会战分散兵力的教训,决定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并准备在正面进攻之前首先对大云山进行“扫荡”,既可解除后顾之忧,又可掩护主力集中。

根据日军动向,第9战区于3月份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明确:如“敌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福临铺古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攻,则诱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此时,第9战区在新墙河南岸配置了第4、第20、第58、第72军计4个军的兵力,其中第4、第58军各一部前出至鄂南大云山建立根据地,并不断袭击日军翼侧,破坏日军后方交通线。另有主力8个军的兵力,其具体部署:第99军在汨罗江一线组织防守;第79军和暂编第2军调至长沙、株洲,加强防守;第28军在武宁地区组织防守;预备队控制了4个军的兵力,其中第37军配置在瓮江、长乐地区,第74军在分宜、新余地区,第26军在浏阳、金井地区,第10军在衡山、株洲地区;总兵力12个军33个师,共17万余人。

在8月间已在大云山以北之桃林、忠访等地集结的日军

第6师团主力,于9月7日在飞机支援下,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向大云山地区发起了进攻,企图一举歼灭该地区之国民党守军。第102师等部奋起抗击,与进攻之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3联队先后攻占洋田、甘田等地,第6师团主力从翼侧突进至长安桥。8日,日军攻占大云山,并继续向南发展进攻。9日,守军组织了反击,援军新编第10师及第102师等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0日,日军第40师团到达桃林,接替了第6师团,其先头在甘田附近与新编第10师遭遇,双方即展开了激战。日军不顾阻截,全力南下,于12日晚突进至港口附近,又遭第59师侧击。13日,日军第40师团继续南进,在白羊田再次遭到新编第10师阻击,第11军急令荒木支队增援。第27集团军为加强大云山地区力量,也令新编第11师进入交战。守军全力实施反击,将日军压迫至马嘶脊附近狭窄的山路上,双方展开了近战肉搏。16日,增援的荒木支队在甘田遭到新编第11师阻击。至17日下午,日军第40师团突进至胡野溪、团山坡地区,并完成了向湘北进攻的准备,但由于遭守军连续阻击和反击,进展迟缓,损失惨重。

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等部均已进至新墙河北岸地区。18日拂晓,日军在杨林街以西20余公里的狭窄地段上,集中300余门火炮实施了猛烈突击,掩护步兵倾全力发起了猛烈攻势。守军第4军由于以部分兵力参加大云山地区作战,且在日军猛烈炮火下伤亡严重,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新墙河防线很快被日军突破。第4军被迫转移至胡少保、关王桥以东及洪源洞、白家洞一线继续组织防守,由于日军攻势迅猛,当日下午又被日军突破,守军遂向右翼山地转移。19

日,日军抵达汨罗江北岸,并开始组织强渡。第6师团一部在上午从长乐渡过汨罗江,并先后攻占了颜家铺、浯口等地。

18日,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配合下渡过洞庭湖后,在湘江口的青山附近强行登陆,虽遭第197师奋力抗击,终站稳了脚跟,并以此为据点,以策应主力的正面攻势。

第9战区未料到日军攻势竟如此猛烈,急令第99、第37军在汨罗江南岸坚守阵地;并令第4、第20、第58军向日军侧后发起反击,迟滞其进攻速度;另以第26军军部率第44师推进至金井附近。由于上述命令被日军侦悉并破译,日军获知了第9战区的部署调整,于20日决定全力向东推进,企图在捞刀河以北地区聚歼第9战区主力。此时,日军已开始强渡汨罗江。22日,日军集中兵力向第37、第26军发起围攻。第3、第4师团在飞机支援下,攻占了下武昌、狮形山、兴隆等守军第37军主阵地,连续激战至24日,突破了守军防线,并突进至守军侧后的新开市、新桥地区,对守军形成了合围之势。第37军被迫向上杉市、麻林市、新桥一线转移,与此同时,日军第6、第40师团对守军第26军发起围攻。激战至25日夜,日军一部攻占了何家坪、五台洞等地,直逼第26军指挥所。薛岳急令第26军“迅速集结兵力,攻敌一点,切勿对各方均取守势”,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

当日军发起围攻时,守军第10军奉命增援,于22日到达明月山、栗桥、福临铺、金井一线。鉴此,日军迅速转用兵力,乘势向立足未稳的第10军发起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第10军第190师司令部被日军包围,师长受重伤,副师长阵亡,使全师陷于混乱,纷纷向福临铺方向突围;预备第10师也遭日军

打击,被迫向后溃退。至26日,第10军伤亡惨重,被迫转移至石鼓牛、徐桥及万家铺、天雷山一线。

26日,薛岳令各部组织“督战队”,收容整顿溃散的部队。白崇禧也曾前往衡阳督战,但战局未能改观。在捞刀河两岸组织防守的第74军,于26日与向长沙方向奔袭的日军第3师团接火,利用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以攻为守,向日军发起反击。由于日军后续部队迅速向南突进,一部兵力已渡河绕向第74军翼侧,处境十分危险,且伤亡甚重,第74师遂于27日夜向南撤退。至此,长沙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日军突破。薛岳令各部发起反击,但战区主力多数遭日军打击,已无力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了。

日军第4师团及早渊支队击退守军后,沿白沙河谷向长沙推进。27日,早渊支队遭第98师阻击,日军在飞机支援下,很快突破了守军阵地,并渡过浏阳河。下午,早渊支队一部兵力在空降伞兵100余人的配合下,突入长沙城东北角;当晚,主力也突入城内。29日,第4师团主力进入长沙。与此同时,第3师团向株州方向追击,企图歼灭南撤之守军。29日上午,第3师团一部突入株州,破坏了城内的军事设施后,于午后撤出株州在金潭附近地区集结。

日军经连续作战,认为打击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人员伤亡和粮弹消耗极大,且输送补充粮弹的50余辆装甲车被守军悉数击毁,已无力继续发展进攻,遂于10月1日黄昏开始,在飞机掩护下实施退却。

2日,军委会获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下令:“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牵制敌人向北转移,使5、6战区作战有

利。”第9战区遂迅速组织了追击、阻击和侧击。第98师在捞刀河北岸实施了伏击,将日军早渊支队打得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其中2名大队长被击毙;第99军不断袭击后撤的日军第3、第6师团,其中,在路口香附近袭击了正在宿营的第6师团部队,一举击毙其700余人;第27集团军所属的3个军,成了阻击日军北撤的主力,作战中,大量杀伤并俘获了日军。

此时,第6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城内日军顽强抵抗,固守待援。第9战区部队虽尽力迟滞了日军的退却,以阻其回援宜昌,但由于主力遭严重打击和重大伤亡,战斗力已很弱,牵制退却日军的目的未能达到。另外,由于陈诚的犹豫不决,延误了有利的战机,致使第6战区夺回宜昌的计划也未能成功。

9日,日军第11军各部撤回新墙河以北,转取守势,与第9战区再次形成了对峙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此次会战,历时月余,日军计伤亡2万余人;第9战区伤亡(包括被俘、失踪)达7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至1942年1月16日,中国国民党军在长沙及其以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尔后实施大规模追击的反击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主要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在此前后,日军同时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发动了进攻。8日,广州地区日军第23军又向英军占领的香港发起了进攻。由于日军

作战范围不断扩大,战线拉长,兵力愈感不足,国内经济更加困难。据此,日军积极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其侵华日军一方面疯狂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诱降,并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企图尽快促蒋投降,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转用兵力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9日,国民党军为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令第4战区部队向广州发起进攻,以牵制日军的兵力和行动;第9战区第4军和暂编第2军也从长沙附近南下。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使日军深感忧虑。为此,日军秘密调集兵力,准备第三次进攻长沙,并计划于1942年元旦前攻占长沙,尔后直取衡阳,打通粤汉线,衔接广州、香港,进而沟通与东南亚的联系,以中国的中南地区作为其进攻东南亚的“后方基地”。

13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下达了再次进攻长沙的命令,并迅速集中了第3、第6、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共12万余人的兵力。以第6师团进至新墙河中下游北岸,第40师团进至沙港河北岸,第3师团到达鹿湾附近地区。22日,阿南惟畿到达岳阳指挥所,坐阵统一指挥作战行动。具体部署:第1梯队以主力沿粤汉线及岳阳至长沙古道向长沙实施正面进攻;以一部兵力为第2梯队,负责岳阳至长沙的交通警备,并策应主力作战。同时,以驻南阳的日军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实施进攻,牵制该地区之国民党军西进,以策应主力对长沙的进攻。

11月17日,第9战区在长沙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薛岳要求各部队加紧备战,并制定了代名为“天天炉战”的作战计划,提出了号称“天炉法”的后退决

战战略方针,即在新墙河、汨罗河之间设伏击地带,以浏阳河、捞刀河之间作为决战地区,动员群众翻地蓄水,在战区内破坏道路,严密乡镇保甲制度和组织民团武装,配合主力作战,通过诱敌深入,在湘北地区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而歼之。其作战原则:“以少数兵力守阵,控制主力,机动运用”;“固守新墙河、汨罗江两岸既设阵地,迎头痛击南犯之敌。予敌以重创后,相机放开正面,向右侧翼转进,占领翼侧阵地,形成长沙核心之外围。诱敌南进,俟长沙核心猛力迎击,在敌攻势顿挫之际,即向敌侧后发动攻势,与长沙核心互相呼应,夹击南犯之敌,聚而歼之。”薛岳强调:“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20日,军委会将第4、第73、第74、第79军划归第9战区指挥,并令各军迅速奔赴湘北地区。薛岳及时召开会议,根据原定的作战方针和计划,进一步调了部署,集中了13个军33个师的兵力,计17万余人。具体部署:第20军在麦市、九岭和杨林街、鹿角一线组织防守;第37军在长乐、汨罗、新市一线防守;第99军在营田、湘阴和芦林潭、沅江、汉寿一线防守;第10军防守长沙和株州;预备队为第58、第26、第79军,分别配置在黄岸和浏阳、普迹及衡阳地区;第73、第4、第74军准备分别由鄂桂粤战场调往宁乡、株州、衡阳地区,担任反击作战任务。赣北方向为第78、第72军、新编第3军及第5、第194师等部,其中,第78军守备武宁地区,第72军守备九宫山地区,新编第3军守备高安地区,第5师守备浔家渡、市汉街一线;第194师为预备队,配置在清江地区。

12月23日,日军发起了正面进攻,第40师团主力推进

至新墙河北岸,突破了守军第 134 师一部兵力在北岸的前沿阵地。此时,天气突变,骤然间下起了雨雪,气温急剧降至零下,这在 12 月份的湘北地区是极少见的,平时可徒涉的新墙河水深也陡然增加,道路更是泥泞难行,对准备长途奔袭的日军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很大困难。而且,之后的天气又是连日乌云满天,日军飞机的支援和掩护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日军并未知难而退。

24 日傍晚,日军第 6 师团乘大雨和夜暗,向守军第 133 师阵地发起了攻击,并从新墙附近强渡新墙河。第 40 师团也于当夜突破第 134 师防守阵地,并渡过了新墙河。守军主力乘夜暗撤至东南山区的王伯祥、十步桥、观德冲一线阵地,以一部兵力继续坚守原阵地,消耗和迟滞日军的进攻。25 日夜,日军向第 133、第 134 师二线阵地发动了进攻,守军顽强坚守,与日军展开了反复争夺。26 日,日军第 6、第 40 师团主力利用守军防线间隙突进,直扑汨罗江,并与沿粤汉线先期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第 3 师团会合。此时,防守汨罗江一线的第 37、第 99 军已形成了大纵深防御体系,与进攻之日军展开了激战。27 日午后,日军第 3 师团主力渡过汨罗江;第 99 军主力撤至牌楼峰、栗桥一线阵地。日军第 3 师团为实现配合主力围歼第 37 军的企图,集中主力向第 99 军防守阵地发起了猛攻。28、29 日,双方展开了激战,第 3 师团攻克了大娘桥守军阵地,尔后东进向新开市发起攻击,企图向第 37 军侧后实施迂回。

28 日,日军第 6、第 40 师团渡过了汨罗河,当即遭守军第 37 军顽强阻击,日军伤亡惨重。激战至 30 日,第 37 军向东侧山区转移。至此,日军已在汨罗江南岸打开了通道,尔后准备

继续向南攻击前进,企图迅速夺占长沙。

29日,阿南惟畿下令:“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并调整了进攻部署:以第3师团在第6师团一部配合下进攻长沙;第6师团主力向长沙以东的湘梨市进攻;第40师团向金井方向突进,保障主力翼侧安全。”

长沙守军为第10军。20日的防御部署:第3师防守长沙核心阵地,第190师防守外围各据点,预备第10师固守岳麓山、水陆洲既设阵地。22日,薛岳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宪兵第18团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配合第10军固守长沙。随后,各部队加紧抢修碉堡、工事,设置障碍,并向后方疏散群众。接着,第73军赶到并接替了岳麓山和湘江西岸的防守任务,准备配合第10军作战。

30日,军委会指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齐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第9战区遂令第10军固守长沙,其余各主力部队则准备以长沙为中心,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实施向心攻击,并明确区分了第一次、第二次攻击的具体目标,以求在日军攻击长沙时,不断紧缩包围圈,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攻击长沙之日军。

31日夜,日军第3师团进至长沙附近的湘梨市和东山附近地区。1942年1月1日凌晨,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尔后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的阿弥岭、林子冲、金盆岭等

守军阵地发起了进攻。预备第10师依托阵地和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由于工事大部被摧毁,且伤亡甚重,遂决定放弃第一线阵地,于当日下午撤至半边山、左家塘、农林实验场一线,继续组织防守。日军在地空火力支援下,全力发起攻击,其中1个大队于当夜突破邬家庄和军储库附近守军阵地,并乘势指向白沙岭,直接威胁了市内的天心阁。守军及时发起反击,迅速夺回邬家庄和军储库附近阵地,将突入之日军击退。反击中,日军大队长以下100余人被击毙,守军从其尸体上搜获的文件中发现了日军粮弹正严重不足,极大地振奋了官兵们的士气和斗志。

2日,预备第10师与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长沙东南的南之宫、邬家庄、小林子街、黄土岭一线展开了激烈争夺。第9战区配置在岳麓山地区的炮兵第1旅,以重炮火力准确猛烈地打击进攻之日军,有效地支援了守军的作战。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一部向长沙北郊守军第190师阵地发起了进攻。3日凌晨,日军第6师团主力在长沙东郊、北郊同时发起攻击,第190师被迫退至第二线阵地坚守。长沙地区守军第10军在军长李玉堂指挥下,顽强抗击了日军的进攻。日军经连日作战,伤亡惨重,进展迟缓。第6师团一部兵力曾从长沙北郊突入城内,由于遭第9战区重炮猛烈突击,城北大部建筑物被炸为平地,使突入之日军无法立足;守军及时组织反击,将其击退。与此同时,在长沙城南双方也展开了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其中1名大队长被击毙。至此,日军虽取攻势,但因缺少弹药,多处战斗只能近战肉搏,飞机空投补充也是杯水车薪,无以为

继,使日军逐渐陷入困境。

为加强长沙核心阵地的防守,第9战区于3日令第73军之第77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市区协同第10军作战。此时,处于外线的第9战区主力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压来,进至规定的第一次攻击目标附近。

面对极不为利的战场态势,日军第11军于3日决定停止攻击长沙,令各部队于4日夜开始后撤。4日晨,日军发起了全线攻击,企图作最后一搏。进攻中,日军不断施放毒气,拼全力攻城。守军浴血苦战,顽强拼搏,长沙附近的战斗进入了白炽化。其中预备第10师经3昼夜苦战,伤亡惨重,辎重营和卫生队都已参战,经连续血战,击退了日军的拼死进攻。日军经整天的最后努力,除增加伤亡外,未取得任何进展。第3、第6师团遂于当晚利用夜暗撤离战场,向东门、湘梨市方向实施退却。

此时,第9战区外线部队正向长沙急进,薛岳令各部于4日夜进至第二次攻击目标地区,加快缩小包围圈。在获知日军退却后,当即令准备实施合围的部队迅速发起追击,决心在汨水以南至捞刀河以北地区将退却之日军聚歼,并及时调整了部署: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第73、第4、第26军为南方追击军,由南向北实施追击;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20、第58军为北方堵击军,阻击日军退却;第99军军长傅仲芳率所部为西方截击军,阻击日军向西逃窜;“尔后随追击战况之推进,始终按追击、堵击、截击、反包围歼灭战之要领围歼溃逃之敌军。”

5日凌晨,日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全线分路向东北方向实施退却。此次日军之退却,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第3师团刚撤离战场,即遭到进入金盆岭、林子冲地区的第4军截击,激战终日后夺路逃窜,并向第6师团靠拢,在湘梨市附近渡过了浏阳河;7日,两部日军退至捞刀河以北。第40师团主力撤至春华山,遭第9战区部队阻击,被迫退回金井;而其留置在金井附近的一部分兵力则遭到了第37军的围攻,伤亡近400人,残部20余人待其主力退返后才被救出,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第11军为掩护其主力退却,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分路南下接应,该部到达栗桥、福临铺、金井一线时,也遭到了阻击。8日,第6师团在向福建临铺退却途中,遭第4、第20、第26、第73军等部连续围攻,伤亡惨重,后在第3师团及空军全力救援下,才突出重围。退却之日军在第9战区部队的连续阻击、侧击和追击下,行动迟缓,时时处于苦战之中。9日,退却之日军在饥疲交加之中,与接应之日军会合。13日,日军第3、第6、第40师团主力在汨罗江以南的新市、兰河市、长乐附近集结,尔后先后渡过汨罗江。14日,日军继续向北溃退;第9战区部队仍不断截击、追击和侧击日军。至16日,日军撤至新墙河以北,退回原阵地;赣北方向西进的第34师团等部也被击退,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历时25天,日军以惨败而告终,计伤亡近5.7万人,其中10名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毙命,被俘139人。第9战区将士英勇作战,大获全胜,伤亡不足3万人。

五、蒋介石集团制造反共磨擦

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做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讲话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报告,确实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国民党就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扰共,制造了多次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从1939年3月至1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各地先后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惨案,杀害共产党军政人员1600余人。到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局部磨擦发展到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正义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陕甘宁边区。12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陇东、关中等分区的5座县城,并集中力量妄图进攻延安。一是山西。12月,国民党军分别向晋西、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进攻,摧毁阳城、长治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制造了“晋西十二月事变”。三是在冀南,九十七军朱怀冰、石友三等受蒋介石指使,率部进攻八路军部所在地——太行山区。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各根据地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击,给予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并驱逐了绥德分区 5 个县的国民党官僚,使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联成一片。在山西,八路军在给晋军以严重打击后,与阎锡山划定了分区防御的协议。在太行山区,八路军坚决消灭了执迷不悟的朱怀冰部 3 个师。到 1940 年 4 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均被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促成下,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共同打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在华北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十二月事变。1940 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磨擦的重心移到华中地区,把矛头对准新四军,不断对新四军的皖南、苏南、苏北、皖东、皖中等地区的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于 1940 年 7 月 16 日提出《中央提示案》,无理要求在华中地区坚持抗日战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国民党顽军调集重兵包围华中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企图把华中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赶到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密令第 31 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 5 战区第 21 集团军李品仙部从豫西和鄂东地区东进,准备进攻新四军,并密令第 3 战区顾祝同部准备围歼皖南的新四军。同年 9 月 27 日,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

约,准备进一步扩大法西斯战争,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根据本国的需要,进一步拉拢和诱降蒋介石。英国和美国为了利用中国钳制日本南进,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则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大举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电到后1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1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驳斥《皓电》。《佳电》陈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3年的团结抗战中,抗御众多日军,收复广大失地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严辞拒绝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并声明,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民族危亡,愿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但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政策为怯弱可欺,于11月14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3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5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和新

四军。11月30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要求积极准备,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迎头痛击。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规定新四军北移路线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呈文。蒋介石批准了该呈文。8日,何应钦、白崇禧给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坚持《皓电》立场和无理要求。9日,蒋介石下达所谓《限期新四军北移手令》,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中共中央一方面电令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北移,一方面要求华中及山东的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蒋介石限期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手令下达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2月10日拟就向蒋介石的签呈,令第3战区妥为准备,届时新四军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同时,蒋介石急电第3战区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同时,国民党方面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皖中地区国民党军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配合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北移部队。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手令,迅速调集7个师8万余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省宁国县万福村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了如下进攻部署:以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

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第144师、新编第77师为左翼军,展开于湾滩、茂林、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湾、沙土再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新四军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苏南和皖南的联系,阻止新四军东进。这次会议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顽军的这一部署,就是企图首先对皖南新四军部队进行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赶到长江边上,寻机予以消灭。在作战过程中,顽军根据情况,调整了部分部署。

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在芜湖、宣城、青阳之间的狭长地带,活动区横宽100余公里,纵深只有五六十公里,正面有日伪军的强大兵力,背后有国民党顽军重点监视和封锁,处境是十分险恶的。中共中央为了使新四军皖南部队摆脱险境,从1940年10月开始,多次令其尽快从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到皖东地区,或从苏南渡长江北上。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却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理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1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顽军抽调兵力,准备围攻新四军军部的情况,电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项英等人几次派部队侦察铜陵、繁昌一带渡江路线,筹集船只,并组织北移先遣队1700余人携重要资料1300多担,克服重重困难,分3批移往苏南北渡,但却没有及时组织大部队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等人,进行严肃批评:“如何北移,如何

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委分会会议,决定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由云岭驻地先向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抗日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1941年1月1日,项英将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开往苏南的决心报告中共中央。3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皖南部队立即开动向苏南转移。新四军皖南部队和苏南行动的共9000余人,主要是军部及所属部队。在北移行动时,全部人员编为3个纵队:第1纵队由第1团、新编第1团组成,共约3000人,担任左路纵队,从土塘到大康王地区集中,通过裘岭向榔桥河地区开进;第2纵队由第3团、新编第3团组成,共约2000人,担任中路纵队,从北贡到凤村附近地区集中,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开进;第3纵队由第5团、军部特务团组成,共约2000人,担任右路纵队,从云岭到达茂林、铜山地区集中,经麻岭、高岭,会集星潭。军部直属机关和教导总队共约2000人,随第2纵队行动。

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分3路出发,开始经苏南向江北转移。原计划各纵队于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集中,再继续前进。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到达青弋江边时,河水上涨,部队在章家渡渡河耽误了时间。至5日15时,各纵队才先后到达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地区。因部队过度疲劳,就停止前进,原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晨第2纵队第3团以1个排担任高坦方向警戒。7时,该排遭到顽军第40师

第120团搜索部队的袭击。9时,第3纵队特务团1个连在麻岭遭到顽军第40师第119团搜索部队的袭击。当天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仍照原计划行动,以第1纵队出裘岭,第2纵队出丕岭,第3纵队特务团出高岭,第5团担任全军的后卫,跟随第2纵队行进。会议要求各纵队于当日黄昏出动,7日拂晓通过上述地区,于午后在星潭汇合。顽军于7日拂晓以主力围攻茂林、铜山地区的新四军。新四军各纵队在行动中遭到顽军主力的攻击。新四军各纵队进行自卫,向星潭攻击前进。第2纵队一部遭到顽军第40师第120团2个营的攻击,第1纵队与顽军第40师第118团进行激战,第3纵队特务团攻占高岭后,在牛栏岭与顽军第40师第119团展开激战。当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百户坑开会,讨论下一步部队行动方向。讨论到晚12时,决定部队从原路返回,折向西南方向行动,经濂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这一决定打乱了原定的计划和部署,增加了突围的困难。7日夜,顽军开始总攻,以第52、第40、第79师从正面向新四军发动攻击,以第79、第144师增援,向新四军侧后发动进攻。8日上午,新四军各纵队向西南行动,遭到顽军第79师的阻击。军部和第2纵队在向高岭前进时,误入濂岭,后折回里潭仓。当日晚,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开会。会议决定向高坦、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第40、第144师向新四军两翼发动猛烈进攻,第144师和新编第7师占领云岭、茂林,切断了新四军的退路。当日晚,新四军部队进到茂林东南高坦地区时,遭到顽军第144师的猛攻,9日,叶挺军长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经一夜激战,击退顽军的进攻。第1纵队一部

向东南突出重围。新四军遂决定甩开茂林顽军,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渡青弋江,从铜陵、繁昌渡长江北上。第3纵队特务团一部经章家渡向北突出重围。其余部队,由于情况不明,山路崎岖,不断遭顽军108师伏击,行进速度缓慢,一夜仅走10余公里,在石井坑,遭顽军108师伏击,部队在激战中被冲散。于10日被顽军包围在石井坑地区。顽军以第40、第144、第79、第52、第108师将新四军部队重重包围。11日上午,新四军军部在石井坑开会,会议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兵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当日,顽军发动多次进攻,新四军顽强坚守,打退了顽军进攻。但因粮弹无法补充,加上顽军兵力优势,石井坑周围的裘岭、鹿角山、东流山等阵地先后被顽军攻占。新四军被迫坚守东流山以北高地,阵地越打越小,部队处于顽军炮火威胁下,处境十分险恶。顽军5个师于12日向新四军发动猛攻,不断缩小包围圈。叶挺指挥部队浴血苦战,顽强坚守石井坑,准备突围。当日黄昏,新四军的阵地相继失守。当日晚,叶挺决定新四军被困部队分散突围。新四军军部向石井坑东北方向大康王一带突围。其余部队分为两路,一路从凤村向冬青树方向突围;一路向茂林方向突围。13日凌晨,新四军军部向石井坑东北突围,翻过一座大山,又被顽军包围。部队经奋勇冲杀,伤亡很大。13日上午叶挺和饶漱石商定,派人当面同顽军第108师谈判。但派去的人被顽军第108师扣押。14日下午,叶挺不顾个人安危,为了挽救新四军,前往顽军第52师谈判,被扣押。这时,新四军的阵地被顽军全部攻占。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仅近2000人突出重围到达皖北无为地区,另有一小部分突围

到达苏南溧水地区。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 9000 余人自 1 月 4 日至 14 日从皖南向长江以北转移中,遭国民党顽军 8 万余人的包围。新四军奋勇自卫,冲杀血战,仅 2000 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殉职。

1 月 17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使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中共中央一方面准备在军事上进行自卫,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反击。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停止反共内战。1 月 20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此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日,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一致反对,他们纷纷通电对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严正谴责。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际舆论也对国民党提出责难,主张国共应继续合作抗日,从而使国民党蒋介石陷入了内外孤立的境地。为摆脱窘境,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国民政府宣布于 1941 年 3 月 1 日

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皖南事变使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促使他们为团结救国,为争取自身生存和民主权利而日益开展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成为抗日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41年3月,在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曾琦、张君勱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10月在香港正式发布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强调加强团结,抗战到底,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有“第三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后来还有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业者等个人盟员)。自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顽固派由比较积极抗日、注重团结转向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肆意侵吞,疯狂掠

夺,越来越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层及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民盟的成立,正是反映了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的要求。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主张抗战到底。它的成立,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日益孤立。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的纲领政策。

第一,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在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两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即:从革命的阵线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这种历史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从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在条件具备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第二,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但同时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三,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指出: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完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体系,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七、敌后抗战的深入发展

百团大战

1940年夏秋,德国法西斯军队席卷西、北欧。德国的战争疯狂对日本军阀是一个强刺激,使日本军阀的战争狂热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日本军阀急欲结束对华侵略战争,以拔出脚,跨进世界战争的行列,实行南进政策。然而,此时日本国内经济情况不断恶化,黄金储备严重不足,要在国力、军力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解决已经持续3年,并且越陷越深的对华侵略战争,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日本军阀对国民党采取了又打又

拉的政策,先是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继而,采取以战迫降的方针。蒋介石在日本军阀的诱迫下,答应于1940年8月与日方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举行会谈。中国抗战面临着中途妥协的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日本军阀还加紧在华北推行“肃正建设计划”,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为了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日军在华北共修筑据点3000余个,碉堡1万以上,占领铁路5000余公里,公路3万余公里。日军用铁路、公路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把抗日军民紧缠起来。这就是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曾形象地对“囚笼”政策进行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粉碎日军对八路军的全面进攻,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阻止蒋介石的投降活动,八路军总部毅然决定发动百团大战。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关于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并报军委。《命令》明确了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正太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正太线两侧工作,基本截断该线交通。《命令》还明确了战役的主要进攻目标为井陉、寿阳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以配合正太铁路战役之成功。同时,《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129师派出8个团,120师派出4个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其他各铁路线配合作战之兵

力,由各区自行规定。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区自己部署。并限于8月10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战役作了如下具体部署:

一、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正太线,破击重点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之平汉线,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日军,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西、北两面之日军,以适当兵力监视之。另以有力部队向孟县南北日军据点积极活动,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二、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击重点是阳泉、张净镇段。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邯大路、榆次至临汾段同蒲线、平遥至壶关段白晋线、临屯公路,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击日军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辽平公路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另以1个团主力位于潞城、襄垣间地区。

三、第120师破击平遥以北之同蒲线及汾离公路。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日军向正太线增援。如汾河可能徒涉,第120师在阳曲以南配合作战部队,要以约2个团之兵力进至榆次南北地区,直接加入第129师作战,并归第129师直接指挥。对晋西北腹地内日军各个据点与交通线,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四、总部特务团主力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

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八路军的总兵力从开始作战时的二十几个团增加到105个团。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于1941年10月至12月,在山东省沂蒙山区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的一次作战。这次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破了日军摧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取得了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的胜利。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将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在继续对国民党当局实行诱降、劝降的同时,集中主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推行“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清剿、反转电击、长途奔袭”等一套新的战术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山东沂蒙山地区属鲁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兼山东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为领导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这一地区,群众经过初步发动,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和民兵自卫队,特别是1941年以后,山东分局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统一的山东军政委员会,规定了山东分局管辖区内的一切武装力量,统归第115师指挥,并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区和民兵建设,从而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根据地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日军“扫荡”的兵力非常强大,抗日根据地北部还有国民党顽军的威胁,而抗日根据地内

的群众发动还不够普遍深入,地方军区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还不够坚强,党政军统一领导刚建立不久,因而要粉碎日军即将实行的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日伪军把对沂蒙山地区的“扫荡”看成为在山东推行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大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采取铁壁合围、辗转电击、分割封锁、“抉剔”、“清剿”等作战手段和“三光”政策,一举歼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其兵力部署是:以第17师团主力、第33师团一部,集结于临沂地区,向临沂以北及东北进攻;以第32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10旅团,集结于新泰、蒙阴地区,向蒙阴以东及以南进攻;以第21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6旅团各一部,分别集结于沂水和莒县地区,向沂水西南进攻;另以一部协同临沂之日军掩护赶修莒县、临沂间公路,防我向东南转移;一部于沂水、东里店之线防八路军向北转移。各县伪警备队分别参加各路日军的“扫荡”,并担负“清剿”,构筑、守备临时据点和遮断壕沟,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等任务。

10月上旬,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当面敌情,发出了备战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空室清野,动员群众积极参战与支援战争,建立与健全各级军区组织,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紧缩机关和后方,并确定反“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消耗、牵制、迷惑日军,保证主力机动作战;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适时跳出日军之合围圈,转到外线,寻机打击日军之一路,或乘虚袭击日军后方,相机攻克一些据点;

当日军“扫荡”某一地区时,其他各区应积极对当面之日军进行破袭,或挺进日军侧后,打击和牵制日军,断敌交通和补给。具体部署是:山东分局和第115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地区;山东纵队第1旅转向日军合击圈的外围,待机作战;抗大第1分校转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和县、区武装则在当地领导民兵武装坚持斗争。邻近根据地的教导第2旅在滨海区南部,山东纵队第2旅在滨海区北部,山东纵队第1旅一部在鲁南及泰山区,第3旅在胶济铁路线上,第4旅在新泰以东地区,第5旅在胶东之烟台一带积极展开攻势,主动打击日军,破路炸桥、袭击据点,造成日军后顾之忧,全力配合主力在沂蒙山区的反“扫荡”作战。

合围与反合围

日军为隐蔽企图,曾经以小分队不断出扰费城西北之仲村、土门,以迷惑对方,主力则由安邱、泰安、兖州、徐州等地隐蔽向沂蒙山区周围集结。11月3日晚,蒙阴、沂水、莒县之日军首先行动,采取夜间运动、大纵深的重重包围,于4日拂晓突然袭击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激战1天后,山东纵队当夜分散突围,东移至南墙峪(沂水西偏南)。6日,日军再次对其合击,山东纵队机关向西南经天宝山转到外线的泰安、泗水、宁阳边的石莱一带,脱离了日军的包围。

在此期间,正在坦埠地区(蒙阴以东25公里)的山东纵队第1旅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突出敌之合击,其所属第2团在转移途中与新泰地区的日伪军1000余人遭遇,经激烈战斗,摆脱敌人;旅直属队及第1团1个营转移中遭敌合击,经战斗

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胜利突围。从5日至23日的转战,第1旅共杀伤日伪军300多人。

面对日军的强大合击,山东分局、军政委员会和第115师领导专门挑选干部组成若干侦察组,及时弄清当面敌情,据以作出正确判断。5日黄昏,山东分局、第115师师部等5000余人的庞大机关,在仅有1营兵力的掩护下开始从留田突围。至6日拂晓,顺利地由留田西南铁山子附近东西不过1公里半的间隙中,通过了日伪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在一个2公里半的间隙中,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安全到达蒙山南端的埠岵。

从11月6日晨开始,日伪军在合击扑空后,随即以一部兵力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临时据点,主力反复寻机决战。8日,日伪军合击鲁中地区。鲁中军区司令部被袭,遭受一些损失。从12日开始,日伪军开始实行“清剿”。

“清剿”与反“清剿”

日军将沂蒙山划分为4个“清剿”区,即以南墙峪为中心的“北蒙山”区,以孙祖为中心的“南蒙山”区,以铜井、界湖为中心的“东蒙山”区,以朱满为中心的“西蒙山”区,其中又以“南蒙山”区与“北蒙山”区为重点。日军每“清剿”一地,挨户进行搜查,大批捕捉壮丁,实行“三光”政策。在各据点周围,日军控制一部机动兵力,发现山东纵队或115师部队,则立即进行合击。

为抗击日军的“清剿”,第115师决定抽调山东纵队第2旅1个营、抗大第1分校2个队、蒙山支队1个大队和分局特

务连挺进沂蒙基本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积极打击日军“清剿”、“搜剿”的小分队,镇压汉奸、叛徒,掩护群众同日军周旋;主力部队在外线积极活动,牵制和打击“扫荡”日军;教导第2旅、山东纵队第2旅则在滨海区积极对日军进行破袭,配合鲁中区的反“扫荡”。

11月14日,日军集中7000多人,对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所在地之西蒙山区进行合击。17日,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在大谷台遭日军合击。由于正确判断日军主力在西面,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出乎意料地东越临(沂)蒙(阴)公路,进入沂蒙山区,突破了日军之重围。

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重返沂蒙山区后,随即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加强对各地游击战争的领导。通过采用伏击、袭击、狙击等手段,连续给予分散“清剿”的日军以打击,有时甚至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据点。

11月29日,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在向东蒙山转移时,受到日军合击,12月4日在瓦城子一带遭受第2次合击,受到一些损失。为求指挥的安全,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导决定向外线转移,内线由11月底返回坦埠地区之山东纵队统一指挥。此后,在内外线密切结合的打击下,日军被迫据守临时据点,“清剿”计划实际上也就宣告失败。

撤退与反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其所占之地区扶植伪军、巩固点线、预防反击外,另以部分兵力分别向天宝山区和滨海区进行“扫荡”,以掩护其主力由

沂蒙山区撤退。为了有力地打击日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一面积积极尾追截击日军退路;一面发动更广大的游击战争,不断袭扰抗日根据地内之残余日军,相机拔除日伪据点,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2月8日,退至费县之日军3000余人,分九路合击天宝山西南之常庄、郑城、白彦一带,山东分局、第115师师部及鲁西南军区机关迅速安全转移。担任掩护之山东纵队第1旅3团与日军激战终日。坚守苏家崮之2个连又1个排与日军展开搏斗,最后坚守阵地的30多名战士全部英勇牺牲。此外还毙伤伪军200余人,掩护了机关的安全转移。

12月23日,日军主力开始分路撤退。第115师乘势收复蒋庄、朱满、大桥、马牧池、岸堤、河阳等村镇,至28日基本收复了沂蒙山区,历时50余天的反“扫荡”战役宣告结束。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后方,牵制了日军的入关作战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从1938年起,日军为消灭东北抗日武装,解除后顾之忧,而大量增兵东北,从而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北抗联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1938年至1940年,抗联各路军仍以分散奇袭的游击战争,继续抗击日军。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率领下,转战于长白山区。1938年8月,在辑安长岗彻底消灭了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景清旅。1939年初,在吉敦铁路哈尔巴岭歼灭日

军 400 余人。据日伪统计,仅 1939 年 6 月至 12 月,抗联第一路军就与日伪作战 276 次。因此,1939 年 10 月以后,日寇加紧了對抗联第一路军的全面“讨伐和围剿”。为保存实力,冲破“讨伐”,一路军各部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山区,继续斗争。1940 年 2 月 23 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濛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陷入敌人重围之中,被俘壮烈牺牲。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剖开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树皮、草和棉絮。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在副司令魏拯民的率领下,在长白山区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抗联第二路军在周保中率领下,活动于松花江以南地区,打击敌人。1938 年 10 月上旬,抗联女战士冷云等 8 人,为掩护部队转移,在子弹打光、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跳入江中,这就是著名的“八女投江”。此后,第二路军青虎山、苏家店、老窝等战斗中都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抗联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统率下,奋战于黑龙江、嫩江平原。1939 年春,袭德都县田家船口,俘日本县长及伪满警察 20 余人。此后又攻取河县、克山县、肇源县,对日伪统治的中心哈尔滨造成很大威胁。1940 年以后,东北抗联各部在反击日伪“大讨伐”的战斗中,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总人数由 3 万人锐减至 2000 人。1940 年 1 月 24 日,中共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决定抗联各部编为 10 个支队,继续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敌后战场的胜利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为确保占领区“安定”,把军事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正面战场转移到敌后解放区战场。华北是侵华日军作战的主要地区。1939年2月,华北敌人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采取“牛刀子战术”,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围剿”。在政治上,推行“以华制华”,强化汉奸组织,豢养死心塌地的汉奸来统治占领区。在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大肆破坏和掠夺,并实行封锁和毁灭政策。9月,华北敌酋多田骏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企图各个击破消灭之。

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下,敌后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实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灵活机动地不断打击敌人。从1939年6月至1941年5月,八路军共毙伤日军14.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共计20.6万余人;俘日军1400人,伪军3.8万多人,伪军反正3.2万多人;缴获长炮枪7.5万余支,轻重机枪1400余挺,各种炮280多门。新四军自1938年5月至1941年5月,共毙伤日伪军12.4万多人,俘日伪军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4.8万余支,轻重机枪1600余挺,各种炮60门。同时,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有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50万人,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冀豫、晋绥、山东、苏南、苏北、淮南、皖东、东江和琼崖等抗日根据地;人口约达1亿。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大部伪

军。

八路军、新四军在粉碎敌人“扫荡”，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曾经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胜利。特别是1940年8~12月，华北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军区100多个团，在5000里漫长战线上，向各交通沿线大小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击，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整个战役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总计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缴获长短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里，桥梁、车站、隧洞等260处。八路军指战员光荣负伤、不幸中毒及捐躯沙场者，亦有1.7万余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加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贵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的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从敌人的招供中也可看出，国民党正面战场这时已经降到次要地位，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了。

八、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调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为持久抗战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大力开展了经济建设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发展农业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停止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之政策,而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针。此后,中共中央一再发布文件,继续强调这一政策。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农作物产品的减产。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建经济,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扩大,农田水利的兴修和实行科学种田。

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商贸“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贯彻并执行了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前者措施打击了日伪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保证了军需民用的物资供应。后者实行贸易自由,鼓励私人商业,繁荣了各根据地的贸易,有利于长期抗战。

发展合作事业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合作事业成为吸收小股资金,组织群众发展经济的纽带。根据地合作事业的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1939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活跃

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创办银行 为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解决抗战财政困难,各根据地都相继建立了银行。在华北,先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在华中,先后成立了淮南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南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扶持生产。这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进贸易,巩固政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九、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1941年和1942年,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和困难的时期。1941年后,日军集中侵华总兵力的75%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其已占领地区,实施“清乡”,加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实行“蚕食”,大肆修筑封锁沟、墙,集村并户,制造无人区;对解放区,则不断进行疯狂“扫荡”,妄图以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扼杀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重庆国民政府为扼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也调派70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等各敌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1940年到1942年,华北地区又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农业严重欠收。天灾人祸相加,敌后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

面。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由1亿降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人。军队供应不足,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在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战胜困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大生产运动

从1938年7月起,八路军留守延安的部队就开始尝试进行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自救活动,取得一定成效。1939年初,中共中央依据根据地留守兵团生产自救的经验,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并在边区政府成立总生产委员会领导生产运动。但是,1939年到1940年,生产运动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局限在陕甘宁边区,尚不足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都积极加入开荒、种田、纺纱、织布等生产活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经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在军民大生产运动高潮中,第一二〇师的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模范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展开,农工商业得到全面发展,克服了经济困难,保障了供给,并储备了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解放区军民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密切了党政军民及官兵关系,使共产党深得民众的拥护。

共产党巩固和 加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为度过困难时期,赢得抗战胜利,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以巩固和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

首先是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1/3。“三三制”本为组成抗日政权的人员分配原则,后来逐渐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代称。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共产党按照这一原则普遍建立或改造了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1940年7月,共产党向全国明确宣告推行“三三制”。1941年,陕甘宁边区着手进行“三三制”政权的普选。全边区80%的人参加了选举。按“三三制”比例,选出了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政府委

员会。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选举林伯渠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政权也先后贯彻“三三制”原则,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到各级政府。

“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扩大和巩固了敌后抗日政权的基础,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其次,进一步贯彻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会议即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39年到1940年,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左”的和右的偏向。如有的地方仅把减租减息作为宣传口号,未予实施或明减暗不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地主夺田索债的现象等。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三条原则:①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②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③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在适当地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之下,对其封建性质剥削的租息也须照减。在这些具体政策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照顾了地主利益,争取和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总之,减租

减息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使各阶层人民在抗日基础上加强了团结。

第三,实施精兵减政。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减政。精简后,各根据地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仅占全区人口的3%以下。从而大大减少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也使部队、机关更为精干灵活,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效能。

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这两个报告同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

毛泽东首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揭露了主观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他们照搬别国的革命经验或革命公式,轻视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知道也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而经验主义则轻视理论的作用,把他们自己个别的、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所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本质都一样,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其根本特征的。他们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即理论

与实践相统一。

其次,毛泽东从政策实践上揭露了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他指出,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当着主观主义者的认识超越客观实际时,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左”倾、盲目冒进;而当他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时,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右”倾。这种主观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许多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是民族的最大敌人,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中,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教条主义装腔作势,容易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吓唬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此外,毛泽东还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他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宗派主义拉山头,闹分裂,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所以反对主观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宗派主义。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在宣传工作上、在文风上的表现,它是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公式主义。党八股的产生,同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息息相关。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罪状,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党八股,清除主观主义藏污纳垢之所。

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一方针的提出,吸取了党

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的团结,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历时十一个月之久,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系统的说明;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决议》的通过,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实际上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决议》的通过,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它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全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懂得了要把握住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巩固和团结,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中创造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形式,是思想建党原则的新发展,也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第四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中国国际地位的加强

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宣战

1941—1942年法西斯德国迅速地攻占了十几个国家之后,使得欧洲大片领土包括法国在内,都被置于法西斯德国的控制之下。1941年6月22日,德国挟持着半个欧洲的财力与人力,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袭击,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对欧洲而且给远东的局势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加速了日本在南进与北进问题上的最终抉择。7月初,在经过了激烈争吵、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国为指针;帝国依然向处理中国事变前进,并以确立自存自卫为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为达到此项目的,不辞对英美一战。”这次御前会议最终确立了日本的南进国策,迈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英直接交锋的第一步。

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布署,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7日),日本联合舰队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军

基地及交通枢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日军共击沉美军战列舰4艘,重创1艘,炸伤3艘,炸沉炸伤其它舰艇10多艘,击毁飞机260余架。美军官兵伤亡4000多人,而日军仅损失了29架飞机及特种潜艇6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使得美国太平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南进扩张的野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日本又在西南太平洋、东南亚向美、英属地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全面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美英正式向日本宣战。接着,英联邦国家、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以及在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1日,美国向德意宣战,欧亚战争连为一体。

美国的参战不仅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程,而且也改变了中国抗战局势。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同时向美、英、苏等国建议:迅速组建在美国领导下的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正式军事同盟,美英对德意、苏联对日同时宣战,同盟各国订立不单独与日媾和的有关条约。苏联政府基于对德战争的实际考虑,不希望同时陷入两面作战,因而没有立时对日宣战,但中国政府的建议却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回应。美日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的利益与中国对日抗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军事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过去4年半来的单独抗战由此转变为与各盟国的协同作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联合国共同宣言》 和中国战区的成立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欧亚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英国基于自身的考虑,担心美国由于来自日本的重创,其战略方针有可能由原先的“先欧后亚”而转变为“先亚后欧”。因此,英国政府迫切建议美国就今后的整个战争政策与规划,举行一次必要的会议。于是,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着重讨论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联合国宣言》,旨在阐明联合国家的政治目标及共同遵守的合作原则。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也列席参与了有关讨论。会议在商讨签字国名单的排列时,由于美国的极力支持,中国得以继美、英、苏三国之后而跻入领衔签字国的行列。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邱吉尔、李维诺夫及宋子文分别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在《联合国宣言》上正式签字。宣言赞同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宗旨与原则,同时宣告:(1)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全部军事与经济资源,以对抗与之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仆从国家。(2)各签字国政府保证互相合作,不与敌国缔结单独的停战协定或和约。(3)欢迎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它国家加入上述宣言。其后又有21个国家相继签名加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在此次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基于世界战争的通盘考虑,

并没有放弃“先欧后亚”的政策,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逐级提升,美国也不得不给予这一地区以足够的关注,来确保该地区处于守势的防御体系不致崩溃,于是决定成立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为统率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协同指挥美、英、荷、澳军队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盟军统帅,包括中国本土、越南、泰国及缅甸等地区在内的中国战区。美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为了保证“先欧后亚”政策的顺利实施,就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有效地拖住和消耗日本军队,阻止它以更多的兵力投入对太平洋战场的压迫,这一点恰恰是英美所难以兼顾的。这就迫使它们不得不依靠中国战场来完成这一任务,而且,美国认为中国过去的抗战表明它完全有能力担此重任。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在同英勇的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器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而且,中国政府对日抗战的任何摇摆,都将使美国的“先欧后亚”政策难以维持,所以,美国为了使中国继续并有效地对日作战,就必须予以全面的支持。鉴于英、法在战争中的势力衰落及苏联将于战后的崛起,美国认为“培植和支持一个与美国有着共同政治目标的强大的中国,不仅可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而且还将阻止或缓和苏联对英法退出后在远东出现的真空地带的渗透。”由此,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同英国放弃了自中国抗战以来所推行的两面政策,开始走上了支持中国抗战的道

路。政治上极力促成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济上美国宣布贷款 5 亿美元，英国也贷款 5000 万英镑，以帮助中国进行抗战及稳定货币；军事上美国政府还决定把陈纳德的美国航空志愿队，正式扩充改编为美国驻中国第 14 航空队，划归中国战区，并陆续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帮助训练军队。总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像美国国务卿赫尔所总结的：“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为从事战争而进行有效的合作；第二是承认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之在战时和战后有资格与苏、英、美三个西方盟国平起平坐，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建立东方的稳定与繁荣。”

《联合国共同宣言》的领衔签署和中国战区的成立，表明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始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国远征军入缅支援盟军作战

1942 年 3 月 8 日至 1945 年 3 月 30 日，中国国民党军远征缅甸支援英美盟军打击日军的防御和反击战役。

1940 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的侵略步伐。9 月，日军侵入越南，并指向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英国为挽救其远东殖民地的危机，于 10 月开放了封锁已达 3 个月的滇缅路（昆明至仰光），并酝酿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问题。1941 年 2 月，国民政府为保持滇缅路国际交通要道的安全，以利持久抗战，应英国的邀请，派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三国进行了考察，并在考察后提出了及早派部队进入缅甸布防的意见，但英国未同意。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立即向日本宣战。23日,由蒋介石主持在重庆召开了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代表提出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蒋介石表示同意。26日,双方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宣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月2日,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陆空联军总司令。3月8日,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遂与盟军开始协同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了缅甸首都仰光。国民政府向英国提议,迅速派军队入缅。英国政府先是表示同意,后又表示暂勿入缅。直至1942年1月20日,日军已从泰国向缅甸发动了攻势,英国为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在缅英军向印度撤退,才同意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月下旬至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6军(张轸部)陆续进入缅甸境内。2月16日,仰光告急,英国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军委会遂令在滇缅路待命的第5军、第66军(甘丽初部)迅速入缅,连同先期入缅的第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卫未到任前由杜聿明代理,实际卫一直未到任,后改为罗卓英),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计9个师的兵力10万余人,统归史迪威指挥。中英双方商定,以仰光、曼德勒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为中国军队防区。

日军第15军于1941年12月8日侵占泰国曼谷后,即根据其大本营的命令,准备进攻缅甸。1942年1月20日,日军第55师团由泰国西部的麦奈地区西犯,于22日越过边境进

占缅甸的克昂多,31日又占毛淡棉。第33师团随后加入战斗,于2月4日进占拔安。3月7日,日军又将第18、第56师团补入第15军,并令其抓住战机,向北发起进攻,迫使国民党军决战,企图在短期内歼灭中国远征军,并进而占领仁安羌附近油田以及其他重要地区。8日,日军攻占缅甸首都仰光;而后以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方向进犯,以第55师团向曼德勒进犯。3月底至4月初,第18、第56师团在仰光登陆后,沿泰缅边境之乐可、东枝向北进犯。

根据日军情况,中国远征军决定,以第5军第200师在同古及其以南地区组织防御,阻击日军北犯,掩护主力开进和集结,尔后在英军协同下,实施会战,击破当面之敌后,收复南缅甸。此时,西路为英缅军第1军团,辖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英装甲第7旅,担负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的作战任务。

同古血战

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部队第200师(机械化师)在师长戴安澜率领下,于3月8日抵达同古,接替了英军的防务并掩护其撤退后,即加修工事,构筑阵地,并于9日派出骑兵团等部推进至同古以南30余公里的皮尤河及其南侧地区,抢修工事,担任警戒。第5军主力集结于同古以北的彬文那附近地区,迅速部署了纵深防御。

18日,日军第55师团先头约500人追击撤退的英缅军,向北疾进。19日,该部日军进至皮尤河南岸,其摩托车队很快驶上了皮尤河大桥,预先设伏的第200师一部兵力当即引爆炸药,将大桥炸毁,尔后两侧机枪实施猛烈射击。日军遭此突

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大部被歼,残部向公路两侧森林狼狈逃窜。随后,第200师警戒部队迅速撤回同古以南鄂克温地区前沿阵地;日军主力尾随跟踪而至。20日,日军1个联队在炮火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发起了猛攻。21日,日军炮火更为猛烈,日军继续发起攻击,飞机也对同古实施了轮番轰炸。第200师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毙伤日军300多人,自身伤亡140余人,阵地巍然不动。22日,日军发起连续进攻,并以一部兵力实施迂回,均被守军击退。23日,日军不断增兵,在20余架飞机及战车支援下,连续发起进攻。第200师在正面抗击的同时,以步骑兵联合向日军翼侧发起反击,以集束手榴弹、燃烧瓶等击毁日军战车、汽车多辆,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24日,日军集中兵力,在正面攻击的同时,以1000余人向同古以北机场实施了迂回攻击,当晚攻占了机场。第200师以一部兵力向机场发起反击,未能奏效,遂放弃了鄂克温、坦塔宾一线阵地,集中主力防守同古。

同古,是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是阻击日军北犯的战略要地。3月17日起,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同古,市区建筑大多被毁。19日,戴安澜急电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此时驻缅北之腊戍),请求派飞机助战。但负责支援缅甸盟军作战的是英国空军,在日军进攻发起后已是一片惊恐,根本不愿派飞机支援中国远征军作战。21日,日机袭击了英军在缅的空军基地,英军被毁伤飞机40余架,美空军志愿队的6架飞机也同时被毁。这样,英国在缅空军的实力基本覆灭,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地区的制空权。虽然美空军志愿队在中国云南还有8架驱逐机,但只能以防御为主,已无力实施支援作战。中国

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25日,日军集中主力向同古发起了三面围攻。第200师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双方伤亡均重。史迪威令新编第22师驰援同古,并决定27日向日军发起反击。

26日,日军集中主力向同古发起猛攻,在飞机、火炮及战车的支援和配合下,一部兵力突入了市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守军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日军飞机90余架轰炸了同古以北的平满纳,火车站被炸毁,道路遭严重破坏,使守军增援部队前进受阻,同古形势更趋严峻。

27日,日军主力再次向同古发起猛攻。下午,日军发射了数百发毒气弹,守军官兵中毒甚多,同古已十分危急。戴安澜向蒋介石、何应钦发出“十万火急电”,报告了第200师由于得不到援军配合,“本月27日不能开始攻击”,要求批准“继续在同古附近攻击敌人。”

28日,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到达同古地区。日军在进攻中再次发射了毒气弹;第200师虽伤亡严重,仍拼死坚守阵地,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和反复冲杀,并击退了日军一部的偷袭。此时,第5军主力已进抵同古附近,并向日军发起了反击,由于地形生疏,通信联络不畅,加上天气酷热、饮水缺乏以及语言不通,攻击收效甚微。史迪威遂下令,于29日或30日在叶达西附近,以第5军为主,再次发起反攻。

29日,第200师已弹尽粮绝,而援军迟迟未到,逐渐陷入绝境。而史迪威之反攻计划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杜聿明面对战场局势,感到远征军如继续与日军胶着缠战,日军势必增

援部队越来越多,第200师则只能是坐以待毙,远征军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遂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下令放弃同古。30日拂晓,第200师隐蔽行动,渡过西当河,撤至叶达西地区。

同古保卫战,历时12天,第200师将士面对4倍于己的日军的猖狂进攻,在强敌压境、后援不至的艰难情况下,以旺盛的斗志和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在抗日名将戴安澜的率领下,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了拼死争夺、浴血苦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毙伤日军达近4000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日军对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感到无比震惊,并承认,这是南进以来第一次受挫,“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仁安羌大捷

根据中英商定,明确英军担任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的作战任务,在普罗美一带设防,以保卫仰光至曼德勒铁路和仁安羌油田。但在日军占领仰光后,由于英军战斗力极差,更显得士气低落。3月20日,蒋介石在会晤史迪威时,即“忧虑英军不守普罗美,同古将受威胁”。于是,蒋介石在同日给远征军的手令中,也提醒杜聿明等“尤应注意英军作战之精神如何,使其能决心固守,……并可以将我军连坐法告之”。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日军第33师团在北进中,于4月1日突破了英军防御,攻陷普罗美,尔后沿伊洛瓦底江继续北进;4月中旬即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了仁安羌油田,切断了英军的退路,并将英缅军第1师及战车营一部计7000余人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

4月14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向驻英军的中方代表求援;15日,又向蒋介石告急,要求增援。16日,被围的英缅军已弹缺粮绝,万分危急,其师长斯考特一再告急,并声称:中国军队若再不为之解围,英军便有瓦解的可能。

17日,中国远征军奉命,由第66军新编第38师副师长齐学启率第113团,星夜急驰救援被围英军。由于英军感到增援兵力过少,要求增派,新编第38师主力也随后驰援。18日,新编第38师抵达仁安羌地区,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侦察,并连夜调整了部署。19日拂晓,援军向日军发起了攻击,日军不断组织反击,战斗进入了白炽化,经反复冲杀,新编第38师于14时攻占501高地,大量杀伤了日军有生力量,并将其击退,收复了油田,为被围之英军7000余人解了围,另救出被俘英军、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还将战利品100余辆汽车和1000余匹马悉数交给了英军。此战,中国远征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毙日军120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使命。如此辉煌战果和英勇壮举,轰动了世界,受到了盟军的盛赞。战后,新编第38师师长、团长等,都获得了英国授予的勋章。

远征军撤退

中国远征军虽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整个缅北战场态势却日趋被动。为抗击日军进攻,远征军计划在平满纳一带与日军决战。

3月28日,在同古保卫战极为艰难之时,蒋介石急电指示:“如同古完全失陷,拟即在平满纳附近相机决战”。第5军遂以主力吸引日军逐渐向平满纳一带集中。4月1日起,第5

军新编第 22 师也逐次阻击日军进攻,以吸引日军力量。至 16 日晚,新编第 22 师占领了平满纳既设阵地。

由于实施平满纳会战必须得到英军的配合,蒋介石遂于 4 月 6 日在缅北苗梅会见了史迪威,要他转告亚历山大:英军必须不惜代价,坚守防御阵地。然而,英方却闪烁其词,竭力回避。对此,蒋介石感到:英国对缅甸战事束手无策,“其军队又怯懦万分,毫无战意。故使余顿起滞疑之意,对于中国军队进退之策考虑再三,最后只有尽力补救,与敌在缅甸周旋到底之一法,否则虽保全一部兵力,然对国际地位与国军声望甚为不利。”¹¹ 日,罗卓英到任,和史迪威共同指挥中国远征军,指定杜聿明具体组织平满纳会战。

17 日,日军一部向平满纳右翼守军阵地发起攻击,被第 96 师击退。随后,日军的第 56 师团向守军阵地后方腊戍方向突进,此情况对中国远征军十分不利。第 5 军决定首先击溃平满纳当面日军主力。但此时战场形势突变,在中国远征军西侧的英军突然全线崩溃,日军一举突进至仁安羌一带,严重威胁了远征军的侧后安全;而东路罗衣考附近阵地也被日军突破,暂编第 55 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棠吉又告急,造成了远征军中路主力有被日军合围的危险。鉴此,远征军决定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退守敏杨和梅克提拉一线,以准备曼德勒会战。

史迪威、罗卓英放弃平满纳会战后,迅速调整了部署:第 66 军以 1 个师的兵力固守曼德勒;新编第 38 师在乔克巴当地区集中,阻击日军前进;第 5 军以第 200 师占领梅克提拉、瓢背一线,第 96 师在平满纳一线,抗击正面进攻之日军;新编第 22 师在梅克提拉一带,随时准备侧击北犯之日军。

根据上述部署,远征军主力被分置于平满纳至曼德勒长达 300 余公里的公路一线附近,难攻难守,态势更为不利。23 日,日军攻占棠吉。之后,由于第 6 军兵力分散,先后被日军各个击破;加上个别将领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向腊戍方向长驱直入。25 日,日军攻占雷列姆,尔后兵分两路向远征军后方基地腊戍突进,战况更趋危急。

此时,史迪威、罗卓英等又误信了英军提供的乔克巴当西南地区有大量日军集结的情报,且拒不听从杜聿明的再三劝阻,坚持令第 200 师急驰迎战,结果却扑了个空。戴安澜见无日军踪影,随即向棠吉急进,因日军已先期占领了该城,第 200 师遂发起反攻,经激烈战斗,击毙日军 800 余人,击毁其战车 3 辆和汽车 21 辆,并于 25 日收复了棠吉。但整个战局仍对远征军不利,且此时远征军的指挥已处于混乱状态。司令长官部命令杜聿明:攻克棠吉后,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而军委会参谋团却令其北进,切断日军后路,以解腊戍之危。25 日,司令长官部又令第 5 军开赴曼德勒一带,但遭到在该地的英军拒绝。杜聿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遂令第 200 师向雷列姆之日军发起反击,亲率第 5 军军部西进。这样,远征军的兵力更趋分散。第 6 军连遭日军打击后,全部向缅泰边境之景东方向撤退,慌乱之中部队已完全失去了控制。

27 日,日军越过雷列姆,向腊戍猛扑,而此间已无防守部队。而且,英军在危急之中根本无心作战,而是急速向缅印边境撤退,更使中国远征军陷入绝境。

此前的 24 日,蒋介石就缅甸战局电示远征军:“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 5 军、第 66 军应以密支那、八

莫为后方,第6军以景东为后方。”26日,蒋介石又急电罗卓英:“应决心固守瓦城(即曼德勒)。”

28日,日军一部北犯,攻陷腊戍南之细胞、南马等地。第66军新编第29、第28师仓猝组织防御,被日军击溃;尔后,日军直抵腊戍城下。29日,日军在10余架飞机和30余辆战车掩护下,向腊戍发起猛攻,并很快攻占该地,滇缅公路遂被日军切断。随后,日军继续北进,于5月1日攻占新维,直逼中国边境城市畹町。3日,日军攻占畹町,侵入中国云南境内,并向滇西重镇龙陵逼进。

第5军于4月底已在曼德勒一带集结,准备联合英军,按计划发起曼德勒会战。可是,英军竟于5月1日放弃曼德勒,仓皇退却,使会战计划成了泡影。日军进占腊戍后,分路行动,企图包围曼德勒。远征军被迫退守密支那地区,因铁路已遭破坏,远征军主力在缅北狭长地带陷入了困境。而此时的史迪威、罗卓英已脱离了部队,于5日晚率司令长官部退至班卯克;尔后徒步西撤,于7日到达苗西。随后,史迪威离开司令长官部,前往印度的英法尔。杜聿明派人追赶2日,未能追回。罗卓英则率司令长官部人员继续西行,于23日也抵达英法尔。

日军一部进入云南后,于5月5日突进至惠通桥怒江西岸。6日,日军在炮火支援下,集中兵力强渡怒江,激战终日,被守军击退。5月中旬,双方仅有零星攻防战斗。6月6日起,双方在怒江一线隔江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于5月上旬先后攻占八莫、密支那,进逼缅印边境地区。

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作战失利后,分两路向印度和云南退却。杜聿明不愿退入印度,要求经滇西回国。5月7日,接到蒋

介石急电,令第5军“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杜聿明遂决定向国境退却。9日,第5军在退却途中,在加迈与日军遭遇,并得知八莫、密支那已失陷,遂决定主力经孟关实施退却;新编第38师则按史、罗的命令退入印度。在之后的漫长日子里,中国远征军各部都进入了难以形容的艰难困苦的退却途中。

第5军军部及新编第22师,徒步在森林中艰难地向胡康河谷的大济、新平洋退却。时值雨季,连日暴雨后山洪爆发,加上部队此时已粮尽弹绝,官兵们饥病交加,在新平洋附近地区,仅新编第22师即死亡2000余人。5月31日,蒋介石急电杜聿明,令第5军“应即西向印境或雷多推进”。第5军军部及新编第22师遂改道入印,在美空军空投粮药的支援下,于7月25日到达印度雷多地区。

第96师奉命从孟关向滇西撤退,徒步行军于山高路险、毒蛇蚊虫遍地的野人山一带,由于粮药断绝,死亡惨重,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翻过高黎贡山,于8月17日陆续到达滇西剑川地区。

第200师在向北撤退途中,将士们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冲破日军多道封锁线。5月18日夜通过细胞至摩谷公路时,遭到日军袭击,师长戴安澜不幸身负重伤,遂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部继续后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因伤重且缺乏药物医治而不幸牺牲,时年仅38岁。全师官兵无不失声痛哭,郑庭笈令工兵砍树做棺,官兵们扶棺继续向云南方向行进。29日,由于天气炎热及雨水连绵,眼看遗体不保,只好将戴将军的遗体连同棺木一起火化,全师官兵围着火堆整整守

了一夜；天亮后，郑庭笈亲自将师长遗骨一一拣出，装进木箱，尔后继续上路。6月17日，第200师抵达腾冲；29日进至云龙地区，全师官兵出国时的1.2万余人此时仅剩4000余人。

与此同时，第66、第6军也分路向云南撤退。第66军因兵力分散，不时遭到日军攻击，且节节失利，直至9月5日才突出日军包围，撤至滇西碧江地区。第6军在三面受击的情况下，放弃景东后逐步撤回滇南。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不仅未能完成作战任务，反而损兵折将，使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也被日军切断，并进而侵入中国云南境内。远征军10万大军，遭到重大损失，最后仅剩4万余人。

缅北反攻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主力退回滇西，改编成第11、第20集团军；一部兵力退入印度后，改编成中国驻印军。1942年7月起，中、美、英三国开始磋商反攻缅甸问题。为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打开国际补给线，中国曾向美国提出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计划，并希望担负中印空运的飞机帮助输送兵员补充中国驻印军，以美械充实装备，以利反攻。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商讨了反攻缅甸、打通中国陆上交通问题。4月，盟军在华盛顿作战会议上决定对日军采取攻势。8月17日，罗斯福和邱吉尔举行会谈，中国代表宋子文参加，对中、印、缅方面对日作战再次进行了研究，决定1943年冬在缅北发动攻势，并设立东南亚盟军总部，以英印军总司令蒙巴顿中将为总指挥，史

迪威为副总指挥,作战任务主要由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担任;中国战区的军事行动,则由兼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指挥,以史迪威为参谋长。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了会议,重申了对缅北日军发动攻势的决定,以打通滇缅路,增加盟军对中国的物资援助,使中国战区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牵制和击败日军在华陆军主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和英军在南亚等地的压力,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军。

与此同时,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关于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1942年秋起,美国军事教官在印度兰伽训练营开始轮训中国官兵,还从国内空运一批官兵去受训,至1944年1月结束,计训练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装备、编制均与美军相同,并成立了“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任副总指挥。撤回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则由司令长官部统辖,陈诚任司令长官(后为卫立煌),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1943年起,还组织了“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和“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也由美军教官进行训练,受训军官达1万人。

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反攻的路线是由盟军指定的,即从印度的雷多出发,经野人山地区,进入胡康河谷的新平洋,向孟拱、密支那、八莫一带进攻。野人山区为原始森林地带,自然条件异常险恶,为利于军队机动,急需修筑公路。1942年12月起,美军第45工程团和第83航空营先后到达雷多。于1943年初,与中国的2个工兵团一起,开始修筑雷多至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至2月28日,公路修至缅甸境内。9月上旬,中印公路修至南阳河附近,中国驻印军警戒部队进至大沙坎至秦

老坎一线。与此同时,新编第38、第22师进至雷多附近地区。10月下旬,以中国驻印军为主力,以及英、美军各一部,开始实施缅北反攻作战。

10月24日,新编第38师向新平洋、于邦一线发起反攻,击溃日军第18师团一部兵力的顽抗,于29日攻占新平洋等地。11月4日,新编第38师在美军轰炸机支援下,向缅北重镇于邦发起攻击;日军第18师团一部依托阵地,顽强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争夺。22日,日军第18师团主力增援于邦,双方陷于苦战。12月下旬,新编第30师奉命增援。24日拂晓,中国军队在美空军支援下,向于邦日军发起猛攻,经4昼夜连续激战,于28日攻克于邦。

28日起,以新编第38师为左纵队,新编第22师为右纵队,分路向大白家、大洛发展进攻。1944年1月31日和2月1日,两部分别攻占了大白家、大洛,尔后向孟关方向攻击前进。新编第38师及美军1个支队,向孟关以南之瓦鲁班急进,威胁了孟关日军之后路;新编第22师以一部迂回孟关以南,主力从正面向孟关发起了攻击,至3月5日,攻占了孟关。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之下,被击毙1400余人,残部被迫仓惶后撤。中国驻印军当即南下实施追击,于9日攻克瓦鲁班;15日又攻克丁家沙坝,歼灭日军450余人。日军残部退守杰布山,企图依托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阻止中国驻印军南进。中国驻印军乘胜追击,尔后以正面进攻与迂回侧击相结合,于29日攻克沙杜渣,突破了日军坚守的杰布山天险,推进到孟拱河谷。

孟拱河谷长约110公里,宽10余公里,孟拱城位于孟拱

河与南高江、南因河汇合处,有铁路、公路通向密支那、曼德勒,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第18、第56师团各一部驻守孟拱及孟拱河谷地区。中国驻印军在进攻途中,因地形复杂,进展迟缓,新编第22师于4月下旬才进至英格坎陶北侧地区。5月3日,新编第22师及战车营,在美军飞机支援下,向英格坎陶发起围攻,并迅速攻占该地。日军残部沿公路南逃。

此时,缅北地区正进入雨季。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新编第22师主力继续向加迈挺进,于5月下旬攻占马拉高等地。新编第38师一部向加迈以南实施迂回,于26日渡过南高江,奇袭日军,攻占西穆,切断了加迈至孟拱的公路。6月上旬,新编第22师主力和新编第38师一部及空运到达的第50师一部,向加迈发起围攻,于19日攻占加迈。日军第18师团残部向南逃窜。

与此同时,新编第38师主力隐蔽前进,准备协同英军第36师第77旅对孟拱日军实施突袭。6月18日,新编第38师主力到达孟拱东北地区。此时,英军第77旅一部500余人向孟拱发起了攻击,遭日军猛烈反击并被包围,陷入了危急境地。英军向中国驻印军求援,新编第38师主力冒险强渡水流湍急暴涨的南高江,于20日晨向日军侧后发起攻击,解救了被围的英军,并迅速包围了孟拱;经连续激战,于25日攻克孟拱,歼灭日军1600余人,俘大佐以下89人,缴获火炮30余门及汽车200余辆。

7月11日,新编第38师主力与新编第30师主力会合,打通了加迈经孟拱至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为缅北反攻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密支那为缅北重镇,是滇缅公路和铁路的重要枢纽,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于3月9日从瓦鲁班败退后,即重点加强了密支那地区的防守。4月29日,中美联合突击队在美军支队长米尔准将指挥下,于5月16日进至密支那以西地区,并将通往孟拱的公路切断。17日,突击队向密支那西机场发起攻击,一举占领了机场,尔后掩护中国驻印军实施空运。随后,新编第30师第89团、第14师一部及新编第22师炮兵一部相继到达。同日,突击队主力中国驻印军第50师第150团向密支那发起了进攻;日军依托坚固阵地,据守顽抗,双方苦战月余,无大的进展。

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和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决定集中兵力,向密支那发起总攻。7月7日,双方展开激战。13日,中国驻印军再次发起猛攻,日军固守顽抗,双方拼死争夺,进展甚微。期间,新编第30师师长胡素接替了美军米尔准将的指挥。至31日,中国驻印军已攻占市区过半,日军仍负隅顽抗。此时,新编第30师第90团空运到达,第50师一部也在攻克孟拱后驰援。8月2日,第50师派出敢死队潜入日军后方,从侧后发起突袭,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的正面进攻。3日下午,中国驻印军攻占密支那,计击毙日军2000余人,俘其70余人。日军勒令受伤士兵自杀后,残部300余人夺路渡江向八莫逃窜。作战中,中国驻印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计伤亡4100余人,美军伤亡也达1200余人。

中国驻印军攻占密支那后,所属部队奉命改编为新编第1、第6军,新编第1军军长为孙立人,辖新编第38、第30师;新编第6军军长为廖耀湘,辖新编第22、第14、第50师。此

时,史迪威已被调回美国,由索尔登中将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和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东南亚战区北缅地区司令。

雨季过后的10月15日,中国驻印军开始向八莫、南坎等地发动进攻。新编第38师在南进中,于29日攻占了八莫外围的日军据点庙提,并将太平江北岸之日军肃清,尔后翻山越岭,隐蔽前进,从铁索桥抢险渡江后进抵布兰丹。11月3日,孙立人指挥一部兵力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另一部直插八莫南侧的曼西,以切断日军退路;集中主力向莫马克发起了进攻。在美空军支援下,经10天激战,先后攻占莫马克、曼西等地,摧毁了八莫外围的日军据点,包围了八莫。与此同时,新编第22师越过伊洛瓦底江,沿途不断打击日军,至11月12日,先后攻克下瑞古、西曼、大曼,同时以一部兵力指向八莫,配合新编第1军作战。

中国驻印军不断紧缩对八莫的包围圈。12月14日,新编第38师在地空火力支援下,向八莫发起了猛攻,一举攻占城北监狱、宪兵营防守阵地和旧炮台;15日,在友军配合下,攻克八莫城,将顽抗日军大部歼灭,仅60余人泅水向南坎方向逃窜。

向南坎方向进攻的新编第30师,于11月中旬占领了八莫至南坎公路的各个隘口,切断了八莫日军的退路,并肃清了南坎西北外围地区的日军。12月18日,又击溃了日军向南坎的增援部队;并以一部兵力实施迂回包围,于27日攻占了劳文机场。1945年1月初,新编第30师以主力向南坎西南实施迂回攻击。15日,新编第30师发起猛攻,一举攻占了南坎,并对瑞丽河东岸及西侧山地的日军实施了南北夹击,经激烈战

斗,击毙日军 1700 余人,俘其 12 人,残部向芒友逃窜。

16 日,中国驻印军向芒友方向攻击前进,沿途先后攻占色兰、曼伟因、苗西等芒友外围的日军据点。21 日,新编第 38 师一部与中国远征军第 116 师一部在苗西会合。之后,新编第 38 师主力粉碎了日军的多次反扑,并攻占丹巴山,进至南皮河西岸;一部兵力向南巴卡隐蔽前进,切断了芒友日军的退路。23 日,新编第 38 师向芒友发起了三面围攻;于 27 日攻占芒友,歼灭日军 250 余人,并与中国远征军第 9、第 36、第 88 师在芒友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新编第 30 师南下向腊戍方向突进,一路攻占多处日军据点;尔后,在新编第 38 师主力协同下,于 3 月 8 日对腊戍发起了围攻,并一举突入市区,防守日军大部被歼。至此,滇缅公路被打通。

新编第 30、第 38 师继续南下,于 16 日收复细胞,并与第 55 师会师;尔后,兵分两路,分别向东、西发展进攻。30 日,第 50 师与英军第 30 师在乔梅会师。缅北地区反攻作战胜利结束。

滇西反攻

为策应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方向的反攻作战,中国远征军决定于 1944 年 5 月开始对怒江以西之日军发起反攻。

此时,日军第 56 师团及第 2、第 33 师团各一分别别在滇缅公路沿线的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组织防守,企图阻止中国远征军西进,并策应缅北地区作战。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 4 月 21 日下达了反攻命令,计

划以第 20 集团军为攻击兵团,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及腾冲方向发起进攻;以第 11 集团军为防守兵团,固守怒江东岸阵地,并以一部兵力分路强渡怒江,策应攻击兵团的作战行动;以美军第 14 航空队支援反攻作战。

5 月 11 日,防守兵团首先采取了行动,以新编第 39 师 1 个加强团在惠通桥附近一举渡过怒江,并于 12 日攻占红木树。12 日拂晓,攻击兵团第一线部队也均抢渡成功。此时,中国驻印军正向密支那地区攻击前进,战场形势十分有利,军委会遂变更了部署,令远征军全线出击,以第 20 集团军为右集团军,第 11 集团军为左集团军,分别向腾站和龙陵、芒市发起进攻。

6 月初,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后,先后发起了进攻。右集团军第 198、第 36 师向北斋公房发起了进攻,以一部兵力实施正南进攻,主力则沿山地实施迂回。日军第 56 师团一部兵力凭险据守,双方展开了激烈拼杀。至 16 日,第 198、第 36 师在预备第 2 师一部支援下,攻克北斋公房,击毙顽抗日军 300 余人。随后,又夺占桥头、马面关等地,并发起追击,先后收复明光、瓦甸。21 日,又攻占南斋公房、江苴街,直逼滇西日军重要据点腾冲。

7 月,日军第 56 师团主力在芒市东北一线,第 2 师团在芒市西南地区,奉命准备于 9 月初发起反攻,企图解腾冲、腊猛之危,并转道进攻密支那附近的中美联军。由于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上述企图。7 月 1 日,右集团军 2 个师攻克了腾冲东侧的飞凤山,控制了腾冲至垄陵公路。27 日,又攻克腾冲西南的来凤山,扫清了日军外围据点。8 月

上旬,右集团军增派3个师支援腾冲地区作战。日军依托坚固阵地顽强抵抗,双方激战月余无大的进展。9月7日,右集团军从城南突破日军防守,突入城内后又展开了激烈的近战肉搏和巷战,于14日攻占腾冲。

左集团军于6月4日发起进攻,第71军和新编第39师一举攻克腊猛,直逼松山。之后,新编第39师向松山日军发起了多次围攻,未获成功,且伤亡惨重;后由第8军集中兵力发起了多次攻击,也久攻不克;持续3个月后,终将松山日军全歼。第71军攻克腊猛后,以主力直逼龙陵,6月10日其一部兵力突入市区。14日,芒市日军向龙陵增援,并发起猛烈反攻;第71军突入龙陵之一部兵力被迫撤离市区,双方苦战12昼夜,均无进展。卫立煌令第8军荣誉第1师及新编第39师增援。8月14日,左集团军在美国轰炸机支援下,向龙陵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激战至20日,攻占了龙陵外围各据点。27日,日军再次增兵,并发起反击,又夺回龙陵外围大部据点。9月上旬,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急驰增援,向龙陵至芒市间公路一线实施了迂回攻击;第36师也由腾冲迅速南下,在荣誉第1师配合下夹击日军,经3昼夜激战,增援之日军被迫退回芒市。10月29日,左集团军向龙陵发起了第三次攻击,在美空军支援下,经5昼夜激战,攻克外围据点后,对龙陵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11月2日,龙陵日军眼看不敌,遂乘夜暗分路向西南退却。3日,左集团军进占龙陵,随后即向芒市方向发起追击。经连续作战,于20日攻占芒市;12月1日又进占遮放。日军被迫退守畹町,企图依托龙山有利地形,坚守这个中缅边境的最后据点。

26日,中国远征军第53军迂回至畹町以南地区,切断了滇缅公路。与此同时,第6、第2军向畹町发起了进攻,经25个昼夜的激战,于1945年1月19日攻克畹町,尔后发起追击,进入缅境。21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各一部在缅北苗西会合。27日,两军在芒友会师,中印公路遂完全打通。至此,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结束。

缅北和滇西反攻作战,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参战兵力计近20万人,给日军第18、第56、第33、第55师团等部以歼灭性打击,计毙伤其3.1万余人,并俘其一部;但自身也蒙受了重大损失,仅远征军即阵亡2.6万余人,伤3.5万余人,另失踪4000余人。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定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屡遭侵犯,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为捍卫民族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而进行不懈的抗争。

当太平洋战争临近之时,美英为了利用中国抗战消耗日军,以减缓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决定取消在华特权,增强中国的抗战效能。1941年4月,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平等新约。5月下旬,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在和平状态恢复的时候,能和中国政府以有步骤谈判和订立协定的程序,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中国政府基于战时实际情况考虑,基本认同了美国这一“战后解决”的方案。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为减轻两面作战的压

力,更加倚重中国战场。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提高,进而为中国政府改变原先“战后解决”的方案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其地位与实际状况大相径庭。且自缅甸沦陷,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因之切断,徒增中国抗战的难度。倘若英美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继续因循苟且,中国的抗战必将难以为继。同时,中国政府向英美示意,如继续此种状况,中国政府很难保证排斥对日单独媾和的可能性。由此,美英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42年10月,美英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就废约一事,希望即刻与中国政府谈判,订立一立即放弃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其他有关问题的平等条约。其后,美英与中国政府就废除旧约、订立新约问题,进行了多轮次的外交谈判。

1943年1月9日,日本先声夺人,与汪伪国民政府签订了不包括香港、九龙在内的《关于交还租界及撤销和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的这一举措旨在加强汪伪政权的欺骗作用,在政治上亦使得美英与重庆方面大为被动,于是,美英与中国政府就废约一事,迅即达成了协议。

1943年1月11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取消美英两国人民或团体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以后其在中国的活动当依照国际公法原则及现行国际惯例,接受中国政府的法律管辖。(2)取消《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两国在北平使馆区内的一切特权及北宁路驻兵权。(3)两国在中国的租界包括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

一律撤销,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取消租界内所设置的特别法庭。(4)取消两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领水特权。(5)取消英国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特权。(6)取消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特权。(7)取消两国军舰自由出入中国领水特权,以后中国与美英军舰互访,均依国际惯例进行。(8)结约双方予对方人民在本国领土内以旅行、居住、经商各权,并在履行法律手续、司法事件处理及税收等方面应给以不低于本国人民及公司的待遇。(9)在新约中尚未涉及的影响中国主权诸问题,均应依照国际公法与近代国际惯例解决。(10)美英两国应在战争结束后至迟 6 个月内,与中国进行正式谈判,以商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5 月 20 日,条约文本经三国立法机关讨论批准后,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始正式生效。其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订立了新约。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的签定,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

但是,“平等新约”签定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未真正实现。英国方面拒绝交还香港和九龙,并插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且 1943 年 5 月在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仍然规定美军人员在中国触犯刑律时,应由美国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单独裁决。由此可见,“平等新约”虽然订定,但要求得真正的平等独立,尚须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斗争。

二、中国战场的反攻作战

豫湘桂战役

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军在河南中部、湖南、广西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1942年下半年起,由于日军在中途岛、爪哇岛等战役和所罗门海战中的接连失利,使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军优势逐步削弱并趋于消失。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地转入反攻,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并切断了海上交通线,使日军在南洋地区的近50万兵力逐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中国战场,美空军第14航空队为争夺制空权,与日空军展开了激烈空战,并于11月25日从江西境内起飞对台湾的日空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东海上的日军舰船也多次遭到美机的袭击和轰炸。另外,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虽然屡屡受挫,国民党当局的抗战积极性也逐渐降低,但日本的诱降政策及其活动也始终未能奏效。根据上述诸方面的情况,日军大本营为挽救其在南洋地区的“南方军”,贯通中国南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遂决定集中其在华主力,在豫、湘、桂广大地区发动攻势。

1943年11月下旬起,日军大本营开始加紧研究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作战计划。1944年1月底,日军大本营研究确定的被称之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正式批准。尔后,日军大本营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和作战纲

要,规定日军在中国从黄河至信阳间约 400 公里、从湖南岳阳至越南谅山间约 1400 公里以及从衡阳至广州间约 600 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投入 51 万兵力、250 架飞机及 1500 门火炮,用 9 至 10 个月时间,实现其预定的战略企图。要求“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并明确“于 1944 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先后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2 月起,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一号作战”计划,开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豫、湘、桂地区为国民党军第 1、第 9、第 4 战区部队驻守,总兵力达 100 万余人,并有美空军支援作战。

会战经过主要为以下 3 个阶段。

豫中战役

1944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25 日,中国国民党军第 1 战区在郑州、许昌、洛阳等河南中部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4 月中旬,日军第 62、第 110、第 27 师团和战车第 3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9 旅团等部,集结于博爱以北、新乡以南黄河北岸地区;第 37 师团、独立混成第 7 旅团和骑兵第 4 旅团等部,集结于开封附近地区;第 69 师团、独立混成第 3 旅团,集结于垣曲地区,并将郑州以北之黄河大桥修复;同时,第 11 军以独立混成第 11 旅团由信阳北犯,夹击平汉线,配合北路主力作

战;总兵力约 15 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准备向豫中地区进犯。此外,伪军第 2、第 24 集团军和第 2 方面军、第 11 军等部,各以部分兵力向汴新一带集结,准备配合日军的攻势作战。

国民党军第 1 战区部队在汜水、广武、郑州、中牟、尉氏河防一线和许昌、遂平之平汉线沿路以及密县、临汝、襄城、洛阳等纵深地区,部署了第 4、第 14、第 15、第 19、第 28、第 36、第 39 集团军等部,共 7 个集团军 18 个军,约 40 万人,由司令长官蒋鼎文统一指挥。第 1 战区在察觉日军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后,作了一定的作战准备。3 月 18 日,根据军令部明确的“平汉线作战计划”,拟以 29 个师的兵力组织防御,坚守豫南、豫北的广大地区;以 14 个师的兵力为机动兵团,隐蔽在临安、登丰、禹县、襄城、宝丰、叶县等地区,协助防守部队侧击和包围侵入嵩山地区的日军;准备在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地区与日军决战。

4 月 17 日夜,日军第 37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7 旅团,在开封以西之中牟一带强渡黄河,向守军阵地发起了进攻。18 日拂晓,过河日军已达 3000 余人,在 20 余门火炮及飞机支援下,向守军第 27 师阵地发起了猛攻,经 8 个小时激战,突破了守军阵地。午后,日军在黄河上架起了轻便桥梁,其后续部队陆续越过了黄河。第 1 战区企图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反击,令暂编第 15 军和新编第 29 师各一部北上迎战,虽给日军以一定杀伤和消耗,但未能阻止优势日军的攻势。日军兵分两路攻击前进,向南、西南方向发起追击。20 日,日军切断了新郑与许昌间交通;21 日,突破守军防御,攻占新郑。

另一路日军为第 62、第 110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9 旅团，强渡黄河后，于 19 日拂晓向邙山头守军第 11 师阵地发起了猛攻。至 21 日，日军突破守军阵地，进而攻占广武、汜水；22 日，又陷荥阳。

与此同时，日军一部强渡黄河后，于 18 日夜派出 300 余人组成先遣挺进队直插郑州。19 日黎明前进抵郑州车站附近，尔后用绳梯攀登城墙突入城内；守军毫无防备，一触即溃，纷纷后撤。待日军第 37 师团挺进队主力进抵郑州城下时，守军第 85 军即弃城向西撤退。20 日下午，日军进占郑州。之后，尉氏、郑县、长葛、广武等地也相继失守。

23 日晨，汤恩伯令一部兵力在密县西南地区发起反击，被日军密集炮火击退。当夜，日军第 110 师团与第 37 师团会合并攻占了密县，尔后向西南方向攻击前进。至 24 日，日军主力第 12 军各部已集中在密县、新郑等地。25 日起，各路日军继续向南突进；战车第 3 师团及独立战车第 2 联队渡过黄河后，也先后加入了战斗。26 日，日军突进至许昌附近，并集中兵力向许昌外围据点发起了攻击。29 日，第 37、第 62、第 27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7 旅团等部，计 1 万余人开始对许昌实施包围，并切断了守军退路。30 日凌晨，日军向许昌西门、北门发起了猛烈攻击。守军新编第 29 师及补充团计 2000 余人，依托城墙、碉堡及其它工事，顽强抗击优势日军的进攻。午后，日军在地、空火力及坦克掩护下，先后突破城西南角、南关、西门等地；守军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和巷战。5 月 1 日拂晓，守军被迫放弃许昌，向东北方向退却；途中与日军一部遭遇，新编第 29 师师长吕公良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该师经

连日作战,官兵大部阵亡,一部兵力继续向东北方向撤退。当日,日军攻占了许昌这个河南中心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在此之前,蒋介石于4月30日曾电令汤恩伯:“对窜犯许昌之敌应予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汤恩伯在令新编第29师坚守许昌的同时,令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所部2个军急速北上,侧击南下日军。而日军在围攻许昌的同时,向颍桥镇一带发起了进攻,并于30日夜攻占了该地。李仙洲令所部主力第20、第91师向颍桥镇发起反击,双方展开激战。由于日军兵力集中,火力猛烈,至5月2日,第20师伤亡过半,第91师也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汤恩伯的侧击计划遂未能实现。

5月1日,蒋介石电令汤恩伯:“除监视密县之敌外,应集中全力使用于禹县附近之敌决战。”汤恩伯遂于2日调整了部署:南兵团第12、第89军分别集结于郟县、宝丰和漯河鄆城一带,第78军推进至襄县;北兵团第13军主力集中在白沙地区,第85军将登封、临汝地区防守任务交第9军接替后在登封地区集结,第29军坚守禹县。

根据守军部署的变化,日军改变了向鄆城迂回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向西实施迂回攻击,一部南进鄆城方向,以打通平汉线。5日,日军第27、第37师团各一部兵力突破第89军新编第1师防御,攻占了鄆城;7日,继续沿平汉线南进。

此前,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于5月1日令独立混成第1旅团由信阳附近北上,以配合南下主力的作战行动。9日,第27师团与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确山会合,实现了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向西迂回攻击的日军主力,于5月3日以第62师团等部1万余人对禹县实施了围攻。守军兵力有3万余人,虽处于明显优势,但在日军猛烈火力突击和疯狂攻击面前,军心动摇,无意坚守,纷纷向西、西南脱逃;日军遂于当日即攻占了禹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另一路日军向襄城发起了猛攻,也于当夜攻占了该城。与此同时,日军战车第3师团也对郟县发起了进攻;守军第12军第81师顽强抵抗,另以第29军一部、新编第43师及暂编第55师等部分别向郟县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了反击,双方展开了激战。战至中午,日军10余架飞机对守军实施了狂轰滥炸,第81师伤亡惨重,被迫向宝丰一带撤退,日军很快即占领了郟县。随后,日军迅速向临汝攻击前进。4日,日军主力进抵临汝以东十里铺一带,尔后以一部兵力在正面,主力则沿汝河南岸实施迂回,合力向临汝发起了进攻,并很快即攻占了临汝。至此,日军主力已突进至守军的侧后,将汤恩伯部包围在禹县至临汝和登封北侧至郟县的东西60余公里、南北70余公里的狭小地域内。日军企图组织围歼,汤恩伯部已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境地。上述地区属伏牛山脉,山势起伏,地形复杂,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运动,加上日军兵力不足,而汤恩伯部当即实施了退却,使日军的企图未能得逞。

日军为继续打击第1战区主力,并占领陇海线上的重镇洛阳,即挥师北上。此时,第1战区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集结的部队为第4、第14、第39集团军的4个军共6个师的兵力;另从南方山区向伊阳一带开进的还有第12、第13、第29、第85军等部,准备侧击日军,以策应洛阳地区的防守。

5月9日夜,日军第1军一部兵力于山西垣曲境内渡过黄河,向澠池、英豪一带突进,企图截断陇海线,阻止第1战区汤恩伯部增援洛阳。12日,日军攻占澠池。13日,以一部兵力东进逼近洛阳,一部南下向宜阳方向迂回,企图配合正面主力围攻洛阳。该部日军的行动,打乱了第1战区主力准备夹击日军的作战计划,惊恐之中,第1战区主力先向洛河河谷和以北洛宁方向溃退,尔后又掉头向南、西南方向溃逃,使洛阳守军陷入了孤军作战。

洛阳是第1战区经过长期经营的固守要地,已构成了较为坚固的防御阵地,守军1.4万余人。具体部署:第15军第64师防守西工区,第65师防守邙岭区,第14军第94师防守城防区。

5月5日,北上日军向洛阳以南的龙门发起了攻击。9日,日军突破守军阵地后,沿公路继续向北突进;10日,突破了洛阳城防警戒阵地。11日,日军1000余人在40余辆坦克、战车配合下,向洛阳西工区及南关发起了攻击;另一部日军2000余人会同攻击西工区。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东、西车站一带守军也于13日起与日军接火。13日中午,日军一部及部分坦克从西南角突入城内;守军经顽强抵抗和激烈巷战以及多次反击,于14日终将突入之日军驱逐出城。17日,日军在猛烈炮火和烟幕掩护下,集中兵力突破了邙岭区守军阵地。经连日激战,至22日,守军除以部队兵力固守东、西车站外,主力均撤回了洛阳城内。

24日,日军以地、空火力集中突击洛阳西南城墙和东北角,随后以第63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向洛阳城发起了总攻。

激战至中午,日军 1000 余人从西门及西北角突入市区;与此同时,东关也告失守。城内守军依托阵地,节节抗击突入之日军的进攻,给其以大量杀伤。经连续作战,守军弹药短缺,各部联络也中断,在日军猛烈火力突击和连续进攻下,逐步陷入了绝境。下午,日军大批步兵和坦克、战车相继突入城内;守军伤亡惨重,逐渐失去抵抗,纷纷由城东南地区分路实施突围退却,洛阳城遂告失守。

日军在围攻洛阳的同时,即向卢氏方向派出兵力实施迂回作战,企图迅速控制卢氏这个公路交通中心,并切断守军退路。迂回之日军于 20 日拂晓前涉水渡过洛河,向卢氏发起了突袭,迅速攻占该地,而后破坏了军事设施,并炸毁了守军设在磨山的弹药库。与此同时,日军又令一部兵力兵分三路,分别沿嵩卢、洛卢公路及陇海线西进,打乱了第 1 战区退往豫西山地的部署。在日军果断迅速的穿插迂回作战中,第 1 战区部队军心瓦解,士气低落,至 21 日,宜阳、韩城、洛宁、陕县等地先后失守,日军还在陕县南部秦家坡附近包围了第 36 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家钰率部左冲右突,始终未能摆脱困境。该地附近地形平坦,到处是麦田。日军以密集火力射击,并发起冲击。总司令部机关本来战斗力很弱,此时更加陷于混乱。乱枪之中,李家钰等多名高级将领中弹阵亡,总司令部 200 余官兵不幸全部牺牲。

至 25 日,日军按“一号作战”计划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主力第 12 军将主要兵力用于防守洛阳等重镇和确保平汉线南段的安全上。至此,豫中战役遂告结束。

长衡战役

1944年5月27日至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军第9战区等部在湖南长沙、衡阳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1944年5月初,日军根据“一号作战”计划,当第12军等部在豫中地区发动攻势时,华中日军也迅速调整了部署,在鄂南、湘北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发动攻势,企图迅速夺占长沙、衡阳,首先打通粤汉线中段,尔后打通湘桂线,以牵制国民党军对滇西日军的反攻。23日,日军第11军司令部由汉口南移至蒲圻。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从南京到达汉口前进指挥所。第11军司令官为横山勇中将,辖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第68、第116师团等部;第27、第37、第64师团奉命准备南进,统归第11军指挥;另外,第47师团也准备从国内调来。其中10个师团准备参战,共20余万人,还有大量飞机和炮兵、工兵、铁道兵等配合作战。此时,日军已完成了进攻部署:第1线5个师团,位于华容和岳阳以南及崇阳一线,其中1个师团在华容地区,主力在岳阳东南地区;第2线3个师团,分别集结于蒲圻、监利、崇阳地区;以2个师团准备实施增援作战。另外2个师团担任后方守备任务。日军不甘心三次进攻长沙所遭受的失败,准备兵分三路再次向南发起进攻。

国民党军第9战区针对日军的动向,迅速拟定了“侧翼迂回”的作战计划,准备“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河、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伪水、涟水间节节狙击,消耗敌人,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企图以一部

兵力节节抗击,消耗日军兵力,尔后集中主力于长沙东、西地区歼灭日军。第9战区辖第1、第27、第30集团军等部,连同地方部队及其他战区增援部队,参战兵力计16个军45个师,共40余万人,由司令长官薛岳统一指挥。具体部署:第20军及鄂南第4挺进纵队在黄岸、杨林街、新墙、鹿角一线组织防守;第37军以一部兵力防守汨罗江南岸地区,主力集结于平江、蒲塘地区;第4军负责长沙守备;暂编第2军负责株洲守备;第10军在衡山以南地区集结(后奉命负责衡阳守备);第72军一部及鄂南第3挺进纵队等部在杨芳林、崇阳以南及通城地区组织防守,第72军主力在修水、铜鼓地区集结;第44军在浏阳及其以北地区防守;第99军在营田、湘阴、沅江、汉寿一带组织防守;第58军集结于宜春地区。另外,先后抽调第3战区第26军,第4战区第46军,第6战区第73、第74、第79、第100军,第7战区第62军等部增援长衡地区作战。

5月27日,日军集中主力发起了进攻。东路第3、第13师团由崇阳地区分路南犯,以主力组织正面进攻,一部兵力实施翼侧迂回攻击,突破守军阵地后,于30日攻占通城、麦市等地,尔后继续分路南进。守军第20、第72军等部抗击不力,节节败退。6月1日,日军第3师团突进至平江附近;经激战,于2日攻占平江;尔后,向南、西方向分路突击,于5日进抵汴市、官渡一带,遭守军第44军等部阻击。日军第13师团越过连云山,突破第44军一部防守阵地后,沿永和继续向西南方向突进。第58军奉命进至高坪、文家市地区设伏,第72军第34师和第20军第133师奉命配合第58军作战,企图围歼该部日军于高坪地区。由于第34、第133师未能及时投入交战,

反使第 58 军陷入被动,被迫退守桐木地区。13 日,日军第 13 师团进抵大瑶。第 3 师团向浏阳方向攻击前进,守军第 44 军顽强防守,双方展开了连续激战。14 日,日军在猛烈地、空火力支援下,突破守军阵地,双方在浏阳展开了激烈巷战,伤亡均甚重;后第 44 军向西及以南山区溃退,日军遂攻占浏阳。随后,日军第 3 师团强渡浏阳河,向株州方向突进;守军暂编第 7 师一触即溃,日军于 15 日进占株州,尔后向攸县发展进攻。日军第 13 师团于 15 日攻占白兔潭后,向醴陵方向发展进攻。

西路日军第 40 师团于 5 月 27 日发起进攻后,水陆并进,向南进犯,于 6 月 4 日进抵沅江附近,并以一部兵力向南实施迂回;随后向沅江发起进攻,经连续激战,突破守军第 99 军防御,于 5 日夜攻占沅江。之后,日军向益阳攻击前进,并切断了益阳至宁乡间的公路交通。益阳守军第 77 师顽强抵抗,双方陷于苦战,经反复争夺,日军于 13 日攻占益阳。日军第 40 师团继续向东南发展进攻,于 14 日遭增援部队第 100 军第 19 师的阻击;第 9 战区还组织了第 73、第 79 军从西南、东南和西北三个方向发起的反击,但收效甚微。16 日,日军在宁乡城郊与守军第 58 师展开了激战,并以大量毒气弹突击了守军阵地,于 19 日攻占宁乡。

中路日军第 31、第 58、第 68、第 116 师团,于 5 月 27 日分路发起进攻后,迅速渡过新墙河,于 29 日突破第 20 军等部防守;30 日突进至汨罗江北岸。第 20 军除以部分兵力继续抗击正面进攻之日军外,主力东移抗击日军第 3 师团的进攻。31 日,日军主力从浯口、新市、汨罗等地强渡汨罗江;第 37 军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并事先埋没了大量地雷,给日军以较大杀

伤,第37军除以部分兵力继续抗击日军进攻外,主力向南撤退;与此同时,第10军从原阵地转守衡阳。6月1日,守军发起局部反击,但未能遏止优势日军的攻势。日军渡过汨罗江后,于6日占领金井等地。8日,日军第34、第116师团攻占湘阴后,主力强渡湘江,向长沙西侧实施迂回,并对岳麓山守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第58、第68师团渡过捞刀河后,继续向南突进,并强渡浏阳河,尔后分别从正面和东侧扑向长沙。与此同时,日军一部突进至湘潭,守军未经抵抗即于6月中旬放弃防守实施退却,日军遂进占湘潭。至此,日军主力已对长沙形成了包围之势。

长沙守军为第4军之3个师,其中第90师防守岳麓山地区,战区炮兵指挥部也设在该地;第59、第102师负责城区防守。由于战前没有明确的指挥关系,而此时在长沙的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与第4军军长张德能及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三人又互不相让,各行其是,以致造成了长沙保卫战在指挥上的混乱。

10日起,日军向长沙外围的警戒阵地发起了进攻。至14日,日军主力在第37师团增援下,先后夺取了长沙外围的一些要点。15日,日军集中兵力向守军红山头、黄土岭等阵地发起了猛攻,至中午即攻占了上述地区;尔后,日军向岳麓山主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16日,日军向长沙核心阵地突进。第4军经连续苦战,伤亡惨重。日军为对付第9战区炮兵,水陆并进紧急调来了大量重炮,并以火力重点压制岳麓山地区。因日军兵力、火力大部集中在岳麓山地区,张德能遂抽调第102师准备渡过湘江支援岳麓山地区作战。由于指示不明确,第102

师不少下级军官疑为令其退却,不待接防部队到达即纷纷撤离阵地;而夜间到达渡河地点后,由于缺少船只,一时部队拥挤在湘江边,秩序大乱。17日黎明,已占领红山头的日军当即发现了慌乱渡河的第102师,遂用机枪等火器实施了居高临下的猛烈扫射。第102师部队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遂毫无组织地沿公路向衡阳方向溃退。至此,日军主力已将长沙及岳麓山地区完全包围。

18日拂晓,日机30余架及炮兵集中火力实施了猛烈突击,并发射了大量毒气弹;守军伤亡及中毒者过半,岳麓山阵地很快即失守,长沙城内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守军眼看难以坚守,且战且退,向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及浏阳方向分路突围退却。当日下午,日军攻占长沙。

日军虽然进攻发展顺利,但守军多数一触即溃,伤亡并不大。日军为歼灭第9战区主力,攻占长沙后即继续南进,企图集中兵力攻占衡阳,并寻歼萍乡、醴陵、攸县、茶陵、安仁、耒阳等地以东山区的第9战区部队,以利于尔后向桂林、柳州方向的发展进攻。

第9战区也于6月20日制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明确“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击破之。”并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37军和暂编第2军等部在渌口、衡山一线地区组织防守,抗击日军进攻;以第20、第26、第44、第58、第72军在醴陵东北和以北地区发起攻击;以第73、第79、第99军及第4军余部在湘江东岸发起攻击;以第10军及暂编第54师坚守衡阳;第62军为预备队,

在衡阳西南地区集结待命。

日军在发展进攻中,先后攻占醴陵、渌水等地。至23日,日军渡过渌水,进至衡阳外围地区,并与外围守军开始接火;第40师团攻占宁乡后,直扑湘乡。24日,日军第3、第13师团继续南下,攻占攸县,并向安仁方向突进,企图向衡阳东南侧迂回。这9战区组织第20、第26、第37、第44军等部多次发起了反击,一度收复醴陵、新市等地,并包围了突进至耒阳附近的一部日军。由于日军后续梯队迅速赶到,双方展开了拉锯战,醴陵、攸县、萍乡、茶陵等地几度易手。日军急调第27师团进入交战,再陷茶陵、耒阳等地。第40师团在永丰镇附近遭守军阻击,被迫转取守势;第68、第116师团沿粤汉线两侧南下,向衡阳市郊突进。26日,日军第68师团攻占衡阳机场,主力突进至衡阳南侧地区,与第116师团配合,对衡阳形成了围攻态势。

28日拂晓,日军向衡阳发起了进攻,遭守军第10军等部顽强抵抗。30日,战斗更趋激烈,日军发起多次冲击,均被守军猛烈炮火及机枪、手榴弹火力击退,日军伤亡惨重,第68师团师团长也受重伤。7月1日,张家山高地守军在击退日军进攻后,又适时发起了反击,以近战火力将日军1个联队大部歼灭。当夜,日军组织偷袭,也遭到了守军的重大杀伤。2日,日军因伤亡过大,且弹药将尽,被迫停止了进攻。

日军在得到补充后,于11日在空军支援下,向衡阳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日军集中主力于西南方向,在地、空火力支援下,连续发起了多次猛攻,同时向衡阳市区投射了大量燃烧弹,城内多处建筑物当即燃起大火。守军顽强抗击,寸土

必争,与日军展开了反复争夺。日军经连续激战,夺占了守军一线部分阵地,但遭到重大伤亡,进展迟缓。至20日,日军再次被迫停止了进攻。

在此期间,第9战区及附近其他战区,在湘桂线及衡阳周围地区集结了8个军的部队,兵力超过10万人,但直接参加解衡阳之围的部队仅为第62、第79军及第63师等部。其中,第62军进至衡阳西南何家桥、许家冲地区时,遭日军第40师团阻击,双方展开激战;第62军一部兵力攻击前进至衡阳西站,由于第79军进展迟缓,致使第62军遭到日军反击,被迫退至铁兰铺以南地区。第74军一部兵力曾进至衡阳郊外的鸡窝山,但随后又撤走了。其他部队与当面日军展开了反复争夺,均相继被日军击退。另外,美空军积极支援了守城部队的作战。美、日空军经多次交锋,反复争夺制空权,此时,美空军已占优势。美空军除对日军炮兵和进攻部队进行火力压制外,还对其水、陆补给线实施了不断轰炸和扫射,并在国民党空军配合下,与日空军进行了空战和两次轰炸了日军岳阳机场,中美空军共击落和炸毁了日军飞机120余架,击毁其船只1000余艘,使日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日军两次进攻衡阳失利后,迅速调整了部署。7月底,横山勇急调第58师团一部及大批重炮到达衡阳附近地区,第40、第13师团也各以一部兵力投入围攻作战。8月3日,日军在飞机支援下,向衡阳守军发动了第三次规模更大的猛烈进攻。守军同仇敌忾,奋不顾身,拼死抵抗,不断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天马山守军以三面火力居高临下夹击进攻之日军,挫败了日军的多次攻击;西禅寺守军以猛烈火力杀伤进攻之日军,用

梯子攀登攻击的日军一个接一个被击毙,接连滚落下去。激战至6日,各路日军在遭到重大伤亡后,仍拼死发起进攻,突破了守军的外围阵地。其中,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被击毙;第109联队第1大队,相继任用3名大队长,作战中均被击毙;第116师团第133联队的2名大队长被击毙,中队长全部阵亡,其第1大队最后仅剩7人。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且昼间常遭美空军袭击,日军被迫在拂晓和黄昏进入交战。守军在优势日军的连续进攻下,伤亡也十分惨重。

7日,横山勇决心拼死一战,令所有炮兵实施了猛烈的火力突击,其空军也不顾一切地全力助战,尔后步兵全线发起了攻击。霎时,衡阳城内强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大部建筑物被摧毁,烟火满天,笼罩了整个市区,战斗进入了白炽化程度。日军迅速突破了小西门等地,其步兵不断冲入城内,双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血战肉搏和巷战。

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开始动摇决心,不久即沦为可耻的叛徒。方先觉为保全性命,不顾部下的竭力反对,命令全军放下武器,准备率残部向日军投降。7日下午3时许,第3师第9团首先在天马山阵地竖起了白旗;各阵地见状也相继停止了抵抗。8日晨,方先觉率所部各师长等10余名高级军官正式向日军投降。至此,持续47天的衡阳保卫战,以第10军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长衡战役也遂告结束。

在衡阳地区的作战中,第10军计伤亡1.5万余人,投降后的官兵也大多遭到了日军的惨杀;日军死伤达近2万人,其

中高级将领官佐战死 390 人,负伤 520 人。

桂柳战役

日军于 1944 年 8 月攻占衡阳后,按其“一号作战”计划,准备继续南进,向桂林、柳州方向发起进攻,企图歼灭国民党军第 4 战区主力,并打通湘、桂、越(南)陆上交通,配合其在南洋地区对美军的作战。26 日,日军新成立第 6 方面军,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从湘南、粤西等地区纠集的第 11、第 23 军共 8 个师团、3 个旅团的 15 万兵力,准备集中主力于湘桂方向,一部于西江方向,分三路实施分进合击,具体部署:北路为第 3、第 13、第 37、第 40、第 58、第 116 师团等部。由湘南地区出发,沿湘桂线进攻桂(林)柳(州),尔后西犯贵阳;东路为第 22、第 104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22 旅团、独立步兵第 13 旅团,由粤西地区出发,沿西江两岸西犯南宁,尔后沿南(宁)龙(州)路南进,打通与越南的联系;南路为独立混成第 23 旅团,由雷州半岛出发,沿陆靖、容县一线北犯平南,会合东路日军西犯南宁。

国民党军第 4 战区以第 16、第 27、第 35 集团军共 9 个军约 20 万人,在桂林、柳州地区组织防御,兵力主要分布在道县、全州、桂林、柳州、桂平、宾阳、六寨等地区,由司令长官张发奎统一指挥,企图在湘桂线方向迟滞日军进攻,在西江方向首先采取攻势,尔后以主力于湘桂方向乘日军深入伺机歼灭之。

9 月 1 日,北路日军第 3、第 13、第 40、第 58 师团由耒阳、衡阳地区出发,沿湘桂线及其两侧地区分路发起进攻。守军第

93 军边抗击边后退。13 日,日军第 13 师团在炮兵、战车配合下,向全州发起了猛攻,迅速突破了守军阵地,一举攻占全州,尔后向灌县方向突进。全州守军第 93 军被迫退守郊外。日军第 58 师团由正面实施进攻,于 10 月 1 日攻占兴安;第 40 师团在其后跟进。第 3 师团在南下攻击前进中,遭守军第 27 集团军部队阻击;至 10 月初,第 27 集团军一部兵力退守恭城、平乐地区,另一部在道县、龙虎关一带与日军周旋。日军第 116 师团于 9 月 20 日突进至九公桥、邵阳以东地区,10 月 3 日攻占邵阳;第 37 师团于 9 月 6 日攻占永丰镇,29 日攻占邵阳以北之新邵地区;尔后,两部日军担任牵制湘西国民党军之任务,以保障其主力在桂柳地区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东路日军沿西江两岸向西发起了进攻,相继攻占怀集、肇庆、云浮、德庆等地。第 104 师团于 9 月 24 日攻占梧州;第 22 师团进至梧州南之岭溪,并继续向丹竹、平南方向推进。

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 23 旅团于 9 月 1 日北犯。8 日,突破廉江守军第 155 师防御后,继续向北突进;23 日攻占容县,尔后分兵北上,策应东路日军的作战行动。29 日,独立混成第 23 旅团与第 104 师团在平南会合。10 月 12 日,日军攻占桂平、蒙墟。之后,独立混成第 23 旅团奉命驻守平南、桂平等地。

10 月初,第 4 战区调整了部署,决心固守桂林,迟滞湘桂方向日军的进攻,集中一部兵力击破西江方向之日军。遂以第 35 集团军第 64 军及桂绥第 1 纵队,向桂平、蒙墟方向实施反击;以第 27 集团军第 37 军向平南地区实施反击;另以第 135 师及桂绥第 2 纵队,坚守柳江北岸之金田村一带,保障反击部

队的翼侧安全。20日,第64军及桂绥第1纵队在地、空火力支援下,向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发起了反击。至28日,由于日军第104师团突破了金田村守军防御,第13师团自灌县南进,第3师团向恭城、平乐发起进攻,使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反击部队遂停止进攻,退守桂柳地区。

10月中旬,日军主力在桂林以北地区向大溶江、高上田等地发动了全面攻势。第3师团攻击前进,先后进入广西境内,尔后以一部兵力向东指向桂林。27日,日军发起总攻。28日,守军第79、第93军接合部被日军突破,虽经顽强抗击,未能击退日军进攻,守军被迫向桂林、永福地区撤退。至30日,日军第40师团等部已逼近桂林外围,其中第58师团已进抵桂林车站附近。与此同时,东路日军一部经荔浦、阳朔一带向桂林东南方向逼近。日军为保障夺占桂林,同时向柳州发动了攻势。11月初,日军一部攻占永福,切断了桂林、柳州间交通,断绝了桂林守军之退路。至此,桂林已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

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是湘桂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4战区原定由第16集团军第31、第46军两部防守桂林,由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统一指挥。但日军兵临城下后,外围守军第79、第93军等部已撤走,守城部队仅有第131、第170师及第79军的1个团等部,兵力薄弱,且新兵较多,战斗力很差。

11月2日起,桂林守军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4日,日军攻至城东中正桥头;5日,日军向七星岩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并施放了毒气,守军伤亡惨重。7日,日军在桂林周围已聚集了2万余人,随后由西、北、东三面向桂林发起了猛攻。韦云淞

指挥守军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一面令预备队阻击由中正桥向城内冲击的日军,一面又悬重赏要求夺回桥头堡和沿河一线阵地。第131师因伤亡过大,夺桥未能成功;第170师组成突击队,与日军展开血战,终将桥头堡阵地夺回,但自身伤亡惨重。8日,日军第40师团一部兵力向伏波山守军阵地发起连续进攻,付出了重大伤亡后夺占了该高地;在其掩护下,日军乘夜暗渡过了桂江,向桂林市区发起了冲击。9日,守军眼看大势已去,难以挽回败局,遂决定放弃桂林,组织突围。其间,第131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成仁,第170师副师长受伤被俘,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也在突围途中不幸阵亡。11日,日军攻占桂林。

日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以第3、第13师团等部直插柳州,并以一部兵力渡过柳江,进至柳州西南方向,切断了柳州守军的退路;另以第40师团主力绕过桂林西侧,向中渡方向攻击前进。另外,东路日军第104师团击退守军第62军第157师防守后,进逼武宣;第22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3旅团,已逼近来宾、迁江以南地区。

柳州是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由第27集团军组织防守。具体部署:第26军组织市区守备;第37军负责南郊防守;第20军为预备队,配置在西郊。9日,日军三面包围了柳州,并发起了围攻。10日,张发奎指示第26军:“应避免无谓牺牲。”第26军遂集结兵力,向西突围。留在城内的部分守军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大部牺牲,日军于11日攻占柳州。第27集团军且战且退,向中脉、小长安方向转移。

13日,日军第3、第13师团沿黔桂公路向河池、南丹方向

攻击前进。第22师团一部继续攻击前进,于21日攻占宾阳;24日攻占南宁;此时,驻越南的第21师团小川支队乘势北上,于12月2日攻占龙州,尔后向南宁方向攻击前进,于10日与第22师团一部兵力会合于绥淦(今扶绥),从而打通了中国南北之陆上交通线。

日军第3、第13师团在向黔东南地区攻击前进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12月2日进至丹寨、独山地区。日军深入贵州大后方,极大地震动了重庆国民政府。此时,国民党军主力远在缅北和滇西等地区作战,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第1、第8、第6战区共8个军调至黔东南以东及黄平、镇远地区,“一举击破北犯黔南之敌,以确保贵阳。”美空军也及时帮助空运了一部精锐部队,准备实施反击,夹击入黔之日军。

日军一部突入黔东南地区后,实际上也已成强弩之末了。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上连续作战已遭到极大的消耗和伤亡,并时时受到美空军袭击和轰炸的威胁,已无力发展进攻,遂被迫实施退却。第98军第169师和第29军第91师当即发起反击,日军继续退却。国民党军则尾随追击,至13日,先后收复独山、八寨、三合、荔浦、南丹等地区。14日,增援部队与第46军协同作战,向河池地区日军发起围攻;当晚,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实施了猛烈反扑,双方伤亡均重,国民党军的攻势受挫。15日,双方在明伦、河池地区形成对峙,战役遂告结束。

中国战区的反攻

从1944年春起,各解放区战场都先后转入对日伪的局部

反攻。在 1944 年一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共毙伤日伪军 3.8 万余人,俘日伪军 3.4 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投诚 3000 余人,收复县城 11 座,光复国土 260 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500 多万;晋察冀解放区攻克据点 1500 多个,一度攻入的县城 24 座,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等城。经过连续的攻势作战,华北解放区不仅恢复了 1940 年的局面,而且大为发展。山东解放区在 1944 年内,共毙伤日伪军 3.6 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 1 万多人,收复县城 8 座,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 740 多万。华中解放区在 1944 年也展开了积极反攻。全华中新四军共作战 6500 余次,歼灭日伪军 5 万余人,解放人口 160 余万,大大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华南解放区也得到扩大。东江纵队威胁着广州和香港。琼崖纵队坚持游击战争,控制着广大的乡村。

1944 年,国民党军在河南弃地败逃后,中共中央为开展河南抗战局面,从战略上将陕北、华北、华中三区联接起来,于 7 月 25 日作出了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它标志着解放区战场开始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解放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建立了豫东根据地,控制了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的广大豫东地区。8 月 15 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 4 师主力西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 月至 10 月,太行、太岳解放区先后派出部队,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根据地。11 月,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主力 4000 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 月,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

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总之,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万多次,毙伤日伪军近20万人。至1945年春,人民军队已发展到91万,民兵200万以上,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19个解放区,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950万。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已经成为中国整个战场实行战略反攻的主力,并为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冬,为了配合盟军对日本的大反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总司令由参谋长何应钦兼任,下属四个方面军: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滇越铁路;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桂西、桂南、粤西地区;汤恩伯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黔桂铁路;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战区为湘西地区。

1945年春,日本得知轰炸日本本土的中美空军基地在湘西芷江,便集结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三路实行钳形攻势,企图攻占芷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雷峰山,第10集团军王敬久阻敌于宁乡、益阳一带,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攻敌侧背。5月初,在中美空军轰击下,国民党军队全线反攻,将敌分割包围,经过20天激战,毙伪日伪军2万余人,击退了敌人进攻。日军湘西战役失败后,开始收缩防线,放弃次要据点。国民党军乘敌兵力空虚之际,实行反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于5月27日收复南宁,追击北逃日军。汤恩伯第三方面军,5月19日攻克河湓,6月14日克复宜山。第二、第三方

面军协同作战,6月29日攻克柳州,7月28日收复桂林,进展700余里。第9战区薛岳部收复湖南的永兴、新宁,江西的信丰、大庾、南康、于州、宜丰、上高。第3战区顾祝同部收复福建的长汀、连江,浙江的永嘉。第7战区余汉谋部收复广东的化县、南雄。第1战区胡宗南部收复河南的内乡。第10战区李品仙部收复内蒙古的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此外,1944年冬,卫立煌率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进入缅北,配合中国驻印军作战。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畹町,歼灭了驻缅北日军主力,打通了中印、中缅公路,取得了缅北战役的胜利。

三、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形势的根本转折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1943年2月苏联红军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得德军元气大伤,丧失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而苏军则由全面防御开始转为局部进攻。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又与德军于7月在库尔斯克展开了激烈的会战。是役,德军惨遭重创,苏军则取得了重大胜利。库尔斯克大会战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夺回战争主动权的迷梦,从根本上完成了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标志着苏军最终从战略防御阶段全面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与此同时在北非战场上,英美盟军东西夹击,在1943年5月,终于迫使北非的德意军队投降,英美盟军也由

此从防御转为进攻。接着,英美军队乘胜前进,7月在西西里岛进行了登陆作战,9月,意大利政府向盟军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继中途岛战役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争夺,经过长达半年的激烈交锋,美军最终于1943年2月占据了瓜岛,控制了海上主动权。太平洋战场的局势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随着世界各主要反法西斯战场相继转入反攻作战,法西斯各国开始陷入全线崩溃。意大利的投降,轴心国的解体,使得德日法西斯国家更加孤立,1944年苏军对德国法西斯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到年底,把德军彻底驱逐出了苏联国土,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且帮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获得了解放。1944年6月,盟军胜利登上诺曼底半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盟军登陆作战的节节推进下,法国光复,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等相继解放。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欧洲战场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展开了对日军的逐岛围剿。1944年2月,占领了马绍尔群岛。7月攻占了塞班岛。8月控制了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可以该群岛为基地,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空中打击,因此,它的丧失,使得日本国内军事、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德日已是穷途末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即将来临。

四、两个中国的命运的斗争

中共七大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面临着两大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大会最主要的成就是:

首先,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二十四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经验,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积累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正是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使党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主要就是论述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化。

它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奋斗目标,中心思想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民族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中心环节;而以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这条路线,是争取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的指南。

其次,七大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全党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这是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经过1942年至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所形成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最巩固的团结。七次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各种问题交代表们认真讨论,广泛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使党内意见达到空前一致。代表们在讨论中,联系党的实际工作,从团结的目标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团结。七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更体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一致。

第三,七次大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核心。

七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六大

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的同时，1945年5月5日至12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由蒋介石致开幕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作军事报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等。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纲领和决议，发表了宣言，推选蒋介石连任总裁，同时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国民党六大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以期通过宪法，实施宪政。事实上，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的代

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和由国民党包办“选举”出来的;所要通过的宪法,则是以抗战前 1936 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五五宪草”为依据的。显然,国民党实施的这种宪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欺骗,其目的在于使国民党政府披上合法外衣,借以抵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国民党六大另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动员国民党力量,准备发动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当时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大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发动反共内战,但却通过了两个反共文件:在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虽然声称“在不妨碍抗战、无害国家之范围内”,实行“政治解决”的方针。而实际上,国民党可以随时宣布共产党“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从而发动内战,“武力解决”。在对内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恶毒攻击共产党“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提出要“肃军肃政,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在 5 月 18 日的大会讲话中更露骨地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相反,是代表着另一种中国之命运,即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六大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路线。这个路线不仅违反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的公意,而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因此,这条路线及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

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为了解决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了会晤。会议除讨论欧洲事务外,还就远东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鉴于在向日本本土推进的逐岛作战中,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代价太大,预计即使在欧洲战场结束之后,美国也需经过18个月的时间准备以及至少付出伤亡50万人员的重大代价,才能最后击败日本。因此,美国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方损失。斯大林有条件地同意了美国的请求。

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定》上签字。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争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苏联与盟国一道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2)1904年俄国在东北等地的权益应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必须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恢复;连接旅大之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时,苏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雅尔塔协定,对加速法西斯势力的最后崩溃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在完全背着中国政府的情况下所签定的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直至6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才电令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根据协定,中国政府与苏联从6月30日至8月14日就两国商订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由于两国政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收效甚微,时断时续。中苏谈判之初,美国尽力促成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但是,到了7月16日,原子弹在美试爆成功,这一威力无比的核武器严重降低了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美国一改以往对苏联的迁就态度,转而支持中国对苏联的过分要求坚决抵制。最终,中苏双方经过多次磋商,于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和《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条约及协定规定:(1)中苏两国协同其它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最后胜利。战时及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2)中国长春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之中东铁路及哈尔滨至旅大之南满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经该港出入口之货物,均免除关税。(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苏联负责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旅顺市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5)苏军进入东北作战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军总司令。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军总司令部管辖。苏联保证给予

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同时表示对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中国政府也声明,外蒙古问题任其自决。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就德国及战后欧洲其它国家的处置和盟国对日作战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由美国起草、中国参加、英国同意的《美中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坚决拒绝波茨坦公告,准备进行最后的本土决战。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7日,美国又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日夜轮番的轰炸。8月9日,日本长崎又遭到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的摧毁。

与此同时,苏联对日的作战部署也已完成。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8月9日,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统一指挥下,从东、西、北三面长达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防线,在苏军的锐利攻势下,很快崩溃。8月19日,苏军攻占长春。20日,占领沈阳、哈尔滨。至8月底,日军完全停止抵抗。苏军共击毙日军8万多人,俘获日军59万多人,解放了中国东北,结束了日本对其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投降

中、美、苏的协同作战,最终粉碎了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欲图本土决战的迷梦。特别是苏联的参战,给日本政府以迎头痛击。因为即便在原子弹出现以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部的既定方针并没有任何变更。所以,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重光葵亲访苏联驻日大使,表示日本已准备无条件投降。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美中英苏四国政府同时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盟国方面的麦克阿瑟和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战胜国的代表也分别签了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战区,9月3日,驻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签了投降书。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接受了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对外御侮的历史上一次空前而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未有的盛事,这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中日整整半个世纪交锋中的首次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雪洗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振奋了中华民族自强与自信的精

神。中国抗战的辉煌胜利,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是不可轻侮的。

八年抗战中,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解放区遍及 19 个省区,面积达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由 150 万发展到 1 亿,解放军发展到 130 多万人,民兵发展到 268 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地发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独立自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切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而且,为最后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新中国,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战开始最早、持续最久、牺牲最大。军民伤亡达到 3500 多万人,财产损失约 600 多亿美元。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经常牵制着日本陆军兵力 70% 左右。中国抗战不仅捆住了日本“北进”的手脚,使得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而且能够从远东抽出兵力加强西线作战,集中力量打击希特勒法西斯。中国抗战也有力地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时间,挫败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进一步勾结,使日本与德意之间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配合,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

第一节

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的斗争

一、战后时局

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

首先，战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而国际进步力量空前壮大。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垮台，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因本土远离战场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发了一笔战争横财，成为这场战争中唯一的“暴发户”，但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是削弱了。国际进步势力方面，社会主义苏联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战后国威大增；东欧和亚洲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开始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广泛开展。总之，全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

其次，战后国际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之间由战时的盟友变为战后的对手，美苏对立的格局成为国际问题的中心。美国在大战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成为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美国黄金储备量约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 $\frac{3}{4}$ ，军队数量由战前的世界第 17 位一跃而居第一。同时美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生产原子弹的国家。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优势，在战后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在中国问题上，它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附庸。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极力造就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亲美的统一局面，把中国变为美国对苏战略包围圈中的重要一环，其策略是：一方面尽力用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办法，扶助蒋介石政府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恢复其在中国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又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使中国出现一个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心的稳定的局面。

战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中坚，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抗衡，极大地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对中国形势估计悲观，过高地估计了美国 and 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唯恐中国发生内战，战火蔓延到苏联，演变成美苏直接军事对峙；同时苏联在对华政策中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

义,为了保持其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屡屡许诺愿与美国一道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战后中国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共产党已拥有 19 块解放区,1 亿多人口,约 100 万军队和 200 万民兵,党员人数达 120 多万。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人民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区迅速发展,在战略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力量仍占主导地位。通过抗战,国民党保存并扩充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战后又接收日伪大量的军事装备,至 1946 年 6 月总兵力达 400 多万,正规军 248 个旅(整编前的师)约 200 万人,其中一部分完全由美国训练与装备。经济上,国民政府接收了日伪大量的产业,单是经济部接收的日伪银行、工矿企业即达 2849 个单位。国民政府控制着全国人口、领土面积、城市的各 3/4 左右。所有这些,再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构成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军事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国内时局的特点是:既存在着内战的危险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可能。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化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国支持下的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两面政策

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上疯狂地抢夺胜利果实。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政府发出三道命令:一是命令解放

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甚至任命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约有 50 万伪军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在中国战区内的日军下令：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只能向蒋介石所属军队投降。同时，美国政府几乎动用了在远东的全部海空军力量，抢运国民党军队，占领京、沪、平、津等重要城市、交通要道、港口码头，甚至强占早已为人民武装所收复的地区。

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抢占胜利果实的同时，在政治上打出“和平建国”的旗号，1945 年 9 月 3 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国家的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唯有统一国家才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唯有统一国家，才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之大计”。但他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的实行。他说：“只要是在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通过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1946 年元旦，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除了革命的责任不可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通过容

忍,无不可以协商”。由此看来,蒋介石口中的“法统不致紊乱”、“政府基础不容动摇”,就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不能改变,而“军令政令统一”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这就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紧要关头,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讲演。

毛泽东在讲演中精辟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抗日战争阶段过去以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即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本质,充分估计了内战的危险性,明确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以下六条紧急措施:“(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

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促使上述措施的实现,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六项要求,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

抗战胜利后,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斗争中,各民主党派也非常活跃。他们整顿或新建组织,发表政见,开展活动,力图通过民主改良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8月15日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历史上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民盟的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修订了入盟手续,增选了中央执委,张澜继任主席。民盟纲

领强调“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宣言中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综合二者之长创立中国式的民主,即“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民盟总纲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个方案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这次大会为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由胡厥文、黄炎培等11人为常务理事。发表《民主建国会宣言》,其基本主张是: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会员多是教授、大学生、作家、医生、报刊编辑等。主要领导人有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等。1946年1月初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权,还政于民,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重定宪法等。

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成立。成员大部分是文化教育、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组织1944年底

在重庆成立,原名为“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主要领导人许德珩、梁希等。该社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拒绝内战,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反对官僚资本,学术思想绝对自由等。对于当前时局则主张国共两党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方式解决。

各民主党派,把握战后千载一时的良机,希冀建立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成为战后时局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二、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虽然洞悉蒋介石的邀请有虚假的一面,但是鉴于战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休养生息;又估计到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某些改革,而如果这种状况出现,也会有利于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8月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使整个山城为之沸腾,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

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国共谈判正式进行。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多次会谈。由于蒋介石事先对谈判并

无认真准备,在谈判中极其被动;毛泽东则从历史到现实,批评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阐明了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双方的具体商谈主要是在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中共代表在谈判中,既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共产党代表严正驳斥,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并愿将所领导的军队,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为 24 个师或至少 20 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但是,蒋介石仍顽固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

为了促使谈判达成协议,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同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会见了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此外,毛泽东还会见了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和妇女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及外国友好人士,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和真诚愿望,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谈判桌上的斗争和战场上的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在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大量印发反动的《剿匪手册》。9月初,蒋介石命令绥远的国民党傅作义部沿平绥路进攻察哈尔解放区,迫近张家口。贺龙、聂荣臻指挥晋绥、晋察冀部队奋起自卫,将其击退;9月下旬,阎锡山奉蒋介石的命令,先后派遣13个师3.8万兵力,进攻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奋起反攻,歼灭3.5万余人,俘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多人,占当时阎锡山总兵力的1/3。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既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谈判斗争。从而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0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次国共谈判,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从而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在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是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原则,维持人民根本利益,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妄图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政治图谋,又作出了合理的让步,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这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重大胜利。当然,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拒不承认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军队问题也未真正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战留下了伏笔。

三、解放区局部反击战的胜利

上党战役

1945年8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日伪军的时候,在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为了抢夺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一面装出和平姿态,邀请共产党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一面却从西南西北的大后方调动36个军、73个师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进攻。盘踞晋西南的第2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早于8月中旬,即在日伪军策应下,以主力进占太原并以5个师万余人从临汾、浮山、翼城攻入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地区,下旬占领已为共产党从日伪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及被共产党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企图扩占整个晋东南,恢复其在山西的统治。

攻入上党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的军队,系阎锡山的第19军、第61军的主力3个步兵师及2个挺进纵队(相当师),共约1.4万人,由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加上收编上党地区的伪军3000余人,总兵力达1.7万余人(此时白晋铁路长治至沁县段已被日军拆除,上党日军已撤至沁县以北之铁路沿线)。阎军为实现其扩占整个晋东南的计划,在占领上党等6城之后,立即整修工事,加强守备,企图巩固上党盆地并向北延伸打通白(圭)晋(城)线。其兵力部署:以长治为中心,以3个步兵师的主力及1个山炮营和伪军一部,共约1.1万人守长治;以1个挺进纵队及伪军一部,共

约 2000 人守长子;以 1 个挺进纵队的主力及伪军一部共千余人守屯留;其余襄垣、潞城、壶关则以伪军为主结合正规军一部守备,兵力均在千人以下。上述各城,各以一部兵力守备其附近若干据点。国民党军的长处是火力强,善做工事,惯于防御,又有旧城墙和日军修筑多年的堡垒工事作依托。基本弱点是长期勾结日伪,残害人民,政治上极端孤立,士气低落,害怕白刃格斗和不善野战,又是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 1 战区第 1、第 16 军经风陵渡到达运城以南;第 11 战区以第 15 军留置豫西,以第 40 军、第 8 军及第 30 军向郑州集中拟沿平汉路向北挺进。

共产党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通知全党,应继续对日伪发展攻势,以期尽可能控制华北、华中各铁路交通线,并用必要力量广占乡村和府县城镇,以造成争取和平民主的更加有利地位;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则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中央军委令晋冀鲁豫军区坚决消灭侵入上党之阎军,并控制同蒲、平汉两铁路,准备粉碎北上蒋军的进攻。

当时,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是初次集中 3 个区的主力作战。这些部队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力旅,在抗日战争后期被分到各军区作基干团,主要进行游击战;到上党战役开始时,编制仍不充实,多数的团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全军山炮共 6 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 2 至 4 门、重机枪数挺,半数的团则没有重火器,新参军的战士多使用刀矛,特别是弹药奇缺,不少的步枪仅有子弹数发。

根据国民党军进攻的形势及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确定了战略上的主要任务,即粉碎国民党军沿同蒲、平汉铁路方向的进攻,而平汉路是南北交通干线,可能成为阎军的主攻方向,因此更应重视对平汉线的控制;但上党之敌为心腹之患,如不迅速消灭,待蒋军主力北上时,将腹背受敌。因此,决心集中力量先打上党之敌,尔后视情况将主力转到平汉线或同蒲线,以粉碎北上蒋军的进攻。据此,重新调整了全区部署: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一部,共3.1万人,于9月上旬开始在上党地区发起战役;将冀鲁豫军区主力转到平汉线,结合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兵力,加紧肃清平汉线新乡以北的日伪军,求得控制一段铁路,为对北犯的蒋军作战准备战场;以太岳军区沿同蒲线的地方部队加紧破路,迟滞蒋军前进;以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兵力扫清沿线之敌,控制黄河北岸广大地区,制止敌人的机动。对其余日伪军,则以地方武装和民兵伪装主力,发动军事政治攻势,迫使其投降或向大城市撤退。

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拉开了序幕。

晋冀鲁豫地区以太行纵队于9月10日晨向屯留阎军发起攻击;以太岳、冀南两纵队隐蔽于长治至屯留的公路两侧,准备歼击长治援兵;以太行军区2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为独立第1支队,隐蔽于长治东北山地,准备尾击由长治出动的援兵;以太行、太岳军区4个团,及4个独立营为独立第2支队,监视长子之敌,并准备以主力投入歼击长治援兵的作战;以潞城独立营及民兵一部为独立第3支队,监视潞城之敌;对壶关之敌以人民武装围困。战斗发起后,长治之阎军出动6000余

人,于11、12日两次试图向屯留增援,因害怕被歼,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12日,攻克屯留,全歼守军。随即于13日夜以太岳纵队攻长子,以太行、冀南两纵队隐蔽于长治至长子的公路以北,以独2支队隐蔽于该公路以南,准备歼击长治援兵。但长治之阎军再也不敢出援。军区部队乃于16日夜以冀南纵队攻潞城,17日攻克。18日,又以太行军区部队攻壶关。19日,长子、壶关同时解放。长治之阎军,遂完全陷于孤立。

9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合围长治。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是过去日寇设防的重点,城高(3丈多)、壕深、工事坚固,由阎军万人据守,又值连日倾盆大雨,地面泥泞,爬城不便;要攻下长治,比攻取其它5城困难得多。如果不能迅速攻下长治,占领上党,则平汉、同蒲的大门洞开,蒋军主力将长驱直入平津,战略上对共产党军极为不利。因此,军区决定由东南西三面,先夺关,后攻城,留北关诱敌外窜而于野战中消灭之。

战斗到24日,军区部队攻占城关据点多处。这时得悉从太原出动的阎军3个师7000人,正沿白晋线南下,已到达子洪镇以南,有向长治增援的可能。为吸引援军,军区令各部对长治城继续攻击。28日,援军进抵沁县以南,军区决心在屯留东北地区于野战中歼灭该敌,立即以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结合原担任监视白晋线之敌的起义部队第17师约2万人,预伏于虢亭以南白晋线上的常隆、上村段两侧,以太行纵队附第17师为右翼队,以太岳纵队主力附太行1个支队为左翼队,以太行纵队1个团为独立支队,尾敌援军跟进;留冀南纵队全部、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

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以吸引援军继续南下,并准备歼击由长治出城接应之敌。

9月30日,援军离开白晋线沿虢亭、屯留间的公路前进,打援主力遂向虢屯公路两侧转移,改以第17师及独立支队尾随援军跟进。10月2日,两军在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之线预期遭遇,打援部队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向敌两翼侧迂回,同时令尾敌前进之第17师和独立支队向南展开攻击,从而将援军合围于老爷岭、西窰、磨盘脑至榆林地区。援军发现被包围后,即利用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打援部队则力求割裂敌人,各个歼灭。为避开敌火力优势,打援部队主要利用夜间,凭手榴弹、刺刀向阎军所占各要点突击,白天则组织兵力火力,抗击阎军反扑,并借此消耗阎军有生力量。经过数昼夜激战,援军部分被歼,被迫步步收缩,最后聚集在磨盘脑、老爷岭及关上地区,缺水缺粮,饥疲不堪。这时,打援部队发现敌援军是由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23军、第83军、省防军等6个师,附炮兵2个团,共2万多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急调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并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而在北面给敌人放开退路,以诱迫敌之撤退。10月5日,军区左翼队攻克老爷岭主峰。阎军于夜间向北突围,军区部队已提前抢占了虢亭以北土落村附近的制高点,堵住了阎军退路,主力则沿虢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追击,猛烈穿插,使援军溃不成军,纷纷投降缴械。民兵和群众亦奋起捕捉溃散之敌。至6日,援军除有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其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就擒。

援军被歼后,长治之阎军待援无望,于10月8日向西突

围,企图横穿太岳区逃回浮山、翼城。为全歼该部,军区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以太岳纵队从虢亭地区直出沁水之马壁,控制沁河,进行兜击。太岳区的人民武装则进行沿途截击。各追击部队忍受饥疲,日夜追击,终于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将军岭及桃川地区歼灭逃跑之阎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就擒。至此,上党战役遂告结束。

此役,阎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3.8万余人,除逃跑溃散3000人外,均被歼灭,其中俘3.1万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多支。军区部队伤亡约4000人。

绥远战役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军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遵照蒋介石旨意,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调集所辖主力和收编的绥蒙伪军共6万余人,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先后进占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卓资山、陶林、清水河、凉城、集宁、丰镇、兴和、尚义等城镇和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并继续沿平绥铁路东进,其先头部队东北挺进军新编骑兵第5、第6师进至张家口以西之柴沟堡、渡口堡一线,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予以迎头痛击,歼灭新编骑兵第5师大部,并乘胜收复兴和、尚义两城。沿平绥路东进的傅作义部主力未敢再进,集结于丰镇、集宁、卓资山地区,企图等待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北平、天津地区后,从东西两面夹击张家口,以达其占领张家口,完全控制平绥路,分割晋察冀解放军之目的。此时,傅作义部兵力的具体分布是:第35军军部率第10师和新编第31

师主力驻集宁;该军新编第 32 师驻丰镇、红砂坝;第 67 军新编第 26 师驻官村;新编骑兵第 4 师一部驻张皋镇,该师主力和新编第 31 师 1 个团驻隆盛庄;暂编骑兵第 6 师驻三水岭;暂编骑兵第 4 师驻芦草沟;新编骑兵第 5、第 6 师驻凉城、清水河;暂编骑兵第 5 师驻新堂、天成村;挺进第 5 纵队驻陶林;暂编第 3 军暂编第 17 师主力驻卓资山;暂编第 3 军暂编第 10、第 11 师驻归绥及其外围;暂编第 17 师 1 个团、第 12 战区别动大队及第 35 军各师之补训团驻包头及其外围;骑兵第 10 旅驻五原及其以东地区;暂编骑兵第 1 集团军驻周土庄、聚乐堡地区。此外,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第 43 军暂编第 38 师及收编的日军独立第 4 警备队驻大同及其周围地区。

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消灭傅作义主力,解放绥远全境,彻底消除西顾之忧,确实控制热察两省,保卫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发起察绥战役。1945 年 9 月 11 日,中央军委便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组织绥远战役,并指出:这一战役对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和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关系极为重大,必须坚决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为达此目的,中央军委于 10 月 22 日又指示:“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10 月 27 日再次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为加强领导,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晋绥联防军和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统一指挥绥远战役。

根据中央军委上述指示,晋察军区集中冀察、冀晋、冀中 3 个纵队计 9 个旅,晋绥军区集中独立第 1、第 2、第 3 旅,第 358 旅及绥蒙军区骑兵旅计 5 个旅,共 14 个旅 5.3 万余人,决心乘国民党军主力尚未到达北平、天津地区的有利时机,发起绥远战役。战役计划是:以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向西攻击,首先抓住并歼灭隆盛庄、三水岭、张皋镇 3 处突出之敌。尔后继续西进,各歼灭丰镇、官村、红砂坝和集宁等地国民党军;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进攻,首先求歼凉城、新堂、天成村等处守军。尔后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向丰镇至集宁线上各点进攻,争取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于绥东地区。具体战役部署是:晋察冀军区以冀察纵队于兴和以东之高庙子地区集结,以主力攻歼隆盛庄之敌,以一部截断隆盛庄与集宁、官村之敌联系;以冀中纵队于张家口以西之新平堡地区集结,主力直取三水岭、张皋镇两点,得手后迅速向官村、苏集间铁路攻击,截断丰镇、红砂坝守敌北逃之路。该纵队以一部兵力向隆盛庄西侧迂回,截断其逃向丰镇的通路;以冀晋纵队主力进至丰镇东北大庄科地区,阻击丰镇敌人向隆盛庄增援。待冀晋纵队攻占隆盛庄后,该纵队即向丰镇攻击,歼灭守敌。晋绥军区以独立第 1、第 3 旅和第 358 旅于左云、右玉地区集结,以独立第 1 旅攻取凉城,以第 358 旅攻取新堂,以独立第 3 旅为预备队。尔后主力向丰镇以西之天成村、马草沟、二道桥迅速推进,协同冀晋纵队会攻丰镇。以一部兵力向归绥积极活动,钳制归绥之敌,配合主力作战;以独立第 2 旅和骑兵旅于商都地区集结,首先攻歼七大顷、段家村之敌,尔后向陶林方向推进,协同冀察、冀中纵队聚歼集宁守敌。

战役于10月18日发起,冀察纵队以骑兵旅迂回至隆盛庄以西,冀中纵队直取张皋镇、三水岭。19日凌晨,冀察纵队第6旅向隆盛庄发起攻击,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守军新编骑兵第4师主力乘机撤退至红砂坝,仅留新编第31师第91团驻守。此时,冀中纵队已占领张皋镇、三水岭,守军先期西撤。该纵队随即直插隆盛庄东北和西北,策应冀察纵队作战。19日黄昏,冀察纵队第7旅强攻隆盛庄,激战至20日,歼敌1个营又1个连,第91团主力突围向红砂坝撤退,中途被冀中纵队第13旅截歼一部。与此同时,晋绥军区部队也分别从右玉、商都地区出击。独立第1旅于20日占领凉城,第358旅于21日占领新堂、天成村,各歼守军一部,其余守军分别向西、向北撤退。独立第2旅、骑兵旅攻克七大顷、段家村,歼灭守军400余人,并继续向陶林方向推进。

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傅作义部急忙向集宁、归绥一线退却。为抓住傅作义部主力,晋察冀军区部队沿平绥铁路推进,攻击其仍据守之城镇;晋绥军区部队向卓资山方向发展进攻,以截歼撤退之敌。冀晋纵队一部于10月19日占领大同以东之聚乐堡,主力于20日进占红砂坝,并连夜沿平绥路南进,于21日拂晓进占丰镇,守军新编第32师沿公路北撤,被截歼一部。22日,又攻克大同以北之孤山、孤店,截断了傅作义部与阎锡山部的联系。冀中纵队于21日占领官村,守军新编第26师退向卓资山。该纵队继续北进,进占苏集、老平地泉等地,向集宁逼近。此时,傅作义部还全力西撤,集宁只有第35军军部率第101师防守。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以冀察、冀中两纵队围攻集宁,以冀晋纵队进占集宁以西之十八台地区,

切断集宁守军退路。冀中纵队担任主攻,于23日占领集宁以南之榆树湾、脑包山,将第101师1个团击溃。第35军军部率第101师主力乘夜暗弃城西撤。24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占领集宁。与此同时,晋绥军区第358旅和独立第1、第3旅从凉城、新堂、天成村地区向卓资山疾进,24日12时在六苏木击溃暂编骑兵第5师,15时进至卓资山南侧,并迅速完成对卓资山敌军第67军军部的第26师的包围。晋绥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358旅担任主攻,以独立第3旅迂回至卓资山西北之福生庄地区,切断卓资山之敌向归绥逃路,以独立第1旅为预备队。24日19时,第358旅对卓资山发起攻击,战至25日10时许,除第67军军长何文鼎率军部特务营乘隙逃跑外,全歼新编第26师5000余人。此时,独立第3旅击退了新编第32师的增援,并占领了福生庄,独立第1旅在魁盛庄东北歼灭由集宁西撤的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一部,独立第2旅攻占陶林。

卓资山战斗后,晋察冀与晋绥两军区部队会合,准备继续西进歼敌。傅作义为保存主力,迅速收缩兵力,至27日,傅部主力由三道营、旗下营、陶卜齐、白塔之线陆续撤到归绥及其外围,并积极加修工事,组织防御。其兵力部署是:以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担任归绥城防;以骑兵挺进第2、第4、第5纵队及暂编骑兵第4师等部担任外围防守。为迅速达成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之战役目的,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首长决定首先肃清归绥外围,尔后攻城。两区主力遂分南北两路向归绥逼近,至10月31日,晋绥军区部队占城南及西南之陶号板、大小台石、范家营、后八里庄等地,晋察冀军区

部队占领鹤心营子、红山口、坝口子、乌素图等地,完成对归绥城的合围。为进一步孤立归绥守军,11月1日,冀中纵队接替晋绥部队包围城南任务,晋绥独立第1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一部沿平绥铁路向包头挺进。当日攻克兵州亥,歼暂编骑兵第4师1个团。2日占领毕克齐。3日攻克察素齐,歼灭骑兵挺进第3纵队1300余人。4日占领陶思浩。7日占领萨拉齐、沙尔沁。至此,完全占领绥包线上各要点,逼近包头,隔断了绥包联系。与此同时,冀察、冀中纵队各一部和晋绥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先后攻占和林、武川、忽洞兔等地,歼敌千余人,巩固了后方。被围于归绥的国民党军以攻为守,从11月2日至12日,先后以两三个师兵力对红山口、坝口子、后八里庄等解放军阵地进行反击。围城部队顽强抗击,杀伤敌3000余人,归绥守军随即改为依城固守。此时,被围于归绥的国民党军尚有6个师兵力,连同11月6日从重庆空运来的1个重迫击炮团,共有2.4万余人。鉴于守军凭坚固守,且有较多的粮弹储备,围城部队在兵力上亦不占优势,难以在短期内攻克归绥,遂改变部署,以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以晋绥军区部队及冀晋纵队第3旅主力和第4旅1个团攻取包头,求得调动归绥守军出援于运动中予以歼灭。并准备在攻克包头后,晋绥部队迅即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合力攻取归绥。

包头系绥西重镇,守军为暂编第17师一部和由绥东溃退之第67军残部以及地方保安团队等部共1.2万余人。11月9日,先期向绥西挺进的独立第1旅即向包头外围之禹王庙、火车站、电灯公司等据点发起攻击,连续两昼夜攻击未克。11日,第358旅主力投入战斗,仍未奏效。12日调整部署,对包

头城西北角实施主要突击,当即突入4个营,由于后备兵力不足,在守军猛烈反击下,突入城内部队伤亡严重,不得不于13日撤至城外。17日,晋绥军区主力和冀晋纵队第3旅等部进到包头附近。这时,乘隙从归绥逃出的新编骑兵第4师会后骑兵挺进第4纵队,西进至二十四顷地以南地区,驻五原地区之骑兵第10旅亦向东增援包头。据此,晋绥野战军首长决定先打援再攻城,遂以独立第2、第3旅攻歼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但该敌一触即向托克托方向撤退,仅歼其一部。12月3日,再次集中主力对包头发起攻击,但数度攻击均未奏效。鉴于包头、归绥两城一时难以攻克,且时临严冬,补给困难,再战不利,遂于12月4日和14日先后撤出对该两城的包围,绥远战役遂告结束。

绥远战役历时近两月,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收复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和林、凉城、武川、萨拉齐等十余城镇及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保卫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此役与上党、平汉、津浦路诸战役相结合,对于争取和平局面,迫使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这次作战,晋察冀和晋绥部队经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加速了从分散游击战到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

四、“一二·一”惨案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将江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但是,蒋介石

却在 1945 年 10 月 13 日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内战密令,大举进攻解放区。10 月下旬,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三个军侵占了解放区磁县和马头镇,并向邯郸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部队展开反击,将敌包围。30 日,国民党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8 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起义。31 日,由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领的其余 2 个军官兵数万人被迫放下武器。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4 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冀南解放区的进攻。但 11 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有魏德迈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仅 11 月至 12 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即达 120 万人,内战遍及 11 个省。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内战的呼声更加高涨。从 10 月起,民盟等民主党派、团体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 月 19 日,重庆文化界、工商界代表 500 人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1 月 25 日,昆明学生 6000 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次日起联合罢课。12 月 1 日,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罢课师生,死 4 人,伤 20 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工农市民群众、工商银行界人士以至某些地方上层人物,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对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在昆明,从 12 月 2 日起,至 20 日止,群众到灵堂公

祭四烈士的达 15 万人次,而当时昆明全市人口还不到 30 万人。延安各界青年曾举行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函电,表示声援。12 月 9 日,重庆各界人士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致祭群众一致要求惩办肇事祸首。1946 年 1 月 13 日,上海召开万人追悼四烈士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大游行。在全国各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关麟征“自请处分”,将李宗黄调离云南。

从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到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国统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以及广大青年学生迅速觉醒,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展开。

五、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国民党在军事进攻受挫、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高涨、国际进步舆论也一再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的情况下,深感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作进一步的准备。美国政府也深感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得人心,于是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公开援蒋反共变为以中间人的姿态调解国共冲突。1945 年 11 月 27 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冲突。

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并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

1945年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等抵渝。中共代表团坚持以停止军事冲突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12月27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31日国民政府复文表示同意停战,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具体商谈。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规定:(1)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2)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3)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为实行停战协定,1月7日正式成立了由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

事小组)。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和《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同日,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布了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1月10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名代表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下设由三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于1月14日起在北平正式办公。

六、政治协商会议

与停战令发布的同一天,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盟代表9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致开幕词,宣称: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第二,“要大公无我,顾全国家利益”;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会议主要讨论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

关于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及其说明。主张国府委员须由国府主席提名,选任党外人士充任国府委员时,要由主席提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通过；委员名额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人在国府委员会中必具“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能“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职权中无用人权；国府主席在紧急情势发生时，有紧急处置之权。针对国民党的方案与说明，中共代表表示，（一）现政府应在共同纲领基础上进行改组；（二）国府委员会应是最高决策机关，必须有用人权；（三）我们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和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但国民党在府委中的席位最好不要超过 1/3；（四）要防止手令制，主席的命令应由会议通过，还应有人副署；（五）政府改组应包括各院部会的改组。民盟代表则认为，第一，政府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希望蒋先生成为民主的领袖；第二，各党派都能参加政府；第三，使目前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和现代化。经过讨论和协商，达成了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的《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中共首先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讨论中多数人主张应有共同纲领并同意称之为和平建国纲领。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以中共的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

军事问题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青年党提出了《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主张“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民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主张两大原则：一是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

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是大量裁减常备军额。中共坚持,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同时并进。最后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项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主张:(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三)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这一方案遭到中共、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共2050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1200名照旧,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150名,新增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通过宪法,须经出席代表3/4同意方能有效。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大的企图。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代表们就宪草修改原则和防止个人独裁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组织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突出的、成功的合法形式的斗争,虽然这些协议后来并未付诸实行,但其显示的民主精神对中国社会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准备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早在 1945 年 9 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进入东北的部属,“不要首先将主力部署在东北门口抵住蒋介石,”而应“有重点地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础”。随着 11 月下旬东北局势的恶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方针。刘少奇在多次指示中强调:“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12 月 2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强调“把东北的工作长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号召和带领广大干部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在清剿土匪、粉碎敌伪残余势力和发动群众实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支援自卫战争的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东满、北满、西满、南满根据地,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1946 年 8 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为尔后统一的东北人民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在全国各解

放区广泛开展了练兵、减租、生产和土改运动。

为了战胜在装备和数量上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各解放区开展了以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为中心的大练兵运动。以练攻城、守城、夜战三大军事战术和政治上提高战胜敌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和信心为主要内容。练兵的方法为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运动。通过练兵运动,不但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而且调整了后勤与军需工作,加强了军工生产,使军队建设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整军会议,整军轻武,有计划地调整和加强各战略区的领导,扩大和整编部分,新建了野战军体制。到6月,中共中央军委共组建24个野战纵队(包括相当于纵队的师)以及14个野战旅(师),共计约61万人,可在各大战略区之间进行机动作战。另有60余万地方军,分属各军区,担负地方性作战任务。为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的生产运动,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此,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及时地把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地分配给农的政策。《五四指示》颁布后,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开展。到1947年2月,解放区有2/3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军参战,纷纷投入支前斗争。到1946年10月,新入伍的农民

已达 30 余万,并有 300 万至 400 万农民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军队的供给。

四平保卫战

1946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拒不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地位,企图以武力独占东北。于是向东北大举增兵,抢占战略要地,于 3 月上、中旬,乘苏联军队撤兵之际,占领沈阳、抚顺、辽阳等城,至 3、4 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有第 13、第 52、第 60、第 71 军和新编第 1、第 6 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 31 万人。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据理力争下,根据停战协定成立的军事三人小组于 3 月 27 日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议,但国民党军置之不顾。3 月下旬,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 5 个军、11 个师兵力,从沈阳地区向东北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其部署是:以新编第 1 军、第 71 军共 5 个师,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在 4 月 2 日前夺取四平;以新编第 6 军、第 52 军等部共 6 个师,向沈阳以南进攻,以求完成对鞍山、本溪等南满工业区的占领,并驱逐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主力;尔后集中新编第 1、第 6 军等部沿中长铁路向四平以北发展进攻,占领长春、哈尔滨等重要城市,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压迫于松花江南岸消灭之。

为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东北中央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以全力保卫北满，在苏军撤兵的同时，不惜牺牲，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及中东路（中长铁路满州里至绥芬河段）全线。为达此目的，必须迅速集中主力扼守四平地区，给北进之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南满主力则集中于本溪地区，力争歼南进之国民党军一部，以配合四平方面作战。东北局当即决定，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政治委员彭真根据上述指示精神，确定了具体战役部署：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杀伤北进之敌，掩护主力集结；以第1、第2师、第7纵队主力，新四军第3师第7旅、独立旅和第8旅主力，迅速向四平地区集结，乘北进之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以南满第3、第4纵队及保安第3旅，担负本溪地区作战任务；以第7师主力等部夺取长春，以第359旅等部夺取哈尔滨，以新四军第3师一部夺取齐齐哈尔。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系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叉点，是东北的重要战略枢纽之一。苏军撤兵时，国民党收编的伪、匪军进占了四平。民主联军于3月18日攻占该城。随即，四平便成为国共双方争夺东北斗争的焦点。

3月下旬由沈阳北进的国民党军遭民主联军的阻击，进展迟缓，至4月初进至开原、法库一线，未能实现其4月2日前进占四平的计划。4月5日，新编第1军和第71军主力分两路向四平进攻：新编第1军由昌图沿中长路北进；第71军两个师由法库、通江口北进，企图经八面城迂回四平。此时，东

北民主联军主力已进至昌图以北、四平以南地区。7日,第3师第7旅将新编第1军第50师阻止于泉头车站以南,并在潮阳堡向该师1个团发起反击,歼其一部。8日,第1师、第3师第8、第10旅和第7纵队等部共12个团,向进至泉头以西之兴隆泉、柳条沟地区之新编第38师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其千余人。10日,由法库、通江口北进的第71军先头第87师进至金家屯时,遭第3师独立旅一部及辽西地方部队的狙击,为诱敌深入,独立旅等部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掩护了在兴隆泉地区的民主联军主力向四平西南之大洼地区集结。15日,第87师进至大洼以南之金山堡、秦家窝棚地区,距新编第1军20余公里。民主联军首长决心乘敌立足未稳,孤立突出之机,集中第1师、第3师第8、第10独立旅和第7纵队等部共14个团的兵力歼灭该敌。当日黄昏发起攻击,至16日晨,将第87师大部歼灭,共毙伤俘4000余人。残部向新编第1军靠拢。并继续向四平逼近。鉴于暂无在运动中歼敌机会,民主联军主力遂转移至四平以西之八面城和西北之梨树附近地区待机。

与此同时,南满第3、第4纵队等部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两度击退新编第6军、第52军等部的进攻,并歼其4000余人。担任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第7师、第359旅和第3师一部,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地方武装配合下,于4月18日至28日相继解放上述三市,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匪武装2.6万余人。清除了北满腹地之敌,解除了四平前线部队作战的后顾之忧。

兴隆泉、大洼和本溪作战的胜利和长、哈、齐三市的迅速

解放,暂时改善了民主联军在东北的地位,顿挫了国民党军进攻东北的锐气。中共中央鉴于苏军在4月底将自满州撤兵完毕和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到有可能达成协议的紧要阶段等情况,再次指示东北局,应用一切力量,不惜重大牺牲,坚决扼守四平,以阻止国民党军向北满及长、哈、齐等城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首长据此进行了部署:以保安第1旅组成四平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该旅及第7纵队各一部共6000人防守四平;集中其他主力于四平以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令第7师、第359旅迅速南下,令南满第3纵队第7、第8旅和保安第3旅即刻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

4月18日,新编第1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对民主联军扼守的鸭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子北山等四平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民主联军保安第1旅、第7纵队、第3师和第7师(由长春南下于22日到达四平前线)各一部顽强抗击,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使其进展甚微。随后,为保障四平翼侧安全,民主联军逐步向四平东西两侧延长防线,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部署了6个师(旅),挫败了国民党军迂回四平的企图。至26日,新编第1军等部在遭受重大打击后,不得不改取守势,等待后援。民主联军也因机动兵力不足,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当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但是,蒋介石于4月底拒绝东北停战方案,指使国民党军迅速攻下四平,而后继续向北推进。5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民主联军: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停战方案,坚持

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4月底,奉命北上的南满第3纵队第7、第8旅和保安第3旅到达四平以东之哈福、平岗地区。为配合四平前线部队作战,民主联军首长决心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以断敌交通运输,歼其有生力量。遂以第3纵队两个旅和第3师独立旅向四平以南之昌图、开原地区进攻,切断沈阳与四平联系,造成对进攻四平之国民党军前后夹击之势;以保安第3旅主力在开原、铁岭地区配合作战。至5月10日,第3纵队前出至昌图以东之清杨堡、开原以东之马市堡地区。独立旅攻占开原、昌图间马千总台车站。保安第3旅攻占开原以南之中固车站。迫使国民党军从四平前线和南满地区抽兵来援,给进攻四平和南满的国民党军后方造成极大威胁。

为加强进攻四平的力量,尽速夺取四平,国民党军决心迅速占领本溪,以便从南满地区抽兵北上。从4月28日起,南满国民党军乘民主联军第3纵队等部北调之机,再次向本溪发起进攻。南满部队经6天激战,在给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后,于5月3日撤出本溪。国民党军在占领本溪后,即将新编第6军、第52、第71军各一部北调四平方向,使四平地区国民党军兵力增至10个师。5月15日,国民党军分为3个兵团向四平发起全线进攻。左翼兵团第71军主力,向四平西北之獐子洞、海清窝棚进攻,遭第1师顽强抗击,进攻受挫。中央兵团新编第1军连续向三道林子北山阵地猛攻,但进展不大;右翼兵

团新编第6军等部5个师,向四平以东迂回,16日攻占叶赫站,17日占领火石岭、平岗、哈福车站等地,18日又在中央兵团配合下,攻占四平东南之重要高地搭子山,并继续向四平东北之赫尔苏急进,企图封闭四平守军退路。鉴于再战不利,加之民主联军作战月余,伤亡较大,为摆脱被动,保持战力,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地区撤退。19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

四平保卫战,历时月余。东北民主联军以8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配合了停战谈判。民主联军以劣势抗击优势的国民党军进攻,持续1月以上,体现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精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东北斗争的坚强意志。中共中央在评价这一战役时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第二节 内战的全面爆发

一、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政策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

国民党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加紧进行内战军事部署,在东北,国民党拒绝中共和民盟一再提出的接收主权与内政建

设分开的建议,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坚持“武力接收”政策,肆意扩大内战。1945年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11月上旬,杜聿明率国民党第12、52两个军由秦皇岛登陆,当即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11月16日侵占山海关,12月26日侵占锦州。此后,转攻辽西、热河各地,直指承德,北进辽中地区。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进驻沈阳后,在美国的帮助下,陆续将新1、新6、60、71、93等五个军运进东北,投入内战。5月22日,中共主动撤出长春。5月下旬,蒋介石亲临沈阳、长春督战,国民党军大举向东向北进攻,直抵松花江南岸,达到其在东北进攻的顶点。

在关内,蒋介石更是调兵遣将,加紧了内战部署。仅1946年1月至5月,就调动了40多个军130余万人,向各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强占解放区村镇达2077个,县城26座。先后使用兵力达258万余人。对地处鄂豫边界战略要地的中原解放区,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程潜部队30万人予以重重包围。5月中旬至6月下旬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中原解放区6万余指战员被压缩在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为中心、东西不过100公里、南北只有20多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国民党军已经做好了最后“围歼”的一切准备。

在此期间,国民党进行了军队整编及军事机构改组。5月15日,国民党中央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6月1日国防部正式成立。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陈诚兼海军总司令,周至柔为空军总司令。

国民党的内战部署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马歇尔“调处”过程中完成的。美军不但帮助国民党将军队运到大城市和交

通要道,还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进驻中国的大城市。1945年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此后,美军陆续进驻青岛、北平等城市。至11月底,驻华美军达11.3万余人。在马歇尔“调处”期间,美国政府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余人运到内战前线。1946年1月至6月,美国用美式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军25个师,为蒋介石训练军队、特务、军医、军需等15万人。提供给国民政府价值13亿美元的物资援助。1946年3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为蒋介石策划内战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加从军事和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6月28日,美国国会决定延长对中国租借法案的期限。根据租借法案,美国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物资总值达7.81亿美元。7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以总数不超过271艘的舰艇及船坞器材赠给国民政府。8月31日,美国把它在西太平洋的价值8.25亿美元的战时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售予国民政府。这批物资的实际价值在20亿美元以上。美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物质实力。

内战的全面爆发

1946年6月底,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重兵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中原解放区地处鄂豫边界、平汉路两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5年底,王震、王首道率南征湘粤的三五九旅支队北返此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汇合,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共约6万多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把他们视

为心腹之患,认为中原解放区是它出川进驻华东、控制华北的严重障碍。因此,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并于6月26日,以刘峙、程潜、胡宗南等部所属约12个整编师(整编前的军)20余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创造“惊人的胜利与奇迹”。

接着,国民党军队陆续发动了对其他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以徐州绥靖公署薛岳所属58个旅46万余人进攻山东及苏皖解放区。以郑州绥靖公署刘峙所属及徐州绥靖公署一部28个旅24万余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及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18个旅16万余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所属19个旅1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后改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所属20个旅9万余人及傅作义、胡宗南军各一部进攻晋绥解放区。以9个旅7万余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10月,杜聿明所属16个旅16万余人发动对东北解放区新的进攻。总计,蒋介石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达193个旅160余万人,约占其正规军总兵力的80%。7月至10月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军队连续侵占了解放区的菏泽、淮安等城镇153座。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达到其进攻的最高峰。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当日下午宣布如期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吹嘘:同共军作战“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气焰极为嚣张。

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防御

中原突围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调集了11个军26个师共30余万正规军,企图围歼中原部队。其整个部署:第41军位于许昌、确山、明港一线;第66军位于信阳、广水、花园、应山地区;第18军位于汉口、黄冈、孝感、沔阳地区;第47军位于罗山、光山地区;第43军位于立煌(今金寨)、经扶、商城地区;第72军位于经扶、黄安(今红安)及麻城之宋埠、福田河地区;第75军位于安陆、云梦、应城、天门、京山地区;第15军位于方城、舞阳、桐柏地区;第69军位于桐柏、沁阳地区;第10军位于南阳、襄阳、谷城地区;第76军位于沙市、荆门、当阳、宜城、枣阳地区。此外,还在安徽之阜阳、太和、凤台、寿县、舒城、巢县地区集结部队,布置堵截。国民党当局预计中原军区会向东北方向突围,因此,大部兵力置于东线和北线,同时对中原军区会向东南、向西北突围也分别作了不同的堵击部署,并决定于7月1日发动全面围攻。根据此种情况,中共中原局即决定在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前,于6月28日开始突围,当主力向西突围时,另以少数兵力向东行动,迷惑与牵制敌人。其具体部署如下: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第2纵队及15旅之45团为北路突围部队,向西北突围,尔后进入鄂豫陕边地区,第1纵队(缺第1旅)为南路突围部队,向西突围,越过平汉铁路,转往豫西地区;第2纵队之15旅(缺45团)随1纵队行动,掩护南

路突围后留原地坚持斗争；江汉军区除留有少数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部队进入襄河以西地区；河南军区部队于掩护北路突围部队越过平汉铁路后，仍留原地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在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前夕，从6月22日起，即在各进攻要点集结部队，至26日其在信阳、罗山、黄安、礼山之河口等地区的部队即已开始进攻。其第72军之新15师向黄安以西之佛塔山一线阵地猛攻，当日将咀子山、大成炮占领；其第15军主力及第41军、76军各1个师，则加强信阳至广水段铁路沿线的防堵部署，其他部队亦同时向江汉、河南、鄂东三军区部队进攻。鉴于上述情况，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突围愈早愈好、愈快愈好的指示精神，于6月24日命令各部队开始在防区内秘密集结，向突围方向运动。

6月26日夜，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按预定计划，分路举行突围。

中原局、中原军区和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第45团、第359旅、干部旅等共约1.5万余人，在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王震率领下，于6月26日晚离开宣化店地区，向西北方向突围。此时经扶、黄安地区国民党军第72军当即截击。李郑令第13旅第37团强袭礼山以北之河家店，歼灭新15师一部。第359旅积极接近平汉铁路，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并包围信阳以南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附近之敌军据点，掩护主力于29日胜利突破敌人重围，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到达信阳西南之大庙畈、平靖关。7月1日进至应山以北之泉口店、吴家大店、浆溪店之线。第1纵队(缺第1旅)及第2纵队第15旅(缺45团)共1万余人为左路，在王树声率领下，于6

月 25 日由光山县之泼陂河、白雀园等地出发,向西南移动,当进至礼山以西之阳平口时,被第 66 军第 185 师一部据险阻击,王树声部遂绕道王家店(花园北)附近,向西突进。正通过平汉铁路之际,第 75 军第 6 师及第 66 军第 185 师一部加以堵击,第 18 军第 18 师亦由孝感赶来增援,并出动飞机及铁甲车,将王树声部截分两段。第 1 纵队当即以第 2 旅第 4 团、第 5 团,第 3 旅第 7 团分别向第 18 师、第 185 师猛攻,以掩护主力部队继续越过铁路西进。经一昼夜激战,王树声部南路突围部队终于击退了敌之追击和堵截,于 7 月 1 日全部通过了平汉铁路,进至安陆东北赵家棚一带地区。

当南北两路主力突破重围迅速越过平汉铁路西进后,国民党军又调遣部队跟踪追击,企图重新组织包围,以求在追击、堵截中歼灭中原军区部队。7 月 3 日,第 41 军(缺 124 师)经信阳西南之三里店、黄龙寺向天河口方向追击;第 10 军第 3 师由枣阳以西向随县以北之厉山、高城、天河口地区兼程前进,企图夹击合围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但天河口地区之合围圈尚未形成,北路主力部队已进至枣阳以北地区。

国民党军计划落空后,蒋介石又亲自策划部署围歼行动,令第 41 军、第 15 军迅速跟踪追击,企图协同枣阳之第 10 军在苍苔镇地区(唐河南豫鄂交界处)夹击中原军区北路部队,并出动飞机侦察轰炸,迟滞北路部队行动。北路部队前卫第 359 旅将在枣阳之刘升店、吉家河等地伏击与阻击的第 10 军第 3 师、第 20 师各一部击溃。当国民党军追抵苍苔地区时,北路部队以日行 180 里的急行军越过苍苔之线到达唐河沿岸,并在前卫部队掩护下安全渡过唐、白两河。此时国民党军飞机

12架赶到,在唐、白两河上空盘旋扫射,中原军区仅掩护部队微受损失,主力部队已向新野、邓县地区前进。

国民党军两次追堵合围计划落空,蒋介石非常恼火,将第15军军长武庭麟“飭令查办”,并严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督促所部“跟踪追击”,务于7月20日前寻找有利战场,“全歼”中原军区。令第41军、第47军、第15军、第10军即分别部署于南阳、镇平、内乡以南及丹江沿岸之淅川、马蹬铺(淅川以东)、李官桥(淅川东南)、邓县以东以北地区,并令第3师、第13师共4个团继续追击,企图集合宛西保安团队,将中原军区围歼于丹江以东地区,同时并令驻陕县之第90军61师及驻关中地区第1军第1师,星夜赶至豫鄂陕三省交界、入陕咽喉之荆紫关及其附近地区,防中原军区进入陕南。

7月11日,北路部队鉴于敌人追堵日急,为了分散敌人兵力,在到达内乡南之师岗地区后,即决定分两路前进:中原局、中原军区率第2纵队第13旅及第15旅第34团7000余人,经淅川地区向南化塘方向前进;第359旅、干部旅8000余人,先期占领淅川城、荆紫关,于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安全通过南化塘后,即向陕南之山阳、柞水等地前进。

7月12日,中原军区率第2纵队(缺第359旅及干部旅)由师岗地区西进时,遭内乡4个保安团阻击,前卫部队第13旅第37团将其击溃,歼敌200余人。13日突围部队迅速进抵淅川地区。第13旅第38团即以迅雷之势将马蹬铺之敌包围,并袭击李官桥、孟家楼等地之敌,此时第359旅已进抵淅川城,与敌第41军第124师、第47军第125师和保安团队展开激烈战斗。第13旅也适时赶到投入战斗,从而掩护中原局、中

原军区安全渡过丹江,进抵淅川以西之梅家铺一带地区。第359旅也完成掩护任务,向荆紫关方向急进。至此,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又告破产。15日蒋介石复以第124、第125两师沿滔河南岸向中原军区所率之一路追击,第41军第122师由淅川西北之大石桥渡过丹江,亦向滔河方向前进;同时驻陕县之第90军第61师于11日以汽车载运至西坪(荆紫关北)荆紫关一带,与第1军第1师配合阻击李郑部北上;而南面第10军两个师及另1个师部署于郧县东北之白桑关地区;第15军第64师于李官桥、石花街(谷城西)一线防李郑部南渡。蒋介石企图于滔河南岸之狐狸垭、白桑关(均在郧县北)地区“围歼”李郑部。但是,当国民党军尚未到达指定地区前,李郑部已迅速进至荆紫关、南化塘之线。于是,第10军军长又率所属各师至鲍鱼岭(郧县以北)南化塘之线,企图与北面之第41师、第1军第1师、第76军第24师配合行动,歼灭李郑部于荆紫关、南化塘一带之山谷中。

荆紫关位于豫鄂陕交界,为入陕之门户,山岭连绵,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在李郑部突围进入豫西地区时,蒋介石即增调重兵扼守该地,7月14日,当第359旅进至荆紫关地区时,即遇到阻击,同时追击之敌亦尾随而至,情况至为严重;加之大雨之后山路崎岖,部队行动异常困难,王震遂决心以两个团抵抗正面之敌,其余部队则转荆紫关以南之鲍鱼岭地区急进。在鲍鱼岭与南化塘之间,第359旅粉碎了第53师、第1师在各山垭及险要路口的层层狙击,进入玉皇山地区。国民党军又从南北两面向第359旅夹击,当即展开激烈的战斗。王震以第719团第1营阻击南面之敌第124师,另以

第2、第3两营阻击北面之敌第61师两个团。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终于突破了敌军包围继续西进。此后,第359旅及干部旅即在王震率领下,于竹林关、狗关坪(均在山阳以东)、漫川关(山阳南)等地区与第1军、第76军、第90军等部辗转战斗,突破敌人多次包围和堵击,于7月27日冲破了山阳至漫川关间敌之封锁,进入镇安、柞水地区,并曾一度攻占镇安城。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极度疲劳,因此,决定部队分散活动,争取时间进行休整,并遵照中原军区指示,组成豫鄂陕军区第1军分区,在镇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唯恐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相策应,直接威胁西安,遂调集20个团的兵力,不断组织围剿,使王震部经常处于连续行军作战中,加之这一地区山大人稀,地瘠民贫,国民党军又利用保甲制度对群众欺骗威胁,有些地方,群众逃避一空,因此造成粮食、物资补充的困难。鉴于此种情况,遂根据中央指示,除一部非战斗人员就地分散隐蔽和化装转赴各解放区外,其余部队于8月上旬分两路前进,经洋县、佛坪、宁陕、凤县、徽县及宝鸡、龙县等地,沿途冲破国民党军多次堵击,终于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掩护下,于8月29日返抵陕甘宁边区。

7月17日,中原军区所率之一路进抵南化塘时,国民党军第1军已将周围的主要地形及道路全部控制,并筑有工事,情势颇为严重,第13旅第39团即向南面之敌攻击,第37团进攻敌之主阵地,第38团于第57团右翼担任掩护任务,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反复五、六次冲击,终于突破敌之阻击,继续向西挺进。

7月20日,中原军区所率部队挺进至赵家川附近时,又

遭胡宗南第1军第20师的阻击,李郑部前卫部队第13旅第37团,当即与敌展开战斗。为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西进,该团即令第1营抢占前坡岭,准备打击阻敌。前坡岭位于赵家川东南,形势险要,对第1营作战极为有利。14时国民党军约两个师的兵力,陆续赶到,开始攻击,妄图夺取阵地,于是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经彻夜战斗,至次日晨共击退国民党军17次的进攻,毙伤敌400余人,第37团第1营始终坚守前坡岭阵地,从而掩护了主力安全通过。当部队于梁家坟、漫川再度突破敌堵击之后,随即奉中央指示,于豫鄂陕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当北路突围部队到达陕南地区,南路突围部队到达鄂西北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歼、追堵计划之后,蒋介石于7月15、16日先后两次以飞机通知,提出要李郑就地停止前进,在3天内派代表赴淅川城或龙驹砦进行和平谈判。由于中原部队正在行进中,不便派出代表,于是由中共中央派员代表中原军区与其谈判。国民党不但多方刁难,不接触实际问题,还将王震部派往西安谈判的3人杀害。

南路突围部队越过平汉铁路之后,在安陆东北之赵家棚一带稍加整顿即继续向西挺进。7月3日进抵应山以南之寿山地区时,中原局指示:敌人拟于厉山、天河口一线合击我军,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江汉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不巧,当时下大雨,河水猛涨,府河不能徒涉,乃经马坪、淅河,绕至随县西北之安居镇渡过府河,于8日下午到达茅茨畈,此时原掩护突围之第2纵队第15旅也因敌情严重,不易归还建制,仍随南路突围部队行动。11日夜王树

声部始到襄河附近,由于在宜城东南之流水沟及垭口两处分头渡河,行动比较迟缓,以致江汉军区部队所控百余船只均已放走,仅找到7只木船,因而延缓了部队渡河的时间。第3旅第7团、第9团在垭口顺利渡过,而当第2旅第4团由流水沟正渡河之际,国民党第75军第16师赶来堵击,前卫部队与之展开战斗。河东岸部队在第3旅第3团掩护下仍继续强渡。12日拂晓,第75军第6师也从反面赶来,并出动飞机配合作战,此时情况异常紧张。在腹背受敌、船少人多的情况下,王树声部被隔为两段。阻于河东之第3旅第8团全部、第2旅第6团大部、警卫团一部,及第2纵队第15旅一部共约5500余人,遂按渡河前预定计划,由第3旅副旅长闵学胜率领转道北上,在宜城东北耿家集新街地区击退第6师阻击,经枣阳、新野、唐河等县挺进至内乡之马山口,进入伏牛山地区。后于8月初转至洛南之余家河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在洛南地区创建根据地。

南路部队主力渡过襄河后,13日于宜城西南之孔家湾、林家店一带击溃敌第18师阻击,经李家塆、报信坡等地向西北方向挺进。7月21日晨进抵谷城石花街以西之苍峪沟地区时,前卫部队第2旅突遭国民党军第185师第553团阻击。第2旅第4团、第5团及第15旅第45团与敌展开战斗,当即将敌全部击溃,歼敌300余人,缴山炮4门,迫击炮1门,电台2部,轻机枪3挺,步枪数十支,马10余匹。与此同时,驻石花街之国民党军第64师第153团两个营向王树声部后卫部队截击,企图配合第185师第553团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王树声部第3旅第7、9两团向敌出击,经激烈战斗攻占阵地,敌即仓皇

越白河北窜。7月下旬,南路突围部队奉中原局指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为掩护李郑部主力向西行动而向东突围的第1纵队之第1旅7000余人,在皮定均率领下,6月26日于光山东南白雀园、砖桥地区集结,随即向光山、商城以南突围。29日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横跨黄(安)麻(城)公路,击退了第72军新13师的追击,从而顺利地突破了包围,完成了策应主力西进任务,而后继续东进,越过鄂皖边境之松子关,取道大别山东麓及皖中平原向苏皖解放区挺进。沿途粉碎了第48军在清风岭、磨子潭之阻击、桂系部队第138师和孙良诚等部在六安、合肥间的堵截,以及国民党军在津浦铁路明光、嘉山间的堵击,终于8月20日全部通过了津浦铁路,胜利进入苏皖解放区。

中原军区其他各部队,也分别按中央军委和中原局的指示,胜利完成突围、转移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河南军区部队接中共中央电示后,即开始在洛南、商南、卢氏一带打游击。江汉军区部队于7月22日攻克竹山县城后,一方面开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一方面休整部队,积极准备入川。在强渡襄河时英勇阻击敌人而未能渡过襄河的南路军一部,经辗转战斗,于7月下旬进至豫陕边地区,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在豫西、豫中等地迂回游击。鄂东军区独立第2旅,早在7月17日东进到安徽太湖、岳西边境冶溪河地区时,即根据中央18日电示,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都先后实现了战略转移,并已肩负起在外线牵制敌人的重任,标志着中原突围战役的胜利结束。

定陶战役

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先后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和德(州)石(家庄)铁路,南跨黄河和陇海路,分别与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华东解放区相邻,并邻近中原解放区,成为联结上述各解放区的枢纽,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国民党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以郑州绥署的5个整编师6个旅的兵力位于开封至商丘一线,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中原军区部队;以第11战区所属12个旅位于新乡、汤阴、安阳,企图待郑州绥署主力歼灭中原人民解放军后,共同进攻冀鲁豫和豫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以第1、第2战区所属10个旅(师)的兵力,位于运城、临汾、平遥,准备打通同蒲路南段,并进攻晋南人民解放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陇海路徐、汴(开封)段和路南10余县,配合苏皖人民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人民解放军之敌增援陇海路的指示,决心以第3、第6、第7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共4万余人,挺进豫东;以冀南、太行军区主力及第2纵队监视平汉路新乡、安阳段和道清铁路之国民党军,保证主力侧后安全。第4纵队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太岳军区和晋绥之吕梁军区各一部配合下,执行晋南方向的作战任务。

8月上旬,国民党军进攻中原的部队大部被牵制在豫西、陕南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虚发起出击陇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在陇海战役尚未结束时,国民党援军整编

第3师、第47军、第41军、第5军、整编第11师、第88师等部已分别由郑州、开封与徐州地区迅速向兰封、考城、砀山之线进攻。在此情况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再深入进行外线作战,已有许多困难与不利。相反在国民党军全面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争取在内线打几个胜仗,歼灭一定数量的国民党军之后,再进入外线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更为有利。中央军委批准刘邓改变出击豫东的作战计划,除分遣一支部队出陇海路南牵制国民党军,发展当地游击战争外,主力则主动转入内线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寻机歼敌。

这时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打通陇海,收复兰封、砀山,解民权之围;第二步主力深入定陶、曹县地区,寻找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决战;第三步继续北攻东明、濮阳,然后进出漳河地区。由于刘邓主力主动转入内线,8月21日至26日国民党军已完成第一步作战计划,并开始部署第二步进攻。8月25日整3师集结考城地区,第47军22日占夏邑,25日集结虞城,整88师第21旅22日占沛县,整11师一部22日占砀山,25日占丰县;第55军集结商丘、柳河之线,第68军在陈留、开封、民权之线,伪军张岚峰一部守民权与睢县城。

国民党军第二步作战计划的目的,是企图乘刘邓军刚刚结束陇海战役,部队疲惫尚未进行休整的时机,以郑州绥署(刘峙)之四绥区、五绥区部队与徐州绥署(薛岳)之第5军、整11师、整88师等一部,发动东西钳形攻势,合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曹县地区一举歼灭之。具体部署:郑州绥署以五绥区孙震指挥之整3师(嫡系)2个旅4个团,第47军(川军)两个师共4个旅(师)约2万人的兵力,由考城、红庙地区向定

陶进攻,第41军(川军)1个师由长垣向东明进攻,四绥区刘汝明之第55军、第68军(皆西北军)两个师4个团(欠2个营)与张岚峰部3个团共约3个师1.7万余人,由兰封、民权、商丘之线向曹县进攻。这是西面钳子的三路;东面的钳子,是徐州绥署之第5军、整11师、整88师(皆嫡系),经丰县、沛县向城武、定陶进攻。以第55军、第69军一部守备商丘兰封铁路线。在豫北以第40、第85、第32、第38军担任守备。

郑州绥署进攻兵力约为4.5万余,徐州绥署出动兵力约4万,共8.3万余人。其中整3师为蒋之嫡系,装备是比较好的,并配属有炮兵、工兵、坦克及汽车大队,第47军与第41军装备略逊于整3师,但较刘汝明部队为好。每师(旅)都有山炮营。通信设备亦较完善,每团配有无线电报话机,又有空军配合作战。第5军、整11师皆嫡系,且为嫡系精锐部队。

晋冀鲁豫野战军面临的形势是:陇海作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军即重兵来犯。3个纵队原仅4.2万人,陇海作战又伤亡6000余人,十分疲惫,急待休整补充;当时平均每纵队山炮营不到1个,且炮弹奇缺;迫击炮(3个纵队约百门)是主要火器;工兵每纵队仅1个连;连续作战有损伤部队元气与骨干之危险;但不连续作战则国民党军可能很快占领定陶、菏泽,甚至巨野、郓城等城,逼晋冀鲁豫野战军北渡旧黄河,造成尔后作战极不利的形势。国民党军在数量上两倍于晋冀鲁豫野战军,装备亦远优于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晋冀鲁豫野战军也有有利条件:在根据地可主动寻找与创造敌人弱点,在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与敌作战。同时郑州绥署之主力5绥区部队亦刚由陕南与平汉南段赶来,部队也极疲劳。晋冀鲁豫野战

军虽甚疲惫,但在陇海初战胜利的鼓舞下战斗士气高昂,部队组织性已大为提高,和平麻痹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克服,因此,刘邓仍决心连续作战,在运动中寻歼敌人一部。

8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主力集结曹县地区,第2纵队(约1.4万人)已兼程南下集结东明西南长垣西北地区,各纵队均已开始休整部队、补充弹药、鼓励士气、了解敌情、准备战场、研究战法等准备工作。

郑、徐两绥署之联合进攻,以郑州绥署为主。刘邓分析认为,若能粉碎绥署主要方向之进攻,则敌东西钳击攻势即行瓦解。徐州出犯之敌处于东线,距我主力较远,且这路敌人皆系嫡系,其中第5军、整11师属于当时所谓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第5军、整11师、第74军)之内的部队,战斗力较强,均为美械;郑州绥署出犯各部之战斗力均较弱,只有1个整编师是嫡系,其进攻目标(定陶、曹县)在我军集结位置附近,便于我休整后“就势”作战。东西两路敌人比较,不便也不宜对东路敌人作战,故决心寻取郑州出犯之敌作战。

郑州绥署各部中,第55军、第68军、张岚峰部等刚遭到打击,行动谨慎,不易寻取战机,亦非进攻主力,歼灭其中一部,不足以粉碎其进攻,且该部在进攻中位于东西两集团之间,对其援助较便。整3师与第47军约2万人,为郑州绥署进攻主力,虽然在进攻中位于三路中间一路,然其左路仅第41军1个师,估计不敢深入,易于分割;右路刘汝明集团战力不强,以小部队牵制即可不使其与整3师、第47军靠拢;整3师与第47军主力皆刚由陕南调来,仓促投入战斗,地理情况不熟,疲惫、恐慌,整3师虽是嫡系,装备较好,但因进击中原部

队时伤亡损失较大,战斗力已不太强(只第20旅较强),兵员亦不充实(不过万人);其虽与第47军并进,但他们中间因有嫡系与杂牌的矛盾,便于大胆割裂与各个歼灭之。根据这种情况,刘邓决定以冀鲁豫独立旅与军分区武装一部钳制徐州来犯之敌,集中主力先歼郑州绥署整3师全部,然后视情况再歼第47军一部或全部。战场选在定陶以西10公里处。这里比较干燥,无水网,村落只有不坚固的土圈子,家室多为土墙砖瓦顶,不坚固。这里又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为诱敌至预定战场,分遣第3纵队2个团与1个地方团钳制刘汝明集团,以运动防御阻其前进,使其9月2日前不能进占曹县及其以西地区;以第3纵队另1个团与1个地方团钳制阻击敌第47军;战役开始后坚决阻止上述两敌向整3师靠拢;以第6纵队2个小团采取运动防御阻击整3师,使其9月2日不能进至韩集,2日后再放开韩集至定陶大路诱敌深入;争取在9月3日或4日开始作战。冀南独立旅钳制第41军(1个师),阻其南进。

8月28日国民党军开始分路进攻,但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分遣部队与地方兵团阻击下进展很慢。30日国民党军变整3师与第47军共同进攻定陶为整3师攻菏泽、第47军攻定陶,这样便间隔加大(原仅10公里),东线第5军第3师已在攻单县,战机不可再迟,刘邓乃决定战役提前于3日夜开始,战场亦西移韩集、安陵集地区,此地区条件与原来战场大致相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主力此时亦由曹县地区北移定陶以西以南地区,第2纵队集结东明集地区,布成南北钳击整3师的态势。

31日,整3师进至白茅集、王庄以西地区,第47军进至赵砦、吕围子地区。刘汝明集团进至石庄、颜集、车厢集以北地区。9月1日整3师在白茅集遭晋冀鲁豫野战军分遣部队有力阻击,伤亡数百。2日,为诱整3师于3日至预定战场,确定阻击整3师的部队按原定计划于是日晨稍加抵抗即逐步后撤。促使整3师适时于3日进至韩集、定陶集之线(但不能使2日进至该线,又要不使其识破诱歼企图)。对第47军则尽量迟滞其前进速度,扩大其与整3师之距离;对刘汝明集团坚决阻击使其4日前不能进占曹县。2日,各路国民党军基本上是按照刘邓之计划行动的,当晚整3师进至桃园、秦砦之线,第47军进至黄水吕、吕砦、马庄、前后王庄、赵庄之线,刘汝明集团被阻于曹县南之王庄、刘楼、青山集、陈楼之线,第41军3个团被阻于东明西南之军马营地区。

9月3日,整3师在大张集遭致阻击与大量杀伤之后,又完全按照刘邓预计路线与速度进入天爷庙(师部)、大黄集、周集、前后田海、马府、肖砦(第3旅)、方车王、范砦、马庙、大小杨湖(第20旅)地区;第47军被阻于桃园、韩砦、常路集地区。此时北线第41军距整3师与第47军较远,且有冀南独立旅阻击;南线刘汝明集团仍被第3纵队分遣部队与地方兵团阻于曹县以南,东线国民党第5军、整11师尚在向单县进攻,又有冀鲁豫独立旅阻击,更难迅速西援,整3师经晋冀鲁豫野战军数日运动防御作战,疲惫不堪,伤亡1500余人,两个团长阵亡;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已经争取了4天的休整,遂于3日夜开始围歼整3师。首先集中主力歼其战斗力较强的第20旅,而对师部与第3旅则先行包围钳制。具体部署:以第2纵队主

力与第 6 纵队全部为右集团,由第 2 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指挥,主力由北向南、一部由西向东攻击,并从后割裂整 3 师与第 47 军之联系;以小部队对第 47 军积极佯攻,主力先求消灭整 3 师 1 个团,尔后再消灭其另 1 个团;第 3、第 7 纵队主力(第 7 纵队 1 个旅在陇海路南作战,第 3 纵队 1 个旅分遣阻击敌人,实际只有 4 个旅)为左集团,由第 7 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芝、第 3 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共同指挥(后经陈彭建议,由杨张统一指挥),首先楔入整 3 师与第 47 军中间割裂两军,然后一部佯攻第 47 军阻其北援,主力由南向北猛攻整 3 师,先消灭其 1 个团再消灭另 1 个团。当日夜第 2 纵队包围了大黄集,第 6 纵队主力攻击前后田海、肖砦、东西张大庄、马庙等村,一部进至大张集以西地区,第 7 纵队攻周庙,第 3 纵队楔入倪庄以南,常路集以北,一部北攻小李砦,一部南向阻击第 47 军;但因协同不好,有的部队行动迟缓,而失南北突然同时钳击之效,当晚除第 6 纵队克东西张大庄歼灭 1 个营外,其他各纵队战绩很小。4 日夜第 3 纵队克小李砦,第 7 纵队攻周庙,第 6 纵队克马庄,共歼敌约 2 个营。5 日黄昏再次全线猛攻,第 2 纵队主力压缩敌第 3 旅第 8、第 9 团于大黄集、周集两点,一部西进至天爷庙以西,由西向东布阵,防止敌突围;第 6 纵队主力绕过范砦守军,楔入纵深猛攻第 59 团与第 58 团 1 个营据守的大杨湖第 20 旅的核心阵地,由于彻夜猛攻,顽强地战胜多次反击,终于 6 日晨全歼守敌;当夜第 3 纵队克倪砦,歼敌 1 个营,并向天爷庙敌师部进攻;第 7 纵队攻占上杨湖后转向大杨湖西及西北之阎砦、方车王进攻。是夜共歼整 3 师近 2 个团,特别是大杨湖一战全歼第 20 旅 1 个多团,对

战局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样整3师第20旅已基本被歼,第3旅亦遭严重损失,整3师全军动摇。当日13时30分师部、第3旅与第20旅残部由阎砦、天爷庙、周集、大黄集向南突围,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于追击中全歼于野外。师长赵锡田被俘。

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歼灭整3师作战时,刘峙曾令第47军、第41军与刘汝明集团由北、南、东南3方增援。但各部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分遣部队与地方兵团有力阻击下,均怕自己被歼,行动极不积极,第47军始终被阻于常路集地区,不能与整3师靠拢,刘汝明集团始终不能脱离曹县地区而北援,第41军亦不能由北与西面接近整3师。待整3师大部被歼,刘峙即令第47军、第41军与刘汝明集团迅速退却。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除以一部肃清整3师残部外,主力已转入西南向第47军侧背卷击,在该部溃退中歼灭其大部。7日,第2、第3纵队各一部又乘胜向考城挺进,于考城东南歼灭由曹县退兰封之第47师2个营、第119师一部,同日在考城北歼灭由东明南退之第41军约2个营,并解放东明城。

至此,郑州绥署各残部皆退返原防,徐州绥署出击的部队被晋冀鲁豫野战军钳制于城武、单县地区。战役即告结束。

此战役历时4昼夜,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敌整3师全部、第47军大部、第41军与第55军各一部,共1.6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钳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菏泽地区之作战计划。晋冀鲁豫野战军亦伤亡3500余人。

鲁南战役

自1946年6月至12日,国民党军在近半年的全面进攻中,虽侵占了解放区的承德、张家口、淮阴等110余座城市,却损兵折将34万余人,其全面进攻的能力大为削弱,人民解放军则愈战愈强,有些地区已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整个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进攻华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虽遭到华东军民的沉重打击,但为实现其既定的战略方针,继续从后方和其他战场抽调兵力,至12月上旬,已调集于华东战场的兵力达25个整编师,68个旅。中旬,即以其中25个旅和1个快速纵队,由东台、淮阴、宿迁、峰县等地分4路向苏北和鲁南大举进攻。当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宿北作战后,鲁南之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附第1快速纵队)乘虚侵占向城、卞庄,整编第77、第79师侵占长城、兰陵、洪山等地,整编第51师进占税郭一线。宿北战役,华东野战军歼灭其由宿迁东犯之国民党一路大部后,迫使鲁南之国民党军就地转入防御;而以李延年、欧震两集团(6个整编师)继续由涟水、盐阜向沭阳逼进,企图首先将苏北主力逼退到陇海路以北,然后再集中全力合攻临沂,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在宿北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就指示华东野战军“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宿北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时情况,曾提出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出击淮北,威

逼徐州,调动进攻鲁南、涟水之国民党军回援,求得于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机会。但如国民党军不回援,华东野战军将陷于被动。二是求歼由涟水北犯沭阳之国民党军整编第 74 师,华东野战军虽可就近转移兵力,但整编第 74、第 28 师及第 7 军等部已沿六塘河设防,不易割歼。三是回师鲁南,歼灭临沂西南之国民党军。该路整编第 33 军系西北军,整编第 51 师为东北军,两部均采取保存实力的态度,一遭攻击即行退守。而整编第 26 师自恃系蒋介石嫡系,又有第 1 快速纵队加强,为该路国民党军主力,悍然冒进,较他部突出,且各部之间间隙较大,有利于华东野战军分割歼灭。歼灭该路国民党军后既可解除对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威胁,又可使华东主力无顾虑地向南作战。执行这一方案,必须长途转移,但所经地区系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可隐蔽行动企图。中央军委于 12 月 25 日批准了华东野战军回师鲁南的方案,并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收复,必须集中兵力,并以先打第 26 师为宜。”

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 27 个团的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 26 师及第 1 快速纵队,尔后再乘胜围歼第 33 军或整编第 51 师。以 24 个团的兵力在沭阳东西地区进行防御,阻滞南线国民党军北进,并相机歼其一部。歼灭整编第 26 师的具体部署是:以第 8、第 9、第 10 师及滨海警备旅共 12 个团组成右集团,切断国民党军整编第 26 师与第 51 师的联系,并歼灭石城崮、太子堂地区的第 26 师第 44 旅;以第 1 纵队、第 1 师共 15 个团组成左集团,切断第 26 师与第 33 军的联系,并歼灭卞庄、向城地区的第 26 师第 196

旅。然后,左、右两集团合攻第1快速纵队。另以鲁南第3军分区武装和民兵向国民党军后方出击,破坏道路,迟滞国民党军行动。

12月27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由沐阳地区隐蔽北进。1947年1月1日到达进攻出发地,2日晚突然向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发起进攻。国民党军在华东解放区军民的严密封锁监视下,犹如瞎子,对华东主力这一重大行动毫无觉察,其第26师师长马励武赴峰县度岁未归。战斗一打响,国民党军第26师就失去了指挥。华东野战军以迅猛的动作冲向国民党军第26师各守备要点,打得第26师晕头转向,仓皇应战。激战至3日拂晓,右纵队攻克了四马寨、平山、石城崮、凤凰山、尚岩、石龙山等地,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第44旅大部,切断了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的退路,控制了阻止峰县、枣庄国民党军东援的阵地。与此同时,左纵队亦包围了卞庄国民党军1个团,占领了大官庄、南北小庄及洪山、横山、兰陵及其以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守军一部,切断了整编第26师与整编第33军的联系,并与由四马寨地区向南攻击的右纵队会合。至此,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的合围与部分的战术分割。3日晚,华东野战军全力紧缩包围圈,向被围之国民党军展开猛攻,战至4日晨,右纵队攻克傅山口、太子堂、马家庄、杨侨等地;左纵队攻克马家渔沟、张桥、小锅里、秋湖等地。到此时为止,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师部及所属大部被歼,其残部及第1快速纵队被华东野战军主力紧紧包围在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狭小地区内。此时,天气阴沉,云层很低,时雨时雪,国民党军飞机活动受到限制;道路泥泞,号称“国军精华”的机

械化部队不能发挥作用。华东野战军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乘胜从四面压缩。4日上午10时,国民党军第1快速纵队及整编第26师残部见华东野战军攻势猛烈,增援无望,开始突围西窜,刚脱离阵地,快速纵队之第80旅大部就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于陈家桥以西地区。剩下的坦克、汽车及残余步兵沿下湖、漏汁湖线仓皇向峰县溃逃。华东野战军立即以追击、侧击、堵击等手段,将国民党军第1快速纵队残部及整编第26师残部截住。接着,勇猛冲入敌阵,与国民党军短兵相接,用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燃烧手榴弹和秫秸烧坦克,有的则干脆爬上坦克用铁锹、洋镐进行搏斗,激战至下午3时,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蒋纬国苦心经营的第1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全部覆灭。在围歼这批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国民党军整编第51师和整编第33军曾各出动部分兵力驰援,均被击退。

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被歼后,华东野战军准备乘胜寻歼国民党军整编第33军,并相机收复台儿庄、峰县。但由于国民党军整编第33军惧怕被歼,迅速逃到运河以南,依托原有工事设防,不易歼灭。华东野战军遂决定集中兵力,攻歼峰县、枣庄之国民党军。具体部署是:以第8、第9、第4师1个团和滨海警备旅围攻峰县之国民党军;以第1师围歼枣庄、齐村之国民党军;第1纵队及由苏北新调来之第13旅位于峰县西南之文峰山、望仙山、白山一线,阻击可能由韩庄、台儿庄增援之国民党军;以第10师位于临城、齐村之间,准备阻击临城出援之国民党军;鲁南军区武装进至临城、沙沟间,开展游击活动,破坏铁路、公路,断绝国民党军交通。

此外,由苏北调第2纵队、第6师集结于沂河以西,兰(陵)台(儿庄)公路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9日晚,华东野战军向峄县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即攻占了南关、邵家楼、檀山及东关大部,由南面和东南直逼城垣。10日下午,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第8师以连续爆破首先突破南门,冲入城内。当夜,第9师及第4师第10团,在城内部队策应下,也由东门及东北角突入城内,投入巷战,至11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守军,活捉马励武,并缴获逃入峄县的国民党军7辆坦克。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第1师除一部监视齐村国民党守军外,主力向枣庄发起攻击。战至12日,消灭了由郭里集向枣庄收缩之国民党军两个营,肃清了枣庄、齐村外围之国民党军,完成了对枣庄国民党军的包围。13日,为使第1师集中全力攻克枣庄,华东野战军又调第1纵队第1旅接替第1师部队围攻齐村。16日,攻克齐村,全歼国民党守军第113旅旅部及1个团。攻打枣庄之第1师,虽打得英勇顽强,但由于缺乏城市攻坚经验,到14日仅攻占枣庄大部分前沿据点,进展迟缓。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及整编第64师已进至台儿庄、韩庄一线,企图解枣庄之围。为争取在国民党军援兵未到之前攻下枣庄,华东野战军又以第1纵队、第8师各一部参战。19日下午对枣庄发起总攻,各部相继突入市区。与国民党军展开逐屋逐堡争夺,激战至20日午后2时,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1师师部及所属2个团,生俘其师长周毓英以下8000余人,至此鲁南战役胜利结束。

莱芜战役

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在连续进行了苏中、宿北、鲁南等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22万人的重大胜利后,为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将主战场由苏皖边区转到山东境内,主力则集结于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虽已濒于破产,但在侵占了苏皖解放区一些城市和地方后,被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判断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并侦悉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认为该城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华东野战军必全力固守;同时,妄图借助军事上的胜利,以影响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急忙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企图在临沂附近与华东野战军决战。其部署是:在南线,以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11、第64、第59、第25、第65、第74、第83师及第7军等部,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以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第46、第73、第12军(未整编)组成辅助突击集团,由明水(今章丘)至张店之线南下,乘虚袭击华东野战军后方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实行南北夹击,同时,还从冀南、豫北抽调第5军及整编第75、第85、第72师集结在鲁西南地区,以阻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或华东野战军西撤。此外,蒋介石还亲飞徐州策划,陆军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亲自督战。声称:“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面前,一贯投机的郝鹏举于1月27日率部投敌

叛变,被国民党收编为第42集团军,位于白塔埠地区,担任进攻临沂的侧翼掩护。

针对国民党军进攻临沂的企图和部署,1月26日,华东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右路之敌的初步方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1月28日复电:陈诚直接指挥这次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31日又电示: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宜行动过早。总之,对此次战役要有全盘计划。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当面敌情,华东野战军决心诱北犯之敌于郯城、码头地区,伺机歼其一路,遂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

1月31日,南线之国民党军开始北犯,为避免遭华东野战军各个歼灭,采取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华东野战军虽采用各种方法逼其突出一路,但均未成功。此时,北线之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自胶济路南犯,其先头已于2月4日到达莱芜。2月4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敌越深入越好,我打得越迟越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占领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华东野战军前委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敌我情况,认为:敌重兵北犯,企图在临沂外围与我决战,我如能寻得战机,在临沂地区粉碎敌人进攻,当然最好。但敌十分集中,行动缓慢,不易分割,弄不好就可能打成消耗战;与其待机过久,不如放弃临沂,突然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的集团。万一打不上,也可进击胶济线,收复淄博地

区,打通鲁中、胶东、渤海3区联系,使我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然后回歼敌人,亦属有利。据此,又重新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第一,以第2纵队进攻白塔埠、驼峰镇之郝鹏举部,威胁海州,吸引敌东援或北进,尔后伺机歼其一部。第二,如打郝后,仍不能调动敌人,则除以1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集结于临沂以北休整待机。第三,如南线之敌仍不前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即转兵北上,求歼北线之李仙洲集团。此案确立后,华东野战军前委一面上报中央军委,一面命第2纵队于2月6日对郝部发起攻击,至7日黄昏,全歼敌郝总部及2个师大部,生俘郝鹏举。

2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批准了华野前委的第三方案,并指出为执行此案,对外应装着打南面模样,待北线之敌占领莱芜、新泰后,迅速移动全军,首歼第73、第12、第46军,然后攻占胶济线。此时,北线之李仙洲集团继续北犯,并占领新泰、颜庄、莱芜等地。这样,北线之敌不但孤军深入,而且兵力也较分散,加上内部派系矛盾较大,有利于我各个歼灭。据此,华野前委于2月10日最后定下决心:放弃临沂,以第2、第3纵队伪装全军模样,于南线作宽正面防御,节节阻击敌人,主力隐蔽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桥,造成华东野战军将西渡运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隐蔽大军北上的企图。此外,还进一步布置了北线的敌军工作,力求给军事行动以密切配合。

2月10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秘密兼程北上。15日,于北上途中进一步查明,国民党军李仙洲总部和第73军军部及第15师位于颜庄,第193师位于和庄,第77师位于张店;

第46军位于新泰;第12军主力位于莱芜、口镇,其新编第36师位于蒙阴寨;第96军位于明水。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华东野战军定下了先歼灭第73、第12军,再歼第46军的战役决心。决定:以第1、第6纵队及独立师组成左路军,攻歼莱芜、口镇之敌;第4、第7纵队组成中路军,以一部监视敌第46军和新编第36师,主力攻歼颜庄之敌;以第8、第9纵队组成右路军,歼灭和庄之敌第193师和可能由博山南援之敌第77师。同时,令第10纵队主力攻占锦阳关,截断李仙洲集团北逃退路,并准备阻击和歼灭自明水南援之敌,另1个师负责破袭明水、济南之间铁路。为集中更多兵力,又调第2纵队北上参战。

华东野战军于15日主动放弃临沂后,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对华东野战军的行动发生了怀疑。既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之李仙洲集团,又顾虑济南兵力空虚。遂于16日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第46军由新泰缩据颜庄;李仙洲总部及73军主力退至莱芜城;第12军主力由莱芜、口镇退至明水,其新编第36师由蒙阴寨退到口镇。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后,蒋介石、陈诚轻信南线部队所谓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的虚构战绩,同时根据空军侦察华东野战军由费县向西北运动,并在运河上架桥、在黄河筹集渡船的情况,错误地认为华东野战军开始总退却。于是一面令王耀武再度南进,确保新泰、莱芜,并派有力部队插至蒙阴、大汶口间堵截华东野战军;一面令南线整编第11、第64师及第7军西进临城,沿津浦路北上,兜堵华东野战军。17日,王耀武按照蒋介石、陈诚的命令,复令第46军再占新泰,第73军193师进占

颜庄,其余仍位于原地。

当李仙洲集团收缩时,华东野战军认为敌情无根本变化,仍坚持既定决心,在主力未完成集结前不惊动敌人。当李集团再度南犯新泰附近地区时,华东野战军依据敌南下后的新态势,对原订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以第1、第8纵队攻莱芜,第4纵队攻颜庄,第7纵队切断敌第46军与第73军的联系,第6纵队攻口镇,第9纵队控制博山以南。部署刚定,王耀武查明了华东野战军围歼李仙洲集团的企图。随又令新泰、莱芜之敌北撤,并令第73军第77师迅速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建。根据敌情变化,华东野战军又对战役部署作了相应调整:以第8、第9纵队主力迅速进至和庄隐蔽待机,伏击由博山南下归建之敌第77师,其余各纵队任务不变。

20日拂晓,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由博山南下,11时,当进至莱芜城东北之和庄、不动(村名)地区时,预伏在该地的第8、第9纵队主力突然从四面八方敌发起攻击,激战至21日拂晓,将敌全歼。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主力亦于20日晚对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攻击,战至21日晨,第1纵队攻占了莱芜城以西、以北各要点;第6纵队包围了口镇;第10纵队抢占了锦阳关,切断了敌向明水的逃路。21日拂晓后,莱芜之敌在空、炮火力掩护下,反复与华东野战军争夺城北矿山、小洼等要点,激战竟日,终为华东野战军击退。但因第4、第7纵队未能如期切断颜庄之敌退路,使敌第46军于当日下午退至莱芜南吴家岭地区。华东野战军为乘敌2个军未完全靠拢之前,予以分割围歼,遂决定以第1、第8纵队攻击莱芜城,以第2(正在开进途中)、第4、第7纵队攻击吴家岭。并定于22日晚发

起攻击。22日上午情况发生变化,敌第46军退入莱芜城与第73军会合,并再次抢占了埠村、矿山、南白龙等要点。鉴于敌两个军集中莱芜城,华东野战军判断其有固守或向北突围的两种可能。乃决心改以第1、第7、第2纵队组成西突击兵团;第4、第8纵队组成东突击兵团;以第6纵队主力继续攻歼口镇之敌,以1个师位于口镇以南山头店、崔家庄一线布防,堵击北窜之敌,并确定,如敌固守莱芜,则以强攻手段,从东西两面对敌发起总攻;如敌向北突围,则在莱芜、口镇之间地区,以东西兵团合击,歼敌于运动中。

莱芜城内之敌,城小人多,又挤又乱,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下,十分惊恐。究竟是固守待援,还是向北突围,李仙洲徬徨无策。此时,王耀武顾虑李集团孤立无援,如遭歼灭,将使济南和胶济线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令李仙洲率部迅速向北突围。23日晨,敌第73军在左,第46军在右,李总部及全部辎重车辆居中,并列向北突围。华东野战军及时查明敌之突围部署,即在莱芜、口镇之间布成袋形阵地,决心放敌前进,待敌后尾脱离莱芜、矿山即设阵地,再行出击。10时许,敌先头进至芹村、高家洼一线,遭到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顽强抗击,敌连续组织猛攻,企图突破华东野战军阻击阵地,均未得逞。敌遂将后续部队陆续前调,展开全力攻击。此时,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韩练成接受华东野战军敌工干部的劝告放弃指挥。12时许,国民党军之后尾脱离莱芜和矿山,华东野战军一部迅速抢占该阵地,切断了敌之退路。同时,以主力向运动之敌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敌乱作一团。华东野战军乘机以拦头、截尾,两翼夹击,穿插、分割的战法,迅速插入敌阵,粉碎了敌人的抵

抗,激战到 17 时,除敌第 73 军军长率 1000 余人窜入口镇外,其余全部被歼,李仙洲亦被生俘。敌第 73 军军长窜入口镇后,会同该镇残敌共 5000 余人向博山方向逃窜,刚逃至青石关,即被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全歼,敌军长韩濬被俘。

孟良崮战役

国民党反动派 1946 年 7 月发动内战以来,至 1947 年 3 月,经过 8 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虽侵占解放区城市 105 座,却被歼 71 万余人,已在全国各个战场失去了主动,其战线过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愈益加深。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和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妄图首先占领陕北和山东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或将人民解放军赶到黄河以东以北,然后再转移兵力进攻华北、东北。

国民党军为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先后调集了 24 个整编师,60 个旅,约 45 万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兵力 17 个整编师,43 个旅,约 20 万人,并以其精锐主力整编第 11、第 74 师和第 5 军为骨干,编成 3 个兵团,成弧形向鲁中山区推进。其部署是:第 2 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第 5 军及整编第 72、第 75、第 85 师集结在汶上、宁阳地区,在第 2 绥靖区部队策应下,首先打通徐州至济南段铁路,尔后向莱芜、新泰方向进攻;第 3 兵团司令官欧震指挥第 7 军及整编第 11、第 48、第 64、第 20、第 84 师集结于兖州、邹县、滕县地区,在第 1 兵团和第 3 绥靖区协同下,打通兖州至临沂公路,然后向新泰、蒙阴进攻;第 1 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指挥整编第 74、第 25、第 28、第 57、第 65、第 83 师集结在费县、

临沂、郯城、新安镇、海州之线,先以一部配合第3兵团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蒙阴进攻。第3、第2绥靖区部队除配合以上行动外,分别集结在徐州外围及青岛、潍县、济南各要点担任防御,伺机向华东野战军进攻。

3月上旬,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华东当面情况,指示华东野战军:本年度继续在内线作战,平均每月歼敌4至6个旅,到年底共歼敌40至50个旅。并指示:对津浦路北进之敌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在尔后作战中务须经常集中60个团行动;全军应休整1个月,以利尔后作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即将主力集结在胶济路附近地区休整,为迎击敌人的进攻作准备。

3月下旬,国民党军开始进攻,至4月上旬,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侵占了鲁中地区,随即向鲁中山区发起全线进攻。华东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主力自胶济铁路南下,寻机歼敌。由于敌接受了屡被歼的教训,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不轻易为我调动,因而曾先后5次定下歼敌决心,除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了敌第72师主力外,其余均未实现。5月初,敌占蒙阴、新泰后,华东野战军为继续创造歼敌战机,遂以第6纵队插至鲁南敌后,准备继以第1纵队插至鲁南,第7纵队南下苏北,以调动敌人。此时,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但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仍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唯:1. 要有极大耐心;2. 要掌握最大兵力;3. 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目前形势是敌方要急,我方不要急,凡行动不可只估

计一种可能,而要估计两种可能,在局势未定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华东野战军首长认真研究了这些指示后,决定野战军主力后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让敌放胆前进,待机歼敌;第1、第7纵队停止南下,已南下之第6纵队继续隐伏于鲁南,准备配合主力作战。

在1个多月的作战行动中,华东野战军实行“耍龙灯”式的高度机动,时东时西,时分时聚,加之对刚占蒙阴、新泰之敌,围而不攻,并主动撤围后退,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助长了敌之骄狂心理。华东野战军稍向东移后,敌乘机前进,至5月10日,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顺利地占据了莱芜、蒙阴寨、河阳等地。此时,蒋介石、顾祝同错误地判断华东主力可能继续向东北方向撤退,故决心跟踪追剿,急令汤恩伯指挥第1兵团迅速进占坦埠、沂水一线;王敬久指挥第2兵团向博山、张店方向前进;第3兵团集结于新泰、蒙阴地区,待第1、第2兵团攻势得逞后,再协力向东进攻,以实现其在鲁中山区寻找华野主力决战的企图。敌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为了抢功,一变其稳扎稳打的战法,不待其他兵团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主,整编第25、第83师在左右两翼配合,由垛庄、桃墟等地北犯;以第7军和整编第48师主力由汤头、葛沟向沂水地区推进,策应整编第74师作战;以整编第65师位于蒙阴,待机东进。

华东野战军主力东移蒙阴东北地区后,曾考虑两个歼敌方案:如敌放胆前进,即适时集中主力择其一路歼灭之;如敌仍密集靠拢,龟步不前,则再后退一步,以围攻潍县为饵,诱歼援敌。5月10日,华东野战军得悉敌右翼第7军及第48师先头进至苗家区、界湖,有续犯沂水的模样。鉴于该敌是第1兵

团之最右翼,较为孤立,于是决心求歼该敌于沂水、苏村间,并俟机求歼可能由蒙阴、桃墟等地东援之敌第1兵团主力一部。11日,敌第1兵团开始向坦埠以南进攻,尤以第74师最积极,一部已渡过汶河,向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杨家寨、孤山阵地进攻。这一变化,引起华东野战军首长的高度重视,立即命有关部门搜集并查明敌情。11日晚,正当各部向沂水方向开进时,查明敌已发动全线进攻,其第1兵团的部署是以整编第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兵团掩护下向华东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坦埠。根据当面敌情,华东野战军首长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认为:1. 整编第74师虽系国民党军精锐部队,但已全部展开并处于不利地形,且态势突出,加之该敌骄横跋扈,气焰嚣张,与其它敌矛盾较深,便于我分割歼灭。2. 我军有5个纵队集结在其正面,可就近转用,特别是隐伏在敌后的第6纵队,如隐蔽北上,可收奇袭和迅速断敌后路之效。况且,广大指战员对该敌早有“灭此朝食”的强烈要求。3. 鲁中解放区群众条件极好,地形复杂,公路少而窄,便于我隐蔽集结,寻隙穿插,不便于敌重装备部队运动,是理想的歼敌战场。4. 歼灭该敌,对震撼敌军,沮丧敌士气,鼓舞我军斗志,以及转变华东战局,均较打第7军等部有利。于是华东野战军毅然改变歼敌右翼第7军等部之决心,命正在东移的各部立即重返原地集结,决心以猛虎掏心的办法,围歼敌整编第74师。具体部署是:以第1、第8纵队分别楔入第74师与左右邻的结合部,割断该师与第25、第83师的联系,抢占黄斗顶山、北桃墟、界牌、垛庄及依汶庄、磊石山等要点;以第6纵队由铜石以南星夜兼程北返,抢占垛庄,断敌退路;然

后上述3个纵队共同配合第4、第9纵队围歼该敌。以第4、第9纵队在坦埠正面阻击敌人,确保坦埠,等第1、第8纵队楔入敌两侧,整编第74师开始后撤时,迅速自坦埠及以东地区由北向南、由东北向西南全力歼击该敌。同时,以第7、第2、第3、第10纵队分别阻击河阳、新泰、莱芜之敌第7军、第11师、第5军等部;以鲁南军区武装袭扰临沂,破坏交通,配合作战。

5月12日,敌整编第74师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等地,随即与第9纵队一部激战于马山、迈逼山、大箭一线。13日下午4时,该敌攻占了马山等地,准备14日再行北犯。敌第25、第83师亦分别进占旧寨、依汶庄地区。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华东野战军除以第9、第4纵队在正面抗击外,第1、第8纵队则于13日晚寻隙向敌纵深楔进,至14日上午,第1纵队一部攻占曹庄南北地区,迫近蒙阴城,构筑了阻击敌整编第65师之坚强阵地,主力攻占了蛤蟆岗、大马山、界牌等要点,割裂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25师的联系。第8纵队攻占了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割裂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83师的联系。隐伏于鲁南敌后的第6纵队亦飞兵进至垛庄附近的观上、白埠地区,从而大体构成了对敌整编第74师的包围。敌整编第74师发觉华东野战军迂回部队楔入其两翼后,便仓皇向孟良崮、垛庄方向收缩,企图向友邻靠拢。华东野战军立即发起全面进攻,敌整编第74师在华东野战军各部的紧紧追逼和侧击下,被迫于当晚缩踞于芦山、孟良崮及其以北附近村庄防守。华东野战军发挥近战夜战特长,继续组织猛攻,至15日拂晓,第6纵队在第1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占垛庄,切断了整编第74师的退

路;第8纵队攻占了万泉山;3个纵队打通了联系,封闭了包围口。正面第4、第9纵队经彻夜猛攻,亦进至唐家峪子、赵家城子一线,并曾一度攻占当阳、雕窝。

敌整编第74师被围后,蒋介石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又处于易守难攻的高地,临近有强大的增援兵力,正是同华东野战军决战的好时机。因此,一面令该师坚守阵地,吸住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面急令新泰第11师、蒙阴之第65师、桃墟之第25师、青驼寺之第83师、河阳之第7军和第48师火速向第74师靠拢;并调第5军自莱芜南下,鲁南之第64师和第20师赶向垛庄、青驼寺,楼德之第9师赶向蒙阴增援,企图内外夹击,与华东野战军决战。整编第74师,虽感处境不利,但也自恃建制完整,援兵较近,必能转危为安,因此,一面请求空投弹药,一面调整部署,妄图依托山头高地固守待援。

鉴于敌各路援军已逼近,华东野战军急令各阻援部坚决阻住援敌,主攻集团加速猛攻,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援敌赶到前彻底歼灭整编第74师,决不让一个敌人跑掉。各部立即传达了野战军的决心,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战场鼓动工作,广大指战员虽经连日苦战,饥渴疲劳,但见敌整编第74师这一国民党军“王牌”已处于绝境,无不兴奋异常。15日下午1时,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敌竭力顽抗,每一阵地均经反复争夺。华东野战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越战越勇,敌渐渐不支,拼力夺路突围,先向南,后向西,再向东,但到处碰壁,伤亡累累,最后被迫龟缩于520高地至芦山、雕窝一线狭小山地,作垂死挣扎。然而所占阵地均为岩石,无法构筑工事,其人员、马匹、辎重,完全暴露在华东野

战军炽盛火力之下,空投的粮食和水囊也多落于华东野战军阵地。数万国民党军饿无食、渴无水,军心动摇。华东野战军抓紧时机,集中强大炮火向敌军密集的山头、高地猛烈轰击,顿时,山上弹片乱石齐飞,人叫马嘶,相互践踏,战斗队形完全混乱。华东野战军各部趁此勇猛突入敌阵,以白刃格斗消灭顽抗之敌。激战至16日上午,先后攻占雕窝、520和540高地,午后又攻占芦山。此时,有些部队认为敌已全部被歼,即准备撤离战场。但野战军前指发现毙伤俘敌总数与敌原有人数相差甚远,即令各纵反复查证,结果发现残敌7000余人利用天阴云低,能见度极差的气象条件,隐伏于孟良崮、600高地之间凹部。华东野战军又令各主攻部队,不顾一切疲劳,再次组织攻击。激战至16时,将号称蒋军精锐的整编第74师及第83师之第57团全部、彻底歼灭。第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至此,孟良崮战役即告胜利结束。

在华东野战军主攻集团围歼整编第74师的同时,敌各路援军虽在蒋介石、顾祝同再三严令下拼命来援,但在华东野战军第2、第7、第3、第10纵队和第1、第6纵队各一部及鲁南地方武装的牵制和顽强阻击下,不仅未能挽救整编第74师被歼的命运,而且均遭阻援部队的重大杀伤。胜利的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歼敌112万人,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敌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战略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国统区的社会危机

一、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宪政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导演了伪国民大会的丑剧,炮制了蒋记《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完全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假借“民意”,达到改组国民政府,收买拉拢中间党派,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据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600余名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有85%,其余来自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以张君勱为首的民社党、以及王云五、傅斯年等“社会贤达”。这次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因此又称“制宪国大”。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它继承了《训政时期约法》的精神,摘抄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华丽词句,实际上是《五五宪草》

的翻版。其主要内容是：总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需向任何机关负责；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可连选连任；总统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有权颁布紧急法令，也有权否决立法院的任何决议；省不得制定省宪，省、县自治法不得与中央法律抵触，否则无效；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立法院的同意权和否决权等等。总之，这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的宪法。其实质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对于这样的宪法，连当时的《大公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国民大会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蒋记宪法。23日，民盟中央常委决定：对民盟内的民社党成员参加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31日，民盟中央发表声明，对“国大”通过的“宪法”保留批判的权利。同日，在上海的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11个团体，一致决议坚决不承认“国大”通过的“宪法”。社会各阶层人民也行动起来，纷纷通电痛斥国民大会的欺骗性，要求解散国民大会。所以，国民党执意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不仅没有起到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的作用，反而愈来愈孤立了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危机的泥坑之中。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

国民大会之后,美国政府撕下了其“公正”的假面具。1947年1月8日马歇尔奉召回国,1月29日美方宣布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处执行部。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分裂、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月21日,国民党政府迫令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和28日,又分别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谈判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人须在3月5日前全部撤离,并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宪法准备实施案》,蒋介石在会上宣称“政治解决”已经“绝望”,从而关闭和谈大门,公开宣布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蒋介石又上演了“改组政府”的闹剧。4月17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决定了政府人选。18日公开名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孙科,行政院长张群,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29名委员中,国民党占17人,青年党4人,民社党4人,社会贤达4人。4月23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当局大肆吹嘘这个政府是“自由主义政府”,是“多党政府”,是“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政府”,声称还政于民已经实现。

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一登场,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4月22日,新华社在《评蒋政府改组》的社论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以及

国民党左派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揭露国民党改组政府的骗局，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原来想通过召开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来孤立共产党、打击民主革命力量，但结果却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二、国统区的政治危机

《中美商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换取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准备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与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共30条，77款，它名义上是一个通商航海条约，实际上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权利，可以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有进行勘探、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可为此而取得购置、保有、建造、租赁房屋、土地和产业，美国在中国活动的法人及团体可享受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同样的待遇。（2）美国商品输入中国的关税按最惠国征收，其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和使用，享受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由美国输入以及向美国输出的任何物品，均“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

限制”。(3)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自由停泊,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遇到“危难”时,可开入中国未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中国还须对它采取“友好之待遇及协助”,这个表面上标榜“友好”、“互惠”、“平等”的条约,实际上把中国所有的主权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政治到经济,都拍卖给了美国。因此,《中美商约》的签订,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被称之为“新二十一条”,把 11 月 4 日定为“国耻日”。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2 月 1 日郑重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单独签订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

《中美商约》订立后,美蒋又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协定,这些协定实际是《中美商约》的具体化和扩大化。通过这些条约,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运权、海关权、商业权等一系列特权,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美国利用取得的特权,加紧对中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大批美国商品运到中国,使美货泛滥于中国市场上。大到飞机、汽车,小到香烟、食品、日用杂品,都从美国运来,致使“美祸(货)成灾”。在资本输出方面,战后美国在华投资约占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数的 80%。美国通过这些政治性投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继续攫取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以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随着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加上驻华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以反美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展开,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这一时期国统区的群众斗争主要有:

1946年11月底的上海摊贩斗争。这些摊贩主要是城市失业的工人、职员、仅上海一地约有10万人。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以“有碍市容”为借口,一再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并逮捕殴打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激起摊贩们的愤怒和反抗。11月30日,3000余名摊贩游行请愿,包围了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商贩,结果被警察开枪打死7人,伤多人。第二天,摊贩们继续斗争,又遭到军警镇压,伤亡增加,更激起了摊贩和广大群众的反抗,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迫使上海市政府收回取缔摊贩的命令,并撤换黄浦区警察局长。

1946年12月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驻华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市就发生3800多起,中国人受害死伤达3300人。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东单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暴行。消息传开,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运动。在北京,12月27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各系级代表和社团代表大会,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许多学生、工人、市民也参加游行队伍。

他们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回去!”发表演说,控诉美军暴行,要求严惩暴徒。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杭州、苏州、广州、昆明、台北等数十座大中城市,都相继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参加的学生有50多万。这一斗争迅速得到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工人举行集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职工提出“挽救工商危机,反对美货倾销”的口号,其中百货职工成立“爱用国货,抑制美货筹备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表宣言,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致公党等都发表声明,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北京各高校著名教授许德珩、吴晗、朱自清等纷纷谴责美军暴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通电声援学生的爱国壮举。这次抗暴斗争促进了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1947年2月的台湾“二二八”起义。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同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派兵接管台湾,并实行政治、军事独裁统治,经济统治,颁布《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迫害进步人士。美帝国主义更是肆意霸占台湾海军基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美蒋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枪杀市民1人,激起台北人民的义愤。28日,市民罢市游行,遭到镇压,群众被迫起义。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全省,并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起义。随后,国民党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前往镇压,对台湾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二二八”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推动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被粉碎和蒋介石大演国民党政府改组闹剧的时候,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影响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次斗争以上海学生为起点。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上街进行反内战宣传,喊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5月15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酝酿举行全国性大示威。国民党政府为了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但是广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19日,上海学生7000多人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喊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20日,宁、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汇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残酷镇压,100多人受伤,20多人被捕,500多人遭毒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同日,北平大、中学生共7000余人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运动,也被镇压下去。席卷南昌、天津、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持续一个多月,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避免过大的牺牲。6月3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注意改变斗争策

略,要求可能实现的条件,积蓄力量,择机再战,从而保证了国统区学生运动深入、持久、稳妥地进行下去。

在全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统区的工农运动也持续开展起来。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工业城市,有120万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农村,国民党为扩大内战,继续实行征兵征粮的残暴政策。于是农民广泛组织起来,掀起了抗租、抗税、抗粮、反对抓丁、惩办汉奸、清算恶霸的斗争,甚至拿起武器,开展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从1946年秋到1947年1月,民变运动发展到南方各省300多个县,参加的群众已达80多万人,其中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同时,由于粮价暴涨、饥民遍野,城镇居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遍及全国9个省38个城市。这些斗争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促进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总之,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的,包括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它的形成,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扩大,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三、国民党的经济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全面垄断和疯狂掠夺,由于美国垄断资本的严密控制和经济侵略,由于浩瀚的内战经费以及反革命内战的破坏,使得国民

党统治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主要表现为:

第一,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军费开支浩大,财政严重赤字。以1946年为例:蒋介石政府的全年预算支出为2.5万亿元,实际支出为7万亿元,实际收入为2.2万亿元,财政赤字为4.8万亿元。1946年的军费开支为6万亿元,占实际支出总数的86%。为了弥补巨大赤字,其主要途径就是滥发钞票。国民党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只有14亿元,抗战结束时约为5000—6000亿元,到1947年4月即猛增至16万亿元以上。当时的中国,可谓百业萧条,唯有印钞票最为兴隆。钞票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以抗战前为标准,到抗战胜利时止,物价上涨了1800倍,到1947年7月,则上涨了6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2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

第二,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由于物价猛涨,捐税繁重,美货大量倾销,加之美国垄断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对市场、原料和资金的野蛮垄断,民族工商业遭到更大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下半年的五个月中,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和商店就有2.7万多家。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原有工厂4500家,到1946年底,倒闭了3160家;1947年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

第三,农村经济极度凋敝。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宣布1946年免征田赋一年,但到这年的6月,就宣布恢复田赋征实,并且所征赋税成倍增加。战前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税在内,折合当时米价,为1.5至2斗,现在每亩增至6斗、甚至

9.5 斗。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实行强制性征兵制度,1946 年征兵 50 万,1947 年增至 150 万,强征民工更是无法计算,这使得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和大批逃跑。农村的自然灾害也严重。由于以上原因,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据统计,1947 年农产品总产量为抗战前的 60%多。

第四,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国统区工农业凋敝,物价猛涨,使得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1946 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 260 万人。加之通货膨胀,币值下跌,物价猛涨,更给各阶层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广大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沉重的地租、捐税和多如牛毛的摊派,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1946 年饿死的达 1000 万人;1947 年各地饥民达 1 亿以上。

上述这一切,是蒋介石执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它迫使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第四节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

在战争第一年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地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方向是中原大别山区,并据此对解放军作战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三军配合:首先以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于1947年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地区横渡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路从鲁西南地区南下,跨陇海路,穿过黄泛区,渡过淮河上游各支流,于8月27日全部进抵大别山。接着迅速实行战略展开,在大别山地区数十县内,横扫敌人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到11月下旬,即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民主政权,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尖刀。其次是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于8月22日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实行战略展

开;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解放军主力于8月挥师鲁西南,9月南下豫皖苏,在淮北平原上实行战略展开。以上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作战,完全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北上,从而掩护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的行动;以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地区发动攻势,箝制和吸引山东敌人,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此前后,东北、华北、西北各个战场上,纷纷发起强大攻势,与中原作战相配合。这样就构成了在全国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向蒋军发动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

二、中国共产党 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

《五四指示》 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巩固解放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向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转变。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强调要坚定地支持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正义要求。《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

立即在紧张的自卫战争环境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夏,各解放区大体都约有2/3的地区贯彻了《五四指示》,进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1947年7—9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完备的一部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明确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方针;规定了乡村各级农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从而有利于在运动中树立贫雇农的优势,从政治上彻底打垮乡村中的封建宗法势力。各地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出现了平分土地的热潮,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48年9月,解放区已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完成了土地改革。与此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规定,各解放区在深入土改过程中还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整党运动。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彻底地消灭了解放区农村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翻身农民真正作了解放区的主人。这就从政治上极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解放战争的后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土改运动的胜利,解放了被封建剥削制度束缚的农业生产

力,极大地提高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能从物质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物质基础。第三,土改运动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千百万翻身农民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从人力上直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总之,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标志,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十二月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国内形势迅速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革命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并全面地阐明了处在伟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全国胜利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纲领和政策,明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这主要包括:

第一,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战争以来作战的新鲜经验,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明确地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方法,以及作战形式、战斗作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伟大法宝。

第二,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着重地分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一般资本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共产党对他们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报告批判了共产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为此,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第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革命不可能胜利。

此外,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以及毛泽东的报告,还讨论了解放区群众运动中,主要是土改运动中的倾向问题,着重地研究并提出了纠正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左”的偏向问题。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这样,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关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

新民主主义 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为了使全党能自觉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第五节 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

一、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是对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

役。

东北九省(当时东北划分为黑龙江、兴安、吉林、松江、合江、嫩江、辽宁、安东、辽北九省)和热河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区。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到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获解放。东北解放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土匪和封建势力,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工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共制造各种迫击炮弹127万余发,手榴弹157万余枚,子弹657万余发,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52门,六〇炮2700余门,以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不仅满足了东北作战需要,而且支援了关内解放军。在当时全国五大解放区中,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力量居第一位。也就是说,东北解放军已经有了一个巩固的、经济较发达的后方。而东北国民党军所能控制的面积仅为东北总面积的3%,人口仅占东北总人口的14%。由于远离战略总后方,通向关内的陆上交通又被截断,长春、沈阳两地的补给全靠空运,而国民党军的空运力量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描述东北国统区的情景为“饥饿的沈阳,垂死的长春”。由此可见,国民党的经济力量已再无力支撑大规模战争了。

经过1945年10月至1948年8月两年另10个月的作战,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军事形势,东北人民解放军从数量上、质量上、装备上,已经全面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解放军由进入东北时的11万人发展到

103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另17个独立师,共53个师,计70余万人,地方部队有33万人。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全军拥有各种枪46.8万余支,各种炮1.1万余门,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600余门。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为55万人,其中正规军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约48万人。从战略态势上看,东北解放军已牢牢控制了东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野战军主力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对长、沈形成包围态势,一部位于建昌营、北镇地区,对锦州和北宁路造成威胁。而东北国民党军已完全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其通向华北的联系亦被切断,战略态势极其不利。从战斗力看,东北解放军于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进行了近半年的大休整,广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的群众性军事大练兵运动,东北野战军首长在总结这次大休整时指出:“冬季攻势后数月来,经过军事政治整训,战斗力已大大提高。故此次战力之强大,为空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东北国民党军也加紧进行整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一面请求美国军事顾问团向沈阳空运粮食、弹药,一面整训部队,补充兵员,但其情况正如南京国防部所说:“虽经整补半载,军心战力均未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

综观整个东北战场形势,人民解放军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国民党军则由大到小,由强到弱。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了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认为,东北野战军“壮得厉害”,完全有力量全歼东北国民党军。为适应即将

展开的大规模决战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8年8月13日发布命令,决定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构、指挥机关分开。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钟赤兵。野战军司令部设在哈尔滨以南之双城。

国民党东北、华北、华中、徐州、西安五大战略集团中,以徐州、东北两集团兵力最多,战斗力也相对较强。若论战略态势,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最为不利。50余万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地区内,随时面临百余万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在此情势下,东北是撤是守,守又如何守法,便成为蒋介石、卫立煌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在1948年3月初,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沙大维就建议蒋介石,将东北国民党军“渐进的撤出满洲”。但蒋介石基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考虑,表示“决不放弃东北”,卫立煌也坚决主张死守东北。他们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但在如何守东北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存在尖锐的矛盾。蒋介石主张以少量兵力守备沈阳,以沈阳地区主力打通沈阳、锦州间交通,尔后撤至锦州。如此,既可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又可以加强与华北的联系,在情况不利时,尚可将东北主力撤至华北或从海路撤至南方。卫立煌则坚持以现态势防守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以沈阳为防御中枢,不同意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认为部队只要一出沈阳、长春,即会遭到解放军的歼灭。因此,蒋介石决定“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7月19日总统官邸会议又研究确定:东北作战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

8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最后作出在东北求稳定的决策,即是继续维持长、沈、锦三点,以钳制东北野战军,使之不能迅速入关,以利巩固华北。

据此方针,东北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为:由“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新7军、第60军共6个师,及非正规军计10万人防守长春,以钳制东北野战军主力不能向南机动,由“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辖第93军)及新5、新8军、第54军共14个师,连同非正规军计15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主力位于锦州地区,以维护关内外陆上及海上联系;卫立煌直接指挥第8兵团(辖第53军)、第9兵团(辖新3、新6军)及新1军、第49、第52、第71军、整编第207师共24个师(旅),连同其他部队计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周围之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支援锦州,策应长春。此外,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所属第13军2个师防守承德地区,第62军等部4个师防守唐山至昌黎一线,与范汉杰集团相衔接,以相互支援。

依据东北战场的有利形势,抓住时机,将卫立煌集团全部歼灭于东北境内,是中央军委赋予东北野战军的战略任务。早在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因此,下一步作战的主要方向应置于北宁线上。这是毛泽东从全局利益出发,根据东北战场实际情况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对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于2月10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

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军区和野战军主要领导认真分析了东北敌我态势，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南下北宁路作战有困难，并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主张先打长春，吸引沈阳之敌来援而歼灭之。22日，军委复电同意先打长春，并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因为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抓住长春守军外出抢粮的有利时机，对该敌发起攻击，结果歼敌6000余人，自己亦伤亡2000余人。经过这次试战，反映了部队在技术、战术上存在不少问题，东北野战军首长认为目前正式攻击长春的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并于6月5日致电军委，提出用2至4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尔后攻城的方案。6月7日，军委复电基本上同意这一方案，同时指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6月25日开始，东北野战军对长春正式实行“久困长围”，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指挥第12纵队及6个独立师围困长春。野战军主力则继续进行休整。

在此期间，关内各战场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国民党军发动攻势，而东北野战军长期置于长春、沈阳之间地区，与国民党军形成僵持局面。为改变这种状况，更有利地发展东北战局，更有力地配合关内战场作战，东北局常委重新研究了东北作战问题，分析了向南作战的有利条件，认为还是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向南作战的方针为好。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

楼致电军委：“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后来因水灾等困难而推迟到9月中旬）7月22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你们应向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这样，经过5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在向南作战问题上终于统一了认识。

随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和主要攻击目标，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在7月30日的电报中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在9月5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9月7日，中央军委就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做了全面规定，指出：“我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中央军委预计，从1948年9月至翌年6月的10个月中，东北野战军应准备进行三次大的战役，以达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35个旅左右，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一切城市之目的。当然也有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在进行第一个战役（即锦榆唐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

你们便可以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为此,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

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中央军委指示华北第2、第3兵团发起察绥战役,钳制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抽兵增援东北。

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前敌情,东北野战军首长于9月10日拟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突袭动作歼灭北宁路除锦州、锦西、山海关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同关外敌人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3、第4、第7、第8、第9、第11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2纵队第5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各分散据点之敌,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第1、第10纵队和第2纵队主力位于沈阳西北地区,以第5、第6纵队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地区,阻止沈阳之敌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以第12纵队和6个独立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2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战役预定于9月12日发起。

东北野战军在前一时期军事政治整训的基础上,从8月下旬着手进行辽沈战役的直接准备工作。8月29日,东北野战军前委发出了政治动员令,说明了南下作战的重大意义和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及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全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疲劳与伤亡,克服困难,连续作战的作风,争取全歼东北之敌。各部队在南下行动中,边行军边动员;在东北局领

导下,各级党政机关全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组织了1.3万余副担架,3.6万余辆大车和近10万名民工随军行动。据统计,整个战役期间,共有160万人民群众参加了支前工作;为保证部队的开进和机动,铁道纵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抢修铁路和桥梁,使近2万车皮的作战物资和近2个纵队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及时输送到前线;为解决数十万大军所需的粮食,东北局采取后方输送和就地筹集等办法,提供了1.1亿斤粮食供应前线。

战役第一阶段

——攻克锦州,解放长春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第2兵团指挥第11纵队和冀察热辽3个独立师从建昌营等地出发,奔袭北宁路兴城至昌黎一线守军,至28日,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沙后所、绥中等地。第4、第9纵队分自台安、北镇地区出发,于9月16日切断了义县守军暂编第20师向锦州的退路,包围了义县。第3纵队、第2纵队第5师及炮纵一部自西安、四平等地乘火车于20日前后陆续到达义县附近,接替第4、第9纵队包围义县任务。第4纵队改向兴城地区进击,于29日攻克兴城。第9纵队配合自八面城南下的第8纵队于9月25日在锦州以北歼灭由锦州增援义县的第93军暂编第22师2个团大部,并攻占葛文碑、帽儿山等锦州外围阵地。自四平地区南下的第7纵队和第4纵队第12师于9月27日攻占了高桥、西海口和塔山。炮兵纵队于28日以炮火封锁了锦州飞机场。10月1日,第3纵队、第2纵队第5师在炮纵主力协同下,攻克义县,歼

守军暂编第20师等部近万人。至此,切断了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在义县战斗中,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不幸触雷牺牲。与此同时,担任监视沈阳、长春守军任务的第1、第2(欠第5师)、第10纵队和第5、第6纵队于9月下旬分别进至彰武、新民和开原以北地区待机;第1兵团指挥第12纵队等部继续围困长春。

当东北野战军在北宁路发动攻势后,蒋介石深恐“锦州一失,则沈阳比长春亦不如”,严令卫立煌由沈阳派兵增援锦州,并派其参谋总长顾祝同赴沈阳督战。9月27日,卫立煌即向锦州空运第49军,但仅运第49师2个团后因锦州机场被炮火封锁而中止。39日,蒋介石飞抵北平,10月2日又飞赴沈阳,与傅作义、卫立煌几经磋商,最后确定:令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抽调第62、第92军等部5个师,从山东抽调第39军2个师,迅速海运葫芦岛,连同原在锦西地区的第54军等部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从沈阳地区抽调新编第1、第3、第6军,第49、第71军等部共14个师(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以求东西对进,增援锦州;长春郑洞国集团视机向沈阳突围。

东北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局的关键”,“努力争取于十天内外打下该城”的指示,于10月初确定了攻锦打援的整个部署;以第2、第3、第7、第8、第9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人,攻歼锦州之敌;以第1纵队主力位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第2兵团指挥第4、第11纵队另2个独立师位塔山、虹螺山一线,坚决阻

击敌东进兵团；以第5、第6、第10、第12纵队等部共14个师位彰武、新立屯、黑山、通江口地区，对付敌西进兵团；以第1兵团指挥12个独立师阻止长春之敌突围。随即，东北野战军首长又确定了攻锦具体部署：以第2、第3纵队及第17师和炮纵主力，由城北向南担任主要突击；以第7、第9纵队和炮纵一部，由城南向北，第8纵队由城东向西，担任辅助突击。

10月9日，发起锦州外围作战。至13日，扫清外围据点。14日10时，对锦州城垣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先后从北、南、东三面打开10个突破口，迅速进入市区，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15日拂晓前，各路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会师，守军大部被歼。残敌约万人固守老城，第7纵队及第2纵队一部随即发起攻击，至18时，全歼残敌。经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俘范汉杰以下近9万人。至此，完全截断了北宁路，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

与锦州攻坚战的同时，南、北两线阻援部队也胜利完成了任务。北线西进兵团于10月8日开始由新民、辽中分路西进，第5、第6纵队在彰武东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诱敌向西北和向北前进。第10纵队和第3师在新立屯以东地区，坚决阻止其向锦州增援。11至13日，西进兵团先后进占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因惧怕被歼，徘徊不前。直至锦州攻克，西进兵团与锦州尚距150余公里。南线第4纵队在第11纵队等部配合下，实行坚守防御，鏖战6昼夜，打垮东进兵团数十次集团冲击，歼其6000余人，确保阵地寸土未失。塔山狙击战的胜利，为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锦州攻克后，长春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感于形势

危殆,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拒绝蒋介石的突围命令,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19日,新7军也谈判投降。21日,郑洞国率直属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战役第二阶段

——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

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给了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的打击。10月15日、18日,蒋介石两飞沈阳,部署“总退却”。他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归复锦州,打通北宁路,由陆上向关内撤退。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备西撤受阻时改由营口从海路撤退。同时,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直接指挥这次撤退行动。

10月18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现廖耀湘兵团于占领新立屯后继续南进,即向中央军委提出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新立屯、黑山、沟邦子地区聚歼廖耀湘兵团的建议。毛泽东立即批复同意,并指示:还须以一部兵力控制营口,堵塞沈阳之敌向营口的退路。据此,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廖兵团,并于10月20日作了如下部署:以塔山地区的第4、第11纵队等部继续在现地阻击敌东进兵团,以保障主力作战安全;以锦州地区的第1(欠第3师)、第2、第3、第7、第8、第9纵队、第6纵队第17师及炮纵主力挥师北上新立屯、大虎山、黑山地区,从两侧迂回包围廖兵团;以第12纵队和5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由长春地区挥师南下至铁岭、通江口地区,钳制沈阳地区之敌;

以独2师赶赴营口布防,防敌海上逃跑;以第5纵队由彰武西南饶阳河一线移至阜新东北之广裕泉地区,第6纵队主力位于彰武东北地区,第10纵队和第3师、内蒙骑1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至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迟滞廖兵团前进,待野战军主力赶到后合力围歼之。如廖耀湘兵团转向营口撤退,则全军主力立即跟踪追击,争取在营口、牛庄之线全歼该敌。同时,东北野战军首长向全军下达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给全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廖耀湘兵团在得到沈阳的重炮、装甲部队和1个旅兵力的加强后,于10月21日由新立屯地区南进,22日全部到达芳山镇以北、以东地区,23日继续向黑山、大虎山地区前进,当即遭到第10纵队等部的顽强阻击。廖耀湘以新1、新6军和第71军等部,在200余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支援下,自西北、东北和东南向黑山、大虎山阵地展开多次集团冲击。防御部队顽强坚守,寸土不让,激战3昼夜,伤亡4000余人,歼敌1.4万余人,守住了阵地,为主力部队合围廖兵团赢得了宝贵时间。

10月25日,廖耀湘兵团西进受阻后,即放弃重占锦州计划,改向营口方向转进。在台安西北地区与独2师遭遇后,又掉头向沈阳方向撤退。26日,各路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大约120平方公里区域内,对廖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第1、第2、第3(附第17师)、第10纵队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向东突击;第5、第6纵队由二道境子、饶阳河从东向西突击;第8、第7、第9纵队由大虎山以南从南向北突击。各部发扬高度机动作战精神,勇

猛穿插分割,大胆插入敌各军、师之间。26日晚,第3纵队插到胡家窝棚,歼灭廖兵团指挥所,使敌失去指挥陷入更加混乱状态。激战至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部队共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1、新6军,俘虏廖耀湘及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辽西围歼战,创人民解放军边分割边围歼敌军重兵集团的范例。

战役第三阶段

——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逃离沈阳,将沈阳地区残部第53军等部8个师(旅)另4个守备总队,约14万人,交由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在沈阳地区组织防御,或伺机经营口从海上撤退。

为最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1、第2纵队由辽西经新民向沈阳急进,第12纵队于攻克铁岭后迅速插向沈阳以南,占领浑河南岸各要点,独立第14师于攻克抚顺后迅速插向沈阳以东,位于开原地区的5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迅速插向沈阳以北、以东,以上各部担负围歼沈阳之敌任务;以第7、第8、第9纵队和1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担负歼灭鞍山、营口地区之敌的任务。

11月1日对沈阳发起总攻。第1、第2纵队担任主要突击,由沈阳西南和西北面突破;第12纵队由南面突破;独立第1、第3、第4、第12、第13师由东面和北面突破。沈阳守军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下,或被歼,或投降。2日,东北最

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共歼敌 13 万余人,俘周福成。缴获各种炮 1658 门,装甲车 114 辆,坦克 43 辆,汽车 841 辆,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11 月 29 日,第 7、第 8 纵队和独立 2 师在卡力马、老达房渡过辽河,于 31 日解放辽阳、鞍山、海城等地,随即转向营口前进。第 9 纵队于 30 日在海青湾渡过辽河,31 日插至营口以东、以南地区。11 月 1 日,第 9 纵队打退了营口守军反扑,并控制了海岸工事。第 7、第 8 纵队等部也赶到营口以北地区。2 日对营口发起总攻,分三路突入市区,歼敌 1.4 万余人,解放营口。守军第 52 军军部及第 25 师约万余人乘船逃走。至此,辽沈战役遂告结束。

锦西、葫芦岛地区守军在解放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未敢北援。沈阳解放后,于 11 月 9 日经海上撤向关内。10 日,东北野战军占领锦西、葫芦岛。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共歼国民党军 1 个“剿总”总部、1 个前进指挥所、4 个兵团部、11 个军部、33 个整师,及其他部队共 47 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伤亡 6.9 万人。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所说,东北的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辽沈战役的胜利,连同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已下降至 290 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至 300 万人。这样,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

已经占有优势,毛泽东称这一历史性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并估计,“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起山东临城(今薛城)、南抵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决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实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连续取得了辽沈、济南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00万余人。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华东、中原两路野战军将在陇海路以南发动攻势,因此决定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所属之第3、第12兵团,由确山、遂平向赊(社)旗镇地区发动攻势,破坏豫西解放区,抑留中原野战军主力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将驻郑州之第16兵团东调徐州地区,加强徐州西侧的防御,将郑州防务交给第12绥靖区担任。以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指挥第16、第2、第13、第7共4个兵团与第4、第3、第9、第1等4个绥靖区的部队,组成以徐州为中心的纵深防御体系,阻止华东野战军由鲁西南或鲁南地区南下。11月初,辽

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避免徐州地区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的命运,决定以白崇禧部 2 个兵团及 4 个绥靖区的部队,共 23 万人,防御平汉铁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钳制中原野战军主力;将刘峙集团所属的 4 个兵团,4 个绥靖区以及位于平汉路南段的第 12 兵团等部共 29 个军,70 个师,共约 70 万人,分别置于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以确保该段交通,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华东野战军的进攻。据此,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于 11 月 4 日亲赴徐州,与刘峙研究确定了如下部署:第 16 兵团孙元良部(辖第 41、第 47、第 99 军和 1 个快速纵队)由商丘地区转移至蒙城地区,保障津浦路徐、济段西侧的安全;第 2 兵团邱清泉部(辖第 5、第 12、第 70、第 74 军和 1 个快速纵队)仍在砀山、永城地区集结待机;第 4 绥靖区刘汝明部(辖第 55、第 68 军)由商丘移驻临淮关,合肥第 8 绥靖区撤销,其辖区划归第 4 绥靖区;第 13 兵团李弥部(辖第 8、第 9 军)由碾庄圩、炮车段向灵璧、泗县地区转移,担任机动任务;第 7 兵团黄百韬部(辖第 25、第 63、第 64、第 100 军)由新安镇(今新沂)移至运河以西防御,并以一部控制窑湾、滩上段运河,海州第 9 绥靖区撤销,其所属第 44 军由海上南撤上海,后因运输船只不足,改由陇海路西撤,改归黄百韬指挥,第 7 兵团待第 44 军到达后,再由新安镇西撤;第 3 绥靖区冯治安部(辖第 59、第 77 军)放弃临城、枣庄,退守韩庄、台儿庄段运河及其以南地区;第 1 绥靖区周晔部(辖第 4、第 21、第 51 军)驻守淮阴、扬州段运河各要点。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 107 军防守窑湾以南一段运

河;第72军防守徐州;第96、第66军分别防守蚌埠、五河、盱眙。原属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之第12兵团黄维部(辖第10、第14、第18、第85军和1个快速纵队)由确山地区开往阜阳、太和集结,改归国防部直接指挥,准备参加徐蚌间作战。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所属16个步兵纵队(包括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约38万人,大部集结在徐州、济南间休整,一部位于苏北宿迁地区。中原野战军所属6个纵队约13万人,除一部在豫南、鄂北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外,大部集结于平汉铁路以西之禹县、叶县、襄城地区休整。两大野战军已可全部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此外,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21万余人可就近参加作战。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60余万,且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加之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支援战争的力量大为增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相比,在数量上虽稍居劣势,但在战略上较为有利。在中原和华东战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实现中央军委7月间提出的于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和党中央9月会议提出的第3年的作战任务,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在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就下一步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和连云港地区之国民党军,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的建议。9月25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华东野战军挥师南下,组织淮海战役。并拟定第一阶段作战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以新安镇为中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国民党军,并占领上述各

点;第三阶段在淮阴、淮安方面作战。同时,还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于战役发起前攻占郑州,战役发起后或攻开封,或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钳制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兵团和第4绥靖区部队,以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11月初,东北国民党军全部被歼;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南撤的征候;中原野战军在占领郑州、开封后,正继续挥师东进。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于7日决定扩大淮海战役原定的规模,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求歼刘峙集团主力于淮河以北,或长江以北地区;要求首先歼灭国民党军第7兵团和第3、第4绥靖区等部,尔后求歼第12、第16兵团,孤立徐州;9日,又决定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刘峙集团主力。同时,责成华东、华北、中原三大区以全力支援淮海前线,保证作战物资的需要。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情况,华东、中原野战军部署如下: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6、第9、鲁中南纵队及苏北兵团指挥的第2、第12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等共7个纵队附特种兵纵队主力,担任割裂、围歼位于新安镇、阿湖地区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的任务;以第4、第8、第11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围歼邳县、言湖、炮车、运河车站地区之国民党军第13兵团一部,割裂第7、第13兵团之联系,控制运河以东阵地,狙击第13兵团东援;以山东兵团首长指挥第7、第10、第13纵队,自临枣路以北地区直出台儿庄、贾汪、临城,争取第3绥靖区部队起义,尔后直插陇海铁路,自徐州以北、以东进逼徐州,切断陇海铁路,占领有利阵地,狙击徐州之国民党军东援。中原野战军以第1、第3、第4、第9纵队及华东野战

军第3、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求歼位于商丘、砀山地区之国民党军第4绥靖区部队,钳制第2兵团,然后以主力直出津浦铁路,攻占宿县,切断徐州与蚌埠的联系,从西面、南面威胁徐州,并狙击可能由蚌埠北援之国民党军;以中原野战军第2、第6纵队及陕南军区第12旅等部侧击和尾追由确山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迟滞其前进。另以冀鲁豫、江淮、豫皖苏等军区的部队,积极破击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铁路,以及平汉铁路南段,并向当面之国民党军展开攻势,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为统一组织指挥两大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组成党的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

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发起,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分3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11月6日,国民党军开始按预定部署向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收缩兵力。当晚华东、中原野战军乘国民党军收缩之机,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至7日夜华东野战军第4、第8纵队攻占邳县、滩上;鲁中纵队歼灭了郯城国民党军;山东兵团各纵队攻占了韩庄、万年闸,包围了台儿庄,并正抢渡运河南进。担任歼击国民党军第7兵团任务的各纵队正向新安镇

及其两侧地区急进。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第3、两广纵队进至商丘地区,因国民党军第4绥靖区部队已先行向蚌埠方向撤退,仅追歼其后卫第55军第181师于张公店,接着,继续东进。7日,国民党军第7兵团开始西撤。8日,国民党军第7兵团部与前卫第64、第44军已通过黄河铁桥,第25、第100军撤至运河车站、炮车、官湖地区,担任侧翼掩护的第63军先头到达窑湾。这时,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第59、第77军大部,在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的率领下于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华东、中原野战军迅速切断第7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峙得悉华东、中原野战军分多路向徐州前进及何、张部起义后,十分惊慌,急令第2、第13兵团放弃碭山、曹八集,向徐州城郊收缩,分别担任徐州西郊和东郊的防御,以保卫徐州;令第16兵团由蒙城撤至宿县,加强津浦路徐、济段守备;令第7兵团加速向徐州撤退,同第2、第13兵团靠拢。华东野战军乘国民党军匆忙收缩,指挥混乱之机,即令山东兵团由韩庄、台儿庄一线,直插陇海路,与经皂河、土山镇向大许家急进的第11纵队和江淮军区独立旅会合,堵截国民党军第7兵团西逃,并阻止徐州之国民党军东援;令第4、第8、第1、第6、第9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衔尾追击第7兵团;令苏北兵团南越陇海路经宿迁、大王集、双沟集向徐州东南逼进,威胁徐州与堵截西逃之国民党军。10日,山东兵团占领大许家、侯集、曹八集,歼灭国民党军第7兵团先头部队第100军第44师,切断了该兵团西窜的退路;向西追击的各纵队也从北、东、南三面逼近该敌。至11日,将国民党军第7兵团第25、第44、第64、第100军等4个军7个师合围在以碾庄为中

心的狭小地区内,并在窑湾歼灭担任翼侧掩护任务的国民党军第63军。苏北兵团各纵队在宿迁、皂河之间渡过运河后,于13日在大王集歼灭由睢宁西逃之国民党军第107军。12日,担任攻歼任务的华东野战军第4、第6、第8、第9、第13等5个纵队,从四面八方方向被围之国民党军展开猛攻。国民党军在空军掩护下逐村顽抗。华东野战军各部因由运动中仓促转入村落攻坚,准备不足,炮火未及时跟上,以致连战两日,进展不大。16日晚,华东野战军主攻集团改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集中兵力逐点攻歼,战至22日黄昏,全歼国民党军第7兵团,击毙其兵团司令黄百韬。

国民党军第7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第2、第13兵团各一部共5个军12个师,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于12日开始沿陇海路及其两侧全力东援。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坚守阵地,顽强抗击,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数次集团进攻,至22日,歼国民党军近万人,将东援之国民党军阻止于侯集、林佟山一线。与此同时,苏北兵团各纵队进战徐州东南之潘塘镇、徐山村,威胁东援国民党军的右侧,并威逼徐州,使东援之国民党军不敢放胆东进。直至第7兵团被歼时,东援国民党军仍被阻于碾庄圩以西25公里的大许家、韩庄之线。徐东狙击战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围歼第7兵团各纵队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主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于12日开始进至徐、蚌线,由于国民党军第6兵团先期撤往徐州,围歼该敌的计划未能实现,仅第4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3、两广纵队在夹沟、三堡歼该兵团后尾7000余人。接着,主力从南面迫击徐

州,15日,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在第9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占战略枢纽宿县,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占领固镇,并破击了曹村至固镇间铁路百余公里,从而切断了徐州至蚌埠间的联系。随后,中原野战军以第3、第4纵队在宿县西南待机;以第9纵队进至固镇附近,会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阻击由蚌埠北援之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以第1纵队位于蒙城,沿涡河、淝河布防,协同第2、第6纵队迟滞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东进行动。至22日,分别将蚌埠、蒙城两路国民党援军阻止于任桥集、花庄集和赵集地区,有力地保障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个师(内有3个师又1个旅起义),并给第2、第8、第13、第16等4个兵团以一定打击,控制了战略要地宿县,隔断了徐蚌间的联系,孤立了徐州,并使孤军冒进的第12兵团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二阶段

——合围杜聿明集团

国民党军第7兵团被歼后,蒋介石为挽救其危局,决定以第2、第16兵团自徐州向南,第6、第8兵团由任桥、花庄集向北,第12兵团经南平集向东攻击前进,企图三路会攻宿县,南北夹击,恢复徐、蚌间交通。

11月23日,中央军委根据战役的进展情况致电总前委:目前“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总前委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周密研究了

淮海战场形势,分析了当面三路国民党军的情况,认为首先围歼孤军冒进的第12兵团最为有利。遂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特种兵纵队等共9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1个旅,围歼第12兵团于浍河南北地区;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及地方部队2个旅,位于徐州以南之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可能由徐州南援的国民党军,并威胁徐州;另以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南下固镇地区,求歼可能北援的第6、第8兵团各一部。具体部署是:以中原野战军第4、第9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位于南坪集地区,与国民党军第12兵团保持接触,并将其诱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隔断敌人;以中原野战军第1、第2、第3、第6纵队和刚归建的第11纵队,隐蔽集结于浍河以南的曹市集、五沟集、孙町集、胡沟集一线,待第12兵团进入预定作战地区,在浍河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纵队将其包围分割,各个歼灭;以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和特纵炮兵一部,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歼灭第12兵团的作战;以华东野战军第2、第6、第10、第11、第13纵队位于宿县、西寺坡地区,阻击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北援,力争歼其一部,保障中原野战军的侧背安全;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8、第9、第12、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位于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跨津浦路两侧,构筑多道阵地,阻击徐州国民党军南援。

同时,国民党军第12兵团所辖4个军及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在空军和坦克掩护下,分三路向南坪集地区发动猛烈攻击。坚守该地区的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与其激战竟日,当

晚奉命放弃阵地，诱其深入。24日，国民党军第12兵团前出到忠义集、东坪集、杨庄、七里桥、朱口地区，进入解放军预设的袋形阵地内。下午，黄维发觉处境不利，即令各部向浍河以南收缩。中原野战军主力乘机全线猛烈出击，至25日晨，将国民党军第12兵团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并在固镇以西大营集歼灭其第18军第49师。蒋介石得知第12兵团被围后，命令该兵团迅速向蚌埠方向突围。27日，兵团司令官黄维以其主力4个师，在空军、炮兵和坦克掩护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轮番突击，均被击退。在突围中，第85军第10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乘机起义。蒋介石见突围未成，又令该部就地固守。29日，第12兵团即迅速收缩集结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若干村落内，构筑大量地堡群，构成环形阵地，依托炮火、坦克转入阵地防御。中原野战军随即对第12兵团展开逐点攻击，逐步紧缩包围圈，为最后歼灭该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2、第16兵团主力于24日开始由徐州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南进攻，但在华东野战军的节节阻击下，至30日仍滞留于孤山集、后官桥、褚兰以北地区。由蚌埠、固镇北犯之第6、第8兵团，发现华东野战军一部南下后，于26日星夜南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迅速追击，歼其后尾第39军两个团于曹老集地区；第13纵队在南下途中，会同江淮军区部队于25日攻克灵璧，歼国民党守军一个师。至此，蒋介石三路会攻宿县，打通津浦路计划遂告破产。蒋介石鉴于黄维兵团处境危殆，徐州更形孤立，为保存徐州主力，并救援第12兵团，乃于28日下令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第2、第13、第16兵团经永城南下涡阳、蒙城，救援第12兵团，然后共同南

撤；另以刘峙率徐“剿总”部分机关人员飞赴蚌埠，继续指挥第6、第8兵团再次北援。同时，拟从白崇禧部抽调一部兵力，转用于蚌埠方向。

中央军委在中原野战军合围第12兵团后，即预见到徐州杜聿明集团有撤退可能，即指示对该部应加强监视。总前委依据军委指示即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继续在徐州以南阻敌南下；增调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参加围歼第12兵团的作战；以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东移固镇地区监视蚌埠国民党军，并决定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集结于宿县地区为总预备队。

11月29日，杜聿明以第16兵团一部在徐州以南进行佯攻，30日，率3个兵团、党政军机关和被裹胁的青年学生共约30万人，沿徐州至永城公路向西南撤退。华东野战军当即以刚由济南地区南下的渤海纵队经大许家、宿羊集地区沿陇海路西进，于12月1日进驻徐州；以第1、第4、第12纵队分由潘塘镇、褚兰、双沟等地并列向徐州、萧县间尾追攻击；以第9、第8、第3、鲁中南纵队分别由城阳、桃山集、路疃向瓦子口、濉溪口作平行追击；以第10、第2、第11纵队分由塘圩、固镇地区向永城、涡阳、亳州方向急进，迂回拦击。2日，迂回部队进至大茴村、五户张集一线，截断了国民党军向永城的逃路；追击部队也在瓦子口、孟集地区追上了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并立即多路向其展开猛攻。3日，蒋介石令杜聿明转向濉溪口方向攻击，取捷径救援第12兵团。杜聿明即调整部署，采取东、西、北3面掩护，向东南逐次跃进突击，企图与第12兵团会合。华东野战军立即采取三面突击，一面堵击的战法压缩国民党军，至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青龙

集、李石林地区,并于6日全歼了单独向西南方向突围的第16兵团,仅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化装乘隙逃脱。7日至10日,杜聿明集团多次向东南方向突围,均被华东野战军击退。杜聿明集团的2个兵团,8个军共20万人被压缩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

第12兵团与杜聿明集团被围后,中原、华东野战军在连日围攻中,虽给被围的国民党军以严重杀伤,但一时难以全歼。这时,由蚌埠北援的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已进至余家集、包家集以南地区,正向双堆集接近;从武汉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第20、第28军已到达浦口,估计15日前可达蚌埠地区。针对这些情况,总前委研究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心首先歼灭国民党军第12兵团,尔后再集中兵力围歼杜聿明集团。为此决定华东野战军除以9个纵队继续围困杜聿明集团外,再抽调第3、鲁中南纵队南下,协同中原野战军迅速歼灭国民党军第12兵团;以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继续阻击由固镇北援之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至12月13日,在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军第12兵团已被压缩于双堆集、大小马庄、杨庄等东西不足3华里的狭长地区内,14日晚,解放军发起最后攻击,至15日24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兵团,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由蚌埠北援之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在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顽强阻击下,连攻10余日,虽接近双堆集,但终未能与第12兵团靠拢。16日,在获悉第12兵团被歼后,星夜撤至淮河以南。

第三阶段

——全歼杜聿明集团

当国民党军第12兵团即将被歼时,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8个军被华东野战军重重包围于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已面临绝境。此时,平津战役已胜利展开,为不使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迅速决策南逃,中央军委指示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在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据此,华东野战军自16日起,以第1、第2、第4、第8、第9、第10、第11、渤海纵队等8个纵队为第一线部队,一面围困杜聿明集团,一面进行休整;以第3、第6、第7、第12、第13、鲁中南、两广纵队等7个纵队部署在夏邑、永城、濉溪口一线为第二线部队,进行休整。中原野战军位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为战役总预备队。在休整期间,担任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敌前练兵、迫近作业和其他各项进攻准备,并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被围之杜聿明集团,在连日雨雪交加、气温骤降、空运时断时续、粮弹不继的情况下,大批士兵冻饿而死,为求生存,成排、成连、甚至成营的官兵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至解放军发起总攻前,已达1.4万余人。

1949年1月初,在平津国民党军退路已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等部切断以后,华东野战军为最后全歼杜聿明集团,决定采取先歼包围圈东部第13兵团,再歼西部之第2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并作了如下部署:以第3、第4、第10、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为东集团,归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向

杜聿明集团东部实施主要突击；以第1、第9、第12纵队为北集团，归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由北向南攻击；以第8、第2、第11纵队为南集团，归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指挥，由西南向东北攻击。另以第6、第7、第13、鲁中南、两广纵队等5个纵队，以及由济南起义之国民党军整编第84师改编的第35军等部担任外围拦截和总预备队。6日16时，华东野战军3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13兵团万余人，攻占村落据点13个。7日，国民党军第13兵团残部仓皇逃入第2兵团防区。人民解放军乘势猛攻，又攻克村落23处。9日，国民党军残部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分路突围，均被击退。黄昏，解放军各突击集团全线出击，多路插入国民党军阵地，大胆分割围歼，至10日下午4时，全歼杜聿明集团，俘杜聿明，击毙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杜聿明集团被歼后，位于淮河南岸的国民党军第6、第8兵团、第一绥靖区部队和由武汉来援的第20、第28军等部，仓皇逃往江南。华东野战军第6、第7、第8、第13纵队及江淮军区部队等部，乘胜追击，至24日，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泰州、滁县、巢县等12座县城和江淮广大地区，进抵长江北岸。

淮海战役期间，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给予解放军以巨大支援，出动民工500余万人（包括随军、二线及在后方的民工），人力车41万辆，畜力车3000余辆，汽车250余辆，运送粮食5.7亿余斤，保障了解放军作战的物资需

要,对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决战。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筹划指挥和以林彪为书记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具体组织实施的。是对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

华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斗争,至1948年秋,将华北国民党军孤立于北宁路的山海关、天津和平绥路的北平、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及承德、保定、太原等不连贯的点线上,使其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华北解放军已发展到3个兵团、11个纵队、32个旅(含2个炮兵旅),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46万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先解放东北,再解决华北国民党军的总体构想,在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期间,华北军区部队对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集团发动攻势,第1兵团于晋中战役后发起太原战役,扫除了太原外围的主要障碍;第2、第3兵团发起察绥战役,解放了绥远和察北广大地区,第3兵团包围了归绥;第7纵队等部包围了保定。这些作战,不仅有力配合了东北决战,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发展了华北战场的有利形势。面对华北丧师失地的日益严重局面,为了“从危机中找转机”,蒋介石、傅作义企图通过偷袭

石家庄和捣毁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来振作其士气。当他们的这一计划刚刚开始实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立即予以揭露,并作了周密部署:令第7纵队在保定以南节节抗击;令第2兵团由延庆地区兼程南进,赶至曲阳一带阻击;令东北野战军以第4、第11纵队和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配合华北部队行动。傅作义惧于被歼,迅速撤退了偷袭部队。这样,华北的危机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东北先遣兵团10余万人进到冀东之遵化、蓟县地区,华北第2兵团进到曲阳、满城地区,对北平形成威胁之势,从而为举行平津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集团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这时,国民党军总兵力已由全国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为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127万人上升至300万人。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战场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野战军已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战略机动力量,可随时入关会同华北部队联合作战,将对傅作义集团形成绝对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成为战略总后方,且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力量空前强大;华北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的震慑下,已处于撤守不定、战和难决的“麻痹状态”。

面临着东北、华北两支大军的联合攻势,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傅作义,都认为华北局势之严重是前所未有的。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成员也一致认为:“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在此情况下,是固守华北,还是实行战略撤退,蒋、傅都处于撤也难、守也难的尴尬境地。还在辽沈战役结束前夕,傅作义就曾考虑过华北行动的三个方案:适时放弃冀热察,全军转进绥远休养生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城市,一部暂时控制北平,主力集中天津、塘沽,确保华北滩头阵地,以便在情况不利时由海上南撤;蒋系、傅系两部主力分向天津、塘沽和绥远转进。权衡再三后,傅作义认为,率部南撤,寄于蒋氏篱下,最后必遭吞并;西退绥远老家虽然可行,但蒋系部队他带不走;加之当时美国“径与傅氏签订援助契约,美国允诺以美金一亿六千万元为之装备”,并于1948年7月兑现了1600万美元,11月又海运战略物资至天津,从而增强了傅作义守华北的信心;同时傅作义还打算在局势剧变至无法扭转时,即与共产党谈和,以达保存实力之目的。基于以上考虑,傅作义的基本想法是仍以现态势固守平、津、张等地,争取美援,扩充实力。蒋介石的企图是将傅作义集团全部撤至江南,以加强长江防线或增援徐蚌战场,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再卷土重来。因此,在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即指示其国防部紧急研究华北的作战方针。国防部长何应钦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案是乘华东野战军正集中兵力准备进行淮海战役之隙,以华北部队南下袭击济南,尔后即在山作战;又考虑到南下济南要经过近千里的解放区,恐难到达目的地,因此又提出第二方案,即以傅作义全军第一步由海路径运

青岛,尔后再行南运。蒋介石对傅作义是否愿意南撤心中无数,因此在徐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于11月4日电召傅作义到南京磋商对策。蒋提出放弃平津,委任傅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但傅作义不为所动,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并提出“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战”的反主张。蒋介石也考虑到,放弃华北,让傅作义集团全部南撤,虽然可以增加华中地区兵力,但没有华北作屏障,华中难以独存,而且要撤退这样大的兵团,走陆路要经过广大解放区,凶多吉少,走海路则又运输力不足,难以实现;若以傅集团在平津地区钳制和挡住东北、华北解放军一个时期,则有利于争取时间组织长江防御和配合徐蚌战场作战。同时蒋介石、傅作义都认为,东北野战军经过50多天的辽沈大战,非经三五个月的休整补充,不能入关作战,而华北解放军兵力尚未集中,且力量有限,因而平津张等地尚“不致遽受威胁”。据此,蒋傅最后共同确定“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为利用傅作义阻挡人民解放军南进,蒋介石除将华北地区党政军经大权交傅全权处置外,还允其可以不经南京政府直接接受美援,并答应应用美援的7万支枪和2亿发子弹更新、补充傅部。同时指示联勤总部工程署加强平津塘间的工事构筑。为支持塘沽,保持海口,令海军编成渤海舰队,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与塘沽密切联络。傅作义根据暂守平津的方针,采取了如下措施:扩充兵力,制定了一个扩军20至50万人的计划,令河北、绥远两省加紧征兵,规定每县编组1至3个保安团,尽速完成第一期20万人的计划;令各省尽速征购粮食,

以加强粮食贮备；继续加强平、津、张等城市的防御工事，加修塘沽海港的外围工事及平津、津榆间的护路工事。

关于兵力部署，蒋介石主张撤守张家口，“以一部兵力守备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以确保出海通道。但傅作义“顾及张垣（即张家口）系通绥、包唯一要道，不欲轻易撤离”，因而按自己的意图部署兵力。为缩短战线，从11月中旬起，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同时进行部署调整，除以1个军8个师（旅）守归绥、1个师守大同外，将其主力12个军、42个师（旅）共50余万人，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具体部署是：以2个兵团部（第4、第9兵团）、6个军（第13、第16、第31、第35、第101、第104军）共18个师，防守北平及南口、密云、通县、涿县地区；以1个兵团部（第17兵团）、5个军（第62、第86、第87、第92、第94军）共16个师，防守天津及廊坊、塘沽、唐山、滦县一线；以1个兵团部（第11兵团）、1个军（第105军）共8个师（旅），防守张家口及柴沟堡、宣化、怀来一线。这种以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唐山为重点构成一字长蛇阵的部署，说明傅作义并没有按蒋介石“以主力确保津、沽”的指令行事。从部队分布看，傅作义也是颇费心机的，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4个军（第35、第101、第104、第105军）、17个师（旅），摆在北平及其以西，把蒋系部队8个军、25个师，摆在北平及其以东，以便在形势发展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就各奔东西。

在辽沈战役结束前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鉴于东北野战军在辽沈大战后亟需休整补充的情况并依据华北战场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一个解决整个华北国民党军的初步设想，即

以华北现有部队首先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山西、绥远全境，孤立傅作义集团，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力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全歼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根据这一设想，毛泽东指示：华北第3兵团在东北先遣兵团配合下，于11月10日左右开始夺取归绥作战；华北第2兵团加强到太原方向，会同第1兵团进行太原战役，争取于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1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明年1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然而，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得多。11月2日辽沈战役刚结束，11月6日，又发起战略决战的第二个大战役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同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集团展开决战。淮海战场，从兵力对比上看，国民党军占有优势，如果蒋介石再从其他战场抽兵增援，淮海战役将会大受影响，甚至不得不改变在徐淮地区与国民党军决战的计划。而蒋介石要抽兵，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当时唯一可以机动的力量，且该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随时有撤退之可能。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指挥淮海战役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华北傅作义集团的动态。11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情报判断，傅作义集团的动向不外有三种可能：一是固守平津；二是放弃平津，傅系各军退回绥远，蒋系各军撤到南京一带；三是蒋傅两系均撤至南京一带。如敌采取固守平津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便于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会同华北部队就地加以歼灭；如敌采取放弃平津的

方针,对我利害各半,我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为达成“抑留傅匪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我东北部队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之目的”,中央军委于11月9日和16日指示华北第3兵团撤围归绥,第1兵团缓攻太原,以免使傅部感到孤立而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并考虑以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使华北之敌无法从海上逃跑。

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这是中央军委对原来解放华北初步设想的重大改变,其核心是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对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对全国战局的影响,在周恩来于11月17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作了详细的论述:预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可取得歼敌18至19个师的胜利,在我胜利威胁下,蒋介石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一种可能是调动兵力加强长江防线,而目前蒋介石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而西北胡宗南集团尚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任务,华北集团中的傅系部队不愿南撤,企图退守绥远,故目前蒋介石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只有华北“剿总”内蒋系部队20多个师,不论他将这个兵力直接用于防守江南,或先使用于淮海战场,然后集中约90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对于延缓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说来,都会起较大作用;另一种可能是美蒋为争取时间,在南方重建军力,因此决心不调动平津一带兵力,只求挡住你们三四个月,这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并且在今天以前他就是这样部署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

他可能调动一点上。从全局看来,扣留蒋傅两系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介石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三则有利于华东、中原两军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但欲扣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只有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才能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为此,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1月18日电令东北野战军首长:“立即令各纵队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19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复电中央军委:“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后报请军委批准于23日出发)。至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早入关,会同华北部队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唐地区各个歼灭的平津战役方针最后形成。

要达成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之目的,首要任务是扣留并抓住该集团,为此,中央军委制定了周密的战役计划与部署。首先,采取一切措施,迷惑麻痹傅作义。除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外,严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走热河,出冀东,不走山海关(当时山海关有傅军),夜行晓宿,秘密入关;又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部队在沈阳等地祝捷、庆功、开会、练兵及林彪、罗荣桓在沈阳地区活动的消息,以迷惑华北国民党军;同时,利用傅作义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来试探和谈的机会,表示欢迎傅作义派正式代表来谈判,以稳住傅作义不走。

战役部署是: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首先隔断平津、津塘、塘唐间的联系,将平、津、塘、唐一线蒋系中央军分割,使其不能收缩,也不能从海上逃走,然后各个歼灭之。以现在华北地区

之华北第2、第3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进军的同时,向平张线发起攻击,攻其必救,引敌向西,为东北主力入关争取时间,同时也防止傅部向西逃跑。平张线作战的具体任务是:华北第3兵团应于11月25日由绥东地区出发,于30日左右到达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相机攻击柴、怀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吸引东面敌人来援;华北第2兵团应于11月26日由曲阳地区出发,于12月1日左右集中于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然后准备以5天行程进至涿鹿地区,待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后,迅速前出至下花园、怀来间作战;东北先遣兵团于平谷、蓟县地区,完成作战准备,待第3兵团抓住几部敌人后,即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视机投入战斗;冀热察军区部队和第2兵团第12旅担任宣化、怀来段的破击任务;北岳军区部队监视大同之敌,晋绥第8纵队监视归绥之敌。毛泽东在11月27日的电报中指出:在我包围张宣地区之敌后,北平地区之第35、第16军可能西援。只要在12月份内吸引傅作义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或大部,打得该线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2个兵团部、13个纵队、1个特种兵司令部、55个师计80余万人,华北军区2个兵团、7个纵队、21个旅约13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0万人。为统一战场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东北、华北部队统归东北野战军(公开称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指挥;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司

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唐等地的一切工作。

战役第一阶段 ——对傅作义集团 “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11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告别了白山黑水,分三路经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向关内挺进。各部队边开进边动员,以各种形式开展入关作战、配合友邻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教育。华北地区各级党政军民展开热烈的欢迎慰问活动和支援工作。入关部队迅速、顺利地完成了开进任务。11月25日,华北第3兵团由集宁、丰镇地区隐蔽东进,29日,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守军发起攻击,平张线作战开始。至12月1日,先后占领左卫、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张线是傅系军队通向大后方绥远的生命线,张家口是战略要冲,傅作义唯恐有失,即令其王牌驻丰台的第35军主力和驻怀来的第104军1个师星夜驰援张家口;同时,将驻昌平的第104军主力调至怀来,驻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间,以确保平张联系。

鉴于调动傅部西援之目的已达成,中央军委立即令第2兵团和先遣兵团,分别向涿鹿、怀来疾进,切断平张路。据此,第2兵团经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间挺进,于6日抵涿鹿以南地区,该兵团留在平张线上的第12旅占领了新保安,冀热察军区部队占领了沙城、土木,截断了平张线。先遣兵团立即由蓟县地区西进,行进途中于5日攻克密云,歼第13军

1 个师,并继续向南口、怀来间挺进。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入关,直接威胁北平,遂令第 35 军向北平撤返,令第 104、第 16 军由怀来、康庄向西接应。同时收缩平、津兵力,令第 13 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第 101 军主力由良乡撤至宛平,另调蒋系第 92、第 94(欠 1 个师)、第 62 军由津、塘地区开往北平加强防御。

12 月 6 日,第 35 军由张家口东返。由于第 3 兵团主力部署在张家口西南地区,而东南地区兵力薄弱,在第 35 军的猛烈进攻下,未能阻住其东逃。35 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本,抓住它就能抓住整个傅系,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注,连续电令第 2 兵团务必抓住该敌,不得违误;先遣兵团迅速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切断东西两敌联系;第 3 兵团继续隔断张宣联系,严密包围张家口。7 日,第 35 军由下花园继续东撤,遭第 12 旅及地方部队的顽强阻击,将其抑留于新保安地区。第 2 兵团主力克服了道路拥挤、河流阻隔等种种困难,昼夜兼程,于 8 日晨抵达新保安地区。经两日激战,击退了第 35 军自新保安的突围和第 104 军自怀来的接应,使两军相距 4 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与此同时,先遣兵团经密云、延庆于 9 日进至怀来、康庄间。10 日,第 4 纵队在康庄东南泡儿庄一带,追歼由康庄向北平撤退之第 16 军指挥所及 2 个师大部。第 104 军因接应第 35 军受阻,且腹背受敌,遂经怀来向北平撤退。11 日,先遣兵团和冀热察地方部队将其追歼于怀来以南之横岭、白羊城一带。第 3 兵团于 7 日追歼宣化逃敌 1 个师,解放宣化,随即完成了对张家口守军 7 个师(旅)的包围。至此,已全部达成对平张线上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

此时,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已入关,深恐平津间交通被截断,急忙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实行北平、津塘分区防守: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集中兵力守北平;放弃唐山、芦台、汉沽,并将第62军主力从北平调回天津,以加强津塘防御,并确保塘沽海口。而蒋介石为要救出被淮海战场解放军包围之杜聿明集团,正在上海集中数十艘船只,随时准备北上接运其平津塘诸部南下。而这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大部刚到达遵化、玉田、蓟县地区集结,距平津塘尚有数天行程,敌从海上逃跑的通道尚未切断。因此,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指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故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即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平、津、通县之敌,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再各个歼敌。同时致电华东野战军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以免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部南撤。

根据上述指示,华北第2、第3兵团在地方部队配合下,构筑多道阻击阵地,以防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突围,并作好一切攻击准备。为加强西线兵力,东北野战军首长于17日令第4纵队开赴张家口,归第3兵团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从12月12日开始,加速向平津塘地区赶进。第5、第11、第3、第6、第10、第1纵队和华北第7纵队,至17日分别占领海淀、石景山、丰台、南苑机场、通县、廊坊等地,切断了平津联系,包围了北平;20日,第9、第8、第7纵队分别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村、杨柳青等地,割断了津塘间联系,包围了天津;第2、第12纵队及特种兵部队正加速向津塘地区赶进。至此,已

顺利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任务，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

战役第二阶段 ——各个歼灭新保安、 张家口、天津国民党军

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后，按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决定先取新保安、塘沽两点。

新保安作战于12月21日发起，在扫清外围据点后，于22日7时发起总攻，第4纵队首先从东面突入城内，第3、第8纵队也相继从西面和西北面突入城内。经10小时激战，全歼第35军2个师共1.6万余人，军长郭景云毙命，副军长王雷震被生俘。

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守军于23日拂晓向北仓皇突围，企图逃向归绥。围城部队当即实行围追堵截，华北第3兵团第6纵队和第1纵队一部在北面阻击；第2纵队、第1纵队主力和东北第4纵队由南向北尾敌追击；第1纵队一部、北岳军区部队和内蒙、察北骑兵部队从西北方向迂回拦截。至24日晨，将逃敌压缩在张家口以北西甸子至乌拉哈达不足1公里宽、10公里长的山沟内。至16时，除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带少数骑兵逃脱外，其余5.4万余人全部被歼，张家口重获解放。

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被歼后，北平守军向西突围已无可能，但会合天津、塘沽守军从海上或沿津浦路、平汉路从陆上南逃的可能性却增大了。因此，中央军委先后令东北第4纵队和华北第2、第3兵团东进，加强对北平的包围。

中央军委原定计划东北野战军先打塘沽,后打天津。由于塘沽地形不利,且打塘沽时平津守军有可能乘机突围。因此,毛泽东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不打塘沽,攻打天津。

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人口 200 万,面积 150 平方公里,市区面积 35 平方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形特点是:市区狭长,地势低洼,河流纵横交错,市区四周有护城河环绕。经过侵华日军与国民党军长期设防,工事坚固,仅各种大型钢筋水泥碉堡就有 380 余座。守军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之第 86、第 62 军等部共 10 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 13 万人。

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 5 个纵队、22 个师共 34 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 538 门、坦克 30 辆、装甲车 16 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夺取天津。根据天津地形和守军部署及工事特点,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攻击部署是:以第 1、第 2 纵队及特纵主力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以第 7、第 8 纵队及特纵一部由东向西突击;以第 9 纵队并指挥第 12 纵队第 34 师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以第 6 纵队第 17 师为总预备队。另以第 12 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守军向塘沽方向突围。

攻津各部于 1949 年 1 月 2 日到达指定集结地域,一面进行攻城准备,一面进行扫除外围据点之作战。1 月 6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函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遭其拒绝。14 日 10 时,天津前线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各突击集团在炮

兵、工兵和坦克的协同配合下,迅速通过护城河。11时,从东、西、南三面9个突破口突入市区。采用穿墙越顶战术,绕过守军坚固据点,向纵深猛插。15日5时,东、西突击集团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完成了拦腰斩断任务。随即向南、北两面进攻,守军陷入一片混乱。至15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军,俘虏陈长捷。仅经29小时激战,就攻克天津这座具有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

1月17日,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5万余人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追歼其后尾约3000人,解放塘沽。

战役第三阶段 ——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25万人,完全陷入绝境。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已做好一切攻城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一旦和谈不成即以战斗方式解决之。

据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北平地下党,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做傅作义及其周围人员的工作,敦促傅作义认清形势,下定决心,坚定地走和平谈判的道路。同时,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从1948年12月中旬起,依照中央军委提出的应以争取傅军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的指示,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了三次正式谈判,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供其选择。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

的声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一切国民党地方集团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后，傅作义将军感于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北平各界人民群众的和平压力，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派其副总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21日，双方正式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起，北平国民党军陆续开往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接防，北平城头飘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遂告结束。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总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整师，共52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基本解放了华北地区。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平津战役中产生的用战斗方法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用和平方法解决敌人的“北平方式”，和后来形成的用划界驻守方法解决敌人的“绥远方式”，向尚存的100万国民党军残余军队指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顽抗就是灭亡，和平才有生路。这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进军，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四、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并向会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毛泽东这一报告并决定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这主要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根据三大战役后的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战斗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实行和平改编；绥远方式，暂时保存国民党军队于局部地区，待条件成熟后再和平改编。同时，为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

第二，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明确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第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上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共产党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治方面,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应使这种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必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有这些,也就是提出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在外交方面,提出了“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

第四,会议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进攻。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完

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重要准备。

第六节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 and 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到已经不能单纯用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了,这时,他们再次策划了一场和平阴谋。还在1948年初,美国帝国主义者鉴于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日益恶化,就开始酝酿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中途换马,实行换马谋和,以图挽救败局。1948年4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桂系首领李宗仁竞选成功,成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随后,美国报刊就不断制造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面谋和的舆论。1948年12月13日,由杜鲁门派来中国活动的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在上海曾公开声明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2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孙科就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时,通过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往访孙科,明确告诉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以此对蒋施加压力。这些表明,美国政府这时已把蒋介石视为障碍,决心采用“换马

谋和”策略,推进“和平运动”,以维护美国在华势力。1948年12月,桂系首领白崇禧从武汉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蒋迅速作出“和谈部署”。这实际上是逼蒋下台。蒋介石在军事上溃败,经济上破产,政治上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正式提出求和要求。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这种和谈的烟幕下,获得喘息之机,以便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美国这时还竭力对某些既同国民党和美国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进行拉拢和煽动工作,企图由这些人出面鼓吹“和平”,或由这些人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以破坏革命统一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面临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样尖锐的问题。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新年献词》(即《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代表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妄图以“和平”手段阻止革命发展、保存反动势力的反革命策略,告诫人们决不要上美蒋反动派和平阴谋的当;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深刻地剖析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告诫人们绝不能怜惜恶人,对美蒋反动派也绝不能抱任何幻想,号召人们应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和平欺骗,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还尖锐地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鼓吹无原则的妥协,散布怜惜敌人,劝告中国人民接受反动派的虚伪和平等错误主张和某些人妄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反对派的危险企图,号召

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一致奋斗。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郑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就给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以粉碎性的一击。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而将其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宣布愿以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从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愿望出发,决定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代表,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定的由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由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所组成的代表团,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15日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和磋商,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秉承蒋介石意旨,拒绝了这个协定。这就最终揭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虚伪面貌。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

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